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皇明文衡一百卷目錄二卷　（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六年范震李文會刻本　〇〇一

皇明文衡一百卷目錄二卷

（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六年范震李文會刻本

明文衡九十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程敏政編。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編首代言，爲詞臣奉敕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記，次序，次題跋，次雜著，次傳，次行狀，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次祭文，次字說，爲類凡三十有八。悉從玉臺新詠之例，題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則書字，蓋是時靖難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隱其名也。內琴操闕一首，表闕四首，奏議闕十首，辨闕一首，頌闕一首，贊闕二首，記闕十一首，序闕十五首，題跋闕四首，雜著闕一首，傳闕一首，神道碑闕十一首，墓碣闕四首，墓誌闕八首，墓表闕二首，祭文闕二首，皆有錄無書，各註闕字於目中，未喻其故。所錄如吳訥文章辨體序題、劉定之雜志之類，皆非文體，而袁忠徹瀛國公事實之類，事既誣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蕪雜之譏。朱右擬寧生傳、雜述贅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體例。然所錄皆洪武以後、成化以前之文，在北地信陽之前，文格未變，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之僞體。稽明初之文者，固當以是編爲正軌矣。

皇明文衡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有為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絶笔為道豈非惡稗而并剪其未惡莠而并揠其苗者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
朝汎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録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帙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識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註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為是乎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兼修
國史
玉牒　經筵官新安程敏政序

皇明文衡目錄上

卷之一

代言

檄

諭中原檄　宋濂

詔

封諸王詔　王禕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開科舉詔

免租稅詔

封安南國王詔

封占城國王詔

封高麗國王詔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諭安南國詔　宋濂

制

常遇春追封制　王禕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梅思禮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趙德勝追封誥

方國真除廣西右丞誥

楊暐除中書左丞誥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魏觀除太常卿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文除侍儀使誥
張祿除司天少監誥
朱允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王居仁除山西叅政誥
潘雄祖除飛熊衛指揮誥　蘇伯衡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冊
懿祖恒皇帝謚冊文　蘇伯衡
懿祖恒皇后謚冊文
遣祭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宋濂
祭高麗國山川文　王禕
擬祭元幼主文　錢甡

卷之二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　宋濂
少梅賦　胡翰
弔泰不華元帥賦　劉基

伐寄生賦
葯芳賦　王禕
南歸賦　梁寅
底柱賦　唐肅
大部賦　貝瓊
石經賦
廣寒宮賦　汪仲魯
弔廣城賦　王翰
閒田賦
離諸賦　楊士奇
閔志賦　黃淮
述夢賦　胡儼

北京賦　李時勉
方竹軒賦　金寔
赤石澗賦　周敘
黃河賦　薛瑄

卷之三
騷
思媺人詞　宋濂
孤憤詞
琴邊秋興圖詞　詹同
弔董生文　胡翰
憫貞淑文
懷龍門詞　劉基

九歎九首
招遊子詞　王禕
弔伍子胥詞　高啓
雲林詞　蘇伯衡
題抱琴聽泉圖缺補刻于後　劉崧
弔茂陵文　方希古
退菴詞　楊士奇
辭劒圖詞　胡儼
冰雪軒詞　王直
弔余青陽李江州文　周敘
竹坡詞　劉定之

卷之四

樂府

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首　王紳
擬祭告天地樂章十三首　梁寅
擬朝會樂章十二首　王景
擬朝會樂章二十六首　顧祿
補雩壇祀舞歌詞　宋濂
廣漢儺詞
銅井迎送龍詞　唐肅
迎日詞　孫炎
代祀濟瀆樂章十八首　岳正
平胡鐃歌鼓吹曲　楊士奇
代祀漢光武皇帝詞　劉定之

琴操三十三
飛泉操　宋濂
琴操二首
思沂操　胡翰
風雷引
在陳操　劉基
古琴操二首　王禕
廣琴操十首　朱右
望歸操　高啓
之荆操　唐肅
負米操缺　袁愷
前旌操　王達
後旌操

卷之五

表箋

乙巳年賀千秋節表　朱模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國子學賀登極表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代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代秦王府官謝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進元史表
謝恩表　劉基

封建諸王賀　東宮箋　高啓
謝恩表 缺　黃倫
進千家姓表　吳沈
進
太祖實錄表　解縉
賀平交阯表　黃福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表　胡廣
親征胡虜回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兩朝實錄成上表
經筵謝表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駕幸文淵閣謝表　楊榮

幸太學謝表　胡儼
箋 以下 缺
進實錄表　王直
賀新殿成表
謝幸太學表 缺　李時勉
釋罪後謝恩表　陳循
進實錄表 缺　劉定之

卷之六
奏議二十七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代論韓國公冤事狀
論[illegible]事例疏 缺　周[illegible]

論考較錢糧封事　鄭士利
萬言書　葉居升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請回鑾南京疏 缺　呂震

卷之七
奏議

陳問安啓　楊士奇
請開經筵疏
議吳文正公從祀
建言 缺　劉球
直言安國事 缺　鍾同
止親征疏 缺　王直

正統十四年啓疏　周敘
論城守疏　程信
中興固本疏
無不當與虜講和奏 缺　于謙

卷之八
奏議

登極建言　劉定之
虜情題本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陳言修德弭災　章綸
應詔求言 缺　廖莊
論輔養君德 缺　李賢

國本疏二 缺　姚夔
陵廟疏 缺　彭時

卷之九

議二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七出議　王褘

論四十二

衡運論　胡翰
正紀論
尚賢論
井牧論
慎習論
皇初論
迂論九首　王廉
禋于六宗
武王伐紂
宗廟略
孔子墮三都
鄆讙龜陰田
魯鄭易田
金縢非古書
周六服朝見
論李綱固守京師之非
養生論　梁寅

物初論　朱右
卞和論　唐肅
分野論　蘇伯衡

卷之十

論

樊噲論　高啓
李泌論
民政論　方希古
明教論
啓惑論
鬻拳論
樂毅論
丙吉論
東漢論
崔寔論

卷之十一

論

論孫甫薦雷簡事　王叔英
高帝呂后論　梁潛
劉仁軌論
論曹參　王直
宋論八　劉定之
以宦者為樞密副使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

觀文殿學士歐陽修卒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帝諷道錄院云云
康王構云云
朱熹卒
詔經筵進講綱目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卷之十二
說十
天說上下　劉基
雷說上下
鑽燧說　宋濂

猿說
雜說二首　王褘
染說　蘇伯衡
默齋說
鼠說　胡儼
泣麟圖說　金寔
物形說　李賢

卷之十三
解　釋附
儒解　王褘
蒙龍解　朱右
中星解　貝瓊

釋統三首　方希古
辯十
祿命辯　宋濂
孔子生卒歲月辯
犧尊辯　胡翰

卷之十四
辯
洛書辯　王褘
詩辯　王紳
夷齊辯　王直
辯戾宗　曹端

卷之十五

辯
桂林志辯疑三事　陳璉
周正辯　周洪謨
興王辯　劉定之

卷十六
原五
文原　宋濂
書原
原諫　王褘
原治　梁寅
原命　王叔英

卷之十七

箴二十五

唐挽堅箴　宋濂

續冊展箴　王禕

官箴三　劉基

誠敬謙謹四箴　貝瓊

家人箴十五首　方希古

却鋉味箴　王紳

銘十八

蒼雲軒銘　宋濂

五沙輪漏銘

婺溪石研銘

三奇石後銘

怡顏齋銘　胡翰

漢瑑題研銘

卷之十八

銘

王兎泉銘　劉基

奎上人耘杖銘

器物銘二十首　王禕

理齋銘　朱允升

菜蔬六銘　唐肅

羅經銘　王景

世直堂銘　楊榮

石磬銘　胡儼

忠孝堂銘　王直

鍾銘

公勤堂銘　馬愉

石鍾山銘　楊守陳

卷之十九

頌詩附

平江漢頌　宋濂

膏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瑞麥頌　劉基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

東征詩　胡翰

行樞密判官鄧公勳德頌　朱允升

皇明混一天下頌拔　顧陸

卷之二十

頌

節婦董氏旌門頌　蘇伯衡

平雲南頌　王景

四夷咸賓詩　解縉

御書嘉禾詩頌

視學詩　胡廣

平安南詩　楊士奇

平胡詩
淸邊頌　鄒緝
騶虞詩　梁潛
甘露頌　王直
瑞芝頌

卷之二十一

贊一十八

龍馬贊　宋濂
滕奉使贊
濵涯生贊
陸秀夫贊
文官花贊　胡翰

靈峯寺栢木贊　劉基
宋景濂像贊　王褘
筮竹贊　唐肅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宗忠簡公像贊
陸子靜先生贊　趙汸
敬贊先誠意伯畫像　劉仲璟
田疇贊　方希古
待制王華川先生贊
義鶴贊　高啓
鐵院使贊　茹瑺
陶弘景贊　王達

自贊　楊士奇
七十歲自贊　楊榮
故延平太守胡子祺贊　鄒緝
鏡容自贊　楊溥
吳敏德像贊　王直
自贊
訥齋贊　金寔
伏生授經圖贊　周叙
曹月川先生贊缺　薛瑄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程襄毅公像贊缺

卷之二十二

七

七釋　宋濂
文訓　王褘
巢雲對　貝瓊
却巧文　王達
翰墨林七更　金寔

卷之二十三

策問

國子學公試策問八首　蘇伯衡
應天府鄉試策問缺　陳循

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越人對　胡翰
彝書問對　趙汸
問刑　蘇伯衡
正統問　徐一夔
土偶對　貝瓊
易難答　林誌

卷之二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絶秦書　宋濂
答章秀才書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書　胡翰
答徐大年書　趙汸
與宋景濂書

卷之二十六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答程伯大論文書　朱夏
與鄭仲辨書　方希古
與趙伯欽書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卷之二十七
書

與貝川先生書　解縉
奉陳式卿書　黃福
與英國公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卷之二十八
書
與王冢宰書　周敘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書　李賢
與安南國王書七　錢溥
與王大理書　劉定之

卷之二十九
記
閱江樓記　宋濂
瑯琊遊記
遊荊塗二山記
宋九賢遺像記
新雨山房記
五洩山水志
尚節亭記　劉基
畏所記　胡翰
青霞洞天遊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遊白鹿洞記

自建昌還經行廬山下記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卷之三十

記

謁周公廟記　王禕

寫易軒記

新繁重濬池記　杜敩

五龍廟感應記 缺

華川書舍記　趙汸

共學齋記

櫟軒記

鳴鶴軒記 缺

和州城壕記 缺　楊遜

梅花易洞記　徐一夔

梁氏書莊記　梁寅

隘齋記　徐尊生

春濡菴記　朱廉

卷之三十一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古愚齋記　劉永之

獨善山房記

知止齋記　錢宰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

蜀山書舍記　高啓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南華謫居圖記

益陽重修州治記 缺　汪仲魯

棲雲軒記

卷之三十二

記

樗舍記　謝肅

尊聞齋記　劉夏

焦氏廬墓記

遊山記　貝瓊

植勤堂記

仰高樓記　朱善

華萼軒記　吳沉

京城鍾鼓樓記　王景

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還牖軒記　劉三吾

宜隱軒記　方希古

石鏡精舍記

盤谷記 缺

卷之三十三

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仁山書院記 缺　解縉
皆山軒記　胡廣
遊陽山記

卷之三十四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滁州重修醉翁亭記
虎丘雲岩寺重修記 缺
聚奎堂記
溧陽縣儒學大成殿記

卷之三十五
記
河南程氏三先生墓記　楊榮
書畫舫記　黃淮
蘭山魏氏祠堂記
松江府濟農倉記　胡儼
承恩堂記　楊溥
清白軒記　梁潛
藍溪書屋記　鄒緝
清足軒記　陳繼
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范文正公廟記

卷之三十六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重建蔡涇記
義山記 缺　李時勉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復本堂記
舵師記　林誌
尋醉翁亭記 缺　陳循
鳳陽府孔子廟記

坦齋記　金寔
遊嵩陽記　周叙
文丞相祠記　柯暹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顥

卷之三十七
記
常熟縣城隍廟記　吳訥
有恒堂記
大善峯口開城興造記　蕭鎡
賜遊西苑記　李賢
臨深軒記
四賢堂記　劉定之

曹氏祠堂記
遊梁氏園記
重修擬議橋記　倪謙
揚州門新造石牌記 缺　呂原
重修安定書院記 缺　彭時
古廉先生祠記 缺
天全堂記 缺
揚州重修養齋院記　劉珝
李忠定公祠記 缺　柯潛
白塔河重修記　王㒜

卷之三十八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正韻序
太古正音序
味梅齋稿序
贈李子貞序
羅文質公集序　胡翰
風水問答序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送楊載序
靈棋經解序　劉基
贈徐仲遠序

夏小正集解序　王禕
黃子邕詩集序
送鄭仲宗序
潛溪後集序　趙汸
送操公琬先生還鄱陽序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郁離子序
六書本義序

卷之三十九

序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性理本原序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周易旁註前圖序　朱升
梁宗茂東詩序
送徐大章序　梁寅
送余縣丞序
送安慶知府譚公序　汪仲魯
送彭萬里序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贈蔡山人序　宋元僖
詩演義序 缺　張美和
半軒集序　申屠徵
送萬元信之江淮序 缺　唐仲

送程敘憲序[闕]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葬書後序[闕] 許存仁

卷之四十

序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送歐陽公輔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葯房居士集序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祝廷心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童冀
峨江送別圖序 謝肅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贈錢文則序
統系昭穆圖序[闕] 葉儀
送朱長史致政序[闕] 黃伯生

卷之四十一

序

送周進學赴長洲教諭序 貝瓊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精誠錄後序 鄭楷
送趙永明之金華序 王琦
送揚湖州序 劉夏
贈詹學士出使序

舟行分韻賦詩序 朱同
蟫溪集序 張紞
洪武正韻序[闕] 吳沉
贈鄭顯則序 方希古
送大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篆書考正辯訛序
贈王仲縉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送汪翁仲魯得請還鄉序[闕] 劉三吾

卷之四十二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禾
潛溪續文粹序 樓璉
送左參議胡公之官江西序 王景
贈醫者潘徐二君序 王達
送鄭先生之呂國訓導序 鍾士懋
顏太常經進詩序[闕] 解縉
贈楊布政序 胡廣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
贈醫士陳朗道序 楊士奇
送陳叔振序
送李永定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賜遊西苑詩序
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序　楊榮
杏園雅集圖序
省愆集序　黃淮
徐蘇傳序　胡儼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送劉汝弼序
靜學齋序　梁潛
中秋宴集序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送鄭叔貞序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贈徐伯常序 缺　徐善述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晦菴詩抄序　吳訥
女教續編序　王直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贈邵都憲序 缺
墨竹卷引 缺
送丁大僕復任序 缺　徐旭
卷之四十四

序
送陳知縣序　王英
送周學士赴南京序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送陝西按察使王公序　錢習禮
送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送許太守還河間序　曾鶴齡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序　林誌
送職方郎中王君序　金寔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序
送致仕彭訓導序　周叙
送楊尚書序 缺　徐有貞
送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世德堂序
送程大參之山東序　蕭鎡
會試錄序　薛瑄
文山集杜詩序　劉定之
省菴集序　錢溥
送曾尚書復任序　劉儼
送程御史省親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贈御史曾君赴南臺序 缺　彭時
劉忠愍公文集序
蒲山牧唱詩序

奉使安南詩序　蕭盛
大學要畧序　洪寛

皇明文衡目錄上

皇明文衡目錄下

卷之四十五

題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恭跋御製詩後
題司馬公手帖
題王羲之眞蹟後
題淵明小像卷後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後　胡翰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跋
范賢良帖後
童中洲和陶詩跋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書晝錦堂卷
題劉商觀弈圖
題王右軍蘭亭帖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褘
大事記後記
書鄭子美文集後

卷之四十六

題跋

跋東坡尺牘　趙汸
跋歐陽公墨蹟
書所編李文公篇目

讀貨殖傳
讀鄭虔傳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徐一夔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唐李泌傳贊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湯仲謀擬奇衍義跋　唐肅
跋山谷墨蹟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題宋仲珩歸省卷　張孟兼
題碩畫後　吳德基
書清讌閣宴記後　蘇伯衡
題鄭宣撫墓誌後
跋陳子上書
跋眉菴記　高啟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後　王叔英
書九歌圖後　貝瓊
書節婦施氏卷　王景
書蜀府贈大學士董安常詩
讀李斯書　王達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倫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書劉氏族譜後
書文丞相傳後
恭題
仁廟御製詩　楊士奇
胡忠簡公封事
題宋歐陽修撰告身後
題通鑑續編
跋四十二章經
題崇恩堂卷　楊榮

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四皓圖跋　胡儼
書袁廷玉傳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題劉仲判墓銘　梁潛
題劉公辰譜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先聖先賢圖　吳訥
宋丘公岳家傳
除秦檜祠
題顏氏三節婦　王直

題赤壁圖
題汪景房沉籍事
題却封禪頌藁後

卷之四十九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　陳敬宗
題米芾遺墨
書晦菴先生遺墨
書麗考珙所藏山谷帖　錢習禮
書植魯公爭坐帖
書鄒浩傳後　周忱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跋特苗留犢圖　陳璉
襄城弋獵圖　林誌
續讀書錄跋　薛瑄
跋蘭亭遺事圖　周敘
讀治民書　李賢
讀包公奏議
讀大雅　劉定之
讀汲冢周書　周洪謨
初獻六羽 說
昭穆 說

卷之五十

雜著

燕書　宋濂
顏率求鼎難
書穆陵遺骼
諭頑
書客言二首

卷之五十一

雜著

讀喪禮二　胡翰
夏后氏之郊　劉基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續志林　王褘
緯書考 跋

卷之五十二

雜著

綱目凡例考異　汪克寬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深衣考　朱右
申屠子毀曹操廟文　唐肅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志夢

卷之五十三

雜著

贅說二十八首　蘇伯衡
志殺虎

卷之五十四
雜著
宗儀九首 方希古
西伯伐崇
武王伐紂
畢命
卷之五十五
雜著
雜著十四條 胡廣
牛李維州事
李布止伐匈奴
劉給事
陳平用陸賈之謀
張湯杜周有後
張騫
公孫弘節儉
東坡祖黄生說
易卦
唐太宗征高麗
蕭何聽計
韓信爲將
紀徐元張旺史整
崔錫
雜記十一條 胡儼

東坡與李方叔書
米黄
虞文靖公知人
虞揭詩
薩天錫詩
鐵柱詩
譙樓畫角
滕王閣詩
上下四方記
元二
杜詩阿咸
卷之五十六
雜著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紀滇國公事實 袁忠徹
雜志十一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子由
李清臣
蘇易簡
徐敬業
王介甫
韓退之
李杜韓柳

李虛中 缺
天極
日輪

卷之五十七
傳
謝翱傳 胡翰
王冕傳 宋濂
危孝子傳
杜環小傳
蔣貞婦傳
考訂伯夷傳
熊孝子傳 王褘

卷之五十八
傳
汪同傳 趙汸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卷之五十九
傳
攖寧生傳 朱右
王先生傳 缺 張庚
唐珏傳 張[redacted]
鄭烈婦傳 朱應
豐本傳 唐肅

卷之六十
傳
鐵厓先生傳 貝瓊
南宮生傳 高啓
天刑生傳 蘇伯衡
丁孝子傳 缺 烏斯道
袁進士傳 缺 林右
閑閑先生傳 缺 陳谷
東皋先生傳 缺 王逊
二孝子傳 王叔英
羅先生傳 楊士奇
周是修傳

卷之六十一

傳
錢可大傳 梁潛
徐孟昭傳
薛用文傳 陳繼
竹軒劉先生傳 王英
王文安公傳 陳敬宗
黄氏子母賢孝傳 李賢
高先生傳 缺 彭時
呂文懿公傳 缺

卷之六十二
行狀四
誠意伯劉公行狀 黄伯生

縉雲郡伯胡公行狀　王褘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翰林待制王公行狀　鄭濟

卷之六十三

碑

建太學碑　宋訥
歷代帝王廟碑
徐王廟碑　陶凱
欽縣孔子廟碑　宋濂
臨濠費氏先塋碑
惠州何氏先祠碑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陳碑

卷之六十四

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越國公廟碑
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徐文清公祠堂碑　朱濂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卷之六十五

碑

漢三老董公碑　徐一夔
漢紀信碑
齊王蠋碑

商平咸祠碑　張孟兼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關王廟碑
元衞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卷之六十六

碑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君山廟碑
重修關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卷之六十七

碑

蒲州重修廟學之碑　薛瑄
精忠廟碑　徐有貞
敕修河道功完之碑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卷之六十八

神道碑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御製姚國姚恭靖公神道碑【缺】

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虢國俞公神道碑【缺】　陶安

楊王神道碑　宋濂
徐王碑　缺
開平常忠武王神道碑
蘄國康武義公神道碑
卷之七十
神道碑
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宋濂
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
卷之七十一
神道碑
汪文節神道碑　宋濂
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　缺　陶凱
卷之七十二
神道碑
安定侯程忠愍公神道碑　朱善
滕國顧襄靖公神道碑　劉崧
海國吳襄毅公神道碑
卷之七十三
神道碑
寧河鄧武順王神道碑　朱夢炎
江國吳襄烈公神道碑　吳伯宗
黔寧沐昭靖王神道碑　王景
卷之七十四
神道碑
許國王襄簡公神道碑　劉三吾
陝國郭宣武公神道碑
東甌湯襄武王神道碑　方希古
卷之七十五
神道碑
湘獻王神道碑　解縉
河南張忠武王神道碑　楊士奇
東平朱武烈王神道碑
卷之七十六
神道碑
少師胡文穆公神道碑　楊士奇

少保夏忠靖公神道碑
鄞國薛忠武公神道碑
卷之七十七
神道碑
平江侯陳恭襄公神道碑　楊士奇
少保黃公神道碑
都督王公神道碑
營國郭威襄公神道碑　楊榮
太子太師郭公神道碑
太師楊文貞公神道碑　楊溥
卷之七十八

神道碑
尚書鄭公神道碑　王直
侍郎鐵文肅公神道碑
尚書周文襄公神道碑 [illegible]　陳循
昌平侯楊武襄公神道碑 [illegible]
太師楊文定公神道碑 [illegible]　曹鼐
寧陽侯陳武靖公神道碑　李賢
恭順侯吳忠壯公神道碑
太保胡忠安公神道碑
太保王文端公神道碑
定興張武烈王神道碑 [illegible]　姚夔
劉文介公神道碑 [illegible]　呂原
太師李文達公神道碑 [illegible]　彭時

卷之七十九
神道碑
太保王忠肅公神道碑
廣寧侯劉忠僖公神道碑 [illegible]
尚書姚文敏公神道碑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卷之八十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宋濂
翰林侍講學士危公新墓碑
元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同知樞密院事繆公墓碑 [illegible]　唐肅
江西右參政劉公墓碑 [illegible]　蘇伯衡
鄆國馮公先塋碑 [illegible]　劉三吾

卷之八十一
墓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寧國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梁用之墓碣
前交阯布政司參議解君墓碣

卷之八十二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　胡儼
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碑　楊榮
太子賓客胡公墓碑　楊溥
工部侍郎羅公墓碑　王英
河南左布政使李公墓碑　錢習禮
邢遜之墓碣 [illegible]　彭時

卷之八十三
墓誌
丹陽縣男孫公墓銘　宋濂
江浙行省都事鄭彥貞墓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張府君墓誌銘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禕

謝節婦墓誌銘
黄菊東墓誌銘 謝肅
卷之八十四
墓誌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 蘇伯衡
元江浙參政周公墓誌
元同知平陽州事孔君墓誌
魏夫人宋氏墓誌 高啓
長山胡君墓誌 吳沉
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君墓誌 貝瓊
卷之八十五
墓誌
國子祭酒宋公墓誌 劉三吾
王紹汝墓銘 劉夏
許士脩墓銘 方希古
晉府右傅桂公墓誌 王景
袁柳莊墓誌 姚廣孝
戶部尚書郁公墓誌 解縉
元同知邵武路事蕭公墓誌
戴院使墓誌 王汝玉
卷之八十六
墓誌
浙江僉事劉君墓誌 胡廣
羅公家叟墓誌

王竹亭先生墓誌 楊士奇
蹇忠定公墓誌
楊文敏公墓誌
卷之八十七
墓誌
營繕主事劉君墓誌 楊士奇
金文靖公墓誌
司業張公墓誌 楊榮
少詹事兼學士曾公墓誌
給事中李君墓誌 楊溥
卷之八十八
墓誌
北京行太僕卿楊公墓誌 胡儼
北京行部右侍郎劉公墓誌
王希範墓誌
前泰和顧知州墓誌 梁潛
戴九靈墓誌 趙友同
襄城伯李公墓誌 王直
饒州知府龔公墓誌
聶大年墓誌
卷之八十九
墓誌
漫士高先生墓誌 林誌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 周敘

靖江王相李公墓誌　陳璉
黃文簡公墓誌　陳敬宗
沐夫人墓誌
道會林君墓誌　吳訥
金榮襄公墓誌 缺　高穀
御史鍾公墓誌 缺　章綸
曉菴塔銘　錢溥

卷之九十

墓誌

行人羅君墓誌　劉儼
國子祭酒陳公墓誌 缺　吕原
廖恭敏公墓誌 缺　商輅

王忠毅公墓誌　彭時
學士薛公墓誌 缺
尚書耿公墓誌 缺
岳先生墓誌　葉盛
程襄毅公墓誌　劉珝

卷之九十一

墓表

孝友祝君榮墓表　宋濂
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合魯溫侯墓表　王褘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卷之九十二

墓表

貞義處士鄭公墓表　樓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朱處士墓表　朱廉
元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蘇伯衡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國子博士王君墓表　王汝玉

卷之九十三

墓表

陳靜誠先生墓表　楊士奇
沈學士墓表

興化知府李公墓表
郎中史公墓表
陳雅言先生墓表　鄒緝
長史金君墓表　楊榮
司業吳公墓表

卷之九十四

墓表

靜菴徐先生墓表　黃淮
先妣吳孺人墓版文　陳繼
王氏二良墓表　梁潛
戶科龔給事墓表 缺　王驥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劉子欽墓表　錢習禮
祝先生墓表　周叙
袁尚寶墓表

卷之九十五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商節婦誄　胡翰
師山先生哀辭　汪仲魯
周履道哀辭[缺]　馬治
夏尚之太史哀辭　蘇伯衡
弔唐應奉文　逯甬
哀唐衢辭　王達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紞
自述誄　王偁

卷之九十六

哀誄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蔣隱溪輓辭
楚林先生哀辭　楊溥
楊處士哀辭　胡儼
吳先生哀辭　梁潛
徐文肅公誄　金寔
裴侍郎哀辭　王直
弔陳先生文　王英

哀劉兩溪辭　周叙
安國孫恭憲公誄　劉定之

卷之九十七

祭文

禡牙文　胡翰
為廖平章祭常忠武王文　蘇伯衡
祭胡先生文
祭浙江廟神文　謝肅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告山川壇文　葉砥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希古
祭王原采文　楊士奇

祭東里少師文　黃淮
祭陳尚書文　金幼孜
祭吳司業文　楊溥
祭陳恭毅公文　周忱
哭亡子勉文[缺]　許彬
祭岐南文　錢溥
祭李文達公文　劉定之
祭長女文[缺]　彭時
祭薛文清公文　胡謐

卷之九十八

字說

李郡尉字辭　宋濂

馮擇善都督字辭
王宗器字辭
嚴氏子字辭　胡翰
彭士集祝辭　梁寅
金子權字辭　蘇伯衡
趙彥殊字序　方希古
寔義宜之名字說　周宗傳
同年劉君字序　曾鶴齡
楊導叔簡字序　王宜
李瑋冠記　劉定之

皇明文衡目錄

皇明文衡卷之一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巖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邵郡李文會重校

代言

檄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技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詔

封諸王詔　王褘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壹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輙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

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虞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其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熞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龍朝鮮之遺壤素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仞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衆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其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竝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群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熞嘉我國家賜以爾書而立日熞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曰日熞為逆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竝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

制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褘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

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鄱陽之凱奏寵漠北之追擒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暮言忠盡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秩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乎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為情既懋其報宜豐其位某襲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兼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壤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真王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蓋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胄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

提壇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
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會翟去述
識撤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村如恭
山崎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
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寵
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樂於顯効可授
大都府副使
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
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
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王夫人仍立廟

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幽靈歆
茲郵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
而歿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
絕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
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
攻吳興錢塘收晉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
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
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鏃竟隕其身於
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
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
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方國眞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
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
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眞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
道將不可為乃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
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
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
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
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愼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
令名庶圖報稱

楊暐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
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暐文足以經國武足
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
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歷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紀綱大
振曁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
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
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
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
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于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
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

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敭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叅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陜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竭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户部尚書誥

國家以户口土田之事傜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敭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于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大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觀其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驛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大常爾尚務持齋戒愼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内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洽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閎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録遺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邇聯頋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録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洎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

以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攄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蹌禮法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于皓首耆頤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戔戔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入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啻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適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勳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贊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用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摧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而典獎命荐膺綍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中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捍禦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膺茲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櫜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膺爵之恩俞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諡冊文

懿祖諡冊文代陶學士作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爯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
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
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
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
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
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
鑲王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陵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
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爯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
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實重開
之積累嚴脩禋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壼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
禮備溫恭慶衍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
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今眇質獲至尊安考舊
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褕衣莫逮生榮之願關睢
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遺祭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宋濂

昔者聖帝名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洪世既遠陵
墓所在往往鞠為榛穢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
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
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
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禕

高麗為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
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
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
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
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脩祀事以答神休惟神
其鑒之

擬祭元幼主文 錢甦

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于元幼主之靈曰嗚呼天父地母而
人生其間天地之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
分焉自古華為天下主而四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而子弟
順化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內為一家四海之外為
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以此也歷代以來夷之識者莫不奉
正朔求冊命於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宋
中業天地運否自微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日以陵替於是
幼主之先勃興朔漠爰夷種類克取金源遂兼宋以馭中夏
幾及百載斯民實蒙惠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可泯
迨由是脫其銜轡海內鬬爭民墜塗炭天乃命朕起自布衣
撥亂反之正十餘年間群兇蕩滅遂移師北指幼主父子順

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由此而論則朕之得蓋復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其其朔漢所本無耳朕固無愧於幼主幼主亦將奚憾於朕哉朕方欲撫寧遠人以盡一視同仁之義孰謂幼主遽爾捐世聞之感悼不能自已因遣奠以布朕衷惟靈歆之

皇明文衡卷之一

皇明文衡卷之二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撰賦垂誡方求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鵝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經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冊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儼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啟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覿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

欸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徵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
乃濯翠盞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酵而如醴色含腴以不
乾鸞乃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擧將懷核而種之
斸上林之叢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
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眞得滄海於桑田彼竊烏牖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就稟五行之亭毒鍾
六氣以流形剖瓠犀之腕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
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鋪飛蓬之羅藏衍
承玉露常膺之粒揚佩錄蕃兮火炁豈下精叶人切其長也兮
隆星衆徵寶背文之籀一家量畫色之植荷盤欲展蚌甲未
爲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紵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圜合線之
交晉晶鶴軒羲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貞寫一葫問藏眞

於天府星形月魄挾頳氣於蓬瀛嗟夫自昔儇盈恍惚難憑
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頰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忽焉荐
之方士騁詭辯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
才之蓋世甘脊弱而不醒至若建章月炎甘泉風泠銅莖中
峙僊掌高擎望飆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窮冥哲白日之易短
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
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
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
天啓
皇明
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郎龍虎
之册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川爲仁壽之域齊兆
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決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獻
氣朔兮階秀蓂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草
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
齡兮多怳恍慨霞儁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眞人出兮海宇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
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
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録三館書
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
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
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
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

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
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
然漭年已邁傳學甘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
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少梅賦　胡翰

少梅者以其柚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爲之賦則
屈子所謂置以爲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礴兮馳余思乎
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爲寬兮玉雪其度癟遺世
以消搖兮負婞節而不可拔恍類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
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惝怳以搖曳兮氣漫
汗而揮霍歘雲蒸而飆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鬫與喬如

兮齊造化於一指騖建木之旣楢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嫇娟
而婈波兮浩縴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韵兮承南服之沖和
春歘歘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
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根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
以自嘉兮令胡爲此遬垢也豈隨時而变化兮懼夫人之逐
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廢箘簵兮矢蓬以爲直惆衆
芳之蕪穢兮天霜殺以戒寒竊獨採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
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纕而弗聯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
鼎以進
帝嗚呼勗哉兮保厥令美世莫諒其貞兮尚識其似

弔泰不華元帥賦　劉基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

命之可諧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
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
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繄衆黃服鼓車兮駟蹇驢以曳之
餌猛虎于籠檻兮抓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
之流言倒裳以爲衣兮湼素以爲玄前宕冥令指途兮驅離
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縶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
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爲而可
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而疑惡來兮白日爲之昧幽重
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猰貐升堂兮騶虞以爲妖殪鳳凰而
斮麒麟兮糜粱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猘獀蒙醞雄雞晨鳴
兮衆以爲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
知兮胃皇天之不祥亂曰莽莽崇丘問無人兮天高聽遐跡
不得覩兮松栢摧折荆棘長兮苦于萊旆充佩纕兮浮雲虹
蜺紛縱橫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
邪猗柱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大噬由理則然兮
麒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乎

伐寄生賦有序　劉基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騈植人事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
糞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覩而悲之乃募
捷腰斧攀升其顛剜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榦挺
立新葉濯如若瘞瘍脫身大姦去國斧鉞之將用大矣哉

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爲兮附麗以生疣贅蛭嘬兮
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己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讀

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村匪中器華不羞于几筵實不
諧於五味來鳥鳥之喉䶩集蟲豸以剌蚝果被之而實萎卉
纍之而本悴壇杏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實無
膚而有害剝脏睫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
薙以伐脫纏牽於喬林落纖莖之騷屑剜蘚膚以除根敷去
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夷新蕤載番迎春而碧葉雲翳掌秋
而碩果星敷然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務蠹以生患也邪嗟夫
農植嘉穀莨莠草是变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三桓競爽
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栢翳以亡國謀既
售羋化爲苗蠹舊木以槁木姦憑國以盜國鬼居肓而人殞
梟寄巢而母食堅冰戒乎履霜植羸豕防其蹢躅諒前轍之昭
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則

約房賦

王禕

浦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約房友人王禕爲之賦蓋美其
好尚之修潔又以寓吾思慕之意云辭曰
夫何美人之純要兮謇好修以爲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姱
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
兮蘭爲佩而蕙爲纕搴薜荔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既所
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約
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約而爲之廣芳馨之菲菲兮絢繁
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橑木蘭之差差
兮棁文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杜衡兮匽素壁以江蘺桂樹鬱
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敞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
龍蒼編以總總兮縱室案之未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沉瀣

以自怡澹逍遙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
瞻蘅約以自況維約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約之
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脩潔之不
忘苟所好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捐蕙
蘅而莫貴蕭艾蔽乎中野兮薋菉葹其盈室彼惡擬果何物
兮亦雜然而充幃衆含是而尚非兮孰於芳其能祇何美人
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脩之
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
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頤予生之侘傺兮嘗靡求乎安處塊獨
守此敝廬兮遭蕭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
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與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白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

兮又孰揆予之中情辛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
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筵篿兮靈氛告予
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色聲兮
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
結言兮恨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
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姱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
成詞

南歸賦

梁寅

感陽春之方啟兮發孤旅之遐思出都門以矚望兮具舟楫
而南歸廼迴瞻於
帝居兮薄中天之虹霓像紫宮以嶕嶢兮貫黃道以逶迤壯
麒麟之兀兀兮聳天祿之巍巍吾固樂金門之高步兮顧衆

白虎之群議顧年邁而力羸兮適形瘁而心怠麋鹿藏於深
林兮鳳凰集夫熙世審物情之既異兮君子盍量其才罷麋
德隆兮三禮明漢業建兮朝儀興煌煌乎
大明之盛典兮爰稽式而告成延搢紳以博諏兮慕嚴穴而
旁徵慙齊竽之濫列兮愧趙鐔之希聲承
荷
錫服之殊榮　詔許歸而佚老兮循物服以紓情朝發
擢於龍灣兮夕余憩夫采石歷曲洲之坡陀兮臨廣隰之洄
潭雨浪浪而驟響兮雲黝黝而凝色神魚驤其頷首兮旋鴻
馳其迅翼嗟吾行之猶滯兮望匡廬而不迫昔余之棲遲兮
固安夫寥閬也犯波濤以往還兮今何爲而役役也呂望之
漁釣兮樹興王之績也甯戚之飯牛兮竟以相國也吾誠不
及古之人兮寧守夫窮獨之節也金以利而爲劒兮木以直

而爲搕在治忌夫踴躍兮在山焉能以自呈賢頓進而效用兮愚忠退而全名或遵道以干譽兮寧身困而心亨謂斯言之匪忱兮指江水以爲正亂曰楚山巉巉雲溶溶兮返吾故廬不悲不逢兮羞彼齷齪擇仲仲兮泅泳聖澤希淳風兮懷空谷之賢兮賦白駒而從之

底柱賦　　唐肅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過洛汭而復北折焉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遏至是而齟齬之乃分爲四流貫于三門之下然後力殺而行緩故酈氏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疏鑿也昔蘇子瞻賦灩澦堆以爲蜀江會百水而至于夔瀰漫浩瀚橫放大野而峽之

小大曾不其什一苟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子謂底柱之功亦有類於灩澦若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阨兮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歷華陰而徑趨兮乃折流而東下孰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迯鋒盡鋭鏖戰於平野何底柱之崔巍崒嵂兮獨旋立乎中流儼一夫之當關兮張兵悍卒睥睨退縮不敢運其戈矛惟宦伯子之敷土兮導洚洞而平之鑿嶷山以疏淺兮剖三門之嶔巇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不騁兮分流析派閒度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遂東憾于大邳苟非是以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威于嘗怒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過苗老之神祠兮遡蝦石之泱漭睇連天之脩搕兮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汩汩包其下兮顯神功於俯仰使昔懷襄之莫救兮匯四海爲一區上巢下窟之赤子兮始皆敢以爲魚覽斯險而嘅嘆兮雖天造而地設微玄聖之大智兮孰能底夫萬世之烈彼蜀江之灩澦兮羌地勢之所同誦金聲於儋叟兮信物理安危之所從噫吁嚱世道降兮風移而俗渝頹波汙漫兮邑剛而茹柔魚蝦鼓舞兮蛟龍鬱紆豈無吾人之底柱兮障百川之橫流

大韶賦并序　　貝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譽也後乎舜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譽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爲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爲舜之樂無疑

季札觀樂見舜箾韶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之感召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爲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于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泖之上僻陋寡聞稽其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

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濬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娥携趙女擪鵾絃考鼉鼓若是以為樂乎公子濾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此者又夷狄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蹴鳳龍飛沛中置酒曾高悲歌大風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歟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鼓以戒衆久然後

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應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嘽陽之桐可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斂管籥焉泗濱之石可以礱而為磬焉荊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鏞焉八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虡焉小體騫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為磬虡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淒切而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 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閒奏秩秩有序或擊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

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兮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皡皡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朋朱賓而有恪俯而聆之純如辛甘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紊詘如斷王之復續繹如驪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竅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囦之老龍吹九皐之玄鶴既幺妙而悠揚亦和平而澹泊無毫微[redacted]以感其憂變無嘽諧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獸何為而舞於土階鳳何為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擬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母之王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悵遺聲之寂寂吁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部陳亡而流於兹也海外之有部聖人之化

播於蠻夷也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寔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何如公子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氣闢洪流橫民乃災五行汨帝為哀禹治之啓始孩決九川平九垓百穀生田毋毋其二洪流殺曰洪流殺兮民災既除山有鳥獸兮川有魚鼈可食兮可居胥樂且歌兮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宣聽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是依出師于南舊我帝威我師既還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與刑兮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曾蕃胡乃自賊五教不行禽獸夷狄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兮別

九州下爲隰兮高爲丘徒則軒兮涉則舟以共濟乏兮百貨流財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遭墊溺寒我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遠兮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堯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雨時簫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廣莫測孰紊資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埏如埴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于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濫曷正厥粟雷怒兮空桑無聲緑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箏琶妖倡爲妍兮肅雝鶬鳴而啼鵶鴐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寔娩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石經賦 并序　貝瓊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卜九惟易以十翼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溪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丹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學門外時四方摹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于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剥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賦曰

緊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鳳瘏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奚恤兮閔頽世且杲杲杲羸既杲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悲祖龍之鮑腥兮阮亦湮而無烟易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肄於絃歌春秋閟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蝕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蠹遂債而劉王兮家六合而寧謐乃偃華而爲軒兮掇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蕫武兮炳大明之當中黜百家之肴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爲隸兮復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特既降而道晦兮經蟀滅而莫收割中斷之或舛兮衆咸失於校讎惜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之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堅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鏤畫之屈強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柿非醉草之欹斜兮非

剝蝕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粲列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大翮兮樹交枝以參差驚鳥攫以作飛兮群鴦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虵勢或埒於隆石兮體已悟於書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咽石鼓之昔剝兮鄙岑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禪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逮胡爲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譴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内外兮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青宮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窟以盤錯兮又孰恤乎社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

廢化而爲豺經雖鐫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
宗兮乃繼漢而有作鶉巨石之斬斬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
首其幾何兮忽風摧而雨剥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
漠吾恐爲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
風兮託艮岳而効奇文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岣嶁之禹碑辞
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剡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
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廣寒宮賦

汪仲魯

按唐逸史異聞錄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多不同然皆
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
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
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歟世言嫦娥居

之者豈亦以陰柔爲陽剛之配故有是説猶乾父坤母之
義也歟故託爲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賫團團而外融兮心瑩
瑩而内安念茲宮獨弘敞兮匪刻桷與丹楹冠青雲而上覆
兮棟虹蜺而中横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井木東植兮兌金
鐘聳欄壁奎以交映兮垣墉周乎列星豈工師之巧思兮惟
太一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穹隆照耀無方兮高明有容
規天以爲度兮環海以爲軀炯素肌之燁燁兮播下土而流
光羌獨處此中宮兮感四時之代序含柔安蘊靈德兮朝晦
戲而有睹朒朓警而朏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驚奕穎之潛
發兮向清飈以延佇露方瀼瀼星白兮霜文凄其盈宇盼閶
靈既雪凝兮顏柔祇復冰積甚冷光以無眠兮念桀燁而欲
淌何默默而靡言兮悼群類之生生粤陽明之和煦兮匪陰
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貞宜宮居而孤數
兮不貌飾而情更愷長位茲北坎兮配離麗之明明彼兔蟾
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曰之玄霜兮孰謂長生而不
死也羿妃竊藥工逃兮既怪誕而匪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誕
惟欺夫童蒙倘極一理於天人兮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
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
厥靈伊何曰妃惟貞兮父乾母坤柔順以承兮位坎處中厥
宮實名兮内守不渝蘊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耀斯宏兮嚴
凜姿容夜熀秋凝兮猗歟廣寒繫象著明兮

弔虞城賦

王翰

春秋襄公三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

以貪賄爲首惡亡德不與滅也自有宇宙來積貨而無厭
背親而棄義挾勢以凌人者無不取其滅亡者也予與教
平陸親覩故墟徬徨而不能去悼荀息之詐譏傷宮之奇
之忠諫百里奚之明見也賦以弔之辭曰
繄虞郭肇封兮實皇姬之同宗桓莊之懿親兮匪執道之不
恭彼詭諸之饕食兮虢耽寵以從虜實以啗虞兮其但尤羞
也舉下陽之有言兮南鄙之仇也襲虞而劫賫兮盜賊之尤
也虞公而棄民兮惟鬼神之是託冒賄以迷惑兮曾不恤而
頓嗟杜忠諫而不省兮且嬙強以擠弱奉玉馬而俘獻兮未
聞滕秦而錯愕并伯仇而嘿嘿兮惛懵之靡也宮之奇欸賫
兮知國之不可倚也五殺先事而遂逝兮禍不可得而止也
貪貨而樂亡兮寧死而不知興強而滅人兮適足以自喪亡

聖誅往兮為來者監茲亂曰流潦淫兮舊道改深塍平兮故
城壞索頹軨而不知其處兮振郭門之安在鳥獸悲兮斜日
隧穢草滿兮溝塗橫潰悼古以攄辭兮弔西風於一酹

閔田賦

條山之陽黃河之傍灌莽極目猷駭鳥翔畎畮縱橫以遠際
溝塗阡陌以衍長經界究其未改廬井已不可得而詳問乎
高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未決質成於文
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邦公劉之啓土古公
著撫民之庸王季號勤王之祖至翼翼之文王得奔奏禦侮
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
之鄙陋議圖讖以學誣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為周始稱王而
受符以區區之陋邦覲至德於須臾來四十國之臣妾如父

召而子命文王之受命固定于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
盛德之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教視其命
之去就在人心之惡好苟處時而得中何必冊書未准而為
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及傷萎
世之末造誦綿詩而永嘆為執筆以三叶

雜譖賦有序　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幽憂賦為其友辨謗累數百言既恐
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真盛德哉今之
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之辨古今相去
豈遠邪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之

離讒毀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為淫僻兮余憤惋
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稽員冠而復方被赬霞以為衣兮
攬素霓以為裳援古人之高躅兮將馳騁乎雲之路豈發動
猶未遙兮遽損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逢尤
肆腥臊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衡與江離榴梧桐之挺特兮
鳳凰翩而來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
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與
也彼自好循弗珍兮實諸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恃兮何貪
婪而又不咸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其允臧告曾參且
殺人兮毋循忡惕而惶惶傷白黑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
旦悅悅以亘暮兮夕營營以連曙重曰世蒙蒙既不顯兮文
曷究結而煩情上白日何皎皎兮庶幾循鑒乎中誠嬰鬱辭
其不衷兮採於余文何有迸言申申以騁娟兮終不究而瘖
瘖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轅來日其悠遠兮庶秋忽兮

猶覺

閔志賦　黃淮

閔予生之多故兮羌不知其所從肆遐擭而隱索兮究微末
之始終緊髫年之向茂兮即有志於聞道呻佔畢而事鉛槧
兮夫既從吾之所好奮佚類而躋璧雍兮謂青雲乎步而可
登探蟾窟以攀桂兮翼黃鵠而驂鵬鶤琅璈琚于天衢兮與
夔龍而接武集鳳池而上玉堂兮冒褒職之莫補仰
繼明之垂照兮荷春遇於日隆賚予紛其駢蕃兮寔千載之
奇逢皆輸忱而瀝膽兮覬圖報於涓滴差夙志之未酬兮遽
速愆而罹辟懷兢惕而內省兮豈持操之靡常也何弗良于
行兮致顛躓之我戕也篤指南而之河溯兮遐不虞其所畐
結蘭茝以泛宣勅兮亦罔知其攸齋闢　德音之渙頒兮咸

鼓腹而興歌澂洄鮒之枯竭兮猶未沐乎恩波意休復之有方兮契我龜而燋之招巫咸使考卜兮或開予而導之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衡慮兮庸玉汝於有成亮食兆之告吉兮亦昭昭其孔彰也時貽哲之遺訓兮將何脩而允臧也重曰執始而張緊帶力兮孰後而還自貽戚兮處困而亨致命以爲則兮噫嘻小子慶其無斁兮

述夢賦　胡儼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天宇廓其泂虛兮際空明於流寥綺窗朱綴紛玲瓏兮風𩙪𩙪而下飄覩真人於玉臺兮麾彩鳳而逍遥披太霞而進謁兮戲然閔余之瞀碌蠡文而欲授兮頭塵豐之未銷既食余以麟脯兮又飲之以醽醁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況其雲璈邀王喬而宿之兮吹笙差於鳳鞄何處子之綽約兮婷脩眉而娥翠翩蹁欸答而不敢訊兮欻凌風而高超余惝怳莫知所之兮王子導余以遊遨挾光景以凌厲兮攝星辰而上朝捫扶桑之東枝兮覽若木之高標駿神龍之夭矯兮天吳出而舞翱方游鴻之擊水兮倏騰翼而扶搖振余袂於千仞兮晞余髮乎陽裔升崑崙而食玉英兮挹瑤水之湯漓金堂闢其無人兮悲蟠桃之不實駕青虯而高馳兮過方諸而一息珠宫貝闕嵳峩兮蔭玉樹而蕭森接飛佩之冉冉兮嘅弱流之無極塵生去而不返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父之不知止兮哀愚公之又惑召茶壘於杜索兮殲雄虺之九首斷封狐於萬里兮願斬魋乎何有命庚辰於淮涘兮挫支祁於龜山㕥俞殪于青丘兮擣杌

逐乎荆蠻射虎深藏而遁跡兮蛟螭匿蟠乎重淵攬余轡以偃佪兮飄然遊乎瑤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覩均天之萬舞幸余逢此休嘉兮內欣欣而和煦卷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而曾舉山谷窅而窈冥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術兮喜芳菲其襲予悅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寥廓兮玩孤芳而容與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燕土寔雄朔方做成周之卜洛欲茲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惟經營之伊始徧爽塏其攸勝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擁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據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功竝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雄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塵之通達連甍

遠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此非誇逸而娛情蓋所以遜驕而
弱枝居重以御輕展
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砥平皇道
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
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䑿平嚮決野之綿延濟潔恒衛經
其野滹磁淶桑隆其前界以大陸督阿之弘壤限以大茂井
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影映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
極千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莫得而計
焉其北則疊嶂崇危層巒蔽虧長城崒乎雲表百泉湧乎山
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
龍飛寔磅礴而鬱積與扼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
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雄連白登紫塞之遠通挂女
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膺氈裘之類犬
羊之群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
肥洳滎淶灌注縈廻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屋玉田白
璧神仙攸舍靈窟無終而越金山路遼瀋而逾鴨綠至於暘谷
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
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
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廣靡聚窟十洲
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瑤華之宮瓊城石室金臺玉樓
氣舟青岑雲嶠月圃僊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
間出入隱見而慌惚惝恍
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縈繞屏翰之勢歟其西則崇山擁翠
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
虹青烟浮黛上薄莫兮倚空下蟠根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
湯湯西向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雲波泛湧灝漭汪洋一
瀉千里會流　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
丘彌谷澤渚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
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䴔䴖鷫鷞不可得而盡
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卒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搜
王制詔期門飭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轔芳郊
而雲會非所以威戎誇佚娛樂騁耆慕耶取不姙而除苗害
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
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
之為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珍禽異獸割鮮野食
而以俛仰極樂之為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
合宮之宜式遵乎
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
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倣象
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
矗乎昊蒼飛閣屹以尊乎四表瓊樓嵬以立乎兩旁朝社竝
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
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騫閶闔其蕩
蕩巘　帝居千楹將將玉戶粲華皇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煇
煌寶珠焜燿於天闕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疏玲瓏
建瓴聯絡複道迴衝軼雲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
映金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
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毗麗穹窿掖庭椒房闥閨闕通

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泰廟明祀至於五軍
都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舍而並置列
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
戚之邸第辟廱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
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棊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岩廊之上則
有皐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
之際藹補衮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暨聲樂之盡
美是以　朝無缺政德教漸被海内外均陶至治章其有
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勸人和既極休徵滋至慶雲
瑞靄之覆乎闕庭素烏玄兔之獻于　丹陛醴泉屢出甘露
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
以見　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於天地
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粢盛既潔牲牷既豐芬
郁郁以芳達靈縹緲以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景福於
帝躬將順應於昌期此盛美於無窮乃服衮冕御
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内侯甸而要荒外殊方
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蹌蹌方物溢以充庭參錯
燦而駭矚羣蹌蹌舞於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決和會昭景
鑠纓紆鍾奏雅樂　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
兮芳馨羅醞醸以斟酌醽醁邪蟬兮來陛雜鑾輿之荒服莫不
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謳歡聲於寰寓
斯可以媲太古之無為廣華胥而踰粟陸顧
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恩惠省刑罰薄

賦稅汰冗濫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
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
以馭夷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
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
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
紹　鴻業繼
先志益宏遠而有備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
世固可必
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竊賦
帝都之盛顯揚　國美於萬禩復為之歌曰煌煌
帝都兮巡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
兮隆造天兮惟

帝之宮廟氣佼兮閎濬深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
方來同頌
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方竹軒賦　金寔

秋孟之夕覓非道人寓宿於主人之軒見植竹焉外方中堅
峭然觚稜扣之如石有聲硜硜予怪其不類衆竹戲若有詰
答后皇植物各異以形洪纖肥瘠莫雜其名毫忽無僭若治剖
判兩竹之產為類實繁寄哀瀟湘託興淇園嶧陽之材聲叶
鳴鳳箘簵之堅荆揚効貢黃岡如椽用代陶瓦簟篠蕃生東
之盃杷由衙雜腔般腸射同穌麻簀笆箄鍾龍蘢篆為飾
節促為簻丹毒為簨依木為弓毳毛為筍扶老為筇名雖萬
變莫不示圓於外而抱虛於中故能文理縝密而節槩疏通

迴互而解落籜以從桃笙逌笛織翠生風纖絡砥柱力絕解
觽竿旄孑孑旌旗蔽空彤管煒煒揖出詞鋒籥韶九奏至和
攸同他如器使惟適所逢皆所以彌成人用而翼贊天工者
也爾之爲質外方內塞肌不柔順性復挺特檃括莫施何堪
組織豈非才不適用而名浮其實乎言既而去逡巡就睡夢
一玄叟頎然而長雙眉入鬢䰀衣無裳頭角峭礪張立木僵
歷階而進出聲琅琅几今之人喜圓惡方頊闒諂諛顧不敢
當予非金圓而不居蓋亦天賦之有常矧夫方圓不侔自昔
爲訓矯奮轉軸不能獨運鑿枘異投終底于吝黜直見疏弘
詐乃近正論天人江都遠擯恢諧詭奇金馬曰進固知鑿圓
以逐私不若執方而自信也且物生而才罕即安處雕礲斲
削自致困苦樗櫟臃腫斧斤莫尋桐杉楮野枳棘成林天畜

我才實非我仇以才莫全我挺實偕方將勵吾之方堅吾之
爲保天之全資地之力長我兒孫同居壽域邀涼月於江上
踐冷風於座席有變我者過從成蹊敲門競造不辨主客扎
瘥奚生逍遙甚適彼以才而効用於世者自視於子未知孰
得而孰失也予驚而寤萬籟俱寂明月入戶涼在巾舄惟見
此君挺然于庭粉箨鑄影一塵不驚倚柯滴露鏘然成聲予
乃爽然如失惕然而懼乃歌曰圓以智行兮方以義守智或
有窮兮義則可久以虛而通兮以實而塞通或潰決兮惟塞
乃格才應時用兮拙爲世捐用則精弊兮捐則神全竹兮竹
兮予將謂汝爲方兮而不識汝之大圓

赤石潭賦　　周敍

正統九年甲子之秋七月既望予以使命便道還京宗親
故友餞送于赤石　宦游萍梗出處難諶慨然有懷遂作
斯賦其辭曰
淞文江之橫浦至赤石之澄潭水萬頃以凝碧山四合而染
藍信乎其乾坤所融峙而仁智所樂耽也觀其崖石磊砢岈
谷谽谺爛如雨火煒若朝霞入玄淵而莫測滄波其無涯
當夫春江方張駭浪驚濤洶湧激撞金山鐵壁不足以侔其
壯洎其秋潦已淨天容月色空曠虛明素舒鏡展不足以擬
其清則斯潭之所以得名爲可徵矣若乃睨乎其北則三凹
屏列諸峰鄣屯大宛旋詭而龍馬交驟昆陽戰敗而虎兕群
奔望乎其西則近接鷹湖遙連錦峰白沙翠竹之掩映煙村
雲樹之鬱葱慨鄉袞勝遊之舊躅念先親遺直之英風至於
東則疊溪金港之交流釣臺熊山之錯峙能不感夫金宋構

兵火毁遷播而鳳艦龍舟亦嘗至於此乎南則虹橋綠野佛
剎仙臺藹林泉之幽邃萃劍石之崔嵬騷人墨客因多留題
真隱香宜寧復有浮空而往來者乎蓋其爲地也豁故能合
數百里之大觀其爲景也奇得不起千萬年之遐想此古今
過從者之同賞也而余猶獨有所悵惘昔余之少而處也從
宗族父兄省丘隴於茲潭之山陰與春露之藻蘋撫秋風之
宰樹殆德澤綿而嗣守固也頗瞻潭濱之他隴樵兒牧豎蹢
躅於丘嘗之墓豈非富貴而改其素乎逮余之長而仕也幾
舟楫往還於斯潭之水嶄把離觴之汲汲趍王事之皇皇中
抱冊而髩毛蒼矣反羨其旁居人釣叟熙然醉於無懷之鄉又
何身世之忘豈非貧賤而任其常者乎烏兔跳丸彭殤一軌
歎榮瘁之浮漚悲老壯之逝水擊流光而歌之曰潭之波兮

悠悠去故鄉兮郁可留彈之石兮峨峨惟令名兮不可磨儵
水際兮馮夷仰天畔兮嫦娥倡莫余和兮奈術何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烝濛洪源于西極兮注天
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溝之晶明過積石而左轉
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
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
沉之濯靈覽頹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所經營登崐
崘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迹驟高風而騁望兮遂周游其曲
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澈而湜湜羌溶艷而徐趨兮勢沄
沄而自得觸陰石以鬬暴兮訇雷轟而轂擊天宇橫其流漭
兮瀲上下之玄黃霧霧而靄靄而瀚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

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頹炎浩而洶湧兮百怪垂
涎而虩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惚顛倒夫舟航雲雌升而
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
芒若乃震乘符以行令兮百谷遙遙其湊釋山澤沮洳以上
氣兮增混濊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視
赫載節以南扃兮雷雨奮達以霶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
奔而來會木輪囷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太狂瀾洶而齧岸
兮塊土焉塞夫衝潰霜飛嚴而木脫兮小昊執矩以司秋洲
渚緬邈而石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顓頊乘
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
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
飈風起而衝木兮嫌怪駭其難　推覩圓方之一氣兮恆來往

而容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觀川流之有本兮
與中古以爲期啟龍圖而識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爲胃余心
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度晝夜之靡虧

皇明文衡卷之二

皇明文衡卷之三

騷

思儆人辭　宋濂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殁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廉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儆人辭辭曰

惟儆人之愔嫕兮賦姱質於自然倚蛾規而凝黛兮曼目轉以成聯娈鬒髮而如雲兮靨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鮮卑兮容都曼面體便娟寶璐縈而右旋兮桂微婧以半偏懸明

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徽步兮意睠靜以自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騫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逐凌厲乎高寒馮道紀以爲御兮肆天和而爲飧徑馳馭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款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含婉嫿之靡雙兮迥廻飈而會思歔悲悴而委惰兮氣惛濛以如炊道旬可以遐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崛嶔而踌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曚谿而闇朗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紫霓兮旗艸禮靡以相嬰抵思羣而永嘷兮文鸝梟類以徐翔企情爽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絕兮濯靈溜其西徹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闈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内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儆美之內冒繁星爛而成文兮

懷繡帳之陸離蒼靄霏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繡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綿乎空庭若濡鷹之離離兮厭羽蟲之甍甍撼戶樞以悲惻兮偶瞥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粃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搖曳如鳥旋兮象中心之靡寧寒廱猜猜而競吹兮耳恍聞於跫音疾倒徙以啓關兮颷闘葉於枯莽縹綿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鳴之鳴陰更冢嘆以拊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搨兮期夢寐以潜通搆氣注以弗釋兮擣有物而衡中包纏縷以方微兮寬翁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群靈繽其若猿氛旋洛以隨衆兮鳳旂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蠡熊攜聿皇以奮兮終流紆譎鬱以相蒙左搖右衛動以綳環兮倏胂倩洌雲瀹而窗春回穴蟠纏沮

以芔歘兮吸孱灞平謂以豪鴻穆眇眇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犇宜宜以無垠兮勢皇皇而靡靡超氛埃而淑郁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爍躅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熛以上燚兮綮重離之丹門炫赤王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東趨於蒼極兮青堨紛其並迎羣神衎衎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酎芬而味欸兮暈王色而帶頳彌素威以升皓宮兮盻四極之浮浮尊收顧余而破顏兮錫瓌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朔飈颯以吹衆有夫玄巾而撰甲兮搖靈它以爲驅重陰沍而未啓兮淵玄氣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而數如飛丸兮文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爲兮獨悲若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

愆於恒素怊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飈以徑度曾光炎之炘炘
兮紼纚鬱怏而不可正視堈貴彤楹屹以上起兮劉巃弘惝
雲譎而波詭連卷欐佹杳以軋芴兮嵗畏幼耿矗以高峙中
洞房之汎穆兮乃㦄人之攸居使曼姬爲予通訊兮儼再拜
予堂垂忽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
爲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
皇降靈兮昭質弗沬毋染爾穢兮昧厥施紛葯蕍兮戢蘢茀
結蕙纕兮張椒幃兮桂桀兮蘂蕤蘇索胡繩兮旺揭車集衆
芳以遠蔡兮羗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紳以自
規海色動而報懵兮陶去幽而開籍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
人其何處迷惘儚以沈思兮顧獨處而缔戾也誠因言以會
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彞

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李方冊
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蹩跚兮固
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息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龤而
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蔀家而祛翳
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儆人以與之游兮
又何異同功而茲世

予既爲此辭嘗錄一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予學
呂者書以識之庶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孤憤辭　宋濂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癈斥者識與不識咸冤之濂因本
其志爲署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愼者讀焉其或知所
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徽詞
以自吐爰有志乎學古兮指前脩以作則非秋蘭莫敢紉兮
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
險巇兮矜獨中兹危禍胡蔞斐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
指方以爲圓兮揆人情爲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
友之握手以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
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
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憐戕汝之良心
覩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眈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
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
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
罔措兮又爲汝而歔欷嗟受命之蹇屯兮豈獨汝之爲尤蛟

龍鬭於深淵兮寧無損於鰌鰍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遊
囚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
鑒我之幽枉財鉥皎皎之白璧兮僉譬其爲燕石也纖纖之
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寔患於無辭
貽縣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督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毋
之所遺苟自經於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
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於空堦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
廣兮寔一身而無所逃悅悅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
治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嘗更之所
憐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
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爲恩兮思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
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行之新聲樂天

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題王子充琴遊秋壑圖辭　　詹同

風泠泠兮木落山盤盤兮雲陰吾將鼓兮秋水誰能識兮此心

弔董生文　　胡翰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泝流而達于衡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爲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脩瞻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緊孰爲之表彌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

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陛側慕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易重黯質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亢騂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臠犖登藜味以實璜兮遴黄流而注玆競刓方以爲員兮擺渠矱而去之徒摽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詘詘以爲得謷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兮朕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恥兮文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槩末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激内顧而如斯兮㒸王佐亦奚異俾逸遇以獲爵兮固吾

心之所危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污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諉天命之未達兮獨奈何乎生民

憫貞淑文　　胡翰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玆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耿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莅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爲期忽惡弁之在道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冒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憐乎素兮又安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豈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恃孫神之戍夏兮陳迎婁而捐軀高叡之役趙兮秦䐓目而與俱卓怒行

其威虐兮皇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負疑嚴以貽後掠風猷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峽蘐芳非以紉蘭兮又佩之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焉其昭晰即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懷龍門辭　　劉基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爲衣兮白雲爲裾被秋蘭兮佩瑜玕泰和與遊兮中黄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穹兮盼參辰爲合爲離兮誰識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青頰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

虹渫石泉兮灑松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樂兮無窮安得
羽翼兮致我與同

九嘆九首

秋風起兮夕露漙兮雲沉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
孤鴈鳴兮悽以酸攪余轡兮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
驕兮狐兎頑蘭蕙死兮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
兮發哀彈絃斷絕兮涕汍瀾

我髮種種兮颯如其稀我心悵悵兮忽若有遺過吾不能改
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來者不可期進無益于世兮
退將安歸嗚呼已矣兮吾寧不悲

天有田兮不可以耕山有羅兮不可以知斜徽則萬以爲梁
兮削菌以居搵匠石却走兮工垂拊膺登高望遠兮觀四瀛

水東流兮日西傾般紛紛兮各有營我獨展轉兮從夜達明

風飄飄兮揚塵野寂寞兮無人舟何爲兮山阿車何爲兮水
濵北望楚兮東望秦倒江河兮亂星辰天門窈窕兮重九關
願有言兮遠莫陳虎豹颩兮爲喜猗瞋描流涕兮瞻蒼旻心
馮噫兮不能伸麋有角兮龍有鱗空山寂寞兮吾誰與隣

江無舟兮河無梁隰有荊棘兮而無稻粱鷹化鳩兮雀變隼
狸爲貙兮龍爲蚓睠長顧兮情紆軫九疑高兮禹穴幽梧桐
枯兮鳳不留山木慘慘兮叫鵂鶹飛兮無所投雲杳杳兮
雨悠悠孰懷情兮知此愁

虎厭肉兮騶虞苦饑獺升堂兮麒麟受羈黃鵠鶩鷫兮車甫
承基荊韶屏棄兮絃筦塊離指玉以爲石兮削方以爲規天
不可問兮神不可咨緊彼之是兮而此之非有椁在林兮有
櫟在植蓍龜孔昭兮勿遠余思

今夕何夕兮天寸清步逍遙兮仰觀列星河漢皎兮北斗插
也風發兮候虫鳴林鳥起兮沙鵠驚長夜寂寥兮何人哭聲
惜悅恨兮不忍聽回身入房兮淚沾纓蛟虬偃蹇兮射虎獰
弧無弦兮車說其衡知不可處兮誰女令蹇淹留兮難爲情

偵霜思炎兮煥則棄之臨河號舟兮濟而置之不綱胡魚兮
不弋胡鵲蒯難杞梓兮索灌莽以取木捕猫乳鼠兮貪以爲
仁吠狗嘗警兮行者怒所殫釐爵碁莫知其斷斷水以承宮
兮曷云能久長太息兮有所思林木勤兮巢鳥悲山有蠹兮
園有葵心懷君兮君不知

秋天泬寥兮百草黃蟪蛄悲吟兮朝榮有芳雞鴈起兮獨徬
徨心悠悠兮懷故鄉原有粟兮隰有禾桂花紅兮蘭紫芽涼

風動兮松栢馨流水落兮水泉清蔬可茹兮秫可酒集鄉里
兮會親友坐白石兮蔭蒼筠翫明月兮思古人魚歸淵兮狐
首丘終余生兮安所求

招遊子辭　　王禕

吾宗兄存誠甫名其齋居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以
覲宇宙欲制鍊形魂排風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
反復無窮之世變故遠遊之歌所爲而作今存誠之有取
於遠遊也豈循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爲辭以招之庶幾
其不騖於虛遠而爲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
爲譎怪之談荒淫夸豔之語今亦無取焉辭曰

遠遊雖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來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東方弱水舟輒覆溺只西方流沙車不可歷只北方大漠絕

人跡只南方炎荒路險以棘只飾瞻四方處處歷所適只遠道雖樂將焉止息只子兮來歸反吾故居只居爾之居復爾初只仁以爲宅邃且虛只以禮爲門義爲奎只大中爲室至和爲尉只八珍奇味道之腴只文章燦爛錦繡敷只盛德光華被厥軀只慈儉是實謹蓄儲只御以矩矱來也與只子居其中樂有餘只瞻前無隣後無虞只天君泰然靜以舒只聖賢與處天爲徒只洞視八荒眇一區只坐閱千古猶斯須只子毋遠遊苦驅馳只子兮來歸反故居只

弔伍子胥辭　高啓

覽句吳之故墟兮灌莽鬱其蘢葱館娃廢而爲沼兮歸伍胥之遺宮冥千祀而勿毀兮槩若人之死忠昔窮遁而渡江兮奮孫跡於羈旅既入郢而雪耻兮又棲越而摧侮使彼吳之強大兮非夫子而孰爲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娛陳昌言之悃款兮蹇不忍視國之佔危衆以子爲回信兮肆讒辭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適以自庇兮顧先王之舊德弗待隕而何言兮恨終不能寤君之嬖惑戟鴟夷兮浮遊魂慘慘兮在中流江神念子兮哀憤鼓洪濤於高秋嗟君子之忠輔兮孰不願爲伊皋使言從而志行兮致雍熙之阜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不可以屢遘鄂侯諍而乾醢兮龍逢諫而見屠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身雖沒而義安兮又舍是將焉求彼循默而苟容兮寧獲免乎泚顙惜子猶念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歸覽荊轅之多露兮㦡攬涕而歔欷余亦何爲而感慨兮懼直道之陵也聊陳詞而表烈兮亦邦人之志也

雲林辭并序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夐寄懷爽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塘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塘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塘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夐者歟寄懷爽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勢利之不足尚固宜曉然若蓍龜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于胷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充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弭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闤闠而臨通衢車塵漲若昏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苟能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睇彼樂郊兮震澤之墟俯岩雲之連衡兮仰眺井之鬱紆前谽谺之絕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棊

寘兮聚落交錯若畫圖畫面勢兮攡吾廬梁桂櫨兮柱杉柟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墍薜荔以帷幪兮苔蘚斕乎階除列陵阜以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疎以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穠糾兮若蒼龍之垂胡彞麗披離兮若羣帷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排我簷楹襲我綺疏洒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倏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倏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盡歸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矚兮增感慨以長吁曰賓莫貴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翫兮喟嘆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

之不覺兮爭貨貿以犇趨況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戕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藂山徂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萋兮春華敷岩紅澗綠張氍毹幽泉發響潄以徐髣髴會韶鈞琤瑽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時招玄真子膾却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爐既醉涉江弄芙蕖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文何必訪僊佺於蓬壺

弔茂陵文　方希古

啟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鞭想于道旁兮觀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道側以拜瞻淒風起于叢棘兮魑魅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託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運之方熾陋先爲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求傚覬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亂丁毒而嚮究誇逞心于厝威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會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興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嶽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髣髴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惻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誣而過望謂長年而卒

老死兮斯足垂戒于後光明固有所不逮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爲其相半頗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不歡

退菴辭　楊士奇

芝之橑兮桂戶山阿兮水涯雲鮮鮮兮石磊磊交松蘿兮延薜荔華芬芳兮襲予春之蘭兮秋之蕙茝何爲兮獨往舒蕭散兮洩洩念盛衰兮有時嘉滿盈兮豫戒撫年歲兮將晏日斯征兮月斯邁紛騶馭兮志歸余何爲兮靡止攬吾轡兮旋軫返吾車兮故里恬澹兮以休全之兮終始懷夫子兮高風邈游心兮千載

辭劒圖辭　胡儼

賀兮又兮孰矢望昭關兮東馳思公子兮弗諼孰閔余兮渴飢旦暮兮以趨江之流兮清且漣漪彼遑遑兮求索恥浩蕩兮何之罍觴兮遺孤心之悲兮莫予知風蕭蕭兮江日黃蘼蕪綠兮杜蘅芳野闃寂兮無人悅四顧兮彷徨桂檝兮松舟儵汎汎兮中流攬余兮既濟欲報兮爲酬寶劍兮陸離爰解贈兮莫我留執圭兮弗有顧百金兮何求江上兮丈人義重兮山丘撫新圖兮增慨寄遐思兮千秋

氷雪軒辭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氷雪名其軒請予有以知其素矣而或者弗察也故予爲賦焉

余既好此奇服兮爰昭昭以自持厲潔清之端操兮將古人以爲期廓犖确之纖翳兮披汙穢而去之歲冉冉而易邁兮

惟昭質其未沫際嘉時之晟明兮乘青雲而上征凌天路以翶翔兮軼埃壒而抗旌朝吾遊夫清都兮夕余憩乎扶桑鑿瓊玟以爲食兮吸沆瀣以爲漿秉余心之貞翹兮肆玄志其曷已雖所處之固然兮亦率余之素履匪善吾弗好兮匪德吾弗膺保厥美以上下兮暨予心之所同何時俗之多偭兮紛馳騁以自強汩汶汶而莫知止兮乃謂予爲匪臧曰閔閔與昏昏兮孰萬物之我先斯伯陽之爲道兮夫子乃嘆其賢何明哲以多智兮亦營營於土田後千祀而猶顯兮羌孰得而令旃嶢嶢易缺兮皦皦易汙塊獨守以爲姱兮何不改乎此度眾欣欣以周容兮何吾與之寡也中仟仟以自信兮豈若是而合也倚前聖之遐遠兮渺茫茫其何之余將就而問之兮質予行之所宜精專專而內凝兮神剡剡而外揚俄怳忽以流從兮忽超乎余有行駟玉虬以前導兮彼白虎爲後驅遵吾道夫不周兮造顓頊之所居飄風蕩而吹衣兮玄雲驟其承宇氷栽栽以凝冱兮雪紛紛而交下烱皓曜以相射兮清氣迫而襲余晃然兮予開朗兮神肅爽而情舒命玄冥以導予兮謂余言之纚纚曰太素之淳懿兮斯爲物之所始惟人之生兮禀其淑靈理粹而純兮氣厚而淸湛旦旦而弗亡兮豈庶類之可群彼其謂予之不然兮夫豈守玄之子雲發揚之博大兮乃銘器而諄諄去舊染之垢汙兮圖皎然而日新孔聖之大成兮曰吾涅而不緇皜皜其不可尚兮赤秋陽而暴之相矩矱之在茲兮信舍是其焉求俗幽昧以眩惑兮吾於彼其何鄙駕余軿以回轉兮倏臨睨夫舊居諱余轡而正策兮意揚揚以自娛積雪以爲縇兮斷氷以爲宇余固

樂此而不遷兮庶有勺於此世重曰結予心之耿耿兮增予思之悠悠清白以爲服兮遡往則而信脩道曼曼其超遠兮予昌口而亡之

弔余青陽李江州詞　周敘

元鼎兮沸騰典常斁兮不綱撫長劍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甘心兮一死濺頸血兮淸墉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披雲漢兮天彰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昭兮日月求千古兮爭光

右余青陽

凝睇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脩政不脩兮佚游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猛士兮貔貅奮光張兮撥絶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氣兮擴

秋匡廬兮峩峩渺太江兮悠悠君今名兮同永增余心兮頻
憂

右李江州

竹坡辭寄金川蕭樂善　劉定之

蒹落木兮蕭森風不止兮葉琤琤夕陽没兮迴光見遠岫兮何千層我之懷兮既悲兒所思兮歎之竹坡兮何所吹秋籟兮參差美人兮在其下交回蒼暮兮懷幽雅蔭清陰兮以想握琅玕兮盈把歲云暮兮霜霰寒君不來兮行路難浮雲東征兮不可攀倏變化兮成素鸞鳥就君之竹兮樓縹緲永今夕兮以盤桓

皇明文衡卷之三

皇明文衡卷之四

樂章　琴操

擬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首并序　王紳

臣苹生明時獲際雍熙之治世職儒業而臣文叨竊祿位媿無以黼黻皇猷伏覩
太祖皇帝手提三尺取胡元平僭亂以肇造區夏所以雪近代之恥其功誠不在湯武下可無所述以見于詠歌以被于音樂乎爰取漢魏以來所載鐃歌鼓吹詞倣其體爲十二篇以紀豐功偉烈曰大明鐃歌鼓吹曲以上雖其言蕪陋不足以鋪張萬一或者命將出師之時用之軍旅行陣之間亦可以知
祖宗締造之艱難與佐命元勛之勞烈臣不勝惶愧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
太祖皇帝起淮泗平僭亂正大統爲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奮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甦羣生德所被枯者榮著仁聲譏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來庭歲僅周武功成考厥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句三字

塈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爲殪奔鯨第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橫大江礪厥刃比厥航聯伍爲什黠且狂　皇旅奮戎旗揚兵所指氷沃湯衝其要扼其吭有弗若者嬰以鋋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二十句十七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爲開洪基第三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塹勢莫强彼昏不知肆譸張恃其險于
天常
皇赫斯怒我行義旗一指虜皷亡授我首啓我疆大業已建
洪祚昌
右開洪基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陳友諒據豫章
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湖友諒死降其衆爲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憑之以恣寇攘屢涉我疆以跳以
踉天眷有明命我
皇爰整其旅以扼其吭戈矛洸洸旂旐煌煌部伍行行舳
艫將將鏖戰大呼雷轟電揚虜酋既斃虜衆亦降凱歌以還
形於樂章於赫武功上媲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句四字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爲縛狡兔第五
趯趯狡兔困其窟穴跧伏草萊肆厥彗黠跳踉三吳馳突兩
浙
皇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虎臣鷹揚大萊兵不留行功不載
血力屈智窮自貽杌棿銜璧而歸縶以纍紲民瘼既平天討
斯揭偉哉豐功允矣超絕
右縛狡兔二十句句四字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悉平爲平胡邦第
六
胡運既去如秋之蘀德政不脩驕宇日削爰肇我邦于彼朔
漢義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舉族遠遁不待
誅縛既屋其社寰宇清廓伊誰之力惟　皇先覺
右平胡邦十六句句四字
方谷珍自元末跋扈東海命將征之舉族來歸爲波
海平第七
元政既不綱萬國兵搶攘梟雄利草昧突起濱海傍名號僭
相加狼貪狼如羊大船連百艘雲濤相擊撞蕞爾鐵縮窘自
擬竊龍纖天兵渡東浙疾若列缺光投戈載妻子逃匿海中
央彝復係厥頸來詣轅門降震雷既靜辟朝暾出扶桑怙爾
波不興浩劫靡不掦殘民沐文化究若鄒魯邦
右海波平二十二句句五字
陳友定據全閩出師執之爲掃閩境第八
眞主起淮泗沛澤加無垠陳氏逞鷙悍烽火連七閩自恃險
且遠偃蹇不我臣天兵忽踰加奮擊速且神執訊仍獲醜困
彼涸轍鮒凱旋獻俘馘殘裂徇頑嚚海嶼遂清靜千里無纖
塵群民樂蕃息煦煦涵陽春
右掃閩境十六句句五字
張師道李思齊據關中天兵平之皆入職方爲定關
陝第九
元德昏政棼棼氓戚戚燋顙于旻情上格命明君二豎無職方
猾攖我化據中原王師下加猶不循雄兵烈烈車轂轂鐵山
且碎虜焉存褫爾魄奪爾魂殲厥渠魁弔厥民關陝平蕩無
餘氛
右定關陝二十二句十六句句四字六句句三字

元社既屋苗裔猶存大兵再加窮極北漠而胡遂滅

爲蕩胡穴第十

元氏有天下腥膻我中原垂髮褎冠冕士效咿嚶言
聖人受天命遠繼皇王傳手提三尺劒起自淮泗壤削平諸
僭亂胡遂竄[illegible]然屏迹雖甚遐天討不可延窮追及沙漠巢
穴無復全卓哉皇業勳上垂唐宋完

右蕩胡穴十六句句五字

明王珎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爲開川
蜀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陝恃其險遠弗臣伏我師征之
兼水陸搤厥吻搗厥腹以杖擊地駭神速焚爾櫬受爾王待
爾不死恩尤篤陶至和被清穆五十四州歸化育

皇明文衡卷四 八四

右開川蜀二十句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元屬梁王保雲南招諭不降師出征之梁王死六詔
平爲斬芭枿第十二

巨木既蠹根本孫傾爰有孽枿猶假息以生
皇曰肆哉毋蘗我兵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屢遣使命諭以
王誠蠢茲弗靈忿其頑冥
皇赫斯怒爰整旅以行熊羆百萬如雷如霆摧朽拉枯烈烈
轟轟虜酋既殲燹焚悉平遐邇歸化四海由以寧

右斬芭枿二十二句十八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擬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三　梁寅

禮局中承　詔分撰郊社宗廟樂章故有此作其音調爭
戾雖不可被之筦弦然出於
上命不敢棄其草謹録藏之

迎神

天道大矣物繇以生地道廣矣物因以成惟鴻恩是資惟禋
祀是明神之格兮瞻繽紛其並迎

奠玉幣

奠以嘉玉粟而溫兮薦以重幣燁其文兮庶鑒茲哉斯禮之
存兮

奉牲

既虔我祀既具我牲角用貴繭粟心之誠有苾其芬于豆于登
五音會合和而平

上帝酌獻

仰明明瞻巍巍如事父衆以變物莫稱德曷報之酌用陶匏

皇明文衡卷四 八五

斯其宜

地祇酌獻

勢廣厚德合弘五行具百物生承天之施功之成何以報貺
酳惟馨

上帝亞獻

父事惟天格神以心赫赫在上洋洋若臨樂既具止有鏘其
音酌言再之庶明明之降歆

地祇亞獻

母事惟地物無不載九穀既登百貨是類罔敢煩而瀆罔敢
忽而怠昭茲嘉貺沛兮未有艾

上帝終獻

禮行匪懈祀事孔明瑶席菲菲華鐙煌煌豐我粢盛潔我豆

暢陰陽之和邦家之昌

地祀終獻

六府孔修壬我兆民富媼之功陸海之珍洞洞屬屬清醑以
陳所佑維德禎祥其臻

分獻

鑾輿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耀五雲嶒峨峨靈欣欣位以序
列享明禋

徹俎

禮嚴厥初尤慎乎終徹以示敬儀雍雍嘒嘒管籥五音從

望燎瘞

在燎乎維玉在篚維幣禮從厥初適燎適瘞疑屹立以瞻匪
終怠

送神

神飈若馳留亭上翔蒼龍並驂車以行顧玆瑤壇兮尚有榮
光

擬朝會樂章 凡十二首 王景

天命有德之舞

嘉禾進

堪輿寧叶氣蒸蒸萬彙茁嘉禾生祥飈瑞露凝光精一莖九穗
有三登田畯駿奔進
天廷薦 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
天子在樹德雲龍風虎開休禎

野繭成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盈八荒猗歟野繭集我條桑載生
載成以玄以黃以登于明堂至和磅礴黼黻文章繅為五采
絲上補虞舜裳

騶虞獻

騶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遣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
聖皇御宸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首邁趾躅
前無偶啓貞符昔沐乂

神龜呈

昔疇演洛之靈兮龜出
聖之徵 皇孝理表八紘役五神策六丁胤五總符十朋介
金石利永貞
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壽與天齊并

黃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宫下見底
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清萬國文明揄雜佩兮蒲津遺
玉玦兮龍門川后踴而陳解兮錫蕃釐
聖君

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沓陰肅陽煊東欽扶桑西徼余
喜瀚海弭栗統為一家繩牽索引咸傳于都莫不震慴天休
涵濡秩秩狉狉以拱宸極王帛匪須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
我貞待

明德新民之舞

黃河澄清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歎薄龍門震盤坤倪萬

雷呿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啓
聖神河水爲清天啓　聖神治化底成　聖德天齊造化降
精　聖德天齊心與道凝萬國一統　聖聖相承

嘉禾同頴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頴異畝瑞協周
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　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變
化是知　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享嘉

慶雲成彩

德動天監慶雲呈祥紛爲華盖燁爲天章郁郁芬芬馥馥茫
茫映日烜彩隨風飛揚昭回麗河漢凝森弥下方
神聖揚清芬溥暢融天光

龍馬來廷

天之駟龍之媒産大宛徵蹀洼追流星覊天街汗沠赤心九
垓歷閶闔覲王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踐踏五雲暖神
光夜照因詠蕩蕩天門開

甘露降祥

和氣叶甘露凝脂膏甕秩金莖厥厭浥浥穰穰熒熒而於粲
其英如餳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晞
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繹以濡天液
天子聖仁與天同甄至和氤氳以播靈芬瑞應之彰有恣其
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四夷咸賓

聖皇御天治化攸甄文武並用其幾孔神極日月之所照莫
不獻贄而效琛普天率土悉妾悉臣環拱北辰以沐至仁德
懋被乎多奕叙聲教暨乎八荒陋漢唐之用師侈成周之王會
其道斯何王者無外

擬朝會樂章　凡十六首　頌祿

升座　樂奏泰安之曲

金門洞開寶座尊崇煌煌龍衮穆穆
聖容俯臨萬國高拱九重臣民稱賀玉帛來同

公卿入門　樂奏治安之曲

萬乘天臨于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蓮班鵷鷺接武燮
能同心協德求効公忠

上壽　樂奏壽安之曲

天眷
聖皇應運開基尊臨大寶撫有華夷武功底定文德弘施徵

臣曷報仰稱壽巵
君親之重實爲臣綱
至尊至敬著在天常仙韶按曲玉醴浮觴載伸華祝萬壽安
康

舉酒　樂奏嘉禾之曲

有美嘉禾勃如雲興一莖九穗異畝同榮至和所召盛德之
徵膺諧郊廟用慶豐登
天上垂象著乎卿雲九苞鳳彩五色龍文迎風郁麗映日烟
縕有斂斯應實惟　樂奏卿雲之曲
聖君　樂奏紫蓋之曲

聖人受命紫蓋呈祥亭亭錦羃㸌㸌霞張天中屹立雲際飛
揚眷茲靈祜
國祚隆長
樂奏形旗之曲
在昔征伐旗纛爲先仰惟
聖朝著象于天形竿對峙赤羽文纛爲克敵之應萬方歸爲
樂奏神芝之曲
后祇效德神芝挺生曄曄三秀濯濯九莖紫䕺絢彩緑葉敷
榮願著聲歌播于大廷
武功之舞
聖主承
天運臨濠樹義旗萬方思洒日一劍奮興時采石方收捷金
陵即駐師神機安可測建此萬年基天命歸真主群心屬
至尊神功參造化英略定乾坤永洽雍熙治弘恢曠蕩恩華
夷俱奉貢冠帶入天門
六成
江漢親征日風雲膺筭中六師方奮武孤冦已潛蹤矢石飛
星急樓船烈火攻輿 王天已祚次第靖群雄
萬乘龍飛始東吳尚陸梁 天兵將問罪驕虜敢稱王負固
三時久終成一戰降山河畿甸接表裏壯金湯
陝右遺梟獍山東據虎狼神威方遠及小醜孰能當飲馬黄
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人望切載道獻壺漿
王師若時雨隨地霈恩波東浙爭歸款南閩已戢戈山川回
正氣對起謳歌一洗兵塵淨群生樂泰和

巴蜀雖云險區區在一隅偏方寧自守逆豎謾往圖正類蛙
底井負成虎負嵎神兵飛渡入俄報定成都
大將承 王命長驅向北征揮戈清朔土按轡入燕城圖籍
登天府車書混王京從容歸奏捷萬姓共歡迎
文德之舞
一統
皇圖大三陽泰運開王侯鳴珮入蠻貊獻珠來瑞靄騰金闕
祥雲護玉階太平人物盛鼓舞樂春臺
鵷鳴欲曙天冠蓋集群賢拜舞瞻
龍座懽愉侍
御筵玉杯傳法醖仙樂奏宮懸顒祝
君王壽齊稱億萬年
六成
五彩昡睛虹神都王氣鍾石城殿踞虎鍾阜蟠龍宮闕天
光近金湯地勢雄四方均貢賦萬國敬來同
皇朝崇祀典
聖主每齋心天地嚴昭格神祇肅降臨牲牢歆大享金石奏
清音三獻精誠至端知錫福深
創業知非易圖安念守成
帝心常關注
皇業在經營脩德承天意推誠軫物情一人恢大業萬國仰
升平
盛典稽前古
皇心協至公建 諸安國本列衣土錫王封 玉冊加殊禮金支

衍大宗群臣無以贊三祝但呼萬
宵旰思賢切旁求滿四方山林登隱逸朝野慶明良際遇風
雲會瞻依日月光同心匡盛治竹帛永流芳
中國聖人興肇方仰大明海波俱帖息年穀屢豐登五帛來
諸國梯航貢上京臣民咸舞蹈
萬歲賀朝拜
還宫
洪惟
聖主端冕凝旒高躋舜禹遠邁殷周功成治定禮備樂脩受
天之祜萬歲千秋

補雩壇祝舞歌辭　宋濂

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師巫而舞雩漢

法夏不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杵臼于術
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
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
祝辭以丙丁日爲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爲小龍六長三丈
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
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
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陳
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豬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閭里南門
閉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然周
制久廢典午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
羣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既書其事授之復撰其辭俾巫歌舞爲
於泰濃冒下民動以化時屈伸燁宋爲萬物甦亢則害陽昇
也土青枯兮欲齊田畯弃勢維舊壇四通假明神神中臨歘
如煙
老嘉錫爍若羅繭掖鷹采炯背萌灌鬱金菊芳赤氣上延合
瀁漻洞五精貫八標芫無外莽倘佯沆碭儵以森俯下土
無不剉
讚行風羽輪翔玄黃縣鰺倏彼娛衆嬉集方景章蒙絫存茲之
亡爍陰明迴叢陽衎翹標逝弗忘崇明禋成稽功憑紺筵嚴
以卬
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繒鯵紅龍左列鈌右豐隆流火降鉅若
鴻鬼婦劉敫爲風灑霆注徧四封函斯活顥茸茸衆維魚兆
巳從
融社腪毓宵畏南田旱杪豫成屈平平緈以行人男與覡肸

蠁耿曜振帝玄盈神心暢樂芒芒四寓綏萬國浮合大康慶
昭靡

廣漢難辭　宋濂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
之月難難陽氣也盖二氣或伏厲將乘之爲災故難以止
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
四方之神漢魏晉唐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
人爲侲子赤幘皂製執鞀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
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
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
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
奏曰侲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其辭凡八十

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
疫出端門門外騎士以次傳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
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者先臘一日巷萌杜隸飾鬼
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門擊鼓而難之予患其言鄙褻
因蹤古者用難之意復廣漢辭使習爲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昴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更滅
虛危墳墓西司鬼官依房厲附強陰而降于婁戌咨爾十二
神宣其威良以突勍亢肺胃食虎甲作食殃雄伯食魅騰簡
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委隨
食觀錯斷食巨劉其腎腸腐臍奇騰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咨
爾十二神毀爾戎兵出鰥四方吮厲之血以代酒漿解厲之
肌以充粮糧絲厲之腱織以爲衣裳斥除患陰鬯同明陽乾

坤載清物株民卬惟爾神之功神或不虔上帝是明急急如
律令

銅井迎送龍辭　唐肅

伐鼓兮吹簫迎我龍兮山椒龍之都兮何所泉淵淵兮石爲
戶扣龍車兮乞靈龍不出兮我心若酲我心若酲兮龍穿將
闡
我扣龍兮龍邮風旋波兮龍出龍之出兮福子樂旱焫兮爲
澍龍爲澍兮我弗飢返山椒兮雲旗風泠然兮龍之歸

迎日辭

鳳吹兮鱗鵬瑤席兮桂俎樂萬舞兮如雲吹笙竽兮龍二女
旌子于兮鼓與六蒼虯兮歷天衢雲霏霏兮夜未艾執長轡兮
久相待

平胡鐃歌鼓吹辭有序　楊士奇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爲天下國家者不可
一二日而忘武備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戎兵至
若征伐蒐狩具見於詩禮春秋皆聖人重武事也洪惟我
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亂文以經邦
列聖相承其道一揆
陛下嗣承大統恢弘化理海內海外日月所照臨之地其人
皆懷誠効順祇奉方物朝獻　關下惟朔漠殘虜叛服不
常屢寇邊陲擾我黎庶乃今歲之秋田穀登場三農畢務
皇上因田獵以閱武龍旌所指于畿東郊而東北塞垣不遠
伊邇遂戒六御親飭邊防車駕蓋薊州之石門邊報胡虜
入寇已迫塞下

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乎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曰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爾
將士以次徐來即日
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關翼日與胡虜遇虜駭愕出不意謂
神兵自天而下也
上麾鐵騎爲左右翼前包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衆
餘率衆創退走
上以鐵騎數百繞出虜後盡獲之遂斬其酋渠而生縶其衆
虜無一跡得遁者遂命將士擣虜巢穴而悉收其部落族
屬及所畜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關塞以北膻腥之
區蕩然一清臨還之日遂以安枕無虞臣惟
皇上聖志宵旰孜孜篤在安民　車駕之初出也因農隙以

講武事因所歷以飭邊防非有意殺伐也而天絶醜虜將受其命於 聖明故使之豺豕跳踉而天戈一麾瞬息之頃灰滅澌盡此皆本於
皇上愛民之仁得天助佑而明斷天縱英武神奮遂建廓清之大功蓋近代帝王所鮮有也臣嘗考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者皆有鐃歌鼓吹樂辭被之絃歌用示永遠臣忝執筆從屬車後目睹
聖武神功之盛不能自默謹倣漢唐篇數撰鐃歌鼓吹曲辭十二篇庶幾宣著盛美於無窮焉謹錄上進伏惟
睿覽

秋穀既成農事告畢車駕因田獵以飭邊防爲田獵第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旰保厥安頳氣肅零露浡田穀成農乃閒駕六御彌于原飆蕩氛旱凝春導旂常翼旗旛衛弓矢從羽干鑾雍雍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虜入寇遂定親征爲邊奏第二

嚴警蹕先皇輅坦坦砥如翦之路東石門陿以阻士鷹揚奮飛度有來匭函奏龍御謂胡犬羊星邊傍
皇曰噫嘻胡局恃而來自投于隕天俾之天所俾予敢稽誅厥渠縛厥徒胡之殲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喜峰關道陿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其勞爲度關第三

度關山履巇岏陿以峻十步九屯旅肅肅氣桓桓淩奔崖越飛湍斂旌鉞包旌干潛鋒鍔提羽翰 龍御所歷祥景曈虎豹遠遁跡陰霧披以散但望殺氣邊塞埋虜冥昧尚恣兇殘
皇威一震奮擊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一戰殄虜殲其酋渠生繫其徒爲皇武第四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斥鐵騎奔捲如電掃呼還震撼虜魄懾虜魂摧虜陣蕩虜群蹂躪泥滓揮埃氛燎毛芥粉斂已塵停龍劍息虎賁霽 天威怡 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虜巢穴用竟天討爲天討第五

麾將校窮幽僻搗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逐聲影躡蹤跡驅擊喬羣獲積囊包席捲累萬億氛翳蕩羶腥滌陰山清瀚海碧曠瀝明漢之北萬斯年 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兇醜既清遂撫安邊氓爲安邊第六

斬蛟鯨禽犬豕彊場靖寧 聖不忘備脩防禦申警戒咨爾邊之氓我綏我懷徃爾害突康爾危爾勤爾生罔畏疑力爾田桑去爾寒與飢爾老爾安爾幼爾愁嗜爾癘辟以治疇爾厲子在玆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　詔告中外為武成第七
皇仁威靖疆圉
皇聖志帝昭于下渙德音周率土維時烝民受天之付與固
保厥付勤旦與暮有其毒之敢康弗赴蹐之繫之匪予志究
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猗
皇仁承天祐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邉圉既寧下令班師為班師第八
氛㲉息邉徼清武功建
皇心寧鐃簫作凱奏輿　六龍御八鑾鳴祥飆蹕暨慶雲承
旌傳聲修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川岳光榮太和融包萬物
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車駕旋京行獻俘禮為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于
祖考維下民　祖考後保克時永保維
皇聖孝維　皇聖仁惠保暨瀆激彼狂以擾肆用劉勦戮與
俘馘告清廟司稱與彛轂用秀好維
祖考之制欽率允蹈　皇神武徃有耀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既旋勞賚將率為將勞率第十
皇振旅皇明堂賚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杕杜
皇曰爾來于股肱心膂維時武功俾民遂保豈維予克當
汝良予輔咸拜稽首維

皇神武　聖謨斷自天康時兆庶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為隆德第十一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筐篚相望蠢彼
孽虜性豺狼獨反側靡常竊間伺隙爲寇擾
皇震怒神武揚天戈振一掃滌清蕩蕩寰宇如砥平櫜弓戢
矢韜五兵尚飭于邉防嚴禦備式未寧坐樹康弘化綱煥禮
樂齊虞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泰和天下忻戴咸祝
聖明萬萬歲壽為　聖壽第十二
皇震威　皇仁宣溥四表霈八埏日月所照臨雨露無私偏

咸足飽與溫禮讓弗愆泰和世堯舜息國家隆盛海宇安
天子御册㞐萬億年福廣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代祀漢光武皇帝辭　劉定之
漢光武皇帝享國餘三十年垂統過二百年祀典越千數
百年而弗替何其盛哉竊嘗以為武功文治帝者之所難
兼自漢諸帝言之武無競於高祖而以在位日淺故不暇
洽於文文莫懿於太宗而以繼體守成故無所事於武兼
之者帝也至其量時度力閉關却質置莽武之功於度量
之外明慎政體總攬權綱包莽宣之治於範圍之内帝之
所就出乎漢諸帝之右有若此者則其盛也不亦宜乎惟
聖天子重登大寳祭告于帝而臣實來供事爰述其槩而

繫以辭曰
木蒼蒼兮山風姿玉體兮玄宮皇靈兮如在亘古今兮昌窮
杳南巡兮荐陵舊鄉過故都兮洛之陽復北返兮至茲稅龍駕
兮徜徉鑑芳潔兮禋祀飄何往兮瑤空無際夜闌兮天漢橫
爛容旗兮斜良皇應侍兮上帝之所永錫福兮
聖世

琴操

飛泉操　宋濂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瀑與鄭原先生數觀之遂作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覆謂我污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豪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擊貪暴聞然終用是受誣嘔血死予友胡徵君為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竊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妖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客之鬼或有知則其鬱鬱之氣庶幾少伸矣乎辭曰

我哀東海而思之苦彼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擊之我民之受殺不我與覆以我為仇蒼天雖高究其有極非血之嘔曷明心赤泱泱大風沉沉寒泉舍旃舍旃我尚何言

右哀海東

有妖者女顏如舜英誑我以醜我其何傷眩白為黑古亦多有自尤不遑敢誰之咎黃鵠飛來其音閔閔我心苟安何戚弗欣天上地下命也奈何命也奈何焉知其他

右傷妖女

思沂操　胡翰

曾氏有居越者號焉不忘曾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浞浞曷不歸兮以沐我纓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亦可游予鼓而舞兮胥吾之與兮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為飈兮為霆迅發兮震驚薄太虛兮下上聲謂天憤兮孔仁孰司柄兮赫厥靈民無愕兮載寧威既揚兮沛澤零

在陳操　劉基

彼山有楊兮彼隰有栩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杳冥兮不日以雨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為予所顧嗟無人兮焉予歸處

古琴操　王褘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為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為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為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祜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濱操

江漢滔滔曰浮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
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
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
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
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廣琴操十首并序　朱右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
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
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
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
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逐之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燁燁其
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脩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
何郵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嘗澤既施草木實
多周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兮聰聽其音天之明兮實育其深天之仁兮實臨下
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越裳來臣
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之陰兮罘罘羑之窒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爲死爲囚匪維
伊德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周公爲大王作

自邰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弗息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衍我宗

禋㹤狄之人敢來以奸彼岨矣岐將遷于邊既有我土毋戕
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邊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無
違兒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衆民罔不同仁風雨霜露實活
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陲孤雉啄羣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陽和鳴聲
暢胡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
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黄鵠雙飛朝隨暮歸山川悠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且復排
徊女啄女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式協于占載觀其繇
曰脩爾躬自天之佑

望歸操　高啓
哀周復子死於虎而作
兒旦而出于山之麓兮兒夕不歸在虎之腹兮我往無所極
冡龍被谷兮嗟爾眈眈邪食我家積兮穴亦有子胡寧使我
獨兮

皇明文衡卷之五

表牋

乙巳年賀千秋節表　宋濂

五百年有王者興適當今日千萬歲願聖人壽茂對昌辰天
地協祥臣民交慶中賀繼天立極欽福錫民應禱而生彌誕
神光之室乘時而起肇基王氣之都是皆天眷之所隆夫豈
人謀之可致故十載克成乎大業而四方益闢於丕圖江漢
既巳朝宗閩廣固宜職貢餘漸正須秉鹿而順邊准豈待伏
鉞而從蓋將北定乎中原抑宜入承乎正統一人有慶萬福
攸同某等遠牧虎藩遥瞻象魏莫克對紫宸而拜益深拘舟
悃之誠航海梯山重譯悉圖於王會普天率土三呼咸比於
華封

代翰林院勸　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
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
載而即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践祚于鄗南雖遠畧
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
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顧握江左首平黄鉞再
麾沔陽遄定僭偽兼收於漢壁提封奄奠於樊襄求享來庭
南交廣西寵蜀千壘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
侯鈇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
之任義旗所指舉帥之内附肩摩仁闈所孚連城之欵降踵
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巳
今則士誠梟首於

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櫜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
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
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
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
以固拒輒陳愚悃冒瀆
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
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
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　登極表

寶曆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瑶圖啓運得百姓之驩心
臨御云初謳歌爲盛中賀欽惟
聰明天縱剛健日新仗尺劍以定寰宇準道符漢祖歷一紀而

成大業功邁唐宗陶匏繭栗以蕆祀而
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敷
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
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覩鉅典幸際昌期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黌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敷言願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　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
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四馬渡
江六龍御極
大明建國八綖咸囿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
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
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
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代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
聖人之德南征壯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遄
見捷書之洊至輿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
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貿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
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奄禹衣被乎恩光
循撫遐荒棧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
之威用剷僭竊之孽收瀕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
心淩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討[illegible][illegible]而負固

地逾廣而偷生
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動於再駕勢成掎角人効智能引
領義旗覩篤之援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甚雲
首平吳松繼下置錢唐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
從距牙斯拔檇李擁誠而附蕃屏悉空叛將就磔於藁街禁
旅環攻其外郛茲維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
臘雖其士女幸覩堯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
萬里式歌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爲宗社萬年之
計茲肇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宮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
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爲股肱蓋凡前後左右

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平治之術斯爲今王今
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
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内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
開傳相之設固將藩屏
帝室豈惟保佑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
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慙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
此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特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廓
求備於一人斯朽鈍之微蹤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
夜苟非唐堯虞舜之道焉敢陳稱通訓謨俾河間東平之
賢專其美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
陵柔儒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
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
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
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
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
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
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
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
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
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
其訓迪羣臣諄複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
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
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寛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
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
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
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
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芟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揭
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
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
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
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
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
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
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
職制曰戸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
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
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
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
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
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
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
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强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
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
始尊位號漸定獘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
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
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
之基業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
謀之是遺自兹以降率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
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聲色蠱惑於中權姦
蒙蔽於外黃綱紙因於號闕周綱遂至於陵遲風竟皆爲不
捕之備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

徙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　眞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
統
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
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
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
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
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褘儒士臣
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
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
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
搜采恐歲時而愒日毋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
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鮮蝟
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
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補三長録以紀述之
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
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
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
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
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　聞

謝恩表　　劉基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眞主受　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
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
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
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
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
有驗者是乃
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
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去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以封

爵錫臣以食祿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脩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封建親王賀 東宮牋 高啓

監國撫軍夂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頒同姓之封隆典式脩輿情均慶恭惟
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
兩宮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第共講學於春坊既膺圭邑之崇復舉分茅之盛本支茂衍宗社奠安某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日重光月重輪益上千秋之祝

進千家姓表 吳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寖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于世類皆苑羅未盡互有詳略識者病之恭惟
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溥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
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訪類萃成編紉爲韵語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誦讀天下之人有以知
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 恩德深厚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脩臣吳沉典籍臣劉仲質臣吳伯宗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進實錄表 解縉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

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秉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閎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爲達孝之規欽惟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邇遐不

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極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
戡一夫元主逍荒而禮遺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
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宇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學之統
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
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
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
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
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
基則徽德邁於媯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祥允叶
坤元之吉螽斯有百男之應鳲鳩均衆子之恩符合承委慶
閫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猶有誕聖之

祥而無輔運之跡邑姜有輔運之迹而無誕聖之祥兹皆起
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
爲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
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
述孝事
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
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紬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
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
瑺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部尚書臣李
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褈臣胡儼侍講臣鄒緝臣
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修撰臣李貫臣吳溥編脩臣楊溥

臣鄒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籍臣沈
度臣潘畿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紘吏部郎中臣徐旭
禮部郎中臣胡遠戶部主事臣端孝思大常博士臣錢仲益
國子博士臣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
知府臣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觀臣梁潛臣趙
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臣解矣訓導臣羅忠程臣傅貴
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
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寔脩慎選多士賜宴便蕃即開
館于禁中屢繙閱于機暇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惟盡校
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
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
勞繪畫之工開王府而見瑤琳誰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

象緯又奚璧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繢
次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
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
天仰聖激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
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
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謹進

賀交阯平定表　　黃福

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
聖人以安民爲德一視同仁干戈櫜戢而海宇清平禮樂脩

明而神人歡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
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
天顯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
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敎爰稽厥土寔
古領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爲叛服逺乎黎醜仍踵
勢風肖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
餘孽復效前尤繼而季擴之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而
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彌漫蟻聚蜂屯之
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蠱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
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怱爲不道爰與廟

算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
梟魁既殄遺孽悉除兵惟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師振
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邑有守令以
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爲禾黍之地累
世雕題之衆化爲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
輿圖獲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
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氣浸廟清雨暘時若實由
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
臣顧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
銘開百粵之新藩遂命掌二司之重寄拜
命惟謹濯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皆激

濁以揚清遠纂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
而感邦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
冠冕增輝咸欲覩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
激未能率領以來朝
天闕遥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
聖壽於萬年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
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
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
開人賢哲舉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

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
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
之旨如斯顯迹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
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綫莫能究其旨歸一
切趨於苟且黃綠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
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眞儒遂令往轍之難尋
益發前脩之永嘆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
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
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
說于一蓋以有待於今日者矣
天啓聖明誕膺景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敎興太平首建

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外內翕然同風欽
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繼承大統紹述鴻勳戎功盛
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
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
者渙發宸睿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
發揮幽賾鈎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
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清日皦以是而興
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
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
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
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

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大古之淳風一洗
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
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
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軼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
竊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圓冠方屨固漸列於章
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
於施為樂覩就編宣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
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
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進以　聞

親征胡虜回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欽奉　敕書五月十三日大駕親率六師掃蕩胡寇撫輯降
附以漢永清誠宗社生民太平之慶謹奉表稱賀者臣某等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帝王之治統育於萬方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博施洪恩而
濟眾發揚神武以除殘廓靖北陲奠安中夏臣民懽忭海宇
清寧恭惟
皇帝陛下廣大高明剛健中正惟萬物之得所溥一視而同
仁舞干羽于兩階昭郁郁禮文之盛執玉帛者萬國致源源
朝覲之來獨兹窮北之孽胡敢為自外於
皇化拒招懷之綸命違撫諭之使軺數犯邊疆肆虐黎庶益
恣行而罔畏略無悔罪之情不得已而用征誠為保民之計
植黍稷豈留於稂莠育鸞鵠必翦於梟鴟萬乘親行運神謀

於霄漢六師奮發掃氛翳於遐荒加烈火於鴻毛震迅雷於
蟻戶兇渠盡殲恩命覃宣撫綏殘孽之氓敷布融熙之澤春
榮秋肅皆本乾元之仁日彩星華煥麗天旋之景滌雪前王
之釁恥肇開永世之升平臣等欣候凱旋恭擁賀龐仰
皇明於六合如日方中祝
聖壽於萬年與天同久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楊士奇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
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于唐宋皆建史官專職紀述
我　國家奉天啓運
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萬方一統海
宇清寧洪武以前

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剛健
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爲理躬儉愛人再
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
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孝友
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
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歛博施濟人撫盈
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朞月之内天下歸
仁
二聖升遐雲車益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纘承大寶君國子民推廣至

仁繼志述事歆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歡心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垂儀範
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勑脩
兩朝實録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
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濚臣英臣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臣學
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曰恭臣敬
臣翰臣稚臣翥臣繼臣中臣升剛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莘纂
脩發左右史臣之所記閲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
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闡
制度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
附録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録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録十卷合百有四十卷謹繕寫上進伏念臣
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踈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
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
先朝庶少資
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　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　經筵事少傅兵部尚
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臣榮禮部向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溥兼　經筵官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臣英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侍講學士臣循侍
讀臣袞侍講臣毅脩譔臣愉臣瑺等兹者恭遇　經筵肇啓

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霑　恩澤謹奉表稱謝者臣輔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與日月光華中外忻悅
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寛仁尊　尊親　親宗
兩宫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三光全而寒暑
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養正之功謂易書
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萬幾有暇恒
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用資啓沃用致進脩
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輔等猥以庸才咸叨榮命荷
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尤恊周成之德
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巡狩及平胡回鑾言官賀表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鑾振蹕煥功德之大成八
表清寧萬方忻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寛仁奉天勤民秉聖誠之純一繼
志述事溥德化於雍熙尚惟親歷於撫綏肆用肇稱於巡省
兩京弘建瞻日馭之輝煌萬乘吉行霈天恩之洋溢
聖仁萬近而舉遠神武除暴以安民天討用彰奮風雷於瀚
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於陰山神靈煥發於嘉祥孽寡莫逃於遺

類盡雪漢晉唐宋之恥永隆
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於凱歌四海遍騰於懽頌雲承翠
輦迴
龍御於九重星拱紫宸上
天顔之萬壽臣某等忝班朝列喜切遭逢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
瑶圖寳曆祝悠久以齊天

駕幸文淵閣謝表　楊榮

臣楊榮等玆者欽蒙
聖駕臨幸文淵閣周視臣等寓直之所特頒恩命增益室宇
兼賜飲饌器用周悉備至
聖恩廣大感戴惟深謹上表稱謝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首上言伏以
日月光華當
大聖龍興之運車書混一正文明天啓之時
鑾御幸臨儒紳遭遇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錫剛健日新典章法度之弘脩功成理定
華夏蠻貊之率俾近悅遠來萬幾餘閒怡神稽古六龍捧御
寵顧延英上深軫於
天心獨垂矜於寒士廣其室宇遂涼燠之攸宜給以饔飱兼
什器之咸備凡百所用靡一弗周同乾坤覆載之恩踰父母
生成之賜是皆
皇上聖仁廣大明睿照臨溥德澤於萬方施由侍從昭禮文
於千載高出古今所以致海宇之雍熙所以隆

皇圖於永久臣等深慚末學幸際明時被沐　恩榮匪名言
之可罄策勵駑鈍豈報效之敢忘端秉寅誠恭陳申謝
龍翔鳳翥瞻五采於中天春育海涵祝萬年之
聖壽

駕幸太學謝恩表　胡儼

國子監祭酒臣胡儼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日欽蒙
駕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儼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明德建中立百王之大法　崇儒重道闡千載之宏規
綸音渙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懽均
朝野慶洽
天人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功烈邁於禹
湯乃闢里詩書敬仰 先師之如在寰區聲教啓迪後學於
無窮式崇儀舊章肇稱殷禮 鑾輿幸臨於辟雍紳圜集
於橋門惟皇君惟師以教以食衣冠之美籩豆之序秩秩乎
有容鼓鐘之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
有盛於今日者也臣儼等忝職成均叨承 寵遇敷言是訓
永惟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涓塵之補報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進實錄表　王直

臣聞自昔帝王有大德以及於萬民則必有信史以傳於千
古是故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漢唐而下
皆有成書欽惟
宣宗尊謚章皇帝剛健中正廣大高明纘
祖宗之鴻圖隆慈聖之至養備六府而備三事親九族以和
萬邦好生之德允洽於民心育物之仁實協乎天道有戡暴
除亂之武有經天緯地之文聲教宣昭禮樂明備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底寧大略雄才豐功偉烈輝映前
代儀範後來奄 龍御之上升切臣民之哀慕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尊 祖敬宗繼志述事上念
先皇之德業必著簡冊以流傳爰敕儒臣纂修
實錄啓蘭臺之所載紬金匱之所藏徵諸官府之文書參以
耳目之聞見大經大法備究於精微善政善教致詳於本末
言足為訓雖簡必書事之可師雖繁必錄造化生成之妙固
莫罄於名言日月照臨之明亦豈容 於繪畫至若臣下之附
載勉蓋是非之至公恭成
宣宗章皇帝實錄一百一十五卷 寶訓十二卷及目錄凡
例合一百二十九冊謹繕寫上進臣等愧虞淺之無庸屬編
摩之甫就傳于來世永昭道德之光率是 嘉猷茂衍太平
之慶

賀新殿成表

伏以北京建極開萬方會同之都
南面嚮明受一統華夷之貢宜規摸之宏遠聳遐邇之觀瞻
率土騰歡普天稱慶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睿知聰明丕承
列聖熙景運於太平茂育羣生暢淳風之清穆惟尊
祖敬宗之大在繼志述事之能顧
朝廷當備於崇嚴而宮殿必資於營構稽循舊典式闡鴻猷
兆姓子來咸自樂以效其用庶邦星拱皆不勞而觀厥成巍
巍麗紫微之高翼翼表宸京之壯繪靈臺之贊詠誠儷美於
周文紹總章之達聰實比隆於虞舜仁恩溥博德化宣昭廣
宅中圖治之謨恢保大定功之備 本支繁衍 宗社奠安
臣欣遇盛時恭陳善頌仰
皇明於八表如日之升祝
聖壽於萬年與天同久

釋罪後謝恩表　陳循

臣陳循謹奏為謝 恩事臣仰蒙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垂光於覆盆無幽不燭廻瀾於逝
水無遠弗追拯念疚加哀矜憫恤臣不勝感戴之至理合謝

恩臣循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言恭惟
皇上一德同乾坤之廣大咸覆載於萬方　重華合日月之
貞明普照臨於八表如臣草芥之賤貧亦蒙江海之深恩向
被陷於落井下石之讐人遂謫以屯田備邊之戍卒斯須難
保顛沛歷寧戰戰兢兢心惶惶度日萬幸仰賴　天與
皇上深恩厚德庇佑臣身處患難於四五年間臨萬死而得
一生受艱苦於數千里外度危灾而存殘喘茲蓋伏遇
皇上聰明聖智寛裕溫恭如日方中極廣大高明之盛與天
同久盡財成輔相之功　作之君作之師追配乎堯舜禹湯
文武明其誼明其道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得萬國之歡心
臻一統之盛治明見萬里之外尤嚴照於覆盆仁敷九域之
中重發生於枯木孳孳養賢以及萬民之心切切愛人必先

四窮之意雖愚臣薄命復睹尋章摘句之庸材荷
聖主深仁除執銳被堅之重役　恩命播傳於千里士庶忻
聞懽聲振動於一家婁孥舞蹈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暖發
於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獲逃鼎俎之
橫灾親恩豈能及乎
君恩再造實不下於　洪造雖百口粉身碎骨消埃莫補於
河山縱九泉秘魄藏魂頃刻難忘於　德澤恨筋力日衰於
老病不能效犬馬以驅馳奈忠誠長激於心肝期永同葵藿
之歸向竭一誠而祝望頌　萬美以揄揚匪愚陋之私情誠
華夷之通願欽　天法祖
聖明已超冠於百王納善用賢
皇上實允符於二帝制治保邦之有道承　先裕後以無虞
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時溥致百穀熟而民人育江河海嶽
重重鞏固於四方　子孫曾玄聖聖繼承於萬代得其位得
其祿興隆遠紹於
皇圖長如地長如　天永久上同於
聖壽臣謹齋沐昧死具表謝　恩以　聞

皇明文衡卷之五

皇明文衡卷之六

奏議

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

皇帝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
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
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
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明不窮載爲盛美昔
人有諸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録前後諫草以視起居郎褚
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
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
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
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識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
功高萬古比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
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
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
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既皆遠
過于漢宋文何讓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厚信之本加慎
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睹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
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

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
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
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
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
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
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
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
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是
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察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
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
之陰氏鄙猥細儒學疏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鈔緝穢蕪
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
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
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
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

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春秋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曰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
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
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
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
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
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
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宮
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
寺閹尊　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　陛墀皆為吉士虎
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

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
公除山澤之禁税蠲務鎮之征商木榦材居而土木之工勿
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
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
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獨戀法外之威刑
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
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
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
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
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
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

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
民者則未至也拳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
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俯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
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
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
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
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
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
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勸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
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　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
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具衍
一夫拵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
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樂哉所以諫諍實難禍
從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
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　天怒者哉　陛下進
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

明行脩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寡廉人材冗濫由是而或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
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則積之賤裔纔綴義負販
之儔與馬祈爽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
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
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翕勝官人沒商重
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
賕賂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
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
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
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

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織而莫之
顧長幼之民掉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
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
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
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矚之矣然
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
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
慴矣天無變災民無妄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
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謂衆以神仙爲徵應
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治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

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
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
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
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
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
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
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
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
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
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
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

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
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頓除天下之征商者
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晏安墮名城
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
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寒之禍也及今備治不
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
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
儲粟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
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參夷本於偶語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

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所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甚陽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極甚靡嘗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鞠躬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屬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僚科督屬小有過失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睿惟

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冤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執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執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究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

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污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惓惓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体也且臣至疏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爭之士給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而事柱竟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疏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其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論考較錢糧封事　　鄭士利

前月九日欽遇 陛下涣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盛舉也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較錢糧事未有言者意者當 陛下赫怒之餘故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何

其宜言而不言也臣草野布衣聞見淺近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臣焉能知惟考較錢粮得聞一二諺所謂耳聞不如目見向非臣兄士原為先任懷慶府同知考較錢粮事斷發工役臣亦蓋不知也自 詔書之下臣欲言之久矣特以臣兄之故恐 陛下以臣為假公營私者不敢言欲進復退者累一月既竊自念以為當 陛下求言之急豈惡直言之士若乃畏首畏尾避嫌遠疑是忠臣義士之心不白於天下也輙不自揆故僭言之亦不自量已昔有野人食芹而美者則欲以獻於其君區區愚忠政與此類 陛下幸垂察焉夫考較錢粮用使空印自昔已然非至聖代而然也 陛下即位已九年矣詔條之內不見禁革而律令之內所不該載上下承習以為當然天下之人咸知之惟

陛下未之知耳一旦生事之人摭拾此事致使忠良老成咸被其害臣愚請試言其故夫考較錢粮各府賫將文卷赴行省攢造千百宗卷攢於一冊牽查照算豈無錯誤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何使有司官吏欲偷盜那移理沒作弊當權於本處變卷補完然後走省部攢造豈不藏鋒斂鍔便且易耶又何必用空印省部旋補而旋生弊也又況出納錢粮各府州非奉省部不敢專擅一絲一毫之出入其原皆出於省部故省部卷中所有府州文卷不能損也府州文卷所無省部卷中不能益也若綱在綱有條不紊特散漫於各卷未之歸一查照攢造之間不能無誤空紙所以為筆誤差錯之設無弊也且各省府至戶部里路遠者半年餘近者亦不下半月攢寫之

偶有差錯理須扣換填補若待復至本處衙門用使印信郎非旬月可及省部置局督併攢造有如星火若爾展轉迂迴豈不大誤事耶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今行移文書除張縫中印信外後面必有年月年月之傍必有註語然後官吏僉押於年月註語之間用使印信今考較文冊下面張縫印信雖多而後面年月之傍註語已定又止一印信向使掾典欲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潛謀不軌下面張縫固有印信可徵而後面年月即無印信又無封皮不知復可作何行移而何處不曉法律舖兵使與承接遞送而何等庸愚官吏輙便憑信與之施行空印之不可以行移遞送亦明矣臣竊迹前世興亡之故大抵親賢人遠小人以興而親小人遠賢人以敗未嘗以空印也空印之不能為國家患益明矣

陛下以天縱之資日月之明豈不燭此情理然而盛怒未解者意者左右之臣未嘗以此言進歟臣愚竊以為考較官吏止可坐之以不勤之罪而不當坐之以重罪也況所犯在律令頒行之先乎空印既不可以行移文書又不可以那移作弊免死杖一百工役終身前此復有充軍者假使偷盜那移潛謀不軌不審 陛下復加之何罪 陛下必欲禁革空印不過罪一二人下半紙 詔書明諭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懼而不敢犯足矣何必牽枝引蔓罪及各省府耶夫人才之難自古為然十年長養十年教養十年歷鍊至於四十血氣既定見識已明然後適用故曰人惟求舊今內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允所謂國之重臣功能俱茂者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縱有罪過臣猶謂得與八議之科今乃俱為考較錢粮

有不保首領復追俸者有斷發工役改發充軍者中外老成
蕩然一空並使晚進後生布列中外未審孰為
陛下畫此策也使彼在任之內所言所行果皆考較錢粮事
邪抑亦有忠國安民之事也如果俱係考較錢粮固為得罪
若亦有一班半點為國為民亦可絕長補短以功掩過三年
之俸亦不足為國重輕也而追之是導天下之人而為貪汚
也奚補哉今犯贓私者工役而用使空印者亦工役復終身
為彼富裕者固不復愛而此貧乏者則安若楚其平日贓私
者至此自為得計臣竊恐自是之後廉謹者愈益所勸矣昔
秦穆公赦食馬之徒厥後猶得其死力考較官吏非岐下野
人比也　陛下幸赦之又豈特得其死力而已哉古人有言
曰人之有言不得已也臣兄已斷發工役固不敢辭而甘心

輸作以贖罪矣臣復勤勤懇懇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者非不知觸忤天顏罪在不赦顧以朝廷大體當務
從平恕不宜特法過當有累　聖明盛德蓋亦不得已言耳
固非為臣兄一人之計而言也言辭粗鄙不能回護
陛下倘以臣為草野疎愚不識朝廷忌諱恕其狂瞽而納用
其言又豈特考較官吏感恩無窮天下之士必皆鼓舞懽忻
而樂於仕進矣謹於中書省投進以聞干冒　宸嚴無任戰
慄屛營之至

萬言書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　寵賜今教山西書伏自開學以來
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
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

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
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徬徨無所措手足
惟詔臣民許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
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
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
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
詔書之求況臣愚蒙父承養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
心以聞惟　聖王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
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
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
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
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

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迨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
天命真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下
沙漠之徼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
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或者
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
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
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　明主之心乎
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當天下之治
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
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
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

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諭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始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得以兼乎

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　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屛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古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後擾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攘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

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結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未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

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娍此行小仁而娍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删

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

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　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

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摘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勤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知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闕有拘其餘丁家小在也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

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功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討獲之蔑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竄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搔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粮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是已起戶口雖家給恤見留開封驛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

言驚動況大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槩而遷之我実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條舉入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

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干戈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蒸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濈濈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

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澆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粮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凜膳

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誘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鬪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

文未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　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

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捍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之壞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求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今其遺風

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很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憐其愚

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
嘉言日聞于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臣伏奉　勑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勑諭文武群臣
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
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
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　上天眷
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
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為　子孫帝王萬世
之丕基天下萬民瞻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群
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害無涯掊剋者多冗
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
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
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
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
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
種不時罷廢桑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
以供薪炭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
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
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戶
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
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
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
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
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
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
勝言者矣且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　京師之根本
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
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
安輯之乃使群庫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
即欲其行力未及拖屋已破壞或推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

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
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
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
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　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
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　朝廷每遣一
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
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
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　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
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諸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
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

侗文易貪汙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内外上
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
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鋤稗子以為食而官
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
民窮財匱如此而循催役不休征歛不息　京師之内聚集
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
至食草木此亦耗數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
朝廷厚與粮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横恣不執常役游行往
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幷徙不堪假此為名
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哉朝廷歲令
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内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
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

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
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
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戶貧困
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
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
帝徙胡人於河南内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
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旦胡人入中國
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
覘中國姦細之人况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
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
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
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

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
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
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
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
天意災譴之興實由於此夫　奉天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群臣發號布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
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
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
恩澤改革政化以蘇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
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
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養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

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
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徐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
貢雖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
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
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
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
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中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贓
貪饕敗政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内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
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罷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
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
敷敎化厚風俗勵廉恥勸良善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
有所懲則廉恥道立而姦貪之俗　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

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
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
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
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絶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
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
乞重加澣洗使之自新常為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還舊職
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
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
以賑之官為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
所以保安　宗社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
無窮之命脉令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致民心既固
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　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

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　天命也人心也而
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
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
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敦化行而禮讓興
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　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
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妻子
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淩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
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
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
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
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節而不
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

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
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　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
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
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
當慮於未然者也今　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
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　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
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
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　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之忠輙冒斧鉞
之誅謹陳其愚以復　明詔干犯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

至惟
陛下矜其狂愚少垂　聽鑒

皇明文衡卷之七

奏議

陳開 安啓　楊士奇

臣未奉 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
而不言近日未審 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
殿下嘉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 令旨面諭臣云前日欽奉
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 天恩寛大之至然儲君於事
君父未有父而不朝之禮伏望 殿下自己主張而必行之
如奉 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
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 侍之際尤望 和顏婉詞以
仰承 天意臣伏惟 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寛
貸愛之如物何況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

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蓋自爲世子之時日勤於
視膳問安之禮爲之根本故禮經載之以爲萬世之法在禮
又曰父母不悦起敬起孝此悦親之要道也伏望
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請開經筵疏

伏惟
皇上纘登寳位上以繼承
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
代之治則
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
力於 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
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
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
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
奏伏惟 采納謹具奏 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
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
官實爲輔導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

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
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
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
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
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
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
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
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
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
不敢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議吳文正公從祀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
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
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
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
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
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
理一等銘其敎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
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
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

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
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卽自解去後屢徵復起
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
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識論思
敎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
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
旣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兵
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
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
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
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
典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啓疏 周叙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為安邦謹始事臣幸生
逢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以來
沾患脾疾醫治少效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搥涕寢
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赳難復讎恨不卽自殞絕謹竭
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然不言恭惟郕王殿
下承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
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
太子殿下於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難矣雖曰日望聖
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揆情回測時月悠遠天下之大蒼
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蓋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讎不　共戴天宜與群臣如
越王之臥薪嘗膽以報吳讎使智者獻　謀勇者効力必盡殲
虜寇而後已爲今之計先須慱選辯士卑詞重幣暫爲君父
屈論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興兵構怨
遂失南北之歡　其能即返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
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
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
與否　必當選將練兵愼固邊疆防其再舉協力殲之俟上天
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緊
其虜酋以伸萬世之情未爲晩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謹陳
芻蕘之言條列于後敬順附舍人陳亮齎捧進呈伏乞賜覽
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計開八條　一曰勵剛明君上之

八五

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
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
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
移於下致茲禍敗恭惟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順
之事中外震慴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
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爲鑒戒
伏望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群臣之所開閣置書史其間選
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
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
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
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饑寒作
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

將討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
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
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
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
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恥冒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
氷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愼選舉以求之嚴
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
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
廷群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
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　五曰安民
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遠事
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

八六

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
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
從無施不可伏乞令左右大臣計議選擇賢才必任守令庶
事妥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詢于芻蕘好問察
邇故治底無爲人樂傾輸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
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
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權擅政拒絕人言殺害
忠良中外屛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
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敕
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幸甚　七曰謹
微漸易曰履霜堅氷至言事當愼之於早也臣自永樂以來
叨職班行伏見　太宗　仁宗　宣帝列聖臨御之時早朝

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容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國即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殿下亦須秘重毋必宣泄且議奉皇太后於文華殿壽康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駕下於簾前奏决大事毋拘時平條例以權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中外有賴　八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就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幹政之餘尤難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

崇奬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貸貧獨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搠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雖耻可復邦國奠安

論城守疏　程信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爲緊急軍情事節該奉
勑令命爾往京城西邊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搠器械務在精利申明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撫諭安揷務令鎭靜得所九門內外守禦通衆等務爾須處置得宜務使寇不能窺有事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計議而行毋或頃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令官軍將各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坐請
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觀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志非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鏜領軍與賊對敵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賊勢可敗然皆各以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遙見西北軍馬約有三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不戰亂踰城濠致令五六大羊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達賊四散奔潰然已遁之軍旣

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　勑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駐劄寇衆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寇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搖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悞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切見京城召募軍匠人等或賞或陞故皆樂於效用然近來其議則曰有功固今日之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爲軍之累是以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　勑兵部再行出榜曉諭不分軍民官舍士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殺賊者初立爲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效擇而功可圖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觀此虜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
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爲禦
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乞寫
勑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關南京
所取在路未回或眞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兵待變相
機以動賊近則完壁自守賊遠則赴京夾攻如此則聲
援多而賊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內變臣惟外城既固內門尤不可不謹如
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鋪已分一百五十餘
人又有織閘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十人亦皆老弱
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擺列官軍不
過攢聚閑坐倘有意外倉卒難爲乞將城內官軍着令

分管頭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
無患
一養銳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爲天食足則氣壯而後
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邊一帶多係上林苑監四署人
夫原非食糧人數稱保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即
今坐派通州米數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
城五六十里居住家下多被虜殺驚散有捕一二日無
食者氣餒無措乞照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充養銳氣庶
幾遇緊可以責其效力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一日上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爲難論政務於中興之時
固本爲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
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虜求和南蠻授首于茲二紀遂
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 聖德神功如
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星矧
陛下日御 經筵緝熙 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有不
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以言爲職不敢謂
聖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 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
義夫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節目謹將所見
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機之暇少垂 睿鑒采而行之豈獨
臣之幸哉臣無任伏
闕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
陽順而寒暑時邇來日食星殞雷而陰霾變生不一必有

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
而或替也仰惟
陛下即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
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
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曾子釋之曰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爲敬天之道非
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
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
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 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
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勤

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
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柰何有司舉
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
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
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
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官寺不知
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為之倡然後
勑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
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
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
司仍前濫舉即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而興

拒諫而敗者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實國家多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
陛下容納亦無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
如此邇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
矯激而弗當
聖心者乎雖然縱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二也如
聖心篤靜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
問近臣之例推而廣之 勑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
士詢以闕政如逆虜之雠必何策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
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一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
中間必有上補於
聰明之萬一者仍乞

陛下於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納狂妄者不問庶幾周悉
民情以奉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是知
災異之來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邇者天變河決
皇上下罪己之詔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
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上帝矣然群臣之中慮如
陛下之敬天修己者幾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
之職調元者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
為是爾乞
勑臺諫於內外文武群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
甚者指實奏陳罷黜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

生財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
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
南數郡盜尚劫掠河道枯澁漕運艱難而京師僧道之徒
來自四方充斥街巷內府供事官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
率皆以難運有限之糧供冗食無用之輩及閩河南山西
轉輸邊餉犯風霜之苦冒剽掠之虞辛勞何止萬千費用
不過數月臣以為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
皇上省財節費圖雪國恥 勑令沿邊一帶文武官員隨機
護軍趁時屯種以充饋餉以防寇戎并勑各衙門禁遊食
無役之人汰冗設不職之官庶邊備充而浮費省民力蘇
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矣
六曰詳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

刑之施尚且恤之而況行刑於用兵之後哉切見福建廣
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黃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
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幸就誅良善多已被害近
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槩綁縛到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
其毒夫淫刑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臣願
陛下以爲法勑今所司將解京犯人案候待其覆勘虛實之
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仍勑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今後止
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
寃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涉軍
士之死生實以關國勢之強弱不可不愼也即今三營大

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坐營把司掌號
領隊數者之名即唐之所謂偏裨宋之所謂首領亦他日
以次而備大將之選者須自 國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
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
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
則其選亦豈可以不愼哉乞 勑總督總兵等官務明軍
政簡汰賢否遇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聞
以充不許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觀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書者
一則曰詰爾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治平之時尚不
敢忘忽武備如此而況多事之際乎我 國家養兵最厚
月糧以贍妻子行糧以贍本身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食

衣綿藍養之於無事之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
員不體 朝廷恤軍之心大肆蠶食公行賄賂反以操練
爲故事如此而求克敵制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
皇上降勑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侵牟軍士妨
悞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三營之制五
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巡哨今三
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
營軍馬一月同在一處相兼操習五日凜如對陣之時久
久成熟庶幾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稚相參有名無實閑
居則虛糜糧餉臨事則負累精壯乞大行揀選不堪者退
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外禦之功
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觀伊尹之訓太甲曰慾敗度縱敗禮又曰愼
乃儉德惟懷永圖而漢史之贊文景二帝亦不過曰恭儉
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當力行者也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無宮室之興無遊幸之舉日講
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
薄何哉豈
陛下以北虜請和國事稍暇而遂爲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
日久舊法漸弛結婚姻者不計戶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
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
之等恠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蓄餘不禁一物之費用
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不可得已伏望
陛下愈勵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勑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

器用各分等第毋行違式通得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
可期
十曰隆師 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
朝命以爲人師者也
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
學憚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
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干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
得人遷延歲時妨悞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者老
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賢才之用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
難哉乞 勅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隷及各布政司推選御
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以副
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
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
到部舉人過數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
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
而國事可辦矣

皇明文衡卷之八

奏議

登極建言 劉定之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爲建言事臣竊觀自古以來夷狄
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
之陷於女眞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鎭内潰救援不集播遷
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
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寇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含垢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
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燄而不侵梓宮
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
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
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
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竊觀昨者
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
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
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
陣最低第二行長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
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
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

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趦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駈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濶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横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賛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内褞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

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褞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來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退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税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　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駈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鋭者汰其罷軟者根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内固此保　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千

謙揚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
勇力或以討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
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
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
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權
陌腥羶迎回　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
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
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
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
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
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
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孚廉恥之節以作敢

懷之氣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
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
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
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
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竊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大阿
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
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　君臣之間詢謀諮洛互相可
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斷而行之則決於獨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
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
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
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
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發群生勇如雷
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
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
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
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
之博儒生且未易偏觀而況於

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
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
以昏而趍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
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
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
助豈不大哉尚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
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掩鼻而不嗅
其不至於誤食而嘔穢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
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強彝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
其言而　赦其罪幸甚

虜情題本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爲虜情事今者
虜使還期漸近　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致其來寇
而挫威之臣以爲待夷狄之道但當爲應兵不當爲禍始若
廟堂之輔筭無遺策疆場之將戰有必勝以暫勞而圖永安
固臣子所深願豈但黜衷哉倘成敗猶未可預料則臣尚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甚或此
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荼毒若
由此暫羈縻之則歲年之後　國家閑暇選練將卒愈精備
築城保塞愈完賞罰愈明資械愈充腹裏諸處無饑饉之患口

皇明文衡卷八　六一

外各也有奮發之勇然後與虜徐勤亦未爲晚也今者嘗議
之臣謙讓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回
睿聽衛所之兵但有虛數畿甸之民望風逃避則成敗猶未
可預料也明矣
陛下何汲汲於遣報論信寫謀以萬姓之命僥一時之勝哉
臣愚儒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
之後糜費不貲損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繒絮
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爲
時甚久爲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謂爲不富也今宜比
此例豈與汴宋之末虜兵來加而要割地鎮胡將親王必不
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譬恥未復損我之武則漢高帝
先被圍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已於突厥而後伸不報

其讐未聞當時謂爲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
使諂諭而羈留父兄難則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
之後篡弒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弒其父而婁敬勸漢高祖
通和蓋蘇文弒其君而房喬勸唐太宗罷兵不討其罪未聞
當時謂爲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賊
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讐
不討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警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
加防備攬群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修築城堡明賞罰備資
械使內無患外有勇然後使有釁之時足以乘之也蓋不
患於彼之無釁而患於此之無備以乘之然尤在
陛下進　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勉聖學於日新月盛

皇明文衡卷八　七一

而不中止以爲用群策之衡鑑服夷狄之根本臣訐愚言謬
望　勅大小群臣公同博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
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試虎必有全理矣蓋和戰
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如巫醫皆所以治病而
巫陽必不以藥爲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
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　天威伏候罪謹題請
旨

議劉靜修許文清從祀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
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于
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嘆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滄唾祿爵
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

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㝡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豈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

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諫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諜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卒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與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

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憒憒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誦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

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恭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絜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　錫美謚其爲　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全體併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諂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揚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陳言脩德弭災　章綸

臣聞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爲於下則天道應于

上天戒示於上則人事譴於下此感彼應捷於影響不可誣
也以故上天垂戒而災異屢見者此必人事之失不知自省
有以致之而譴告警懼仁愛人君如此之至也然人事之失
必有其故或用非其人或政有缺失虐及于民民不安生而
疾苦嗟怨之聲上聞于天以故天知之而屢出災異以垂戒
于下當時上下或不知其由而天下之人知之故自古帝王
以及漢唐宋賢君之於天戒必下詔求言使凡臣民各陳所
見極言時政缺失而不忌諱以見致災之由而
朝廷聞之亟改其失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若徒祈禱有
罪及蓄粮儲修堤岸者此特有司之常事耳至于用人是否
政事得失因循姑息而不修改則天心回否未可知也或又
謂已嘗詔許諸人直言無隱不必下詔求言此則爲臣者失

于稽古而不以古之聖帝明君期望故也伏乞
皇上法古帝王及
祖宗列聖斷自宸衷下詔求言務使臣民人等直言極諫各
指時政缺失以見致災之由取其切當而隨事修改又乞
皇上于是而示徹樂減膳之勑大臣于是而推捐俸救民之
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修用濫賜之財慎差遣之擾民罷補
官之俸給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憫遞運人夫之苦
薄收歛粮儲之重實農民之運粮恤軍士之勞役止納粟以
抑僥倖勸屯種以蓄邊儲嚴考察以明黜陟信賞罰以示勸
懲清天下刑獄之冤滯罪軍民越訴之誣陷修學政以養人
才之本原采善言而戒大臣之自用重公輔之名爵杜署職
之奔競凡此之類悉　勑諸司修改而舉行之乃所以修政

事而安生民回天心而弭災異天　下生民何其幸也

皇明文衡卷之八

皇明文衡卷之九

議論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凡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魯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illegible]因國子監集議再從[illegible]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illegible]）春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七出議　王禕

禮大戴記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寛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寛嚴相適而制禮之意

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寛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寛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多言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祀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絶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絶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絶於人者也無子之絶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絶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絶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主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庶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

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
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
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
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
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
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
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
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
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
是其進退之閒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
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

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
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
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
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
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
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
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
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
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
成爲恒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
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
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
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
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
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
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
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
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
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晶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
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
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剥也謙也少男歸

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
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
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
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
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
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
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
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
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
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
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
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

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姤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没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華也仲尼没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華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廼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别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絶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絶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與之天之所與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

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徇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當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汩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汩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鄯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孩孥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彦博之議處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

也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豐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愉逢知其奸睢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周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紹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有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有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顚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任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進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

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黯然省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偶偶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摇數尺之竿懸彝犬之膰銛蟫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鰋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亦至公示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

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辦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悼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構以權口語又莫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為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皐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與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乾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擧藉貲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皆累鉅萬治生產畜牧富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

不均紘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騷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畎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比

齊後周因而不變隋文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晦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採於救振窮恤貧民覆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孰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盖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

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晦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

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瀦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竝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養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絶兼幷四也取以十一

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竭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偷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茲衆之時乎然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其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皐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

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上式者且行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繇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然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順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奢不勞者不求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

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
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
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
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
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
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
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
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愼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適亂者其變易雖一偷人壞之而
有餘由亂而適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
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

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故者此豈其勢難而力
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
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
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
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
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
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
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
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
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

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
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蓋高帝命叔
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
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
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
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
伯以爲治逮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
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以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蓺
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
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
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
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

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
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
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
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
習者果孰御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
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
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若之均田
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
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
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
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

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振於秦漢之習也向使羣丈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啟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者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其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去而大復古聖人豈

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牝牡牝牡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食血飲雖鷙鷙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腺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瘗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

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斃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

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爲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灾四凶之惡不劳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君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廢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

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譬之天地明之爲日月闔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發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迂論九首　　王廉

禋于六宗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爲天地四方或以爲祖宗四方或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爲五官或以爲四望或以爲措之百物或以爲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爲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爲卦之六子或以爲三昭三穆各肆爲臆說互相駁難紛無一定之論遂使六宗之說不明惜哉按六

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爲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玄註祭法改相近爲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爲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禳祈之禮哉其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爲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爲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故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爲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爲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

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爲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乎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復矣但以地數六爲六宗自明何必穿鑿如是文獻通考但歷考先儒訓釋之同異考訂之去取著爲一門亦無定六宗之說又不載虞喜劉昭之辨梁博士崔靈恩三禮義宗辨於六宗者也亦略之豈亦有所遺耶

武王伐紂

當文王與紂之時紂之賢臣有若箕子膠鬲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相與輔相之故文王不有天下武王立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數紂之罪以伐之殷之民以武王拯己於水火之中故篚厥玄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殷之民非厭殷也厭紂之虐也紂亾則民固未厭七王之遺德也當紂之亡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箕子紂諸父也微子紂庶兄也其賢其望與武王不相下也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矣不求箕子微子之誰立顧乃訪箕子以天道而受洪範之訓既以箕子而爲師

矣武王固知殷宗未厭也不箕子是讓是立而遽踐天子位焉微子之去武王安得而不知之即箕子不言其去而欲閟微子以存商祀也武王在位五年曾無一言以及之何哉至成王時武庚叛誅乃立微子於宋吁武王之於微子吾不得而知其故也武王之於箕子吾不得而知其事也其後殷民反覆卒不服周觀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可見矣善乎蘇子嘗曰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也予乃知湯已下七王之德矣方殷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由是觀之殷民厭紂非厭殷也豈虛語哉武王克商不立

箕子則微子之立殷民戴周之德為何如也今也不然殷民之叛無足怪也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焉吾於武王之克商也不憾其辭之傲而憾其不立箕子與微子之去而不求也抑武王聖人孔孟之所宗也小子何得而議之議其迹之見於書者耳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固以疑之然又惡知武王當時之立箕子而求微子矣而箕子微子知天命之在周固讓不居而後武王不得已而踐位焉後世亡其傳邪秦焚載籍書傳於伏生出於孔壁則固後世不得而盡信之也盡信之吾於武王有憾焉

宗廟畧 詳見通辯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

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但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錫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省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　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

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當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為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乎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　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為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

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爲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爲事歟子前説者於君而祭會與說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説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孔子隳三都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

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其自墮三都則三家之強也爲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爲何如哉孔子畏其強而弱魯也必有以沮之矣夫三家憤陪臣之擅其私邑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奚能以司寇之權而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二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

臣十得其一三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師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左氏以孟孫聽公斂處父之謀而不墮成故公自圍之容或有之其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使誠有之孔子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殊不知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孔子爲中都宰之前經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朱子反以史記爲妄而信左氏遂以墮三都

爲非孔子之謀而爲三家自墮之論是年孔子爲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費人之召且費叛而孔子乃欲會魯之畔背季氏而去豈人情哉九年孔子未仕歎道未行故有與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人終不可化而卒不往亦乘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於季氏矣使於是時費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在九年審矣左氏之妄又無疑矣吁千載之下雖朱子之考覈精詳猶爲左氏所惑況他人乎蘇子以晏嬰爲國以禮之事方之蓋亦惑於左氏者也予反覆推究其情直據經史而以理折之如此專經之士幸勿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鄆讙龜陰田 詳見左傳解出

左氏以鄆讙龜陰田爲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

皆以爲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讙龜陰爲魯田與汶陽不相干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讙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歸鄆讙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爲魯也非自以爲功也且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爲汶陽田則非也

魯鄭易田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邑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也許非許田也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固名爲魯之田矣魯但不處有之耳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祊而易之也祊在沂州琅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爲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祊又不知得於何日祊爲魯地爲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祊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耳初又不聞以祊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由既如彼稽之祊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易田之說也

金縢非古書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刲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

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明　皇明文衡卷九　八　[illegible]二九

周六服朝見　詳見三禮纂要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爲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夷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爲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爲道計之魯當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爲服計之魯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爲未行之書信矣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虜入冦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大王嘗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斡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冦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㮚知常

一　皇明文衡卷九　八　[illegible]九　一

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養生論　梁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既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既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生也其獨而爲日月爲列宿噓而爲

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霰爲霜雹怒而爲雷電聚而爲雲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虐昏亂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故悖夫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脩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遠紛居閒處幽寂寞宜憂懽將無爲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爲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當爲者爲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夭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翅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明夫三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爲則不賢以爲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器玩凡其可悅可嗜者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

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愼而又愼日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君以永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昆混沌屯中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逆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亟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角觜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促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屛息天地無有斯焉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卞和論　唐肅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爲刖而與王刖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分野論

蘇伯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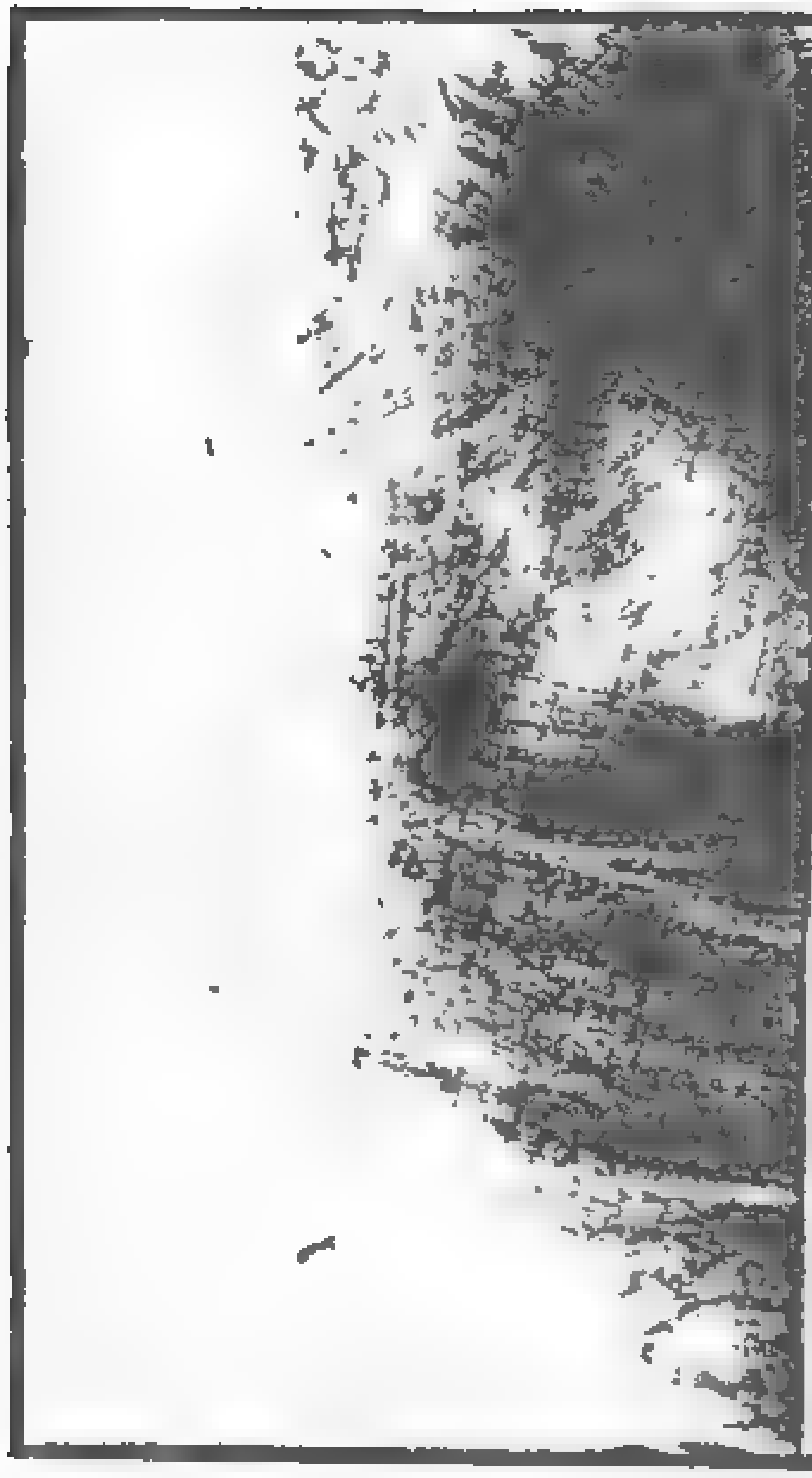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審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

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衞爲營室東壁楚爲翼軫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受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蹤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

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胷其體及背故有吳此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

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皇明文衡卷之九



皇明文衡卷之十

論

樊噲　高啓

樊噲武夫也嘗攜劍推鋒從沛公以芸鋤銀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也霸上不然則必欲遂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李兌胡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巇常挈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伏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

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缺矣豈有人道缺而可以爲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庸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倓有功也而李輔國娣之譖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懇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驕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擁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戕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愼哉

民政論　方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狉狉猶麋豕猿猱饑則食飽則奔逆跳蹴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乎賢由胥史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公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爲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四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而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易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道典而私心自爲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刬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踔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也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鷙很凶戾視其君如仇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詐語而不禁他日化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治而不脩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枝奸而肇釁繫禁而至殺之易

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閒執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勵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倣隣里鄰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聞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爲先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以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君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決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此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之以孝弟婣睦雖未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大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其詳且慎也蓋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爲教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大學有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與俯之容而已肆有爵祿之心大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詩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顧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即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壽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爲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

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皐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皐陶益稷所爲之事伯夷后夔豈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遠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爲易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敎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析衷以驗其爲弗使色厲而憍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

獄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強識而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爲者敎之而皆不使近似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問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鄉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廪之也宜厚敎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脩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敎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敎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恐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詰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眞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主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

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回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鋸居掀鼻衎脅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譎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繆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遂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警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御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竪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革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焉可行權而辭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發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羞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鬻拳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簒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樂毅 燕昭王師事郭隗樂毅自魏往拜爲亞卿使伐齊封爲昌國君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

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必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

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剉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剉之離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以食而寧噉糠覈之爲愈乎大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捨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徵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之尊而夷狄服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鬬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沾沾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

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今吉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焉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殺父兄妻妾殺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華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

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剌其體膚而不問凡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誣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誅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人善慮國家者每事探其始而考其終善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

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乘馬行遠或有蹶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驅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

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尃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闈闥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王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

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僨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欺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者之弊必至於瑤臺璚室孔子之

殺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寛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苟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皷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

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幸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卽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雍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知道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

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皇明文衡卷之十

皇明文衡卷之十一

論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晏殊罷相諫官孫甫薦富弼代之仁宗怒曰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曆四年　王叔英

於乎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下得人矣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何怒於甫邪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况薦大臣以當大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失也帝之意豈不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恩當自己出殊不知薦之在人而用之在我其恩又曷嘗不自己出乎傳曰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蓋獻替之職固在人臣而用捨之權常在人主果何嫌於恩不出於己也哉雖然為人君者要當以公天下為心惟在於為天下得人而已又何必欲其恩之出於己其恩之盡出於己者乃奸利自私者之所為豈賢君之事哉惜乎以仁宗之賢而猶昧於此哉余懼後世有沮郤忠臣為國薦賢而藉帝之言以為口實者故特著論非之以為人主之戒

高帝呂后論　梁潛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余乃疏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后之為人獨不知之邪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商老人猶憚殺曾謂國家之勳臣取而族夷之無遺唯頻若目中死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邪韓彭雖英威而昔日感遇之際士為知己死者英能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以譁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日里閈恩猶不減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更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搖尾以恣饕餮無所得則不肯輕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必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闕樊噲當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憂亦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纔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感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令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褒姒高帝曷不懲此邪嫡妾之分亂

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奉奉然爲僭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爲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剌令別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邪其巽言之邪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爲周公威福之柄文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爲巽言又不爲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爲鏡不若以古爲鏡以古爲鏡不若以賢爲鏡書云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沈湎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顱不知爲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爲鑑而不以古爲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人爲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爲鏡不以銅爲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爲戒以太宗爲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好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爲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易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爲不祥謬矣

論曹參　　王直

漢曹參代蕭何爲相國而後世稱賢其相予疑之古者大臣之相國也必思爲國建長久之業於道所當爲者夙夜盡心不敢以怠焉而況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苟且偷惰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閱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參代之守何之約束日飲醇酒不事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爲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邪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邪而參守之自以爲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因制經籍學士大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夙夜以此爲務爲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遠賢拒諫沈湎于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

久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宋論八　　劉定之

以寇準為樞密副使時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準為樞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帝怒起入宫復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大臣同對言頃鄭吉犯贓少伏誅參知政事王沔弟淮贓千萬杖復官帝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當是時前代刑法慘毒之風始漸消泯然太祖命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其輕典固恣肆自若也而頃者田錫建議請按獄官至以鐵為枷盡法外擊斷大率類此而朝廷丞弼尚復任

意操縱如準所對則何以廣仁恕之化擴治平之效乎計其民冤莫訴所在猶多而天意垂戒信不虛矣抑君相違缺此外豈更無可指而準不能無諱特本諸洪範傳所謂棄法律則火不炎上於罰常暘者為說乎夫洪範以為人君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得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時若不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失其理而雨暘燠寒風恒若然得與得俱失與失並貌果恭而言罕有不從視果明而聽罕有不聰也休不獨至咎不單見時雨則必無恒暘恒燠則必無時寒也特就其事言之則咎以類感就其徵言之則咎以類屬云爾譬諸學者之於經謂溫厚本乎詩教設使學乎易書禮樂而亦溫厚謂非其所得不可也醫者之於疾謂寒疾本乎陰淫設使遇於風雨晦明而亦寒疾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禹乎九年之水非但以貌恭作肅湯弭七年之旱非但以言從作乂周末之無寒歲豈惟視不明而豫秦亡之無燠年豈惟聽不聰而急乎至於聖之無不通臨乎風之無不在然眉眉為以及風起禾偃為周成王所思之聖鷁飛石隕為宋襄公所思之蒙前日之不鳴條為何事之已蒙今日之不應律為何理之禾偃亦膠固不可為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修於五徵無不當察於以趣得而去失違咎而求休苟徒泥班范牽合之說非惟昧為狂接受之旨殆將使居建極之地者謂吾有是得也而休徵之應非其類有是失也而咎徵之應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怠人事矣援經陳說之臣其可不深考乎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雇錢之奇羨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

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
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
而待餔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令使民養
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
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
非用之於徇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
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
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
而悉揣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熈河章惇
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
試於夏則馳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
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遺韓

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儀者豈孫充剌麋豕
而碎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
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
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壅民命僅存之秋適值遼有覺羅
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
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
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爲
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
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安石先弊
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頴詔求其所作
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
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
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
何其量人之淺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
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
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
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
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
等必不成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
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費仁宗以立爲
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訣嗣君薄
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純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脩遂無辭

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爲迎
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
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
爲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
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
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
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
微晦絶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
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距壁之纖瑕
良幹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
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
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

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人故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嫉頤
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顧臨試頤章疏交
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
黨頤為首蜀黨軾為首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為首其輔
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題之者非賢
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
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
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指
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
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

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遊親密所守之職相近
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
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
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
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
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
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己擴大以
容人之異己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
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己之尊不異己而惟頤之異乎
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
善言德行若頤是也雖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
得俱足為寶可相兼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
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以辭色延何
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摯助而攻擊
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避敵之兵也蜀黨侵
隣之兵也其不避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
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鬩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
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頤者
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
地哉

帝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玉清王長生
大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
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

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溫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
妃即九華玉真安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已
即書罰仙吏諸嬖倖從帝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賚靈素無
算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升溫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
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
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詼用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後靈
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毒殺允誠益自恣遇皇太子弗斂
避太子以為言斥還死于故里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
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
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
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

廢此蕭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敎資於淸淨慈儉以爲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爲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爲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爲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寡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爲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爲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顚冥於麴糵耽色而天常失紛擾於胡羯戎羌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淸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脩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襲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脩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詼媟狎之言而自號爲敎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敎而不言何敎以見此敎之外無他敎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敎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爲神霄王淸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爲敎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爲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尊信老梁武尊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爲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敎於昔人旣毀之餘竝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旣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脩爲而不脩爲者多矣而况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康王構即帝位于應天府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遣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幷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彌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微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旣盜漢而光武兄弟吁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傳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强荊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覩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覩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

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朱熹卒

熹之學後世論者謂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卽乎實橫渠之弘毅

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脗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燁乎以所長著稱也熹作徒與之講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濟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柏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己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己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趣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己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

此之謂也或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冰炭不可同器若子之云則猶塤篪可以奏於宮懸之間而備韶濩之一音乎曰然曾晳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辯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者也朱之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執見黜哉謂其終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論經筵進講朱熹治鑑綱目

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

殉于倖宦英宗追崇所生諍者盈廷則爲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爲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斥僞學禁而師関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亦由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嘗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之轍乎治鑑綱目者人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治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温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以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者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温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爲編年治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爲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告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蹈不愈速乎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比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鬩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虚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軒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敢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

豈盡殲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跖一呼聚黨數百猶能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

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辯之

皇明文衡卷之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十二

說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于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孰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暘而死蕨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邪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

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
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
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
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
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
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譴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
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吁呼
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茁育
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
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

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之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
盡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露
濁星妖暈背祲氛病作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
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
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
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
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
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
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
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

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文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
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
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
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
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
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
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
曰寃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

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
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
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
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
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
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
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
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
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
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
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
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

也陽氣圍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爍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邪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邪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

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桃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削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綯纏其腰別藉丹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綯急旋轉之二桃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蓊勃以虛堂覆爇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猿說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邪

雜說二首

王褘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啗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瘉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龍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龍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龍甲骨爇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死矣必復其讐於既死龍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欲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己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每浮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異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俾然而可畏烏賊隗然而可狎俾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隗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而卒致害於烏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俾然而惡人者其可畏隗然而好人者其可狎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壓取梔取甘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

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其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

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

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正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

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叅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全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

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别所與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辨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辨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曷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非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嚚嚚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如夫問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為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備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斯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游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為學之先務為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佀答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

朝廷而事

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為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說且將觀厥成焉

鼠說　胡儼

胡子夜臥有鼠齧于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齧不已時貍奴乳别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貍奴置臥内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貍奴貍奴非靈於人鼠畏貍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泣麟圖說　金寔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自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其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弟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若以其為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

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臣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
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
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世反之
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
感而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經
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奏而鳳凰儀是蓋
欲以神道設教爾若果以為瑞應則當去網罟絕陷穽從容
在囿遊永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
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淵同一哀痛之
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曾君雍仲為兗
州府推官嘗得是圖於闕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為著其說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
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於自然者
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為之主
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示人亦必
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乎曰以地為
方者據其平直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
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
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
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
以見造化之知矣

皇明文衡卷之十三

解辨附

儒解

王禕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頗皆謂儒為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
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
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
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為
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
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
為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
周公孔子之所為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
經凡帝王經世之畧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

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
其不可謂為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
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
步其為業也呫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
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
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
此其為儒也其為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為
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
也自為右史郎以嘉言讜論上簡
主知擢僉湖廣淛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為參
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　國家之任莫重焉
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為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

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為贈

豢龍解　朱右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嵩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兩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㝉其中貯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魚網得之若龍龍角皆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贏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欲猶龍然作豢龍解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於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王作說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宋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疏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釋統上　方希古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為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竝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獨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　下矣何必加以是名也苟欲

假此以竊據既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勇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揆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荀卿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

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若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爲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奸雄暴君不敢萌凌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

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疏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而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孰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

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矣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為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

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惑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沒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恩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為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弒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

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紀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為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為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書謚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

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弒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弒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俞貴而俞賤者有俞賤而俞貴者利祿寵倖之臣俞貴而俞賤也守道不污之士俞賤而俞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閑閑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為天下慮也奚而為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弒而不亡暴虐而繼世

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子髮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髮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辨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

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也星孛雖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氣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剛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號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旦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

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纏其宿則吉歷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

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

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於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嗤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廉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

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馬去疾見傳記異辭則從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

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瀌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

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爲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殷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載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文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

曰衆言殽亂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然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詔吾喙也他日當爲學春秋者詳焉

犧尊辨

胡翰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與

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當讀爲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説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脛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王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脛惟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皇明文衡卷之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十四

辨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説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

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

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

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牽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三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數復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

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

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夫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

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詩辨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脩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疏而極密故學者檢

六經無以為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賞募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外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詠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職聲之人習而誦之詠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講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

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狡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盭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樂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盛衰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閒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根不撓手提耳以嚮之何廼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稽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

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淸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亟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旣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何閒備極形容文字旣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

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斷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旣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顚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譲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顚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踰時國人立君旣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

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居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眞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

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窺伺幾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援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凊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指陳史遷使不可再指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拜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

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弒君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與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

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寄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

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以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旣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為太老出處事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勢其匆匆扶

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梧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昔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鬬群小號咷而遷怪儒生姓名莫辨擬辟其閒陳說勸止嗟乎始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推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僭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妥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稽之紀事是以展轉附會尔大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

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嚴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羇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

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哉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其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己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己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絶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

地砕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雖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遺羅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詎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況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卷之十四終

皇明文衡卷之十五

辯

桂林志辯疑 三事

陳璉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辯苟辯之而不折以理則所疑終不能釋桂林俗傳可疑者非一今特舉其著者而辯之餘可類推也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留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倖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蔽於淫祀者尚當省哉

右淫祠

洪武戊寅冬璉備桂林府昭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橫置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俾舟崖前命可俊射之疊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爇之則不香始知其爲僞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爲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岸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于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至此又其所著書咸傳於世人莫不知其皆爲詭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爲之耳璉既辯沉香之僞因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右僞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彝知之意其為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為還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昔將細載瀾溪山無人為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說涉於恠誕奚足信哉

右還珠洞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商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

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甘誓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說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工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若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曆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援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以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當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數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

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卽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旣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浹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以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

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雷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霰且大雹則雖冬且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

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

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鄧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矣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又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 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隷之後安保其傳録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

傳之說張數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

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爲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爲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爲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爲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顔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顔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爲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爲一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爲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爲正月顔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亂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爲正月哉如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十二月爲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奥同意夫十一月寒冱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爲十一月明矣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爲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爲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亂秦視三代誤矣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

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錄列有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殺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

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僞之故雖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埋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

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昔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求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定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償所欲而義宗守緒死

于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眞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贖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厭乎禍端未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皇明文衡卷之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十六

原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

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皆踰度而聽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

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嶶嵬灝運行不息蒸地萬炎縷吹弗耆吾文之隧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巖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而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

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摘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撊者將以亂夫情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辭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猿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

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書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

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侔矣至於辯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旄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繢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

古人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精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顏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顧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爲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原諫　王褘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衝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盎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哀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彘爲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

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則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褘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治　梁寅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以特興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制作之

未有無爲而民化者也帝之世昉有制作而民猶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制作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知術而馭天下者也君子之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法三代以爲治者皆苟道也嗚呼斯言者誠不易之論也自成周而下主與臣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宜遵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遵於王其圖之也順而易其爲效也大而久從於霸其圖之也逆而難其爲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尚何如爾若曰雜用王霸王何可以雜雜卽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也風氣之趨殊猶時之春而爲夏夏而爲秋秋而爲冬也人心之趨僞猶蓬茨之居易而爲斲礱丹艧也樸渾之器易而爲雕鏤金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猶山之爲童而木之百

尋十圍者罕見也土之壤變而殺之一莖九穗者稀有也此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君其以戰攻而創業與後世同也賴左右臣贊之臣與後世同也孜孜於禮樂刑政之施與後世同也繼嗣之君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之則治不得人則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與王之君佐命之臣所好所趨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王與霸之判如金之異於鍚玉之異於石然王道可以學而至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辯卽邪正之辯也悖於理則流於欲矣戾於正則歸於邪矣或曰遵於王而業不就治不遂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如饑之於粱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充不肥者抱疾之人爾舍粱肉之美而謂他物可充且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

之正者爾彼圖王而不成非王之不可圖圖之而失其道者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慕古車戰之法而喪師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而行新法以亂天下者王安石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偃而守侯度何以敗王莽而循臣義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律何以凶王安石而用正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疾而癃非粱肉之害之也治之繆古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誤之也或曰後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以風俗之近古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太宗安民功大而治法之備也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敝爾然則必王道之用刑無籍於嚴乎兵無籍於强乎曰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寬也寬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

斷也王者之兵非不欲强也其時而强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强也者義之刑也刑之以仁爲寬以義爲嚴故梁武之慈悲不殺非仁之寬也漢武之峻法密網非義之嚴也兵之以仁爲弱以義爲强故宋高宗之乞和金虜非仁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强也且世主之敝刑或誤於申韓兵或局於孫吳申韓之刑以慘破爲嚴孫吳之兵以變詐爲强是皆戾於仁義者爲人臣者若之何以是而進之其君也善乎孟軻氏之言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稽之六經折之孔子以論天下之治莫知孟軻氏而或乃以爲迂則凡學孔子者孰非迂也王道者必若何而無敝乎曰本之以二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君相修於上百職勤於下因乎時之宜順乎

民之心公以滅其私實以稱其名其於後三代之治猶乘輕車趨夷途其至於所至也亦宜矣

原命一首贈揚文忠別　　王叔英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為公為侯為卿大夫為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為農為工為商賈為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悠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鍾丹而老死食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為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為其分之當為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於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於為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於為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為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為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揚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大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為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復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為也故以所嘗為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皇明文衡卷之十六

箴銘

磨兜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敎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鍾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續丹扆箴　　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校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循之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兆溢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於惇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壞其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漢舞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給犬獒爲事非鉅僞德著簡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剴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曷舜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諫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晉許唐杞非諛欺君誤國而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患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恃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官箴上　　劉基

維天生民儀儀岌岌有欲罔制迺騁迺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厥事咸隳受寄匪輕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興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擿伏鋤強如農植苗晝夜孜孜勞疏早潦無容俾秕如良執轡順以導之無俾旋濘邅策以馳慈匪子愛帝命溥將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

不可長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辟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詈惡滿欲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厭好以暴乎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羅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廢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豐蔽瞀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厲如鬼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餌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逸以嬉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詰撻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規容察辭助忿乘喻法度盈口奸邪消蠹智迷昧欺庸啗汙俾奸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凌里閭恣情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齧矧曰昵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雖喪善察不識其奸無謂予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識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盜禎儉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己以勤無斜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拯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倩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没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爲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爲韓魏弇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爲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寔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承饁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爲人凌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悦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陟彼大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蹷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卑僧爲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防之爲實無虞聿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爲人規式戒其忽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家人箴 十五首　方希古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雖誠有甚於治民

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後汝舍旃斯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邪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絕為禽獸之歸邪

重祀

身曷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歡但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纔乎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恥傲矣時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邪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為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亢位侔高位抵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為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辯制義患乎巽儒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縱嚴嚴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懷憂畏汝今要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貝

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悲當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累輕發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棄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解矣言出乎汝焉可自違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逝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勉其既耄鳴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汝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婦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繼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入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一速辜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啓齒當言乃發無縱誕詭匪善爲陳匪義爲譏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郤兼味箴　　王紳

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爲事與所奉者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蹴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成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効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於食頃遇兼味務峻郤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因箴以自警

人身之奉惟適於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萬錢下筯三韭自給於己無裨於道無益行或不臧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宜受其養矯情飾貌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愧志業未就奚補於世念茲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

天必我殃故凡食須卻其熱味以節五慾以安吾義且懼志
懈廢德不疑庸述斯箴以為心銘

銘

蒼雲軒銘 有敘　　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贊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寮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故子陵裔孫

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居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或兩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十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傅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傅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傅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傅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樞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瀏陽水善冰雖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鍾鼓應時而

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器

婺溪石研銘

歙之有研自唐開元中葉礪始礪獵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為南唐元宗所賞遂名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研溪產者稱為尤長滿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硯官也制作絕工綴可窮已銘曰

外蝕黑內則白焉生角兮性乃易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辨作 孟辨獲石發寳山間製爲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常先生圖而銘之銘遂甚至不容繼孟辨强余述之 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 割紫蜓星實魄石抱腴蒼水使者珮失琚山鬼環守目睢盱内藏一升白龍酥飡之凌霄躡雙鳧舄迅入桂遊清都山玄膚王爲徒 玉芝朶自天墮靈斐霞裁猗儺煆以九陽真頑火有聲泓噌玉之瑳不舉三秀脆而夥韓終欲攬意仍匪青鳥傳信以需我 玉芝朶青婧婧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嶄嶄霓旌難擧泝寥廓手析祥氛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毋變幻資羣籥上衡牛斗香如渥 斷雲角 鎮書幄

怡顏齋銘 胡翰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爲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亦顏人之感忽曰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内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顯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尼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漢㯓題研銘

有漢㯓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旅物也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乾地合質圜覆九重貴遺者一子以用之懿文德漢髯可移茲不泐

皇明文衡卷之十七

銘

王兎泉銘并序　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挾構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爲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王兎之泉以清美爲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兎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兎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爲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悶泉之芳潔爲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寃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爲之作後王兎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兎之傳夫何傷於爾歟檜死爲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置鋤焉将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罟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縶騖帶可以繫犧而不可以貫珠孰眇其壓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歲莽之除畀康勿廸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矣子也予俱

器物銘并序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盖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兩合之得五十首今録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屨銘

義之趍信之蹊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予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予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邇遐

帳銘

起處毋泪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愼乎而獨不可愼乎而

一筒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杌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後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誠名乃長

硯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鈎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屛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劒銘

水斬蛟鼉陸剸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理齋銘　朱升

理者文理之謂也兩間之物象凡其自然生成者莫不各有文理存焉交互者謂之文條達者謂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故理之爲字从玉而里聲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星之經緯日月道之出入凡在天者莫非交互之文川牝山牡三條兩戒凡在地者莫非條達之理理緻者莫如玉剖𧙉字者既从玉以爲理之字矣玉之外物理之緻者又莫如木果之栗者故稱玉者曰溫潤而栗栞書曰寬而栗記曰溫而理寬也溫也疑若爲渾然者故繼之曰栗曰理以足其義知此則知理之字本義矣然則古先民之謂理皆即物而指其條達者以示人如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者非超乎物而言也自吾夫子之贊易也有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之言性理者宗焉夷考夫子之言而求其旨蓋以爲理出於性性原於命聖人作易其著數封爻之用由渾然而疏通之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由粲然者而本原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謂理者未嘗以爲在性之前者也程子之言性曰性即理也朱子以性之仁爲愛之理義爲宜之理禮智爲恭別之理夫愛也宜也恭也別也四者因用而後見而其本則出於性譬諸草木其枝柯不一也循

而視其理則皆出於其根是故善言性者因其愛宜恭別之用不同而窮其理之本諸中者則泝派而源見其派焉而不混也於是因其用之愛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仁因其用之宜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之義是仁義禮智也者因愛宜恭別之理而立名者也以朱子愛宜恭別之理之訓而讀程子性則理也之言則庶乎其可通矣理云理云渾淪溥漫之云乎哉吾宗有仲兄者淮海之英也名珍而字理且以理名其齋是得字義之本非常情常辭也謹述字義為之齋銘以為理也者不在於字亦不在於齋而在於心也銘曰

元化默運流行不已物象肖之渾然之中有文有理理者條達豆乎終始有既有容有曲有直而無爽殽物理惟玉其緻無比理之為字所以从玉諧聲以里窮理盡性說卦有言以理言性有條不紊惟程朱子萬物之理皆備於己彌綸參贊民生日用咸有統紀原始要終明彼取此應事接物行其所知舉而措耳倚歟吾宗天資玉美既珍其名理以為字齋顏亦爾人見吾宗温然佳士服其衷睟挹其和萃仰其儀軌未必知其學優其仕事至物來徹上徹下條理如是我作銘詩其直如矢稽首齋名洗心聖言秋月寒水

萊薖六器銘 唐肅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萊薖巢軒先生既銘之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蘇萊也必以鉏銘其鋤曰犂而植本斯立培而屁蕣斯茂衡深淺毋爾蔄既薙矣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伊德之充泉之吐伊澤之溥其繘勿羸其缾勿隳勿事乎桔槔之機既灌矣而少害焉薙之必以刀銘其刀曰惡草之滋貧女以剪美弗剪而夷則芽塞其蹊艸去矣菜豐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擷其美毋以下體斂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爾執釆而得之筆之必以釜為之必以盤銘其釜曰溉于斯亨于斯我有旨畜甘如飴彼鼎食者殆而銘其盤曰脂弗我汙兮羶弗我慕兮惟味道之耽兮銘已余子曰嘻子善銘吾器功於物與於理其足為吾徹乎請書之萊薖以繼巢軒之作於是乎書

羅經銘 王景

羅經指南車之亂也其法以磁針定其子午子午正而二十四位皆正噫化機若是之可握以為之銘曰

混而茫規洪厖奠玄黃天昆侖廓八極孰用宣我無為司南斗學坤維役萬靈斡曜星為民正大化元望治原翼蟬聯忒其恒馮翼情杳冥實法其施亂是羅靜應之唯其然握坤乾於萬年

世直堂銘有序 楊榮

翰林侍讀文江周功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蓋以其六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疏斥其奸曾大父簪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脩三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父職方員外岐鳳國朝永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箴以諫三君子者皆古人所不敢言終不少沮非直道之至其能然乎矧功叙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未可量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實疇
疇繼以贊淡職方有作歷宋及元至我
皇明勁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如臣強主弱炎籙既微孰
攻其惡莫斎帝統寅先華書我勢方昌自尊其徒莫僭王謀
竊覬儲位梁園納邪曷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既
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官寔不黜其黜復揚
皇鑑如日文江之滸有堂潭潭喬木如雲簪紱與天參我銘先
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石磬銘并序　胡儼

余在雲間友人王以東遺余石磬色黝而質堅形制曲折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爲左長於右右不及左者寸餘云其父嘗得之泗州合磬山中叩之其聲泠然以管石聲律中姑洗角每清夜鼓琴之餘時以小角椎戛擊音韻清遠儼若神明之臨燕休之際其亦存誠之一助也乃爲之銘曰

泗濱之山孕玄璞曲折自然匪雕琢審音諧律姑洗角聖云遠兮襄不作遺音泠泠度寥廓

忠孝堂銘　王直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節者以翼昌運續世功然後能享高爵重祿以傳于子孫而延之久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
太宗皇帝于潛邸掌護衛兵其姿度雄爽知畧超邁而武勇絕人最爲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
上每授以成算戰勝攻取無難者諸將皆敬讓之時公亦提兵從王王嘗語公曰吾受　上恩思輔成大業以報殊遇爾當勠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爲非孝爾能盡忠乃所以爲孝也公頓首受教將率所部摧鋒陷陣所向有功未幾王薨
太宗皇帝素奇公召而慰勉之俾以其兵自效曰爾毋忘爾父之志公感　上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勲凡　上有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竒畧偉績載之信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迨事
四聖小心寅畏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王亦膺隆命配享　太廟此忠孝之報也曁修
先朝實錄公再爲監修　今上皇帝緝熙聖學公實知經筵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粹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以忠孝爲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耄而有立然今老矣惟　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無負於　國而亦不辱其先子宜爲我銘直聞之忠孝臣子之大節天理之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福祿之榮而子孫保之昔者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王今論焉公嗣先王勳烈著於　國家顯榮褒大實有累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尤惓惓以忠孝自勉且以勉其後之人　國家有億萬年之慶張氏之福亦豈有窮哉乃爲之銘曰

天生斯民賦厥衷爲子必孝爲臣忠惟師英公德兼崇卓立

宛有前賢成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然馭
氣超鴻濛祗率遺訓纘武功披雲卷霧開瞬蒙九霄奮躍攀
飛龍宣威瑩銘靡不通明明
列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恩豐彤紀勳旂常銘鼎鍾王亦顯祀
升閟宮周家召虎庶其同我致夙夜懷謙冲揭以銘堂圖始
終曷爾後嗣躡今蹤事君孝先益致恭國家萬年福無窮

鍾銘

鍾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宮以嚴祀而近世富
室多置焉何居子既作祠堂以祀　祖考請子取嚴奉之
意亦請置鍾子則兼取謹朝夕之義欲以警昏惰故弗拒
因推　祖考示教子孫之心而爲銘曰
有鍾在縣聲聞于天祠事則甚嚴然惟德是先進脩之功夙
夜畜惓惓若沉酣夢寐之毒恣肆於衽席之安雖殷殷闐闐
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淵昏惰而弗悛既不可
謂孝亦豈曰能賢則神將厭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警
惕弗怠勉而有以百世之傳

公勤堂銘　馬愉

刑部侍郎楊侯彦謐采
燮嘉語名其堂曰公勤蓋欲視警以求乎不省也間以求言
故爲銘以相之銘曰
善事服衆匪公弗得樹勳立業匪勤不克克己循理公孰與
儔無倦匪懈勤孰與侔是以君子務其在己人爵既修天爵
自至有偉楊侯公勤名堂曷以吾力褎自
綸章書成減私易勉不息積善有慶惠迪乃吉昔聞其語今
見斯人騤騤夙夜造何可倫

石鍾山銘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鍾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
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
則瀨流庶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
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鍾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
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鍾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
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
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
鍾石高四尺下鍾石闊餘丈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
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
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鍾也然瀨流庶峯其下
響若鍾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鏞鍾石者
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
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冊而察諸波間
邪果震而叩諸潭際邪抑若太華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
鏞而今已爲炭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邪是皆不可知者
事不自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
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假匪一山
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闕之故老我
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
捷友諒殪焉時群敵惟友諒最彊難克肆勞
六飛躬爲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爲破竹然則湖口之捷
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

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四巳空七澤而奄八
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
皇威助 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
幸是山 𢌿蒙
王趾親臨
龍類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爲古之人睹河
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
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
雖群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
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
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
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
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
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
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嵯嵲穹窿水經載之其
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横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祟岡震龕
汔可小愒 天命
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鬬烈火西燿煌煌赤城虜
䶈而遁歫之湖口廻蹕兩鐘以望九有鑾旗前登羽衛擁後
猿麋群迓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
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王輅方降徒音沸騰矢簇首殪厥衆角
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群敵兹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
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亦康兆民垂億萬世

峻德穹勳滔天其至謂山益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
功昔蝕辭剥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彝鍾於皇
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屬我臣民無忘
烈祖

皇明文衡卷之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十九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定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僣居大號賊殺其主餙脩蒙衝鬭艦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覦覬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玄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胄禡師祭纛龍江帥樓船數百泝江而上陳虜大艦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瀰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旗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 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嚮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步我疆以跳以踉亦既翦刈僵骸覆江濟齊六軍直傾其穴殫而勿誅俾自懲刷闓胡

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俟命將往　征爾選舟師爾整軍
兵澧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颷火奮激旗旐揚
揚鋒（切漢江）艘（艦切江）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
載颺雄威所吞巳無荊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焱駭星
流火戟虐鎩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
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搶湊飄筍束蝟編流尸塞
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與僅存喘息我方
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鼓歷四旬飛走奄窮將
冒萬死以絕其衛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
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僞姑蛛（妖名）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

若枯挪大憝既除餘不能䵷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
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
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㗶搖形於樂歌節以
鐲鐃歆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內發其庖都人聚觀舉
手加額或嘆或譁有聲嘖嘖干戈相尋罷一朝夕自今昇平
可坐而筴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蓋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
之義聲動邁踴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
僭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
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
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弁獻臣聽三

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
蒼松之上
皇帝勑中官折示某林諸臣尤渥如酒凝結如珠昉白飴
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色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溢太餘天
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群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徵之徵當以類應朕恐
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
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呈瑞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

居注臣觀對曰
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
驩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
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
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刺
帑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撝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
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甘
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氣充牣祕貺斯甄此
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
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

並蒙嘉禾孕文寶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
又覩茲聖徵則其德侗倫實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
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
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
爲祥覩彼前代植金芝以承夜奉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
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
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
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禁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
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露是錫
誕啓　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會集厥厥邑邑紛紛容容匪
頤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
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早而泳不高而
迎葩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敢而傾不怠而盈
葩祿之攸寧休慶之御四國之式有耀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
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
奇姿分輝緋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
以素匳函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
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
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顔怡
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
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川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
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
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俄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
承乃　詔內臣賫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
而思之夫瓜蔬勤蜾物卑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
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
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四統中國計而獲之故
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
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
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
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
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喑然輕然默然而
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頌宣
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斂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壤物無疵
癘神瓜挺出珠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
降精密房均甘冰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賓連産
於戶東叶嘻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芊張翠作蓋疇若茲
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群臣
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麥秀合樹（方無切）花萼足孕蓮
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歎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
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執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
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臣奏
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
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
禁乃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
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
摶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爲良鼓帶以方候其燥
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並以洪武乙卯

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
吉先治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
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爾爾有聲陽施陰凝
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
不祥鍾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
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圜煒煒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
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虡聚千夫之力鉅絙
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
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　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
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
而景鍾又爲黃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鐘也其受至於九射
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
以來寖失其制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
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宜導天地孚洽神人中
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
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
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鑄斯揭元氣實成聽于濠梁真龍飛翔
東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莅
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固敢弗恭乃飭冕氏乃具
爐錘乃烹乃鑄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亟而頹入
實有壑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組不語輪圜頎軌既啓其型
敢愛斯牲塗釁孔成粲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𢑴植交杠孔

碩載考載擊宅兮團團觸兮音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擴
壅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傳頌而儷聲與正通拓
美集祥重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斂錫制器有恪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
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
誦

瑞麥頌并序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竝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才能所向
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

征而淸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
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
邦莫不望風遣使奉蜩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荐委
禎祥 帝心謙抑毋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陜西官維縣
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
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燕晉
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
分割境土擁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
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淸關隴底定
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
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
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
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
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
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
皇天振怒誕命
眞主肅將
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
本三岐布葉蕃蕃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

金莖翠英濟彼原田渝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
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 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
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
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
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

歲雨作逾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二鼓有風徐
來淋潦頓收徹月出雲氣霧廓淸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煇雅樂瀏亮燎烟不
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
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故事薰風應節和氣
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旣備物以將之神監
在德匪惟其儀 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淸其流

水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宵祇赫怒監觀萬
方式昭 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
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賨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瀆
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蹈泰岱憑陵華嵩鋤棄鏈拱稀
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懾憚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 郊又敬于 社人懷其仁神
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

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臣聞
天命
眞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
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
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
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乎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
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四
伐中原拾宋援秦犁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號鬼

慄匍匐俯伏玄羌青伏崑崙大漢交趾鐻耳之國罔不獻
琛奉表稽首
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没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其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
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
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
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稱報逖聞捷音歡喜踊躍不能自已謹撰平
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肇自蠶叢山川隔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
峨峨岧嶤始通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止
方劍閣倚天瞿唐拆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玆危戎憑其
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 命于征出師桓
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蹢奔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指山山摧羌人失
魂兕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稽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
奏凱聲動玄黃黎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
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天之佑
天子萬壽
東征詩有序 胡翰

浙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輯寧金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新集空壁豕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效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佑社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其中堅手斧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逐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群師之力居多

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戡除寇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願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四方之平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罔敵衆群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微乎其在玆矣不可喑無紀述遒叙而賦之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
真主暨厥良弼天啓土宇自浙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爲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桓桓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
王所坐總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衛孰敢余侮蠢爾夷孽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纆建斗大寇厥兇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搖我黎庶其勢如累卵岌岌可怖邊吏警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高阜轅門方樹士食未飽寇偵我勞謂可拾取蝟興蜂午鼎來縱橫深絶其淵高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勍我用大奮奮其忠貞師直爲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令衆旅告厥神明顯天垂佑爾衆欽承毋利虜獲不遑股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羆如虎其徒悉豩如雷如霆執鋭弗崩衆戈就殞投刀乞生倏渺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橫尸一成匪曰嗜殺亦豈窮兵寇來投首唯惡是懲旣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不寧大開日明矜甲旋旆爾爾其征椎牛饗士獻俘于廷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明我
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湯道啓防風不朝塗山用乂惠迪有慶從逆自殄公昔受鉞志在敵愾繼今以往尙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抑下民是依庶士是式爲邦柱石以殿
皇國皇國旣平四夷旣率公之孫子與國罔極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度江者蹂躪附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閒勝昏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
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敎拊疃怙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遠邇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

福其民康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微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華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竊
浙直揭于徽肆其燔刼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
民生猶歟
辨章秣陵開省勳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旌疆有
猷于 公請事徽方 公曰噫嘻無窮于遠嚴爾山城其漫
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
公曰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茁其胤
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宜哉未降長槍餘黨既屯于徽攢旋
彼壞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覩吾旌汝家吾承鄧公曰唯唯
辨章令 典章之心徽人之命爰勑渠帥卽日啓行御兵之
胡新附之湯江淮之梓苗種之鋭列騎聯旗兩州相繼惟徽

嚴亂城郭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
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撫酒温存受其雞豚爲之饗旅
使觀其軍使行其壁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爲
儔曩者憐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閭櫛衣冠中原
興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殘厥生曩之來者每
事報復指鏑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殺之衆
奔北之先令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爲指摘流離還
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彖
同聲歸功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
靜之道敉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緊 公歟質
辨章登之進之于學王而成之雲臺元功 少年杖策人謂我
公令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關陰平秉心固 措引我民生徽民
頼公視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
之縣齋以傳無彊

皇明文衡卷之十九

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閶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
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諸榮之妻生男女各一
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
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
之常况有子可從何爲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
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
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
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
我豈以子存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

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
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爲覆實以聞
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蓋
居且三十四年卒已六十有三文聰思無以侈
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遣屬太史氏介朱伯郎金華山
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
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
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
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爲務也况當世降
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著其善以爲勸奚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
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家破寵褒如此是猶唐虞
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莫
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
推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
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襃嘉節義錫以旌
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弃有館鍺自率規矩曰維既張五倫
攸叙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
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爲命霜風凄其落月照帷閨閣機杼
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痛慨自
誓歸與泉俱可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
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念

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怫哉何言之卑
我志可易太山可移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
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
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庸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
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巍巍寵光有耀匪爾之私俾
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圖婦道不虧
尚稱　聖意節婦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
清芬以詔後昆

平雲南頌　王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敭武功盪攘群雄混一
區宇於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

皇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鑾戢晉易江漢
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跳秦晉吳蜀所向風靡
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臣之畧也維雲南
一隅獨沮聲教卿謂何如僉曰雲南壍山墉壑狼子野心
聚螫梃獸況把匝剌瓦爾密爲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
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能敵
帝曰俞哉乃命穎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沐某永昌侯臣藍
某將鷹揚虎校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討樓船蔽江旌旗
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大軍縣貴廣軼晉定下牂柯深
踐不毛奇軍鉏羅佐關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疾
若風雨所向克捷元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
令曰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霧霧元司

徒答理麻桓烏白江爲陣未成列我師泗水以濟徑前衝
擊其陣遂亂達理麻陷于淖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
大奔遂分兵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棄
城遁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
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筭三師承制建官大軍
鎮焉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
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奠貢洪惟
天兵不浹十辰拓地萬里西南諸夷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
哉蓋
天子文武神聖俊來望切而有三師善長駕遠馭也上自黃
虞以迄于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內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
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獻俘授馘定功行賞封傅

某爲穎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勳
必形諸歌頌皇風與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
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耀靈海宇聿
清叶氣嘉生茲爲太平蠢茲蠻方稔惡好兇恇恇獷獷以驁
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呼吸
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
王師赫赫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震霆日
星晦霾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被統酋征塵所指載揚天休
戰不貪殺殺不卻降序原疏旆以迄用康大憝聿通篚玄
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佗佗大城以奠
其民封豕脩蛇以變以化昔也楔揄今爲騶虞載馳載伐戈

鋌不腥南金象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三師僉同維一乃心
上眺 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會朝
清明 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
武功告成

四夷咸賓詩有序　解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感
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
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古城西南海東爪哇鬼方
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八
剌西北畏吾兒奴哈迷遠者數萬朝 闕夕引奉貢儀物
皆至 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
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觀

天下忻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
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輳
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玆嘉會實萬
世一時也朝之群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
戎狄之膺宣王逐玁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
無時或寧唐宋杳極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
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
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爲義不可辭則
合群臣百姓之言從容奏焉

皇帝曰昔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獒之訓虞廷干羽旣舞
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
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爲作君臣相飭
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
子懇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風氣不
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跋阪航涉濤瀧沍寒溽暑赤霄
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麗髻髮焦赤眼睛深黃猩唇猳喙黎
面文身裎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搖曳縈纏蜒蟉殊音
侏離禽言咿嗢重譯舍館授餐窮物式陳兼金玉璜齒革羽
毛服食器用

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茲嘉
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漢唐好大
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强苟得其地不
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産駭玩惑心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庶所
嘉詎若得賢照乎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中夏一民
無饑明良喜雖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御書嘉禾詩頌有序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
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穗合爲一仍二穗者二二穗
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上皇帝遣使來進群臣上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
翰墨爲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
民致治之略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稼
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
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爲可矜
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
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
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
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

霞五色其下者爲璘珠爲美玉爲册砂使人歆其而寳愛
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
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諸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
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
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
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
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毅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歧異本
同類同數榮茲珠金粟儷露穎親藩録貢來神京王匪上有
贊雲旋袞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懽呼傳頌
聲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康不矜作詩致戒尤丁寧爲言

安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膺錫親藩鍾　聖情亦知
玄德由兹弘十年事驗　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
重華信有徵　賜詩曰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
墨懷墻羹想當　睿思王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
艱難耕耨寒燠咨憐獨戰栗頻年登百穀成群臣環列忭且
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的爍飛陶泓濡章
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儔奎章爛爛
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
紋頒錫群臣荷
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萬八紘夜夜紅光燭太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視學詩有序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群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曰
三儒臣于前而論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
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
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
如
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
者卽禮聘至
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内罔有遺才
焉明年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二十八人俾究極群書期
其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復有他賜鼓
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躍於下
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群臣曰孔子萬

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
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
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司差以三月
朔日辛卯是日雞爽
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
服靴袍行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宜過厚其是
上服皮弁行四拜禮　禮畢
駕幸大學授經祭酒　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
以上及翰林儒臣皆　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
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園大學而觀者以
億萬計視東京永平　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

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于
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
此之盛臣仰見
太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
儒雖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
皇上尊信儒術躬莅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
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
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庭夫
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
天地相為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
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
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

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
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
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
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
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
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
攸敘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
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
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
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
皇太祖受天明命造作大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

表彰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祀
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于橋門猗歟盛哉亘古
莫比為萬萬世式承無已
皇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視廟
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衮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
髦將獻臨講席列侍群儒紬繹問難六經群書聖道顯明
皇心以喜章甫逢掖蹌舞士子圖瞻萬億華夏蠻貊左衽雕
題亦皆來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
聖皇道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
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

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
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調泰和
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夷嚮慕小大遐邇熙
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
襲作兇屢弒國王屠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
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罔悛畏數侵掠厥鄰占
城之冦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王有遺
胤子奔來京師即

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㾊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
執殺其主貴𤍠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
弗獲惟予弗共人有弗迪而處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
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茲弗迪予必不釋
將往大正厥辜志用武惟盜茲稔惡羣臣合辭力賛必決
乃告祀　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
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横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
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遂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
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

朕所統厥民㳟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弗毋有侵
害或有侵害卽既殄戮盜猶底女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
王遺嗣予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數賊脅罪其
民歸歸百萬拒于境上民聞王師來爲已除害皆倒戈迎
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
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
悉生縶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數
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所
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
母相率詣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貴嗣悉殲于寇纍無遺
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郡縣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俾中獻所獲俘且
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遥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
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
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
授之李陳爲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
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奉先欵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
隆包荒黎譎弗悛肆急稱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
臨有迎無拒朞月之頃羣醜清兇惡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
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赫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
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輙倣古作者之意譔平安南詩一首

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爲君爲
師以敎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畀所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誨衣之食之遐安邇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
聖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蔑爾蠻交醜孽其
附爲很爲豺小大畢殘
皇曰彼醜匪異人類肆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
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順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
蔓延　皇曰申誨術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猜僞恭覬命
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歛心靡易螟螣弗除遏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人延有漸弗悛予茲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
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虜職敷予仁匪曰究
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赫赫
業業如飄劉劉如霆戳戳蠢彼醜虜背驅為拒仁威天降褫
有強禦桀雜翎夜闖富良為帶投兵委戈奔降迸拜乃入交城
乃走兇渠犇之海隅如探取鷇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
人弔其疾痛交人悴悴婁始色溫詩其兢兢婁始笑言交人
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禍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
遂遠淪汙陷茲塗泥　天子聖仁曷返我初俾我庶我永康
不虞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頌歌
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
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驁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
刑巍巍中夏尊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平胡詩

洪惟　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然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國林林
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至於朔漠氊
裘辮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闕下蒙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倔強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謂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夫獨失其性
屢發詔使撫綏之虜弗悛益甚要執我使臣侵擾我疆場

疆場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物失其
所予曷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當思以厲民虜怙終
不可赦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
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遂命將閱師永樂庚寅
二月丁未　車駕發北京既出塞踰五雲關道歷淨州龍
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融消剝寒沍坤靈協贊積滷之
野咸出甘泉衆清芳洌湧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飫足衆
心懽懌咸懷敵愾五月己卯　車駕次玄冥河本雅失里
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逐北本

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
殄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禁之而已不窮殺以為武時將士生擒虜
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縶虜衆有釋兵以其屬來附者
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渠蕃僞不獲自
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為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予所
擄孳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惟喜服拜舞手加額呼萬歲
虜衆遂平獨支寇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上
曰此虜窮匪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
甲辰至靜虜鎮寇衆來奔者具言其狀徑擣之寇迫急請
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旣
勇忠衆濟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會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俯伏降
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
繇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山勒石紀述功德
告示萬世七月壬午　車駕至北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
臣惟夷狄世為中國患莫甚北虜
皇上秉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清六合
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詞臣後謹撰
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敎以理治于率晋神化所漸涵沫鼓舞迸彼胡土負
恃遐阻弗馴弗悛執我使者橫縱烽燧跳梁醜類毒其蝕處
達我邊野人之鞠窮辟罔以寧叫號旻天訴于我抒
皇帝仁聖憫焉興嗟曰時天假彼敢虐苦惟天命予予曷敢
捨彼絕于天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告誓啓行以頼
以旅六師導御萬乘從邑如雷如霆如飆迅驚萬里一瞬飛
越崚岵漠斷自天孔神且訏訏遐則幽瞭如眄睹逖彼朔土
夏不解沍芒芒磧滷沃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盒靈貺春暘流敷融液朐朐井泉洋洋徒乘厭
飫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擣其夜宄玄宵之衎揮戈擊殳闖若
焼廁虜多在餔強抗螳斧臧之麾腐縱惟七馬乃有支黨潛
伏于莽一鼓而殲迅於焚羽肆擘其敝散其藏聚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鞅縶縛綏其降附曰予寧汝汝罔予
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羜蘇其創殘伸其嚬咻如旱恢焚霈施
甘雨懽呼臏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燧去防罷昔邊
戍邊人肆寧知愈況殭虜人始悔知罷斯瘖往來孚好無有
疑迕
帝曰康哉其還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奔賀拜
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晉宋咸弊戎
侮于備于禦不以屢春財殫力竭卒罔驅去　帝御九五降
治弘化肆揚神武扶別民惡洗濯膻湯俾民得所五兵偃戢

四海熙隆宣昭人文丕闡皇度億萬斯年永降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清邊頌　鄭緝
臣緝稽首頓首言臣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
撫
威德所至無遠不服東極朝鮮日本南踰交趾西抵番戎
大邦小國以至海外諸蠻夷君長悉皆臣附來朝貢獻不
絕而獨比遼殘胡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台梗化弗庭
數為寇害
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阿魯台奔命不支由是款塞稱臣朝

貢于　闕下
皇上功德之盛已莫與並矣惟是瓦剌三酋昔受封爵于朝
爲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信阻兵搆逆與其黨類互相讎
殺且復寇掠我邊境殺傷我人民
皇上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之也復選將命師親御
往征之六月進至撒里怯兒之地遇虜兵與戰擊走之追
至土剌河虜酋大集其衆據險阻以拒我師我師勇銳齊
發左右奮擊大破之殺其酋長及其衆數千人追奔逐北
虜救死扶傷不暇乘夜遁走漠北爲之遂清乃命諸將班
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
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還
北京臣緝於是稽首頓首言曰自古聖德之君必以安攘

爲首務蓋斯民既安而夷狄未除終爲邊境之患在周之
時玁狁作難宣王興師以伐之觀之六月之詩可見矣漢
武帝之逐匈奴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以其患害滋甚不得
而不討之也五代及宋契丹女真迭盛復爲中國患而遼
旦之元遂有中土以夷裔變華夏中國之民辮髮左衽爲
夷狄之俗者幾百年我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起自布衣躬親師旅削平禍亂掃逐戎
胡北出于沙漠既已一洗前代腥羶之習復還先王衣冠
之治矣
皇上紹承大統繼守先業復剪剔其芽櫱而芟盪之神謀睿
筭預決勝於萬里之外以成千古所無之功使三邊永寧
天下蒙福眞所謂功高百王而紹隆古昔帝王之治也臣

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
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所
承殊方絶域莫不來庭蠢茲醜虜包有遺櫱煦沐涵
恩以長以息惟
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陰之野
息養蕃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驕欲是爲因搆兵
端同類相讎還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
皇怒
皇帝曰吁曷可不治宜飭六師往伐殛之乃修我戈乃整我
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纛旄鉞連屬後先撥金伐鼓震盪
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索

虜震懾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齊奮電掣飈馳
川徹變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既殲其衆亦殞其魁過彼大
酋剪其遺孽投石摩厥振枯隕華陰山斡難所向無堅順附
則全違逆則誅既剗既除既殲群醜邊鄙腥羶蹤遠斥堠旋
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來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抃
鐃吹高喧懽騰交甸邊塵絶息
皇心攸寧飲至策勛賞賚蕃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
吏咸加優恤
皇曰汝士惟汝予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無功不酬無勞不
録凡在于行悉蒙優渥群方九有同仰
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端坤倪清夷軒豁異域殊邦悉
從包括　聖功既遠　聖德益昭霈澤旁施上齊軒堯選賢

任能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於
皇
聖世惟億萬年

騶虞詩有序　梁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
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
年秋八月
皇帝家第
周王畋于鈞州獲有異獸曰質黑章貌首虎軀其狀孔威
不可迫視
王俾部曲候之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
謂騶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
月丁未
王率厥屬表獻
闕下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柔伏自然
皇帝若曰厥爲嘉瑞予啚致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焉[illegible]
於是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
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爲聞自古昔見始
今茲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
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爲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爲
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
皇上紹登大寶率由
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黍同
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靡之而愈臻却
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
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爲不職謹百拜稽首
而獻詩曰
於穆
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
和沖融發爲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于王國惟
皇德符　王則致之獻于
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
帝乃觀焉載戢其爪爰言究之踐匪生草吁嗟騶虞外何其
威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爲來哉
王拜稽首
皇則召之
聖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
聖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
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
皇帝曰吁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
皇帝萬壽履祥畢臻德音是懋

瑞應甘露詩　王直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欣合無間故必凝英
萃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卿雲是也恭惟
皇帝陛下以至誠之德統承

太祖高皇帝基緒纘述之孝不忘乎　公遵用舊章未嘗改作
德化所及因不愛觳故自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
無有遠邇熙然泰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
太祖高皇帝之盛德大業愈益元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其
瑞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駢
臻沓至此臣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聖心惓惓
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　日甘露復降于孝陵
凡四日松柏之上凝為玉脂融為瓊液繁若垂珠聯若編
貝臣民聚觀鼓舞懽抃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其他而于
孝陵者蓋　聖孝所致也於是
皇太子命採取馳獻于北京
皇上祗薦　宗廟傾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右甘美之味

莫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　聖明之上瑞所以彰
皇上之大德為　天地之所悅鑒　景命之隆長太平之悠
久歷千萬世而益盛也昔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而
歌之萬世之下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敬起慕今
聖德之大實同　天地甘露之瑞不減慶雲是宜有紀也　臣
愚不自揆饑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萬世使知
聖德格天之盛巍巍然煥然如此臣等誠懽誠忭稽首拜手謹
言　甘露昭
聖孝也
有瑞甘露其集瀼瀼被于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英如瓊之
凝於繁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湜湜亦被于柏　孝
陵之側如肪斯白如玉斯絜其馨有烈馥暢旁達維彼露兮
天乳之滋維此受兮　上帝之貽　皇有大德神人具依集
此大瑞福祿攸宜　皇德之大實配于天永言孝思
太祖是憲懿彼舊章于嗣于宣夙夜敬恭穆穆乾乾維
太祖肇邦皇以賡之維　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萬
邦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
上帝　太祖樂此德馨屢開厥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
帝命是膺維　太祖是承　皇祚以攸寧乃取乃獻
皇太子之恭乃賜乃頒以洽于臣工匪飴匪醴既甘既融靈
液攸降物莫與同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　上天維禎維祥繼繼綿綿
聖子神孫萬世之傳

芝頌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為思政之所
凡公之佐
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
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之中甃甓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
焉其色純白如刻玉如截肪輪囷敷暢鮮潤華好公卿大
夫來觀皆以為瑞而贊詠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
宋而極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為也然彼宮
殿門廡之所產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閣之
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蓋公盡
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茲瑞為公精誠之應無疑
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大者焉比特其兆

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又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此豈細務哉今上有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爲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精而爲百穀粗而爲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賛詠之見述績其大者云爾烝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爲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　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賛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　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盛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爵穹崇華軒結構居南東　聖明在上眷遇隆懷清體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宵旰衷精誠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産其中至和絪縕之所鍾殊姿寄理鮮且豐剡脂鏤玉紛璁瓏叅成樊枝差可從瑶英紫莖徒芃芃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充翰羽翼

帝道宣　皇風上追夔契躡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渢渢鴻名赫奕爵無窮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一

賛

龍馬賛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産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窅深閒闔雲氣而蛟龍實蟄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嬉夷人立柳阬泮擇北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辯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茭而節宣之歲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鞿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䇿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敬龔沙四百斤壓之人跨鞍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䑓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眞形臧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

海獻贊奉琛遡若獨角之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鷄貢于三
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倘狀膰蹐紛紛月不一而足而況此
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齡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
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
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
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
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
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弘澄神馬生祥騶瑞靄盡杳冥天一翕聚
通精靈龍胡髯(漢郊祀志龍垂胡髯乃頷下垂肉)鬣聳聽輕竹披耳鏡照睛花
雪捲毛光照夜汗滿有血霞流赭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
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眞
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軒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淸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壃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
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
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

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竝言之事兩夫
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
功如汾陽(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才如西平(唐李晟封西平王)吾知其決非良
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
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
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鎭太原守臣拒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
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
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
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
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舉兵伏南奔而
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能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
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
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
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玦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
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珉

溟滓生贊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
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
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
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
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

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
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塟王枕
中未百年而吳職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
外觀象數十篇余睄盜得之令餘五十年數當授于吾俟
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敎以冢中書其筭繇辭
音起生神竪頴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
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敎之
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
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
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
非宋地奈何奔何語闒買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
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屛人與語生

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
徑出過管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
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
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能手
謂曰吾端居層樓闚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
申襄樊陷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
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嘘吸事耳子不
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
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
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
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
淺深輒詘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

爲傳説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説卦非聖筆不
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腐儒記爾蓋生聰明絶
人未聞道而騁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
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卒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
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
殯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筭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
者一舉授復後又授鄭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
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
過于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
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
指南象喻統會聲歌譜畫前如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沓以明以洩其藏以窺乎玄黃昔我
炁王羣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忝我脈九師褒之我
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瞶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
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於晝先數往
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
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寘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精載神子言
炎炎宋蘇維其乾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袢見徵士髮白
矣朋曾以世莫之感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
沸羹彼憎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
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龢我寧不嘯歌北風
其涼旂旐央央戎車轔轔蕩蕩江流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
血沃沃海氣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㴸搖夏字庳之

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剡守桃子孑爲依國武斯除不知攸戒日頎弗升雖晝作夜鴟舞於林鬼嘯于舍孰援是難曾莫之艾乃慭乃驚乃瞻乃行乃避死于宾晩生之爲明乃神以著徽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斅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閟雖退兮能空則遡玉雪皦如兮肯汙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官花贊　胡翰

覃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卒以不恒有爲瑞以不多得爲貴華乎實連紫脫開闢國家之

瑞也擴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卽潤也范氏世居之爲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圃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異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爲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爲緋碧者不能以爲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爲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爲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卒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爲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會不厠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于潤也非若薔薇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爲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爲之贊曰

奈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峰寺植木贊　劉基

靈峰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曰

杏葉逾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樗蠹爲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鐫胡並植于庭溷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肖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筮作贊有序　唐肅

子孑之渾於筮而無蓍請以竹代之子曰易謂聖人之德

幽贊神明而生蓍則蓍固靈矣然地無蓍可廢筳乎屈原離騷云索藑茅以筳篿漢方技傳亦有筳篿須臾孤虛之術說者曰筳竹筭也楚人以結艸折竹卜為篿然則楚人之筳篿以無蓍歟夫蓍楚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蓍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筳代蓍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蓍或不能致則放筳篿之法無害況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違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檢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蠶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繫竹之視蓍均艸彙也虛中弗室又圓其外也虛則有靈具乎智也蓍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鋊爰楨受命則出也載質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筳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蓍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貫以盈群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先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辭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衮衣朱舄安享尊榮龐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贊先正誠意伯畫像　劉仲璟

虯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贊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昔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有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可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

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吾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轅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西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大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君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儔我與爲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先生畫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　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閒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亦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

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教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

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其弟安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義鶴贊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嗁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送宛轉而絶雌依其傍弗去羣鳥欲噪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遂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吪夕噱曾無含恤世嘗以禽畜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鸇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逐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貞之鬼猗匪實黃鵠孰配爾德猗

戴院使贊　茹常

神閒以清氣和以平質頎而厚貌澤而明學則究軒岐之奧書則啓金石之經昭代之老處　朝廷蓋得其道醫國之手

邏蹬猶亦知其名懷仁慕義秉德存誠是宜受
高皇之奬譽荷
今上之寵榮齒餘八袠而强健身備五福而康寧若夫託泉石之高致締松桂之幽盟彼畫史者徒知寫其歸隱之趣而莫能得其戀　闕之情也耶

陶弘景讚　王達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所之所已為而必原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為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夫豈得容僞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用荻畫灰以為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不知為之耻齊高帝作相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

閉影息交不外物接求明間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辭祿矣當斯時也窺神器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讐敵朝為揖遜暮胥篡奪雖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於其間所居皆植松聞其聲輙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貪之以黄金朱砂等物亦不斬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衆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為何如蓋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　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

爽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朝陽敗遂作單于宮厥後天下玄理蒋與武事日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隱微者為之讚曰

達葊旣高芝蘭斯晦梟鴞成羣鴻鵠斯退君子知微默領心會醇酒雖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靡所不逮糠粃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天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物絶龍變是宜上陵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自題侍教像贊　楊士奇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事四朝恒持一志顯顯乎兢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内非類之交不敢徼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惕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内如室内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誠懼上孤
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栢而猶翠聊自寫其素存示同宗以祗勵

族孫挺來北京旦夕在左右里庸生為寫侍教圖挺以求贊因識書此然士之師古挺尚從事乎遠且大者可也

七十歲自贊　楊榮

荷蒙先世積德之厚叨承
列聖眷遇之隆久侍禁近莫效愚忠當齒力之旣衰尚貴

之僉景目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懷憂之忡忡惟古人堯舜其君民者素景仰其高風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於初終者也

故延平守胡子祺贊　　　鄒緝

故延平太守胡公既沒三十年緝始得其墓表而讀之爲之嘆曰嗚呼士惟患不見用耳未有用而不見其效者況得顯行於其位其大小設施豈得不有所見哉　國家初興凡所選擢必擇其才良端直之士而任之士既抱負其所有故見諸有爲皆足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所立類非迂儒俗士所能及若公是已公以洪武三年應詔至京師受知

太祖皇帝擢拜監察御史即上書論遷都關中事其後出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知延平府事以沒公在風紀不爲激擾之政而人畏其威懷服其化獄以常空其爲彭州築隄堰修水利勸民務本力業郡中翕然稱治至爲延平聲稱尤著至今延平之人能道其行事蓋其愷弟之化有以信於人而其才德又足以服之惜其名位止於此不克臣於久遠也昔何武爲楊州刺史凡所剌舉未嘗敢自私而又仁厚以處下故郡國各重其守相張詠知成都寬嚴適中威惠信於人故既沒而蜀人爲罷市蘇子瞻謂其遺愛蜀人久而尸祝之若公可謂無愧於公者矣公之次子光大爲春坊右庶子與余爲同門友既覩公之事乃追爲之贊曰

昔在

太祖勤思賢輔有偉哲人實承知遇布衣登朝居法從班還都之議勤于

天顏內臺外憲存揚風紀兩紆郡符鳴玉曳履材完德碩無積不施惠愛所加民自懷之肅肅之儀歸望莫及華榮之從願爲公執

鏡容自贊　　　　楊傅

皆可以爲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

吳敏德像贊　　　王直

海虞吳敏德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舉措蓋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爲之贊

允毅吳公率德自躬

聖明御邦克濟顯融豸冠峩峩邦之司直必誠必恭不詭不激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所憚君子所親維昔名臣始終一致神之相之福祿斯備風霜肅物生意寔存碩弘厥施以暢

皇仁

自贊小像

其才學則迂疎其志行亦狂簡幸逢時以效愚每惴惴於自反然僚友謂之強而

主上謂之板愧變通之未能徒爲達士之所莞也

強者矯亢不阿之名板者愚執不通之謂蓋氣質蔽固之已深而學問變化之未至若謬比於儉邪則難合乎公議雖內

省之無愧怍豈敢忘敬畏也哉

訥齋賛　金定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為訥之謨

伏生授經圖賛有序　周敘

伏生諱勝濟南人也按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先是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兵興流亡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按漢書顏師古註當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圖蓋當時授經之象中坐者伏生旁侍者其女前跪而坐者錯也圖用鎌素僅二尺而蒼山古栢靈芝石牀書几之狀莫不曲盡巧妙畫者之意亦工矣哉於戲聖人之道寓於六經而書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由載有天下者不可不以之取則也使非漢文求之伏生傳之天下後世將貿貿焉莫知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而道晦矣愚故謂尚書一經不幸焚滅於秦幸而表章於漢尤幸而傳授於伏生也且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使漢文求之不早不幾於泯焉矣乎然則是書之傳豈非天耶而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又豈居漢之諸儒後哉戶部員外郎高君信以是經登進士歷官朝著有聲家藏斯圖命工裝潢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久之未敢執筆而高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賛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道幾晦展也伏生叟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淺咨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邈焉高風

文昌帝君像賛　劉定之

有以

孝陵御容傳寫為

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賛曰

日行于天光寓為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

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于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沖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真武帝

七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廬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于交已越二紀其跡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尤也不敏長自巖穴鶉衣編褐土芝組食動趾踉蹌發辭謇吃忽挾緗帙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援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迎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胥壤不翅蟣蝨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鳶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矢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彀矢報弓仰落雙鶬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坌西封入據邃館延賓陳供羅鼎旁午豆組儦從肉腴合春酎暈移電器周入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從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衡麗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喉摵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曰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今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熖熖孰潛其燿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綠縈衛霍擁軺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貌也若孟勞之出鞘視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廢環堵厄蓁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甲甲衡陽之畊落落茲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

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所岱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按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溟蕩淬青翰混茫包天畀地循環相通渺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賓宗斟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簡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搏桑豁氣埃於人寰發忠信於天尤著水之使稷丘之君庚一間之句鼎胡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吕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狩徽繞弗失絲氂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斲型盌唯上鬻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從峻刑獄之肅如秋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君儀若象削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入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離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豗泣夭訊雷震撼乎西極充斥乎九垓風飆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支支乎五兵雜陳而伸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綦也走欲從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戲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經陰陽權謀技巧

勢形其目卯列緇緇繽繽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鈐星
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情動合神機冑鎧羅陳
戈戟交旆渠荅距堙轒轀衝扶胥象軍隼杳行馬飛鳧武衛大
櫓飛耳長安雲火萬炬渾脫全軀象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
六形旂撥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蛇鳥蛇翼驤正
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艴艴稜稜壙壙以守則固以擊則揚
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壁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康
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
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絶鴻荒下入湫灖
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蠒生師皇馬醫圭桂冊砂騎鳥龍
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褚衣服閭女丸素書亦斧

碧鷄朱璜瘕脫玄俗實虛心存沖寥師亦絶奇五世既絶九
思亦除三階有驗七變無斷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
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黿虛之龍轅服
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
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爲也當闢
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
膚肌觀銅狄而摩挲紵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
康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
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壞後出者存何老
生然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
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
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闕其文僭辭稱義雖俗簽

世曰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櫛瑩方州郡家何立言艱深而
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賀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
熒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說殊而重摹迭疑觸類而言何莫
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鈎其應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逃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康曰此龐近之
然瑞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婢冤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
孟軻氏沒世乏眞儒師師前庚偎偎奚歸孰廓我朦孰砭我
愚群言孔多與其者誰欲操腐鑑以泛具區欲緍育象以駕
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戲一何察乎九聖之神於
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文何昭乎嗚呼噫戲蒼蒼盈室
何有芳蓀繁星爛育孰知斯瞰寧不使我怡怡而悟悟乎帝
降民秉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范蘂是務頹到胥足肯混白黑

棄其瓊瑩寶礫尾爾卅膺月傷淚血交積誓剷宿穢以刻末
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闢洛而爲檝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
可涉夙與夜寐俚俚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
孝康曰此僕素背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
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
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瀨
追騫乘赤鱗兮文之興喪實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
朝斯夕斯相期於歿齒兮

文訓　王褘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
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
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

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𡾟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瑰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窮晦疲弊歲月刳精竭思耗費斵剖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卑舉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竭力憊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

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敝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所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詁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宜八音相便搜摘獵纖竦嵃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弔與賀牘成累幅而盈笥王公之門下建閭閻彝儀締與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新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眸風月留連鶯花浸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消姚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曰益增經術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入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校語摹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憂音叢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

彀則遂圖類聲徽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猷若卿若相鮮不由兹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犧牲懸繂之碑或鏤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宏粵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擩擷焉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鉤鉤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焯焯繽繽紜紜艴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鍠談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宜以之而闢寒幽閟以之而

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執藝宿將道德爲世之楷模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爲章章爲擅鴻筆攬魁柄操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煦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鴻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淩厲遒宕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彙綜陰陽黼黻萬化鐸鑄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庥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爲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扶據於黎庶朝出九

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溥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遷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愚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國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

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哉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焉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于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逞肆意妄暴曲筆濫褒貶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謭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

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爲文鄧析門以兩可辨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說文辭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

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瞿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絪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旣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羣山宛宛下赴嶭嶭巃嵸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椓之約之如跂如翬文窗洞開朱栱鉤連盤盤囷囷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燠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爲

貴也吾惡爲哉曰下隰高原栽圃我樊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塚錯落星布嵌巖雲簇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文踵神佯擘華勢方鬭龍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窠翠滿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金谷旣虛而二十四友爲鑑宜來者之所戒復忍蹙其轂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埏洞庭爲池浩浩沄沄鳧鷖往來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壅以泄其煩朝揖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爲之而勢危累棊君子不予也列其下者擊千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鵠翔楊娥燕娟

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纖繼𢡟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於門之嘯歌類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估畢擊九六籌遨遊挾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埋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卉葉之寵於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鵷蓋雲圍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幫知㧞能奚翅鵬鷃之相萬又可以妄覷之邪苟居其

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盤一石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絜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觀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固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圍也藏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泓淦如濤澒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雲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爲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伸而䀹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倘佯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逈爲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思觀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卻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常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并竊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今風颯然月綻雲析桐籟厲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欻莅吾席析析步搖瀏瀏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弗背吾者也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慧少文吾實恤子來濟于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斂踵覷覷忘忘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適今子弗

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㧜秉專攻未塗嚀唶靡言溢豐技夸鬼蜮計逞狙公鳥翼蛇蟠聚蟻同託根魏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路拔握維視天祛蠱陽蟠陰戢內傾外融憎隨忻嫌人心攸同雖俗贊世譎行迂蹤李子鄙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于不闚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縄右規笑施微露戲焚玉鞋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轉趾徵疵予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臧提棰倚天拔地斷𢿱剸犀藻葩綴縟陟降驅馳氣劘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攜豪族爭儲壹譽可喜壹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爲今子遯吃踖顏沉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貍吾將錫子語弄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

之疵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踢躅各有攸得奚僻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香宦倪寬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詭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擘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陰穿躬罣游弩篝自遂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餌方柄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糟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么麽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激玉堂弗受攻苦數澹匡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筩頷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竊揚於是天孫嘉歎宜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辯以進於道意労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怔忪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行于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迓不言心喻眄睞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是也是林不貧于地匪寄于岑無松之盛非猶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爪薰蘭綏宮急羽高甲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蹇遂之耳未能得其倘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己負不可償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

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窗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繢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蠡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擂清流貴動冊泰適情游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飡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　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

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迭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庬主人曰經緯天地鬱轄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綺靡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含走將欻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玆林之下不知歲月之盈虛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于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彝範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

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覲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群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三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蘇伯衡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講問之及觀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番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　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兆隴幽薊之民日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
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皐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帶夫安其分而畢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失於壅滯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指斥權臣而寧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備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游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爲之禁歟則　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干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

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譁譁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身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遂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内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沖漠無際然其圜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内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虛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越人對　　　胡翰

越大祲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祲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巳丑牽牛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穟穟白者薾薾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嘗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潦而民饑輟轄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憑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裁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循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國有記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被其冠襲其衣籍文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瑰奇顒然生輝閑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秉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栗者乎信吾稼之不栗且腐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執形其形聽之不聞執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蝝螟蟊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恤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也乎何其戾也

葬書問對　　趙汸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并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噫其欺天罔神譸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

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
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
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
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
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
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
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揚廖之徒遂
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
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
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
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
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

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
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
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
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圓因其從
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
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
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
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
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
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乘
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

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
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吴公刊定
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
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
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内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
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卽形法而
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
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
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
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
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
畜則太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

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眞而槩以其說加之則
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
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
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
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
而傅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
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
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
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盡
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
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
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

功攺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曾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劵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

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李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

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真暗顛覆於一抔之壤

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爲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篤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嘗閒明旅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若非世俗凡近之爲也故當以遠之神本之所則擇先生未書允并其人也末君明達精傳於六經之蘊奧文學之原委蹇吉之訓萬物之原陰陽方波之參昔晉關物盆用與其精神思處之符爭蕢事者真才心留神解識窮鄉體進之嘗庭水鑑生於山小情性率有不旨者義以神本之善舉和宇業於東先生而王阜遣父氣羅敦無稚有得夫天[illegible]之大金豈曰津寨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汸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

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

之上都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全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惽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錘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

抆逆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剿之則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懽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

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教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輙言宋事問從余涉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綴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

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受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宫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倣綱目例尊紀統為經而疏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特其未定之說而以為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

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烏鳶巢其巔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剥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浮濟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螟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屢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惟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

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毁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爲邑邑有令大而爲郡郡有守其爲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稜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偃偃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巢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爲吾祠之毁者幾希余膺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爲而

時不可爲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于時一盧懷慎百張華果顧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爲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以警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易範答　此篇刻本皆缺　　林誌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贏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卽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卽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

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歿懷公遁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卽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鄢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韃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慴相率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敢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氾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悟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卽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荒棄我穆公以墨衰卽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作誓告於群臣然猶期徼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與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卽世晉人

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傚多師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卽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使宗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與成靈公薨景公卽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雖以玉帛相見而以與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郤犫乞師于晉欲以伐我且以受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乎君旣有意捨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聽乃戈矛不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

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探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之考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閒嵇阮又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

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

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

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姚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

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標舨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瀨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論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瀨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吳翰答之甚辨而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

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文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文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釆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

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旣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令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令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因寓宗子之法矣

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大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審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幸見教焉則幸矣

答徐大年書　　趙汸

鄉村良遇後毎恨相見之晚辨晳孔艱微思晤言惟重繫當邸疾賦鄉時適有鄭氏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函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楊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眞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旣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及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

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旣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曰

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
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
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
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
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
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
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旬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
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
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求書
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
詭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

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
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
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
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
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剛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
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人帝之前
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
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
下甘帶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
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

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
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
韋昭註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
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
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
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尊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
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
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
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
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
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
之舛駁帝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北

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
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
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
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
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
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
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
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耶先生
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
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辯明堂位之誣也足下援取
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
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

文王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乎明堂位文本與不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綳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辯廟之說于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咸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祐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誰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數人所以責乎致思也足下

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汸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隱括入行狀頃以平日耳聞經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覈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蚕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冀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爲己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丞王總制所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挾領所懌汸今春嘗擬一訪陶公要傳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錄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摘也不肖自少時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寄者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

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略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卷數葉責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即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處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胸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印可一言弁予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贊其意志然後可以著筆或有未是且容譔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汸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

盧升之手足攣廢者五張而況顓水述其說補未以自哀今
僕寢疾與昔人同而貧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郡文
學輒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
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
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
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權類疲薾食少心煩未嘗
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胷中暫若豁然而
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衰瘵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
是師生而世虛用苦心徒癡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爲戒無復
有堅固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
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閒賜是正幸甚王廣道還
過弊縣知子克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謁書邦奉
字狀稟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肸
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覿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
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
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
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
丈佩至 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
豔歆豔
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
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

執事抜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
有[illegible]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
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
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
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
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 朝廷以史事見
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
爲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
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因昔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
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
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

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觕羨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鎮重

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閣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而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閻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筆文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數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驟髮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屛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習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

㬎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卒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辭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

子也時無明王設知宗乎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貶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教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觀寗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大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

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

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美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與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

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

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晉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蹈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含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

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曰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丁未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識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襃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於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與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啜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

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爲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幾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論之懃懃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易言之而易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

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文采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挂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

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斵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蒐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覬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賚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薾然溢也而至死不悔且役役焉割裂而緝綴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蕩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文鳥觀夫刻棗鱗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冊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乎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圬矣無蓋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衣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

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能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悖也而先生直以責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惟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屏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

卒以溺其風格言論莫不救於古矣則亦難乎援而音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鄭仲辯書　　方希古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諭以近讀佛書自道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

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蜀居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邪苟以佛氏倫理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

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與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

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覩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之粃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廬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

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築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鬢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闇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嘉固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瑋卓乎有瞻視前古之意友獲覩釋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乎中而見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與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弊以至乎頹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眞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亦可為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

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多見而寡聞已之識即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爲吾郡喜者寡獨若今而已乎又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赴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裁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疏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埀察焉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六

書

與貝川先生書 [illegible] 解縉

縉薰沐拜書貝川大人先生閣下遠邇謗言存將十稔天涯閭異感念寔甚縉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那哈木來歸之前欽承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仵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爲虜無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爲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恨至深且常切齒但以不爲屈膝之故竟致排詆累述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中之以慰諭重之以鐘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以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荐將八載實天之計忽聞痛切之誠欲絕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毋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與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聖恨蒙 恩遠行楊粵之人不堪寒苦後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爲伍低回伏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于國退不得盡孝于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爲天下笑爲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踏覆感與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還京師復見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感切顒望之至

奉陳貳卿書 黃福

五月二十一日莫參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八日陶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極知鈞候清吉可慰而潘續云曾有藩府之變縝已葬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褚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使人疑其所謂益其所思雖溶宇之左瀘水之東亦無以釋懸懸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已有書乞便來發與發而沉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于懷且莫遂運糧黔公出哨若謂無人不信也翁被來降阮彥出見雖彼勢衰懾我威大若不得笑與襁亦難以奏凱歌演又之衆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雖常按堵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揖辦戰器遠征近哨暑行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謂不勞矣已附夷民打船校紛稅糧當差役搬鹽鹹白不得息肩加以盜劫縱橫衣食窘迫不可謂不疲矣軍勞民疲財殫師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遮右護嘗無一語以達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在閣下誠不以愚言爲迂而以力行爲任請益以兵相地屯守養我士卒寬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田實其倉廩兵聞食足民安化行則桑土牖戶之事備居重馭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

取無適不然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爲盡
輕哉人輩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閤下與元戎胸中自有
許多韜畧固不待人紛拏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已此論之
外示及追鄧合藥并取食物一一如命另有單陳不同于聽
今並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會合而觀之特布悃故敢
率爾事機之蹝亦可於戎閫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
之千頃之陂毋啓人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卻今盛暑
尚冀調理

奉總兵官英國公書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
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
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師脩景異之從又以悉在
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
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措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
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
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
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於此時此際言
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
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恐於自欺苟且偷安似爲
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
媚嘿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譏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
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
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
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
止以土兵者若謂驅策于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
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
未至
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叅闗之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
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頻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
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反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
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
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又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大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爲虛設
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闗本闗止令土兵守之如
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濼闗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
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
所官軍於臨安府梁集三所民兵立一衛於歸化州如濼闗

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温坡壘隘留三衞所原㨂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毋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丘温鎮守飭行總督前項衞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强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爲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衞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幷連廣東欽州地方最

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衞或撥彼處衞所官軍或㨂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譴於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很藉屯田者糧徵不足判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幷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衞所應㨂若干土兵然後照數㨂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逗以虧才兵不許離以宂戲選㨂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於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册三司各收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降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叛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

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爲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須布奉行克謹毋怠天下之民咸戴

聖恩扶老攜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尽

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惟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

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

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衞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因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

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衞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棊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強遂使避役姦民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衞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

擄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强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黄僞持錫鉢或合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帮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之税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桑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黄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絶虚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税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情弊不禁耕稼不勤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御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别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税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書

奉王冢宰書　周敘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敘惟吾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兹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為無瑕之玉無疵纇之珠者殆亦鮮見焉敘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鄉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邪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久矣兹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敘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為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勉在屯之際猶戴

今皇帝嗣大統勉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兹維新之始主上內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　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敘閑中竊察其人若今某公某及某公某公皆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任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勉大事濟大艱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為之謀強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為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勉之可也得非謹始執要之一幾邪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

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之時伏願先生斷斷若殷之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為已任為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而不敢自專為辭若然史臣董將執彤管磨崖石以紀勒先生之大勳並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大憂大計可收厥効矣敘賴　朝廷之恩先生惠以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纖毫求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宮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敘輩亦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　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由余之感德感德敘兩歲患脾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痺未知可逭生否恃平昔從游

門墻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兹因論極時多務不免覼縷于冒崇嚴恕納不宣

答國子監丞關禹錫　李賢

昨得足下書反復披閱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世痛恨自巳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爲幸矣故以書相勉耳道理無窮雖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爲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本又强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教者夫向上一節豈易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遽謂天下之士不可與

講而教無所施也况在巳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爲半明半暗是模範未備於巳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爲教無所施是師道巳足乎巳又何覬炙於人而賴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不敢如此且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况於此書前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輙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愛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爲狂耄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爲文貴條暢只看梅菴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澀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安南國王書七　錢溥

一妻賚西南聯附官爵至楠聯差

欽差頒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竊惟篤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僞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豈爲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僞之弊而巳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巳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爲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僞者而何待於言爲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啓故言之不能以自巳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找　朝廷念陳日煃率先歸附世貢不絶恐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爲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爲國人所依附遂徇順其封以與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篡嫡昧死來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蕤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爲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　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巳就討且告　訃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按御

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毋子皆賢禮
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錫封焉則我　朝所以保黎氏
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翺翔萬
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毋家任使取適
而已豈有密切僞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
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瑣與女直等國有僭越志請
國來聞使行人私為傾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賫詔往問
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月賫之封人而已不知（闕實浙系偹占城故）
（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為下
所弑毋老子幼勢亦殆矣毋太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玉率其

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兀思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安南奏歲竊奪按偹謂正天討）
（故臣使闕之）則我　朝於四方萬國抑强扶弱植顛起仆使之各
寧土宇而同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毋其心天地其
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教
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
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崚嶺迫邇兵械使
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
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
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並南
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
禮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顯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

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糴剌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和
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
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
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
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韶簫而嘆盛德孔子見郯子得
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
國於周室傾危之時周以內外而有間也況我　朝之於安
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
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彼僞以為功也故於王初
即政而言之溥等叨
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　帷幄寵臣故特簡
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

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
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華溥而
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也溥等肅奉
二迴　[illegible]
欽差頒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　惟安南素稱文物邦其畏天事大之誠固無所不
至而獨於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等奉
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于王顧聞
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而無疑也比入關二日王
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璉未有不扣

而自鳴者故諭舞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且使聞諸執
政者曰國於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往
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爲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
雜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瘳效故善回南五
日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
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
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
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
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蓋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與夫頒　詔儀

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　詔行司
府者言之宜有以來並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歜溥味也而
周公薦之謂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鞶纓小物也而孔子
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而况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禮况今頒
詔授封領勑之禮並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
之可行者共爲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
子之國亦克求世而無愆矣幸毋惑於故老之談曰吾先君
未之行也而忽焉溥等肅奉

三 論禮不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辯講定至黃卿始爲不足
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
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爲是也僕輩惡王之爲此言
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
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藩國　大明集禮
所載有詔行藩國而未及封拜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
此而一以禮制並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
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之禮如
幾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勞人萬里之外哉若曰
王命未宜而未敢遽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蓋
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僞欺惟人不可

以僞感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
冕服之制以俟奏　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
等議復

四 辯論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書致攝安
南國王爾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說者公館非
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度於分內溢慰論於言表
然後導迎　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彼此交驩而
成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
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而王獨不此之信謂天
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謂天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忽之

將猶延于受玉而惰成子受脤不敬之歸矣豈知魯公如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來會宴盟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爲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篤禮足以行己和足以得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紛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縱令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說之徒而問曰　天使駐節於近郊有日矣當以卿禮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得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介來曰王悟矣敢觸于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阮堵阮廷美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溥等謹復

五　[illegible]啓

欽差頒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來王之牢醴餼稟日益于始而謙撝敬慎不替于終行人何以臻此頻行又蒙賻遺感愧何量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來獻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者奉　德音揚　清光惟恐弗職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寶抑速戾滋甚矣古人有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　大雖國所無亦克唯　命是共矣此來之能恤也而況厚賻之復加哉用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六　辭贈啓

欽差頒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　恩亭上荷王執盃眷戀之深送舟凝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況贈賄之辭未畢而納書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遣之使即來此將物以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懸于中哉關山迢遞日遠日深瞻仰無由豈勝戀念不宣溥等肅拜

七　私覿啓

欽差頒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違以來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實王所任使親信之臣不可以一日離者特徹以祖送至於決辰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恤是固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頃復出所辭納書之金以溷我行李則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淳哉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用是返璧奉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欲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拜

與王大理同節論文書　劉定之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爲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廡乎君實之

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言爲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爲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九

記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

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琅琊遊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 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 秦王府則林伯恭 晉王府則朱伯賢 楚王府則朱伯清 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皋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亙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惟凉烟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噢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
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朝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閱潭側雙照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辟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淙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讓泉瀉溪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惟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醉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罹兵後焚煉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十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雲托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梼杌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照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躋莽白茅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盤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寓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雖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迎坐方定能與院僧德學同

太子賛善孟益　秦王伴讀劉績　吳王伴讀王驥　楚王
伴讀陳子晟聞瀼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
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飲飯客飯已寧
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
亡張德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皆為
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
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
之南有白龍泉禱而多驗重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
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寺
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
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
井井亦幼卿所鑿𡶶山腰陟磴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

小青螺在遊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
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
慱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
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荊
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
常奚足深慨所可惜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
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
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
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
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
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
廁跡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非惟瀼等獲沾化育生成之
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
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盾刻諸山石云

遊荊塗二山記

瀼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虔內使監公牒至及
閱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瀼搜訪與
青宮言之瀼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荊二山最著圖經塗山
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
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跡
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俾往遊焉余將度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泝流
而上宿今懷遠縣以俟瀼來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
乙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瀼上謁
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瀼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
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足戍校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
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壩多莽叢之圃行可三里餘覩
大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耳間有
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
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崛起道左旋傾欲飛遂復二里
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釃以生茨曰聖水
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

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
州之境皆在冥茫杳杳中緬想南北戰爭也戍處爲慨者久
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
舍之比如櫛榜題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
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
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
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
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
未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
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歲封子求祭
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岰舊有僧房今廢久
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訖但見旌旗如錦紛搖曳上荊山矣據
亦丁麓入縣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
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
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荊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
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
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
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産玉坂奇石駢
立玄質而白縷紫如雲西有玉池榛荊迷路不可尋景彰欲
導至青峯廢見倦遂止時
青宮已徽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
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
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

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
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
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
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
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
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
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
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
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招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
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
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
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

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
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巳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
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
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
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
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
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
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
荊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會
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
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條杷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
者一笑同遊者蓋

太子正字桂彥良　晉府長史朱伯賢　楚府長史朱伯清
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頷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順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緩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脩高白履和氣充決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潤目有棱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瓘骨突而神清鬚長

過領內服皂領帽有巽圜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貌親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瘦目長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繶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强半白鼻與兩顴微赭脣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鬢側耳微聳毫生覈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采蕭然御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鬚淺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將蘇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輙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新雨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　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大為瓦礫灰燼

竹樹花石伐斷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
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脩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清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農至今郡縣屢辟之輙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頗得余記之一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佚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粮粱芻茭之需叫號徵逹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矣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

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爲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横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熊石突起類大甕針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根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岩角肖虎嚎忽夜大雷雨嚎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壘崖卼奔遠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篠積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瀑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曰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巉峭立若蝕蘚暈時有水珠纍纍滴下歲旱鄉民

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轉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頫香爐故名香爐比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雲峯屹然以立者名王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彴橋越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奔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霤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迸上有聲如輥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晚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篁蔡間有平泉數百畝可耕耨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覘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而廣而底故大水驟亂石聚其內逆湍復淺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陰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綆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繩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

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目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虚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

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瘿腫爲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畏所記　胡翰

常山邑丞劉彦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随牒四方恒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爲長爲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廼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内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

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隘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不當爲而爲之知天者不當爲而不爲當爲而不敢不爲之故其畏也非恇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恇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舧

身危亡疾疢之中奉其毋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為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慎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負責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郎晉王質觀弈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與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剝陊

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導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横亘適趾頂皆石蜷如螺螈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行後先不絕凉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顗徐霖游酌諸名筆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與客共思道旁絲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迤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晚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曹石曰閒逢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燬拆下者剛燥陂澤既竭源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脩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灾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為僚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

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偉劉君於民社者曷為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惓惓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今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讓懼余言不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

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権貨財督税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卽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實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峰間

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潤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寺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寫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遂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址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霤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霤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霤以去而石霤廢亦十五六乎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鄰姬乾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滃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頗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汹洞呼笑聲亦不

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泓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寓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邏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庵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峰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崗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聽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

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絶余拍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和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蓋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聆洸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霧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丫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刼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淩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樓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逆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燬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惟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燬壞輙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敝敝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頋因委棄榛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廬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廬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

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温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是礜也礜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氷蚕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耻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

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脩靜諡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脩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脩靜寔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脩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脩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畫有兩脩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黄

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欵欵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設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設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宫皆貯以金瓶寶䍐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設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千尺範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此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遥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

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邪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邪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黄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頗從之游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岩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於其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邪及

淳熙中應菴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游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鸞鳥遷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光寺明日乃還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峯於廬山爲西面郎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嘗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倚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

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僚俾之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游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呂侯賢甫君往時暑甚與夫暱屢從道傍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背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般乃能造耳非謂眞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昔有孽蛟從谷中出水

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爲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餅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餅從洞庭湖上出餅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趾也至是五老峯乃巉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瀑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舊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

名遠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邁赴饒之德興尉云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九終

記

謁周公廟記

王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土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絶壁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脩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數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即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太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録事判官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於南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部使者孛朮魯翀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嫄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恠余因嘆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没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

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爲周公故邸居地且其址既阻隘路徑尤險狹周公以冢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遂繆指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舊祠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守臣白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太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爲宋太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終通之語自唐太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元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録以爲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李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小卮適雲陰雨微下風起樾群木響籟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歆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

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爲剔其稍背釐革李以縣事繁劇辭余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廻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倫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峯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齋貫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比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律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俾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旣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旣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夬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申

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閒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閒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新甃惠澤池記　杜斅

潞爲州屬縣六壺關西距州治僅一舍域太行巔地高亢土峭剛而獨闕井泉利縣郭民會有力者掘井深倍九仞往往爲石隔而不及泉閒或及之水脈津津汲挹曾弗贍瓶其勞於邊井直抵州境泊他聚落乃至積雪鑿冰窖貯旦夕用以故其民不免有饑渴之害者洪武丙辰閏九月三山郭公來丞是縣興利除害政敘以行憂民渴饑不啻猶已越明年丁巳春正月乃會寮吏屬耆衆而謀曰縣治南關故池爾衆向集雨潦第以濟衣飲當今湮壞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卽農隙借民力是甃是浚俟雨而瀦蓄自泓澄惟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加額同口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請乃卜日召集近縣郭民畚鍤齊興不日而池成其瀦則護以木栅而防崩嚙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汙穢之雜坤隅爲閘兩壁翼張而鑱板橫施俟大雨流行則起之以石陝注瀉而入水良隅爲門兩楹山峙而扃鑰堅設令衆人汲挹則開之由石級下上而出水廣則呀焉窪焉郭其有容

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瀵然洸然昧其不測宛若陽闢陰闔於以免往復遷没之勞於以憫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爲困爲節猶池之廢興其水則爲潦爲涔今池轉涔爲潦猶卦反困爲節既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爲通乃因天之澤爲地之澤以地之澤爲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且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受封者公既敞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爲州爲府而登廟於　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源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涘哉縣南坊耆衆其肇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永久俾勿替公名栯字求齡由進士擢濠陽簿今爲壺關丞

華川書舍記　趙汸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敍上世以來爲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爲記辯博精詣殆不可加矣適者汸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爲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敎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後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爲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黄老經義未明流爲箋疏而反身者惟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屬綴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舂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敎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竟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静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辯也況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黄公黄公之見於文章者安静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

大略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蓄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弦以矯偏運甓梳圜以驚惰書有所爲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蓋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飾其躬以巴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中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敎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敎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晉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巳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惟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知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毋起於毫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高邈卑絶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齋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爲共學齋記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黟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隩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君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之恒不懌以其問曰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甄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柟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本猶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爲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爲是不得巳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爲一巳之私也子之不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皆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莊子固有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爲櫟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黃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皆不爲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繹然而悟曰善哉進

於道矣雖然吾於樸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梅花易洞記

徐一夔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胡先生讀易嶽麓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究而為洞嵌空谽谺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依山為屋所謂嵌空谽谺之狀無有也其屋撐橫不廣剎度不華聊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瞞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為之解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

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圜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為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普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適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善其身請以告我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余山藪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 今朝之初共承 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大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攷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

憫時俗之失則從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蓍言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豈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稗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阜隸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悖非敢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殖也吾無田以種杭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税無科徭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

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
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
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隘齋記　徐尊生

歙南洪節夫晨家小飛來峯下其先廬相去十里而近在杳
坑之原故無恙也壬辰之變悉燬于寇越二年僕稍定流散
來歸節夫以小飛來直通衢而其寬閑深阻可以肥遯者莫
宜杳坑之源乃即遺基去其蓬蒿瓦礫爲茅屋若干楹奉母
夫人以居教諸子肄業其間材梢而制庳視昔日棟宇之壯
丹刻之華無復得其彷彿而意趣幽野位置整雅望而知其
爲隱君子之宅也扁其燕處之室曰隘齋而謂友人徐尊生
曰予平生不能媚世容物亂離顛沛以來益齟齬於時矣故

因吾室之隘以自名以見吾志盍爲我記之尊生辭不獲則
復于節夫曰道以中庸爲至人鮮能之得其一節之偏以高
於世蓋已難矣若夫廉隅飭名檢波流風靡之中確然有
所不爲則隘者豈非制行之高者歟方澒洞之秋衆人耽惑
搖動往往有之君獨皭然不滓倡勇效順既乃屏脫功名深
潛遠引於巖石之下非夫居常有得於隘而能遭變不可奪
如是乎且吾聞之合於人心之公以爲隘則固制行之高者
也任夫一己之私以爲隘則其弊有不可勝言也毫釐之間
辯之弗審而善惡之歸相去遠矣古之隘者無過伯夷鄉人
之冠不正則不能與之處讓國恐不遂其志則逃諫伐以不
聽其言則隱而餓餓而死其隘如此然其所爲皆關乎世教
之大合乎天理之公未始以己私參焉孟氏立論之嚴雖以

爲君子弗由而又推尊之曰聖之清故爲隘者必以伯夷爲
標準庶幾其可伯夷奮乎百世之上吾從而興起於百世之
下人心之公無古無今欲爲伯夷是亦伯夷而已矣以節夫
居常遭變而不可奪觀之則辯之庸有弗審乎雖然弘道在
人能大其所受斯謂之君子伯夷之行可尚已比之中庸之
道有間矣由伯夷之行合乎中庸則致廣大盡精微粹然無
疵而所謂隘者將不可得而指名矣君子之於道豈固以偏
自處而不舉其全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吾於節夫
深有望焉

朱氏春濡菴記　朱廉

義烏朱資安居縣南之剡溪既葬其親於所居東北之五里
杏花溪之左乃築守塚之舍而署其名曰春濡菴春濡云者

蓋取諸記禮者之言資安以告余俾爲之記余曰善夫資安
之爲何其可美也孰有舍而歲祭之士大夫行之久矣胡獨
有美於資安也嗟夫三代之世教化明備禮俗與行人自幼
稚已知事親之禮矣及其既長孝養之外他無事爲務以適
其志務以安其體務以善其甘旨而致其尊榮惟恐親之弗
悅也既已如此矣又懼其不可得久也惴惴焉而愛其日不
幸而沒則吾哀戚之至若不欲生葬埋必盡其禮而尸祝必
竭其誠終其身而弗忘夫然故爲人親者生則享其養歿則
享其祭而無憾焉迨世教衰士習益下甚者視其親猶塗人
其口能言也而未必聽其言其色可見也而未必視其色況
能視聽於無形無聲也哉此其人蓋與夫羽毛齒角者不異
其事生若此豈復有沒後之思而致其愛敬於墟墓之間哉

令貧安之思念其親吾想其心入其室則惕然感曰此吾親所構也吾今安居之而吾親安在哉稼其田則曰此吾親所闢也吾得粟而食之而吾親安在哉涉其園則曰此吾親所築也吾得藝吾麻而吾親安在哉覩其妻子則惻然以感曰此吾親之授我以室而延吾嗣也覩其兄弟則曰此皆吾親之子而吾同氣也覗其身則曰此吾親之遺體幼而育長而教以望其成者也今吾與其兄弟妻子具在而吾親不可復作終吾生不得見矣一念之感未嘗不太息流涕不能自止況夫氣序之推移時物之變易徂暑未幾而繁霜已肅改歲未久而雨露已濡徬徨丘隴之間戀慕松栢之下一觴一胾庶幾享之其情爲何如哉此其視流俗何如而余烏得不深羡之哉況又徵文於予將刻諸石以圖永久是不獨盡其一

身之孝思且將使其子孫継續於無窮尤有過於人者余故爲書之俾世之弗及者有所興起而其後亦毋敢忘也貧安吾事其兄卽余向時爲作義軒記者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雉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爲鬼門中爲人門次北爲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爲夜叉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營廻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㟁上有關道且牽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

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甕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鵓鴿巢壘石爲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㟁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幷詩且刻琴陰禹功二㟁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鴟蹲者人號爲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脩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小律詩記之偕行者生員張恭馬喜王與也時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古愚齋記　劉永之

臨江貳守草侯彥芳其系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七傳而至茂今家潤州雲陽爲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干里地曰壽安有別野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爲記既受命乃爲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即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今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群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強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而秦用以亡自是而後其流風末俗浸淫瀕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雖有願治之君番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爲當世之計卒不越數十百年法弊禁弛則又往往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豈可觀已當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況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是而未有深慮遠圖而振之者豈其沉酣没溺之久而終不可爲邪無豪傑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變而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今侯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壞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俗之是非因取其所常被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

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節而勤勤然欲托於文字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於自信而庶幾其人者與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侯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侯者考焉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爲己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而達也欲其有諸己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己者必自貴而不御於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爲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弊屣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進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祿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敖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卑而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爲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爲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弊弊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爲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没齒貧賤者衆矣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爲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

下窮則獨善其身而異端叛逃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柯同德儒者也世居昇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爲學者皆内而弗外爲己者也而同德之爲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要其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爲也惟其自貴而不徇於物也故不爲時之所知崎嶇蹇蹇至於窮且老矣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其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徇於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以爲之記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聞過齋經閣訪黃君伯厚于東叔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噫伯厚逃佛而歸于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誕脩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于學去其虚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爲黜其偏而歸于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脩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玄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顔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愼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别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僾然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于 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毁形滅性離倫遺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邪嗟夫北辰之止于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于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愼其所止哉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

皇帝卽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燕趙兵不血刃而梁晉關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梁以通遭度舳艫千里東貫蟬聯貢賦供需有程無阻後以黃河變易漕運之南陽西暨周村淤塞壅數壞舟楫迺遣師莊石佛諸閘北泝汶濟以達燕冀西濟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於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泄漕度衍期深爲職守甚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距北達麻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撥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爲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河口則土崩流悍不可卽

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下夷土堤平水泙入尺以爲基樹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甓適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數擬石板爰琢爰甃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關以鐵錠磨礱刮削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擗䌓二十二尺西向擗䌓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𢑥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决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

十甓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十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兖二州任城滕鄒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盖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甚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我記之子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璜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内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殆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僻阻之區絶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薙獮於榛莽發棄於塵霾倀倀

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盖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即位之明年　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今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曾王君藏赴　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爲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令李君仙濟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

其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　京師謁部使者祇承德意遂故地於久擴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煇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同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辭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　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爲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其陝西人王君名鼎字秉文北平人煇邑人

擧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湑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擧者華而甤者穉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關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槖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槖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

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愼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輙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毘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羡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

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澈之有敎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粟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董灼海内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舉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鈎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舉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知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遽亡者寔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敎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輕重而求之者驟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爲容詹詹以爲說及沒保身固位以爲務乎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誤國而叛君者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仗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两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蹈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特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發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悦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特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于繪之縑素云初

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

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

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　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媢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
上覽之而哂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

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曰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羇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棲雲軒記

汪仲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輙貽予于城東新構之軒病卧若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爲而來也又胡爲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思何爲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也倏焉斂藏不見蹤跡孰使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遁遯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岡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冷自在與人若相得也吾之來而由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寥卧吾何知也吾何爲也而亦無不知且爲也況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爲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于軒中以爲記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記

樗舍記　謝肅

上虞晉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其下而名之曰樗蓋自比焉且屬予記之將子有四方之游不果為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憮然曰予以吾為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豪雄並爭以為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

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汩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大用不適宜固未為不見用也及
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讋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手以就戮辱焉惟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邪天下已定
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
京師親為簡拔以用之有朝食蕭盥而莫謂罪罹者矣有莫居逆旅而朝上嚴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為權而右賜徒流右懷章緩而左伏鈇鑕者亦云移矣是豈寢衰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為者之故也以吾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樗焉夫樗無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言以為求無所可用而為余大用者也予但以是而記之何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求無所可用者莊生所以忘天下也為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為者也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道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呂望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于渭濱固漁者耳而能讀夫丹書之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呂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為東周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性善論養氣所以

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已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為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說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終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蓋以諭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諭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栢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于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

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未之見用君無用然乃強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憮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爲書之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錄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藉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爲專門名家大謬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脫敝屣則學賦詩爲文以藻飾厥躬後進之士尚又來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蹈踏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慍抱與俱殁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爲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爲之尊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譏傳曰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鷙鳥乘飈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爲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爲土田橫縱其畝鋤治七八往返然後墳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况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睏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輙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殺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爲於三綱淪没九法斁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鬯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時聞人故余特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　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藻文之末而遺于孝

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做懼矣

遊山記

貝瓊

檇李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殳山山由殳道人得名殳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殳山適予被

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举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飭陳能陳寧兩生洎予子翱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殳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絲麻荊棘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民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沫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斬然壁立者即殳道人尸解處其巔有小石突然土中類逝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閔之待煮茶來獻乃嚼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斬爽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殳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于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復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陗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山陽王氏巨竹千挺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

倚黛蓄與天一色錦帆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翱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翌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至紫微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橫錯布類馳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如縈蛇躡蹻縈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與古達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皆余所知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西過寄笑巖居中鯛燕生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闊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曰卓午泛酌于半間雲所醮酌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翱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胥尚書張廷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餘仆者不復支蝕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摶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洎桑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微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在

磴猗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夹山之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蝌於荒煙野草閒而齧食其基礎况讀書臺錢錄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惡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嶼石窟窟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窟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徹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宜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其趾東獻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

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閒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祜也將彥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爲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爲變命祜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延訏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其子文正公相眞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祜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冤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抑嘆其子不足相副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已其後卒就竄廢竟秦氏遂衰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爲百世之龜鑑已故君子莫不稱祜不徵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祜之所存者恒寡而效檜之所爲者往往有之豈其性异爲邪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爲不足信也不智甚矣無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爲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脩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爲善無應則懈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然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蠧而實可碩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爲記熙荊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爲鄉里所推云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巳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學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于其前其卓絕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深若補陀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斂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學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閒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之名而遂爲之記廢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

田名園之相屬所蓄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仰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眞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黃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煒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谿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懷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池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茲樓鳳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茲樓所能獨專也惟能知盛德之可懷知大道之可由則專茲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不可務乎德學曰然某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爲記以遺之

華萼軒記

吳沉

浦陽鄭氏以孝義聞于天下久矣蓋自沖素處士諱綺者暨子孫以無分居至貞和先生大和已六世矣貞和而下復三世焉先生既高年碩德子孫又多材俊於是招延名師以訓導之吾友宋景濂氏實往焉景濂一日以書來致其從姪字仲涵者之辭曰吾兄與弟皆受學於宋先生先生嘗以華萼名吾所居之軒子其有以記之余識陋才謭向嘗獲觀義門文錄見當世之名公巨卿皆有稱述沉何人而敢廁姓名於其間邪然以仲涵求之之切雖辭之而不獲也嗚呼常棣之詩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公覩管蔡之變故其詩也其志切其情哀委曲詳盡千載之下遺音皦然也使天下之人而無人心焉則已如人心未忘者使之謳吟於三復之頃孝弟之思當何如其興起邪善乎蘇洵氏之言曰今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五倫之中惟兄弟與父子爲天合而人生百年亦惟兄弟相與之日最久奈何世之人較錙銖之利害徇陰昵之偏私反視之不如他人之厚也昔先儒之訓詁此詩於常棣之花與有二說其一以爲衆華鄂鄂然俱發而光明與兄弟之衆多而和睦也其一以華鄂分喻兄弟華與鄂相覆之光明猶兄及弟相順而榮顯也二說不同而鄭氏之家則兼有其美焉又聞之沖素之四世孫龍游府君德珪與青田府君德璋兄弟也青田爲仇家中傷龍游奮身代之兩人爭欲就死事在宋史孝義傳中嗚呼此則不幸而處乎患難者也今諸君子乃生太平無事之世家道蕃昌之時有怡怡之美而無患難之嘆何其幸歟其營是軒也蓋以爲合族之所朝於斯夕於斯講明於斯燕會於斯籩豆靜嘉琴瑟和雅繄然禮文之有序藹乎恩意之交接信乎舉天下之樂不足以及此也故沉以爲詩之次章昔爾之祖既允蹈之而末三章之辭今仲涵兄弟又克踐之然則茲軒之取義也將百世其傳而無斁矣鄭氏之澤其有涯乎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貞和之賢景濂之教於是益可見矣景濂方以能文見許於時仲涵豈不能求其師之言以爲榮而何假於余之區區者哉

京城鐘鼓樓記

王景

天子之都衆大之地故必滲漏閎之具以昭天休俾民靡或踰於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極樓域之亢爽以樓鐘鼓挈壺氏掌之伺日晷之出內以爲晨昏節非欲侈爲壯麗大觀也不如是則天紀不脩而大音希闗于遠也

國朝混一華夏建都應天據龍阜阻大江拓城萬雉以鎮服四海

皇上維清緝熙德懋周溥以爲政令之行自京師始肇建雄樓于皇城之西地當崇岡既亢且陽凡爲楹二十又四高若干丈下爲馳道上懸巨鐘簴牢追蠡作其鱗之而鼓音三八周列于次扶桑啓曙衆韋叢動徐疾三止金奏爰作以數節之一百又八聲震天地無遠不格天關以開地戶以闢人門以啓嶒崚景昧數亦如之于是戒百司飭羣隸令于衆曰凡興作休偃毋先時亦毋後時敢有不恭罰無赦於戲

聖皇恪脩彝章以爲民防天時正于斯人紀脩于斯

國容觀于斯建一樓而百度舉其誰敢不飭是宜表天聲乎四海而垂則于億萬斯年之永也

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古之有盛德大功于世者其祀典恒與天地相終始非鬼神實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凜凜昭灼今古非惟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發嗟乎生爲忠良死爲明神理之常也予見宋忠簡公宗澤墓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跳踔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胡虜入中國至靖康之禍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太山盤石自神宗用王安石國脈潛耗至于徽宗以侈靡促之董貫喪師以啓戎心再犯國都徽欽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彜斲喪無幾惟宗澤起自義兵都總管留康王於磁州差軍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引兵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府京城留守宗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効順復數十萬方尅日大舉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係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爲王臣澤亡則王臣變爲賊矣是澤之生死係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裂金石志吞逆虜而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爲金未可知也

天朝郡守劉公展涖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爲寺僧所侵即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釐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釐六毫草蕩一十二畝五分山六十畝六分七釐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序其顚末其規模措置頗詳且云邦人復建碑于寺以紀興復之由揚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宗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丘壟于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公三百年之絕祀雖然是豈人力之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係于天而人臣之忠義繫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予假天以彰郡守之績以勸世之爲政者知所本云

還廉軒記

劉三吾

都梁生李宣孟昭請予以其所名與字見質予謂宣昭義聞人所通知也宣矣昭矣不知所納約焉明無所從入矣韓

呂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退之以有衆人之能不可無謙退之志也朱文公名熹熹之言火明也則字晦翁以既從火之明可無韜藏其明之地哉人心無不有所蔽有所通彼蔽而復語之以所蔽愈不通矣必自其所不蔽推而反之心斯悟矣在易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室之暗牖爲本匪所由之明乃室之所以受明也右象坤爲闔戶坎艮爲穴穴其戶牖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四用五之所明而以一尊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自納于君納之不自戶而自牖者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爲之說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非不爭嫡庶之義非不明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上素知其賢而不能致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及乎後來左師觸龍于

趙太后所愛少子不今質齊亦其所蔽于私愛也觸龍知其所明左使之長久富貴一言而聽之如響教人者可不自其所明而入之哉生知所以宜昭又知所以納約自牖則學得所入而蔽有所通矣故因其見質也爲名其軒以通牖蓋欲其于宣昭之明而得所以納約自牖之地焉或曰茲義也非釋氏所謂壁還牆壁明還戶牖者乎曰彼以通塞之常言此不主塞主其通而言語若同而義實異也

宜隱軒記

方希古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罪不足言邪卽草封事詣丞相府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爲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願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限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蟆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於戰鬭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

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備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

名富貴之人也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同釜爨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

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敎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杳焉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蠭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二

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
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襲請于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
二十三日到滇次日祭見　岷府退詣藩閫文武大臣及士
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爨
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見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
輪委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
臣君司徒達里麻叅政龠金閭高撫尉輩尤所尊重凡見梁
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嚮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

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墟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適
遁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
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
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
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
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
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
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爨人以
此日爲節曰故父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涙達

理麻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舁至地藏寺北
瀰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
瀰澤園撫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
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説益以先公實主其
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聞市人競
來至閒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
元帥故從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
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後引至壇指其處哀未止有僧
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撫問化後遺殖何在
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
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
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趁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

夾室越明日遍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
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
布政張公紞叅議范公祖審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嘗有詩見寄可考
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
化後達理麻已使瘞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
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埜
物狩蘇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
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
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　冊達理麻錄本藏于
家後併原稿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　言似非虛妄者又沉

士錮有年近見宜黎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燕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岸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曰述還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元兒孫東門外之百步指壘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壘塚盡夷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壘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欲訪求遺殖歸塋先壟以襄大事不意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　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忝辱嗚呼痛哉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惟潞州古上黨之域盤據太行抗勢高爽爲天下樞自昔號重地其俗尚樸儉其民力本喜文學州治南四里爲孔子廟左爲學元始建國州倅崔霣始經營之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事陳伯福繕葺而增廣之至正之季府丁用兵弗遑文教之事廟與學俱圮不治

皇明受命萬世底寧乃具設教條置師弟子員用脩學校之政郡邑奉宣　德音罔敢弗欽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張侯塞來祗謁廟下惕然曰正化之行實學校是基而宗祀孔子者寔教之所自出也故制下牢且多撓敗甚弗稱崇重之意盍亟圖之衆皆曰然第瘡痍甫平公私殷輯幸少假爲既二年會歸粗令下民用以給侯詢諸判官馬侯更曰王均暨鄉之耆艾僉以爲可於是伐鉅材琢貞石宣集衆工盡撤其舊而更構之中爲殿八間象殿正配以及十哲左右廡各二十四間繪從祀及弟子及歷代先儒于壁兩廡之端立屋六間闢中東西門而樹戟于其外門之南對峙齋宿之廬合十二間又南作高門三以應靈星廟之東別築論堂以爲講肄之地直爲翼如學徒而處樓構晄如壽冊是度都爲閣複四十又四至于廩禽之室亭爲之所教官講師之居止前後布列靡不完固繚以周垣徑以脩衢甃以甓礱堊以塗丹恤然觀深廊然宏敞經始於四月辛丑訖功於九月丙寅落成之日侯率寮寀僚師行釋奠禮既而合宴于堂鄉老屬公

郡縣之吏逢掖之士咸大和會咄嘖而相謂曰洋洋乎盛哉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侯其知先務乎非有述焉將何以考引侯德而播民於道也乃相與謁辭刻諸石克表惟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適所宗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仁義禮樂之教垂於萬世之遠通祀于學於禮宜矣朝廷釐定祀典凡廟食之神淫名僭號一是刊削惟孔子謚爵仍其故所以崇聖道正人心而植世教也邦之人士入學鼓篋當淬勵刮劘以克廣其德業退而家居爲良士君子爲出而世用爲名公卿大夫爲誠如是不惟無負於

國家而侯之志亦庶乎其遂矣不然雖抑朋嬉靡聚是耗僭不知明體適用之要又豈侯之所望哉侯名三同字大守世

居阜城家于吳初舉進士擢白水縣令治最諸邑佐州再恭其行事粲可稱述獨此關於治體尤大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孳牧之政聖天子踐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為宴休之所引釀泉為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為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為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遺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　帝業呼吸雷動麾斥響應英雄蕩滌殘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斜拖炫爛五色之氣蟠為龍文結為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仗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永樂三年秋八月

遊陽山記

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纇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峰聯起伏飾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暎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乘者有登禾乘于場者有挽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頹其半不曾塞橋下人取便從下

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墻就以踰墻内流水由拒馬墻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輙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輙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以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棧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餘間以舍趍事者環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鑿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

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趍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嘆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嶢巖未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巷頭者甯宻者纔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蒼然於煙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寧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熈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眞州奉　勑葬此盖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于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年落梁本葉寺也剏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别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窻外落葉撼撼作聲余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

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靈景海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璲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　明時荷

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　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况敢爲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　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覲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

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三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閎暑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髯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擊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逸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摻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輙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諸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

國朝廷試

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

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

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
爲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
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
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
刻石太學列令　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俾可命臣士奇述
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爲榮者
天子親擢之也今　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
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爲當世之用太平之
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爲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
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
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
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
於是　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
書于題名之首時奉　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爲治者莫踰於宋宋興三百年其民安於
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
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爲心以太平爲己任蓋至于今天下
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
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
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
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
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卹小人哉而小

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
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者
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
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
不自得也哉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
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
公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
庚子冬被　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
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
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
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
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
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
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
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
泉琢甓加石甃焉百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
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
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
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嘗樂於此者
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
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進
字孝橦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
太僕卿於滁豈弟敦學明建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稱

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寶應墳丞楊文建孫爲宋載劉璧主簿許伯治及滁人諸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也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紆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助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濟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後振歷世變故寺屢壞屢興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其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録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充宗云良价嘗從充宗游遂因以來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能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若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趣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修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斵繪藻塗墍既潔素間而三之其中爲堂高明靚深南楹北戶疏暢洞達東西二室左備燕休西庋圖史庖湢具於兩序卉木之秀環列前後四顧虛曠旋遶之影車馬之音邈不及究然郭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棲託也置僮奴數人酒壺茶竈與凡奉賓客之物恆具公之意蓋將朝退之暇及其寮寀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成會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爲脩撰編脩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爲三人賀主獻賓酬觴行甚樂有言于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其居

盖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
屬予為記衆皆為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璧相比談天
者類曰奎璧主文章而圖書秘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
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為重自洪武辛亥至今五十有
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
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
聖明在上丕闡文化斯民生遂四境晏然太平盛致也吾徒
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
上之賜固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
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 列聖幾三十年未嘗
一日不在
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 聖治者愈久而愈勤故
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
則公祿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
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
今日之宴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
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
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
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者于今與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即
建學立廟 京師親臨釋奠又 詔通祀於郡縣又
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永代之
為範也

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 親幸太學行
釋奠禮又 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來崇禮先師極盛
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
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
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
也繇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
尊且大而况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獨蒙與是為何
如哉溧陽縣故為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初林公慶知州
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弊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
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安明靈副 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費
以謀更新而訓導陳余適來議益允協乃白之縣令丞皆曰
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
善吾民乎奈何吾坐視自是即皆自言願有助也本之以其
情言於 朝從之於是自其以下各隨力出私帑作大成殿
若干楹易故以新工良材堅高敞宏麗加于舊規又新作夫
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歲春秋邑長貳學官諸生奉
詔行禮對越有嚴衆慮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斂焉敬脩所學
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
成夫受命有政教之寄而能究知本原之意相與殫力一心
不責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為不忝而為民父兄於斯
舉奮起趨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
可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某月明年六月竣事經始者

本之喬成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鄧尊其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耆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教之寄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觀矣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記

重脩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楊榮

氏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者也祠久而僨僨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洛於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自昔林林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具存墓側有祠後人以爲享嘗之所歷歲滋久莽罹兵燹向之隆者夷壯者敝茂草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郎署出參藩政歷是邦覩之慨然即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

皇上圖弘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就于廢鑑祇承德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秋行郡道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者與同詣墓所薙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己俸爲倡河南守郯城李驥及嵩邑令佐亦以其俸助之遂召工計貲凡所需之物則取於近邑所宜產戒以期輸集無敢緩者以是年某月日之吉興工　工能材良需用咸足於某月日告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設之器莫不畢具以某月日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以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子中家俾守祠事遂率郡屬祗奠爲奠已誥于衆曰惟是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興廢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

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 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丘之間幸爾託事要不可無書雖甚間之石著當時銘表在無屬重述而祠之雖作歲月不有誌之將何以示後裒皆曰然鑑比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惟道統之傳自吾夫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大成而不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徒然在當時惟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没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迨宋之興文運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聞國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人至于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不在孟子下也宋

季臨卭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爲請遂定諡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廟迄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祀則墓祠不立可也而墓又有祠蓋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私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惟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自出而開國公撝師教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殆亦弗畔矣夫然則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所重因其請謹爲之記

書畫船記

黃淮

陸乘車與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之兩制四十餘年且入禁垣侍
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與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 覲泝江入淮以達于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再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爲篷且易損漏嘗病之今年非桀桀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頗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傍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廚可以供茗飲爲余慶者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朱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爲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爲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况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震驚而愛憚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登研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

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弈傳觴獻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
上之賜也
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蕭山魏氏祠堂記

古者家廟之制大夫三廟二壇適士以下各有差等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享止考妣而已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立是不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夫禮緣乎人情而起之以義所以

報本反始者也喪服上至高祖而享有所不及豈孝子慈孫之意哉於是司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繼詳定始以高曾祖禰祭於影堂紫陽朱夫子又略加損益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而後孝子慈孫始得有以致其情也

國朝列其書於性理大全為萬世不刊之典其嘉惠斯人之意盛矣哉吏部侍郎魏驥仲房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扈蹕至臨安遂家焉高祖有發元常德路判官曾祖應臨平務副使祖發廣東鹽課司提舉父伯雅洪武初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以子貴累贈吏部考功員外郎叔父希哲上高知縣再徙蕭山贅其子嗣伯父都監公後於序次為宗孫爰即其所居構祠堂若干楹祀高曾祖禰位次儀度一依家禮又別為一室設二龕一奉自固始遷

錢塘遷蕭山之祖倣祭先祖之義立春及忌日出其主祭於正寢易世不遷使子孫知世業所從來馳書徵文為記余惟家廟發而祠堂作經三大儒而制始定緣情以爲義因義以起禮厚而不失為僭雖於四代之外增祀始遷之祖此又情之至義之盡報本反始之道備矣雖然禮有本有文規制儀等禮之文也誠敬禮之本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誠有不存則氣累志驕心神飛越與祖宗精爽判然不相關乃欲備儀文行虛禮感應於俄頃難矣哉驥嘗為太常博士陞亞卿存誠事神講之明行之習其於祀先也宜無間然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子孫孫益思纘承於無窮焉

松江府濟農倉記　胡儼

民者國之本農所以養民也昔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穀後世人名耕者為農農本濟民今曰濟農何也民農一耳食者民而耕者農四民之業食者衆而耕者貧耕者貧不有以濟之則民何由得其養哉為政者孰不欲濟農然得其道者鮮得其道而農獲其濟者今吾於吳松之為政者見之矣松之為郡所統者華亭上海二縣其地不過二百里而田賦百二十餘萬石視他郡為特重每歲春夏農之貧者必舉債而後能力作幸而有秋則先償私債然後及公賦公私既輸而農則貧矣農貧復假貸或鬻子女或棄本業日殫月削積貧至困如火銷膏不獲其所者可勝言哉保定趙侯豫來為郡守深以為憂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郡趙侯白其事周公默識之然郡無宿積憂莫能施宣德七年秋東吳歲稔會

朝廷命下平糴勸分以備賑卹於是周公乃與趙侯協

謀而力行之得米六萬石分貯於華亭上海名其倉曰濟農明年歲侵松江飢民二十餘萬計口者五十萬餘乃盡發所儲以賑之民乃獲濟周公復思廣為之備乃下令瀕水立場凡輸賦者民自發運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輸減三之一公又與趙侯謀曰郡歲徵北京將帥祿俸轉輸南京給之計其所費每米六斗致一石彼能受於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便且以省費之米儲濟農倉農可無憂矣趙侯曰善非公莫能為也遂言于

朝而松江得省米十五萬石并以各場之贏及平糴所貯凡二十一萬餘石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損負者及築隄防而力役者亦借給之民不失所矣是冬朝 京師以其事咨戶部戶部以 聞如其請下松江廣二縣之倉以貯焉其

帳籍出納則擇官之廉能與其民之賢者掌之每春夏之交施散以時斂必以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畫可謂勤恤民隱經綸變通與民宜之者也踰二年郡又旱大發農倉以賑貧而民不知飢乃相率詣趙侯請曰吾民往時歲豐猶窘衣食者迫於債負也今遇凶荒得免飢阻不至流殍此實周公之惠我公恤貧之力也苟得文字載之貞石以傳世示後則二公之良法美意吾民永有賴焉趙侯於是屬前翰林編脩郡人楊琪寓書以耆民杜宗桓所述本末請爲之記噫余昔以文事仕於其土者于今四十九年矣於其父兄子弟固不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余故人重以趙侯之請豈得無言也哉周官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其一曰散利散利貸種也洪範八政總之曰農曰農厚生也農倉之設豈非貸種厚生之遺意乎其與常平義倉同一養民而尤切者也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君子爲政以恤民爲報國二公之事皆可書余故史官也用著其實以告來者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爲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 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 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厥政咨焉予于厥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

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爽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墍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廄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後 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秉名文武之世相成王康王永光周室公歷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 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受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專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早建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

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請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清白軒記 梁潛

雲南按察僉事鮑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於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閒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爲明氏僭竊之都也巴蜀之水一至於此而合下爲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陵其壯且險天下莫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

其山川因訪其遺老盖
太祖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支遂宜祖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糧餉府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殘兵戈故其民至今號爲富完其學者習於禮義才充而氣完仕於時往往致通顯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然也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遭逢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因得薫其化而致顯融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良玉蔚然有今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古君子清拔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倫出豈不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充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煒

然與耀其山川無窮也則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耶予自去蜀以來京師往還兩都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其士之志節盖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聞良玉之介且絜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其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爲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藍谿書屋記　　鄒緝

古之爲士者其始皆學於家而後進而用於國故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至於國學則其材已成而非黨庠術序之所事者矣其於學也凡詩書禮樂之教非徒誦其文通其辭習其升降俯仰之容識其鏗鏘綴兆之節而已所以和其心志正其容體盡格物致知之功以極夫盡性至命之妙大而窮天地該古今微而起居食息一動一静莫不有則是以非僻之干慢易之氣無自而入焉古之學者盖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後之學者則異於是矣誦習其文辭而或不能精察夫義理考識其名物而或不見於實用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徒惟其虚文而已矣又其甚者講習之不聞而惟口耳之是務涉其流而不窮其源採其華而不究其實載籍雖具目不常睹而曰吾儒者吾儒者此豈不過哉其所以不及於古人良以此也夫士學而不如古而欲求夫材之大成不亦難矣哉此予所以常爲之深慨也新淦饒章倹民居於藍溪之上讀書爲學銳然有志已而爲邑稅諸生以其成業入貢于太學乃藏書於家而命之曰藍溪書屋又恐其久而忘之也來求余文以爲記予惟倹民少學于家力勤

其業既以窺探六籍之文遂及于成而進之太學其所得者不少矣因其所已得而不敢忘其所自取其遺書藏之以俟其後人其志之所存心之所在與於人也亦遠矣予既慨夫古今爲學之得失以爲士習之卑陋無以自進於高明而不能如古人之所成卓然特見於世也故因倹民之求予之文而并書以記之俾夫來者之或有所感發於斯焉

清足軒記　　陳璉

荆石上人生秀朗少有出塵志長薙髮而從緼庵禪師求佛道甚力所居無長物惟設熏爐茶具經函席凡庭下植竹百餘竿凉陰幢幢虚籟淙淙風回露晞蒼雪飄拂衣袂上人方定起笑歌其間俯仰宇宙視其久遠而若一瞬息廓然其中無一物之染着不知身之處埃壒乎而與塵有之相洄汨也

固名其居之軒曰清足予過而問之大雖氏之教以身世皆爲幻其謂幻者幻所有爲上人何動於有爲而樂乎幻也且清者潔也足者無慊之謂也絜其心而無慊於中斯清足也何假乎名潔其行而無慊於德斯清足也何藉乎有絜其居而無慊於適斯清足也何託乎寓假乎名藉乎有託乎寓者說於幻而幻之上人欲幻於是之爲乎將偶於是而之爲乎上人曰予之言理固有吾之所求者然吾之謂清足者以水本清穢汙濁之其濁之者非水之性也水失其性水而不足爲水矣人性亦然性無不善欲累刻之其善斯不全善之不全性失之矣人失其性人而不足爲人也人性不失猶水之清清斯足其性矣吾之名吾軒者樂幻而爲哉將以警吾內而不囿於幻也所爲求吾爲者必自有爲始吾故以是爲之余聞而善之意上人讀吾書知性之喻而不膠於其徒之說故錄爲記以歸之噫人性之善上人果識其用也歟

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臥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舊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庳乃下有司克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
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亦日就頹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棟椽敗腐不除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來推官司惠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且爲正倫既吉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獻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忻然稱嘆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桓圭以書來京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循名節綱常之際蓋

乎不可奈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爲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遂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奮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統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歸懷民之所尚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

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敎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恭儉愼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

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牓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牓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劉君魁劉君仕昌鄭君顒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謁及丞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業著于當時傳于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爲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爲碑亭前作大門牓曰勑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爲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爲心者也以天下爲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

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爲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爲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爲士者果當如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景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五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名曰水木清華亭蓋取晉尚書謝混西池詩之語云螺江地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如車蓋清陰蔽虧凉飈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迴風數波遊魚出沒稍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蹲若踞自南盤迴而西與羊崎諸山相連屬而石陝漈在其前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間雲霞之舒斂雨霧之冥晦草樹之葱蒨與夫平皋遠岸沙鷗水鳥飛鳴上下遠近之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讀書詠詩或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

人之情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窮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已非古之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宰清慎平恕事不苛擾民甚安之此可見其素所操履矣然而聲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游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寓中書舍人周恭道其辭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為記復招之以詞曰

螺江之流兮瀰瀰瀰濱江之居兮居所止白石磊磊兮山峙峙煙雲杳靄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悵唏噓兮誰與為侶盍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蘋兮憩江渚爾吾車兮遠翅從櫂清泠兮追凉風發嶺歌兮彈絲桐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內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東有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而浙蘇松漕運及閩越商賈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數千頃皆資以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槁死舟不可通有閘以節制其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創相傳始於唐時宋元以及

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而歲恒圮壞輒役民修治用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民與舟往來者病之知府莫侯之至常也政舉民安聞蔡涇久為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

朝既從其請詔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為之經度公受命與莫侯議當撤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功難成者公毅然力主其可初公因民有餘粟積於諸郡倉庾皆充至是

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粟市材用諸物惟石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令琢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二千株甎二十萬鐵一萬斤有奇工匠計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閘之啓閉有節歲旱有儲舟行無阻人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父老相與慶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溝洫其利於人甚大皆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興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者或謀慮不周或材不足任或懷私因以掊刻其下安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糧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半歲時漕

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攜肩縱者綿亘不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漈涇水可使之涸而閘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旣知所先務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博非有謀有爲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者固宜乃爲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巡撫南畿內善政不可殫述莫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爲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義山記

廬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閭鄉人之貧窮殍而無葬地者今皆瘞於此今冢纍纍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爲義士也因名其山曰

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說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　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用知者薦入　朝所司疑外校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事辭

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致仕得還鄉里今年幾九十尚康強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以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備其在子孫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爲是耳豈有望報耶或者曰此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行焉獨不可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骼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然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視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繫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央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

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椽以周垣堅以甓凡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齋祓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于時奉　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

之欲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尒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蠶桑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

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俗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壑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莫敢有虔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下有碑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制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酃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許不血食覺而咨群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傅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復本堂記

倫理叙名分正繫於世教使然者予嘗得其說矣世教不明

而其民父子兄弟之序或至顛倒繆盭者非其性不善也汙俗誘之也其教既明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得其正者非其性獨良也美俗導之也五雲東溪著姓郭氏當元盛世有無子懼乏祀者遂子其弟可謂其名紊矣而以爲固然莫或易之迨

國朝洪武初其後裔按諸世次失倫大駭遂更正之復其故常此豈不有由來哉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富庶人人足給民至老死不識兵革庶幾太康而獨狃於胡風不脩堯舜三代之教人不相非以至綱常淪斁我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忿嫉其弊一正以禮法而汛掃之俾尊卑上下降殺等級截然不紊而天下益以治富庶益盛於昔由此觀之則郭氏之先紊其名實與其後裔得改而正之者

皆世教使然明矣天高地下川流岳峙萬形明白而昏霾𩆜之視者無見一日天大以風刮去淨盡仍復其舊而天下曉然豈非此理乎郭氏世次得正久矣又葺而其堂曰復本今年有來京師求予記者前金華丞正顯也正顯之言曰曩所失者曾祖雲祥府君後復正者叔祖崇良府君崇良府君嘗爲萬安訓導願請弁記之嗟乎能復者固本乎上之教而非其人卓然不惑殆亦難矣昔孔子爲政欲以正名爲先子路猶且以爲迂況後世乎況以今茲而欲正數世之前之失乎夫譜之正者往往難於爲繼非特繼之難守亦難也然則郭氏派系之本必卓然不惑而後能復之也夫而後能繼守之也夫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甚重也哉歲戊子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乎見其駿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予以備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浪俱失勢者幾弁舟皆咲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閒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憮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矣暇渠之咲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予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掏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儆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泊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徼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況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亞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願命童子濡毫記之

重新孔子廟學記　陳循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爲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爲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　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爲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脩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爲郡也首以爲懼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爲之末以徼譽於公庭爭訟辯別之閒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缺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

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堂環以齋舍儲粟以
餼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貲以舉
僚寀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貨勤敏以乘閒隙而上不急
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
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
天厭夷狄亂華篤生
聖人以為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
九五削平僭偽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
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
郡同日語者況嘗建中都立大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
更為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惓惓
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
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
帝臣之願況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
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尤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
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而又有賢守
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
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燦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
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為勸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闤闠中撲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
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
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崛
為高詭佹為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
邪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
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
巨艦中下風濤不驚篙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
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逕履峻岩臨萬仞之壑逆百折
之瀧未有不神褫而膽落者不由乎易焉能坦坦哉君子察
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含蹤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
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
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
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

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騖利達者蹐攀於分寸
雞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咲戚者悲
怒者搏擊者敓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
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是乃於喧中之寂掩戶以自
香一縷書數十卷或從事於佔畢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
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
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凡布席亘蓋觴酌樂予於齋內獻酢互
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
路兮以邀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歸宗政吳人敏
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縉紳大儒皆樂與之游
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遊嵩陽記　周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闔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肅劉清李瞻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至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譔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嵩嘗出毒霧爲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繼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肅家

自鞏至是十七里餘翌旦遵道越城陟轘轅道石徑崎嶇盤廻以上中有關名崿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寺僧闔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耶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太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岈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

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滃涌幽鳥玄蟬鳴聲上下悠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嶺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林之廷者甚能言相與論辨壁壘亦自可激斂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巖石磊磈按轡徐行毛髮森竪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鄭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榜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觀畢即出暁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同訓吳永肅謁中嶽神祠

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峭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蟠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爲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皆李丞命畫公摸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最完壯字體雖甚勁麗又漫滅不可讀拜命諸生用紙墨摹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殽十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

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且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耶前有天寳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聞壽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傳有奕棋樓蒲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大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爲丘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

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潁諸山隱然如畫進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綰繡錯高揷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灝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頹圮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如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懌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于先後之所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于是遊之勤拜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爲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柯暹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内臣妾無險釁一旦胡風偏摧江南失守高城深池間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塞天地使伯顏之餌不能釣一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蓋有日月之明風霆之厲者在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南冠不執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或又以爲既執之後張宏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之切也附而用之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隆恣許臣於庭見之時又安知無可圖者覬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哉當庭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爲吾敵國一屈之後臣節凜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免

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而靡他也其來永新闢固塘文氏六義堂拜詩乃公爲其族人正道所扁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誦公之詩過錢市又覩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某易文氏祠爲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曾孫華齋生丞相爲鳳崗派小山之後爲固塘派族遠而義疎某曰不然文正范公親疎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爲宋而歿在宋當祀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況守公之故土而受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況敦睦之族與先德者乎今其祠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巳祀之矣某在

金臺時見一僧號全拙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往拜于祠又聞一指揮者見祠宇傾圮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牓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爲之歌曰

玉闗凋開朔騎南來孤忠矢志乾旋坤廻匪人自天我皇弗庇巡剛遠貞孔仁孟義磐磐屬尚摧彼雖梁固搪鉞市六義孔彰篤維親親匪祀何祀子姓繩繩億千萬世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顥

洪洞縣南去城一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皋陶之墓在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弓坦夷高爽面離闢戶繚以周垣祠屋三楹中肖神像與侍從儀衛旁設齋廚數楹制皆麁儉蓋剏自前代莫究其始建入

國朝載諸祀典守土之臣雖春秋共事而因陋就簡莫之加意且其民俗去古既遠罕事文學罔知貴貴尊賢之禮故舉其地里祠墓傳舍稱號一以神名名之無所諱避任治教者亦莫之祇識者咸焉景泰初予以侍近出官山右按部兹邑恭謁祠下顧瞻廢墜爲之驚惕乃命有司封植其墓正其祠額凡觸神諱者一切禁之於是邦之吏民稍知敬憚而觀風問俗入其境者亦知趨式焉今年春予復來兹屬縣令尹鑑脩其祠之未備鑑循而才克事其事次第畢之加於舊觀因謀伐石請書其事用勸邦人且示來者其用心可謂遠矣於乎自兩儀既分人極肇立世稱至治者必曰唐虞而士寔當時名臣群后之所首讓者其謀謨道德載諸經傳布天下國家者師之則治萬世臣子之所咸仰況洪洞爲神明之里則凡生於斯吏於斯者尊崇敬仰是訓是行宜先他方安可須刻而或怠之者矧今幸遇

聖天子更化海內風動寔年默契賢才彙征以光輔盛治駸駸三五之隆則夫是方之間寧不有感發興起以追遐軌者乎故曰有其君則有其臣也然則是祠所繫其於治教豈云小補之哉後之君子尚體諸爲庸書以記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六

記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
太祖高皇帝恭膺　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叢襍不經馴致禍災荐起民墜塗炭迺發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　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　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盖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歩者基地湫隘改造于西隅夾綉坊北即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　勑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臨祭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禍福未幾復降儀註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註出自　宸衷　聖謨洋洋發明禍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剝落日就頹圮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損俸貲以爲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鳩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于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琪龔杉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　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襲謬日甚　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因充逮今吾邑再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幸豈淺淺哉予耄眊筆硯久絕茲令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　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于蹇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曁鄉邦友士尚鑒兹哉

有恒堂記

學晉永樂初郡衹　命訓文臣子弟于禮部部貳鄉高密儀公以德學輔導
景陵于孫宮休沐之暇迎予至其有恒齋指齋扁曰制自東朝講書暨登仕版以迄于今茲一惟有恒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恒者不貳其心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善兄弟夫婦朋友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留侍茲幸親硯席望以是訓勉之銘字子新少予僅十歲嗜學罔怠未幾予以病免歸子新依依不忍爲別洪熙更化子承之大寮子新給事黄門　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謚文簡予與子新皆晤未嘗不以公言爲勉也後予陞典留臺子新晉職翰林
上在御之五年巳未歲予以老病諧　闕懇求納祿得請致事子新謁予寓廨曰先生榮還有恒之義望肇授之俾得朝

夕覗惕匪銘一巳之幸亦後人之幸也予聞語之曰子之先公之言至矣雖然晦庵朱先生又有云恒者常久之意必守貞而後得所常久之道三復斯言則書所謂世篤忠貞詩所謂勿替引之子新與後人所當兢兢加勉者焉夫如是則庶克紹先公之澤而報　列聖鴻恩于無窮也子新作而謝曰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大喜峯口關城興造記　　蕭鎡

今上卽位之明年　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方今虜寇未靖守禦莫先於謹關隘其自山海以西至天壽山以東千餘里之地關城屯堡爾其悉疆里之軍務處置聽以便宜公拜手稽首舉因仰而言曰於乎

皇上所以委任者至矣我何敢不力以欽承　休命先是醜虜入寇自白羊紫荊諸關皆失利時公守喜峯口虜騎往往出沒山谷窺我利便近邊之民爲之讋擾公爲親歷邊境相地之險易曰多寡在人而捍禦之實斥堠謹烽燧虜不敢犯民用以寧及有是　命時鎭守則有尚膳監郁公永興兵則有都督僉事宗公勝左右參將則有都指揮僉事胡鏞馬榮公與之謀曰嚮者綏急預備一時權宜耳經久之計當如

聖諭衆咸是之議以克合乃經營隱度以繕治之不獨喜峯口而已其他董家雖文諸峪劉家界嶺一片石諸口廣者百餘丈狹者數百尺皆築城以障其缺舊所有者乃增高之爲門以便我軍之出入通水道者則制爲水關城之外爲濠濠之外爲牆山之峻者削之爲壁谿峪蹊逕凡人跡可通者盡塞焉盡東西千餘里間營壘相望高深堅壯足以經久誠所謂金城湯池固也公又以請諸關獨喜峯口距鎭外與朝貢道所以由乃爲城樓以示壯觀樓高四丈深廣稱之名曰鎭遠樓經始於景泰壬申之七月落成於癸酉之四月力取於守禦之卒而兵不知勞材取於山谷之產而民不知費人見其功之成而不知其何以爲之也於是其將吏相與告於宗公曰都憲公受

上命釐疆里而公式克協心同力以底於成不有紀述其何以示後宗公曰然乃以書屬翰林編脩劉宣請於予古之爲天下者不病乎其有患恒病乎其無備不病乎無其備恒病乎難其人夫事幾之來無常也惟禦有其備則雖有一朝之患不足爲吾害備不先具使經理有其人則雖遇弊敗之餘猶足成吾功故曰惟在得人而巳此邊當永樂宣德中承平日久無事脩治正統以來益頹敝極矣

聖天子臨御赫然述中興之業乃始汲汲於斯當此時受命而往者肩背相望雖極一時之選然其間苟簡詭功者猶或有之獨公毅然以爲己任而凡將佐與同事者皆効力相成故其所建立堅久不敝使國家恃之晏然無復後顧之憂此蓋千萬世永遠之績豈一時之功也哉昔周盛時有獫狁之難朔方之城寔命南仲而南仲克脩厥職卒收獫狁于夷之效出車之雅藹然詠於當時而傳之至今今公之任則南仲之任也而能盡心如此醜虜之首巳見今日矣使當時大手筆一爲紀之豈不與出車之烈並傳邪顧予之鄙烏足以及此而宗公適以請特爲考其始末之槩論著之俾爲天下國家者知治之責在於得人而後之任此者當思所以善繼之

也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

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挑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翻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窓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惟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嵌巖齟齬解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蓊薈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拆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　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百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霏雲斂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蔚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龍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潨激射飛薄巖灑宜爲可玩水聲冷冷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構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小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感焉請更之曰子爲是軒乃燕息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之也毋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且危之者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故能免夫敗亡之禍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於繫辭贊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宜惟易道爲然凡詩書春秋禮樂之道莫不皆然而戒謹危亡之說未嘗爲第二義也然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存心行己亦惟如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也况乎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假使處豫亦必如六二之介于石不終日可也豈可狃於安樂耽獵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撫然曰吾之所知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不可更於是乎記

河南府學四賢堂記　劉定之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爲堂東

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享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搆新堂以夾殿於其中而新堂之所祀者邵康節程明道伊川盍皆其鄉賢得從祀于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祗謁焉退而思之司馬文正亦嘗居此而亦得從祀者斯堂之祀不與何也以蹟言之若必世家於斯然後爲其鄉則惟兩程夫子爲然爾康節自共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蹟之暫寓皆如此爾今既已有康節矣奚可以無文正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初廷爭謇諤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唱和也元豐退居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埶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顥在經筵相表裏也德之顛頡又如此又豈可以祀邵程而遺司馬哉明日予與太守虞君廷爾教授鍾君旻暨其同僚諸君會別於東關語及之皆憮然以爲宜無異辭乃定議祀四賢其序先邵次司馬次兩程以齒也余爲記且繫以銘曰

河洛土中大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巍巍平視韓富仰俯皐夔而又傳道爲學者師曰惟司馬顧[illegible]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弟兄伯若春和季如秋肅猶禹稷惠可顏可曾繩繼前烈梯階後英曰惟兩程聖門幹楨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嚴從祀遍于海堧矧茲鄉里宜有專祠祠以敬賢希以爲己香火堂亭簡編笭几郡侯師生來遊來止際茲

聖明其繼高軌

句容曹氏祠堂記

南京吏部尚書句容曹公昔者以書來告予曰義於里居搆祠堂以奉先世願有以記之予諾焉而未果旣而公捐館其子中書舍人冕歸奉襄事畢來謝

上命釐祭之　冕見予仲公前請予問祠堂之制冕曰在正寢東遵紫陽家禮也楹止於三不爲高髙因地勢也黝堊丹青之飭踰於他室重其先也且公官秩之所當爲也又曰公之神主旣入于祠堂而昭穆之序改題遞遷矣則今所祀者禰之龕也祖之龕也曾之龕也其所躬至與所追榮之官號皆吏部尚書也而冕之不肖尚得列職文苑以其所蒙禄供祀事不下儕於禮所謂無田則薦孟子所謂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者嗚呼先父之所以荷受

聖恩顯其先而幬蔭其後者於此亦可以見之矣奚可以不見録于君子乎予曰然世之稱爲士大夫者鮮不致美其宮室以爲已所居之計而求垂諸子孫於安其父祖之神則或忘夫爲之所此其意將謂夫化者爲罔知矣是豈得爲仁乎將謂夫體魄藏墓封植崇茂拜掃以時宜在彼爾無事乎此也是豈得爲知乎將謂夫吾能顯親揚名務其本矣而祠以祀之特其文爾殆不足爲是豈得爲禮乎仁者事亡如存追遠如近知者知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之依乎胤嗣也禮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奚可偏廢哉子之先公舉斯典也三德備矣若夫子之不忘繼述斯亦可謂能子也乃記之

遊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甓皆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直黄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淸明節未久攜榼持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家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慵夫豎子特畚鍤以斸甓掘土焉就其構樓擅立麾蓋唶嗚叱咤之故處而瘞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垣廢牖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暑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

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于土木有像在寺歸時風止過

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重修豫讓橋記　倪謙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暴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路起廢有爲有守歲甲子秋八月嘗出按行至水濱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說駕召諭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爲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與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邅妻拒友必欲成其志去伏於此橋下候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斷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得挹

其味湛其胃而一念之加乎親乎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護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稍缺斷壞民病乎涉無護猶將舉焉矧有護之烈乎昔南國愛其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憩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爲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爾謂何如父老咸稽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貲褒與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實土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爲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用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爲政不有過

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墉埤堞罔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劉珝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困窮之心尤懨懨然故
明詔之下首及之且　令有司無俾乞食於市大哉
聖心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臣珝因憶去歲
侍講　春宮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事數十　天顏豫悅雖不形諸言寔深有契於心臣珝於斯有以知
皇上眞大有爲之君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英君誼辟不足較也斯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無非爲民而以窮民尤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
皇上愛民之仁若此其任事之臣體
皇上之心者固有之矣然有行之而不竟者有視爲故常者皆深可惡也至以忠義自許以蒼生爲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啓之而政以行不伺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君昔爲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淮之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毋及今再起人心若得慈毋君何以得此於人人哉亦惟以仁而已君於可爲之事知無不爲自淮以南南北數千里吏之墨者黜之事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合之去今大行輶車所至民必焚香望拜天顏

癸未君巡撫至揚首以養濟院詢于有司仍歸造其所舍宇歲久寖用圮壞且狹隘弗可容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瑩石陶甓鳩材傚工木斷而不加雕墻圬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郡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不能自全者皆兼收而並餼之復於大門外大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騰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君之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永因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古之聖君賢相以天下爲心則必均天下以爲愛譬之萬物育于覆載不容萌蘖之或傷血氣周流於四體不容一指之或滯況以天下猶一家豈容一民之或失其所哉

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
皇上愛民之仁且斯舉也舉於　明詔未下之前可謂能分
君之憂者矣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夫養嬴
者仁政也仁政既行則其位闇必達于　上將置諸左右而
仁澤被于四海此諸公及蒼生之所望也噫安得今內而任
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為心如君者邪此瑚區區
之望又無窮已其院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初二日訖工於
九月十八日作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與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
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疏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
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
既不通牐亦隨毀廢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為言
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
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
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
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
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汎溢淺鋪五以
備疏瀹至於涖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
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
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
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牐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閘
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為

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實為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為不
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興事
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脩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
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
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
京口埭既於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
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
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
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抵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
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溢耗之虞而游
樂土烝徒歡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卧而至其為省費又
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畫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
力排羣議茂績成效擬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
乎李公字浩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
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畧而
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捄患克副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
為後來者勸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八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學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詩覆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挫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禀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猾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我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譬猶睿之

運功業之者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擷庶幾傳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㬌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
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
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
通者以不出於　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
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
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
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
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
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
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
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
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僎
脩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
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
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
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稾始
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
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
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
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
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
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
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
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
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
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

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
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
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
[redacted]滌堙鬱而暢遏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
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
償夙昔之好乎及入　國朝余既被　命起仕而冷君亦繼
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
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　明詔定雅樂而余猥執筆製

歌辭獲歎與冷君閒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溢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鸞鳳進而和之也琳琳乎沐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履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又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

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味梅齋藁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閒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抵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以老癃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曩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藁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邃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 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 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敘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顯于之不達二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

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採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以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官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顧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開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爲庄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

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顧華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感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　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逢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文一體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

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爲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者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寢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塟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生之

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宫室設也而家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攷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賢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説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言之日必能是正其説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年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末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謡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黄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逖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鍛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惱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

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𠀌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與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肄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爲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逷其變以至粟稅積累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違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員紀一衍萬極乎兆京

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擢授　寵賚郎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足矣綏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爲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爲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　闕下此非人力蓋
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傳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

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卒之鮮不汨於利者使戴不汨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汨於利則雖奇丈夫檢押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靈棋經解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

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楠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爰尋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尼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毋也人子也毋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角解月死而蠃蛖膲溫

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鐘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夏小正集解序

王褘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註或曰盧辯註謂為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閣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經傳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歟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吕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吕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

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遽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辯密卓見絶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纘録奪句

字畫之脱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號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兹故弗道而論于所疑者序其書焉

黃子邕詩集序

盱江黃子邕氏善爲詩其詩有曰醉夢槀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絶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爲並然可不謂爲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汚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

此往往惟衒其才藻而浸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爲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浸衍以爲簡斥華縟以爲質黜奇詭以爲平易浮靡以爲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

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録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乎於子邕之詩能知

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
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
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詳焉
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舉
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
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
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
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令
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

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
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
嘗來受訓諭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
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贈仲宗即所謂義
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
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
而顧又求言於禕何邪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
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
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爲善而
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雍然有仁義之
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服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

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
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
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
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潛谿後集序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
之後集第葉曰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
顧以病廢學闕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
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
既不敢讓知其又黍辭廼爲序曰備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
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
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

弟子別爲傳誦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
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
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
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業正則顯
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践故迹而非雖侵畔
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
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
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
若大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
著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
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
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歟

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華爲浮言能藻飾宿織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昍調其湆齊登之有方而絜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

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嬰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黄公之文不足以當之殷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
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　詔汸以衰病屢辭　徵
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辭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　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拜闕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臥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於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閒輒俾予連榻聆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既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且爲別先生乃爲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爲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

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釋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擬終身不能爲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爲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獨得也若夫　朝廷之上則不然大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爲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爲柳子厚若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

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爭于上下以著書爲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　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爲書凡筆削悉取　宸斷不以其所不能爲諸生罪　德至厚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

使郡國聞之知　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閒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態於吳楚會時方擾攘南士懷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探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内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辭出應　國家之需特上方命儒臣纂脩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　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於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願諸用也茲見公　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升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誣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牒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

凡章數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
已愼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
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
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辯博奇瑰巧於
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凛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
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
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
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
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
意有在犂而昇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
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

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
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
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
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
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
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
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
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
勛之次則具在國史玆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敎國子而
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
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
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
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
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
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
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
相生之類形聲淸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
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
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
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眞者
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

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
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
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總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
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
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
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
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
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
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
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
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
國家校正韻譜　徵至　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

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揚謙謫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序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爲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罰不谷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衰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爲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識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氷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爲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承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官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

輔少主則效曰帝至若臨視如牟攻討誅弒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閒學者自是無缺畧抵捂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

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閒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矇瞶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若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怳乎有覺安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敘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攟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與聖學之淵源亦可循顯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畧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與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後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

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巔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拄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知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厄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屬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周易旁註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註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復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圓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註脚也謙葊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幾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道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鄉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彝山取道至婺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旅至踵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其官也既而鎮戍官適愉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遠使自造戰船事集使守饒境婺源民歡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論需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成戚戚又續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於世者往往以器業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困於供億任則困於責仕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

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術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爲賢公卿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知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將而已邪

贈徐大章序　梁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爲錢唐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時而至也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歸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于是郡爲倅泮助教考其蘊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恍然如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

今上龍興金陵爲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矣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爲郡文學見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倘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　上方文武竝用丕武隆古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陳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於燕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爲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嘗如今而已也

送余縣丞序　梁寅

五方之民俗有不同繇山川爲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民者因其習俗爲之政教率其不同以歸于同斯爲善治矣

今天子肇興鴻業威明竝用疆境日闢齊魯之地悉歸輿圖而州縣之長貳方慎於遴擇既擇之當則進之殿庭而訓飭之若曰北俗之淳質異南土汝以純誠斯治之宜馭以譎詐匪道之正當是之時余君宗暘以賢良選爲丞於般陽之長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三衢世家其讀聖賢之書思勵其躬而措之政固蘊之也久矧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其奚至於齟齬哉嘗聞乎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乎父至嚴也至敬也凡齒德之尊於一鄉鄉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鄉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縣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州之父而南之俗或愧焉其爲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其父矧爲鄉縣州之民而能教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人哉大率豪陵其善貪譏其廉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僞欺其誠忮疾其仁若是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爲恥也之長川能因其美俗

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曰維南有君子斯誠稱於任使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資君必勗之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仲魯

臣子於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非達於理者不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冦至鎮卒不戰以潰冦退君倡僚幕之官撫瘡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兵甲冦出没難測未若還請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明年八月我

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將校悉以殺溺擒降僞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得其樓船

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鬬供億不少蘇不忍輙以兵加之誅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殺立亦不可往君曰

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

吳國威德懷來寛恵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爲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者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爲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爲頌以詩九江宋伯折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關于大節者二弁書以爲敘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　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爲於時也况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户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懷屢建勳績向之三戰皆預焉茲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别予覩國家盛事絶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振有爲猶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

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

聲達遠邇眞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勳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天徒距之而輙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實哉吾友王生故搢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遥觀爲道士既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惕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别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疎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絀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爲足以爲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爲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舊爾來歸爲儒門弟子師則是夫能言距揚墨者其輕重爲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爲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爲道人之爲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爲人亞能外天地之道

以爲道哉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爲道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瞶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循不知所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汙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請書以爲序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爲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與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蓋知命爲君子君子之心不蔽於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於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爲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己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於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其上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於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溢不危於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於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爲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己處人

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半軒集序

申屠澂

忠義者生人之大閑也忠者必義義者必忠全其義者未有不全其忠者也有若故半軒先生鄭仲舒父其全忠義者乎先生甫陽義門之碩德與義俱生者也吳貞文公宋太史公則先生之師也元太師道濟公則先生之知己也留閣下者甚久言天下事計無不聽當時被其澤者多矣道濟公以謫罷相先生遂以求嘉幕官航海南歸在官半載拂衣還家暨運啓休明海內仕隱之名流莫不起而彈冠翱翔雲路先生年正強方且閉關纂修贊理家政作爲文章深韞諸櫝賓客

之慕義者轇轕雖舊交或辭疾不見而況其文乎如是者幾四十載可謂難矣晦其明於天日昭露之下保其貞於風霜凋落之餘養其素於岸谷高深之際跡之匿也如完璧非遁乎山林也身之隱也如藏珠非逃乎江海也惟其積諸內者純乎義故其施諸外者純乎忠也非智周於物者能之乎嗚呼先生澂之世契也比年以來數承下風論及勝國之事蓋有不勝其感慨者焉其忠義之見乎辭色者猶若是其耿耿也古人云文才之高學博而識卓者謂之三長先生蓋兼而有之至於擴先儒之所未發究先儒之所未明皆可以見諸行事而非空言有不待贊美者讀者當自得之若夫履歷之初終已備於今王太史所述墓銘茲不著著其忠義之大身名之全以白于天下使人人知先生之明哲如此後之人嗣

先生之忠焉嗣先生之義焉是大有關於名教也昔宋之亡閩南有義烈之君子曰謝皋羽嘗恭文丞相文山公之軍事文山公死于燕而宋社屋自放於山澤間作為歌詩終不肯出仕人到于今稱之先生之志節可謂同矣而夷然樂道以全其天不有皋羽後復悲歌之臨則又有過之者先生之名與之並傳可無憾於世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者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莫見海瀆有廟祀天妃其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請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廉彥穆主簿孫衍尉向沐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禱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宜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

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諡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　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序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陽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宣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纂書註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爲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爲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竝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

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其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寘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尚令彥淵與諸大儒竝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亂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白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游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門客閒則讀書爲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耆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竝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佪濡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充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

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
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
虛實病之深淺凡爲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瘠之而不能已
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
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
劑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
材分布郡邑而寘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
侍文公自髫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
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
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
之爲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君東郊時殷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
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靡能知不有存焉
者乎申明　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爲國之藩屏在乎衆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授之冊寶錫
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　朝之重臣爲之保傅
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衛
董官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
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傅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
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寘傅相其位秩差後
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　晉王所賜璽
表東山河乃堯之故都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
要保　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
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
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
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
二千石擢拜是官
春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
傅唐太宗綢李績不遺於李密故託績以孤幼帝者爲子擇
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
中臺也數紀

天威陛陳讜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
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
已翱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
河間東平之賢俾　晉邸綽爲令　王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　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
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
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約芳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不足
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蓋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

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乎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離世絶俗不接乎事與居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憤不介於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能使怨對谷歎不形乎其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爲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爲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錄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戚頌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況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者乎漢唐與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居其三之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蓋甚衆至觀其論述徃或有艱窮無聊畏罪羅謗之歎蓋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怪夫言語文章之難乎出於正也元氏之全有中國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詠之故士之仕者苟循理自守則可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接或任違其能藪以細故而絓以吏責亦爲能脫然無累於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蓋世之所至少者也先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事養撫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昏賓祭繇役之事有常主自爲學之外一不以入其心而出仕於朝歷翰林經筵太學太常或爲其屬或掌其教日從世之名人大儒雍容講說而未嘗預簿書錢穀之煩及乎遲衰而社易奉身而歸爲老成人享耳目華美之養歲時從賓客兄弟嬉遨燕眺子姓左右數十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賦詩以述其樂余與先生游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萩芳居士集而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望乎外無所激乎中若不關乎世之憂患者不平感憤之言無毫髮見於其間噫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於斯文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開其趣故至陝隘淺陋而不足傳也因先生之所遇以求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是豈特一人之言也哉是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爲雙谿又北折東騖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控閩嶠東迤天台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爲山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盆蓋晉黄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爲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歴亦以十數惟赤康諸峯尤爲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忝　徵至　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之偉觀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爲未屬厭也蓋全湘距舂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弗如志及再適衡陽距南嶽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來雲川覽天目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歴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郡朱世廉不遠數百里走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緜數舍密邇石室固予昔所願遊者也所謂十詠若華釜之峯樓霞之洞巳多歴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

曰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之軒亭之勝或淪於閒曠有是室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稿詠哉聞朱氏之居其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倍蓰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彷像其遺跡而不可得惟唐王摩詰輞川別業迄今猶可想見誠以爲詠猶傳故也朱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究攬奇勝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往每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訏終不可得而見矣然幸歸老故山逍遥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幾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寛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蕞而習之及帝既行果之辭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與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

國朝起是　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擴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

之日書以為贈

娥江送別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满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咨嗟咸歎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絶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
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
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別也衆闔辭以復于公曰自
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恬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公登舟從者佇立水濱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頓望踟躕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槭槭涼颸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攪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別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為足重焉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
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館之大夫士相與祖餞慎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論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
皇上始踐大寶首下
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
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賢山澤者靡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
朝廷待以廩秩倚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生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鞍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寔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況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
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

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
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
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
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
蠍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蠍即
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
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
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蠍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
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
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
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
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況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
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
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
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
是之遼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
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
以可為者責諸己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
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
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
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

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過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又
則讀書好倫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

序

送周進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貝瓊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
召至　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　奉天殿
詔臣俶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輩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縱戰
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鷲翰而鳳音也
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
之心術之蠧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
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
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
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
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嘆哉然古今
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儀秦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
而適於正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區
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
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詐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繫
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
不正又何責歟此
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
乎河南周進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搢紳咸器
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玫其
行述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
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聲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況慎
而不輕如此則進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
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進學宜訓長洲
之子一於正而無或秦儀之邪說可也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爲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
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
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爲長沙傅夫高皇帝之
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
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爲在上者惜也今
國朝偃革右文汚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
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爲國子助教嘗自比於
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
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遂慮歸此余又爲在下者惜也嗚
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
爲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爲而皆不得有所爲不知其爲天道
何如耶初余與先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
處不能不爲之惆悵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俊
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邙瀍穀間追逐雲月爲事如誼
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
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爲之序於是乎書

精誠錄後序　鄭楷

天子之所以奉天而勤民臣下之所以竭忠而事君者無他
道焉亦曰精誠而已矣若夫人子之養親則無間於上下而
又兼乎愛敬者也我　朝
太祖高皇帝以廣運之德實
列聖之道萬機之暇拳拳乎天人之理恭默思道豁然有契
於心嘗
命文臣采經書之語及於欽若忠孝者類爲一書
賜名曰精誠錄而頒之
王國焉其不言之教蓋亦至矣臣楷恭承
寵命得備員進講伏蒙
睿旨命教授臣鎮得臨寫此書臣楷爲之後序將欲重刻鋟
印以廣其傳焉臣楷受

命戰兢懼弗克荷以爲玆錄出自
太祖宸衷而
殿下繼
太祖之志述
太祖之事宜得老於文學之臣而鋪張之而乃
命之於寡陋之臣此臣所以戰兢懼弗克荷者也切聞惟辟
奉天惟子孝惟臣以忠其皆本於精誠乎精誠者天之道
也天者理之所自出身者親之所由生爲君者理我所以生
者也君能精誠則奉天之道得矣臣能精誠則事君之道得
矣子能精誠則事親之道得矣而其精誠之所以致其力焉
又皆本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惟
殿下德邁前王心存聖學誠敬精微之道實與

太祖同一機而無間者也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思誠
以造夫精誠者蓋如此
太祖創之於前　殿下廣之於後是編一行家傳人誦前聖
之經一展卷而大綱畢一入心而忠孝生則
帝王垂裕之道至矣盡矣孔子集群聖之道而爲一大成實
萬世之永賴焉精誠之錄同一揆也

送趙求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乎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衒而已蓋文所以載道
外於道而有工於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
不足以成文故曰罷於誦夜費於思鋪錦聯璧緣飾繪繡以
爲工且至然卒不過如游說之浮辭俳優之戲談且老生得
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固列於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

綱常而紹典則今也學於師則曰彼雖善於是而繆於此彼
長於此而短於是吾亦聊從而師之講於友則曰彼雖長於
我而才不及彼後於吾學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於道
無取也嗚呼求言之精而無與於道求學之專而道無取焉
使蔓辭曰興繆說曰廣詆訾辯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爲
學者累哉余舊學於金華潛谿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以
此爲深戒黃巖趙求明弱冠爲文迥出倫輩而余未之友今
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求明文數首皆烜爛敷腴閎闊
肆縱比物引類卷有可稱且將從潛谿公而取正其殆有志
乎遠大之學者文固不足爲求明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
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
義余誦斯言也久於求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求明與日造金

華知公所以教永明者亦當不外乎文中子之意也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於不修四方豪傑竝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爲之震蕩扞抗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被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寤而人謀之協從斯藏甲兵府庫全城歸附

上見湖民之久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擇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爲

上新民凡奢麗敝壞之俗不可爲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

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有宴孥之樂爾但知民心嚮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更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爲言爾之所不知者

洪武元年八月

贈詹學士出使序

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頗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勠力行三年可以臻致至理望道之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於是儒臣十人受

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同文與焉詹公恢疏倜儻嘗爲考功郎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皆隸考人心如深淵不測公授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設有姦邪小人飾詐釣名安能誣我而冒進也耶而余也吏尚賓館惟當飭牆壁治几席以爲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舟行分韻賦詩序　　朱同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檄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浦蓋羣生風東漢出月竝艤中流傳觴唱和共歎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得也於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且以寓夫箴規之意而令僕敘其首僕以爲唐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眞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載方冊世變日下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爲二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眞儒之實用爲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於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或幾乎息矣

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質龍蜚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

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爲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眞儒之學也學有淺有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之雋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爲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以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眞儒之守也守則吾儒者之所當同者也兄新安吾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恥之行漸摩既久諸公幼而學壯而行今也遭
聖明之世洽教養之澤當益藴奧以濟時守名節以律己而無負乎
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朞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陪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治教所先必當待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之說爲諸公別且將致足林下以後所謂好消息者爲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遵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機江彥名余歙人朱同也

麟谿集序　張紞

麟谿鄭氏爲東南著姓篤於行義海內稱之洪武丙子紞自雲南入　覲睹左庶子濂於　朝行見其循循雅飭不類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乎有焉
聖上簡出羣倫寘在左右俾羽翼
東朝於式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字仲辯義門之八世孫嘗請予余曰有家以來既多歷年所朝賢鄭彥所以稱述而光賁之者代不乏人前此固已會萃成集矣
洪惟
龍德御天人材輩出後之作者未艾也隋珠和璧寄歸寶藏謹續成一編于以宣揚　德化俢
上之恩而先業遺緒亦藉以無忝幸爲序紞遜謝再三乃修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何鄭氏之愈遠而愈盛也何鄭氏之能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故不由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本支相保當薄而踰厚世有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眞曠世之祥也雖然經言百世而沒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爲之制耳今假以一生二爲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十世爲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稱之宗將居其半惟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是故通其變使人不倦時而措之與之宜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處世雖遠又安得以權爲制哉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爲恩揜公勝則恩爲義屈節其親踈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宮之說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爲墻宇以郛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子可與言者率爾及此以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

贈鄭顯則序　方希古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蓋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之靡不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辭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妖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

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鍥澁之辭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眛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况於文乎今僃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哉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大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　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　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當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為美官于朝而以情請

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効孰為寡多烏可狥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

國家之深措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况孝先卓卓良士乎

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

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

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篆書考正辯偽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挽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衆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洛衆惑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隸自分隸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步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槩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

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訣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獲聞之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

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道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暱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

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爲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胄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爲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

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爲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爲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而及於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爲彼方君子之所恥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一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為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萁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遊觀，而後聖賢撫迹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予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岣嶁浯谿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咈，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言得之矣。於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瘵，而民告病矣。訹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隳於吏術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訹也；才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隳也。不訹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眾戴之矣。然其至非眞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阨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為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為談慕。我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肇轂是邇，為國家西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

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 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
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
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
于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辭貼然以
滁州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
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公氣
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聞上之
上以是直公一府遂至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
通道事蹟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肅儆玩不恭前政以
爲常公獨其奸欺繩束愈加廢事皆上出惟謹奉行不敢後
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
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

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詠乎上強不
懾於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
年政成將入 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
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
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
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
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
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
同牧者告

潛谿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
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
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
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
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旣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
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
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
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
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
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
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寧嫌斬
將不與焉而尊禮存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
謀可以開或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
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
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
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
太子經每誦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
殺好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
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
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

中贊爲國子司業晩爲承　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
聖德寛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
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手　國門至必問公起居
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内而近則
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
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户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
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
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爲學
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
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于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
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

皇太子亦薨于東宫天下哀痛焉
今上既追崇
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
先皇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復官
之於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
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
愛重璉番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
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
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
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

後有賢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
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
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送左參議胡公之官江西序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
皇上勅翰林儒臣修
太祖高皇帝實録愼選在位之士與纂修事而李公至剛以
右通政來胡公以道以禮部郎中來王公孟陽以儒士又繼
來三人皆浙江人何浙江之多士也未幾至剛陞禮部尚書
仍領史事明年夏六月書成上厚賚銀幣錫以重爵以道陞
江西左參議孟陽超授禮部主事尚書公謂予曰吾三人以
鄉井之舊同列史館至驩也而以道獨駕部風翔于西江之

上願一言以識別予曰今之布政司古之州牧也舜分天下
爲十二州州有牧故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是也
然其職則維持侯伯以聯絡天下之勢以恪王度事至簡也
今參議布政之亞也位第四職四品贊襄一司之事至重也
然上有使有參政政不已出也然判與議必自已始已以爲
是參政曰非是已以爲不然參政曰然爲使者必執其兩端
而定之若參政曰然使曰不然參政曰非是使以爲是則已
亦得執其中而用之則參議之職不輕而重也亦明矣然其
職必本之以時制參之以舊章不膠泥古而不背于古上
以宣
皇風下以合民情平平蕩蕩歸于皇極而已若曰各持已見
務爲矛盾以私害公事不立矣非　朝廷設官之意也以道

無是也以道爲部郎中且四年其同列皆坐剪序以道翹翹然不染其難則以道之忠貞正大可見矣且皇上之所以命近臣而出任方面者重宣　德音使內外相聯屬也況江西客通都邑治化尤所當先也以重臣宣德澤民易從也輔成太平之治在此行矣尚懋之哉是爲序

贈醫士潘徐二君序　王達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他適又求鄉里之精於醫未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曾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爲念故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

可無所報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爲贈嗚呼天下之人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爲少矣小人專事妬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之氣散往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善昧其良心汩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嫉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學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故録此以遺之俾往來觀者得以警於心焉

送鄭先生之昌國訓導序　鍾士懋

天下難處之事多矣惟處貧爲甚難天下處貧之人衆矣惟處之以正爲尤難處貧而能處之以正非讀書行道者無能焉讀書行道而能處貧以正斯可以爲人師矣吾鄉自趙宋以來素稱文物衣冠之邦俊人秀士班班輩出不幸與時不偶而黔黎始襖者不爲不多有如本忠鄭先生之甚貧者乎甚貧如其人者亦有之矣其或不堪於清苦而出入小德之門者不能無之是以如其人之甚貧而處之以正者確乎難其人哉先生乎同里人也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矣雖魚釜塵甑畧不曾有干求錙銖非所當得之心蕭然一室學徒數十人惟請坐講授皜皜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府有新太守適能聽人道其甚賢且甚貧也繇是訪之爲昌國縣學訓導書幣來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於乎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士大夫窮經覈史貫穿百氏論道理辯古今說政事闢翻其舌無

少凝滞操觚弄翰爲文章絢如雲錦以之居皐比迪來學綽綽乎其有餘裕然而往往不免失其重者何也以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任以正誼明道之責譬猶建樓屋之木而爲測景之表欲其遠近淺深度數之不忒也胡得焉傳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先生之處貧也不爲不久守身也不爲不正吾屈指於鄉里讀書行道之人有斯人矣適今居訓導之職表率諸生使諸生於靈臺之地潔清其本原夜氣之存疑澂其思慮舊事之接滌雪其汚染他日擬魏科躋膴仕者皆有冰蘖之操而能誅鋤天下貪婪之徒豈不曰其師之堅苦有所甄陶而然哉予未艾頗及見之

贈楊布政序　胡廣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為陝西布政使受
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合
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
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其者以公天下為
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
可在
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
矣所貴乎君子者德修於己而信於人不出乎閨門跬步之
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
已某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今
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使
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與其利而去其害

如饑之食渴之飲且知灼見而無過差矣此其所以任某也
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加損哉某蓋不如是
也因其言論抗直數答稱　旨故有今之　命矣予知其所
將必有異於是因書此為序以贈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覆載之內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
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
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為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剌在
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須周讓
實奉　命使百夷聞古剌名且知其人素慕
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為之先使歸以聞
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㹴所家虵虺所
都颶魁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
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慴以手加額曰使
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
使者至　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燕甚至今年夏遣使
同讓備方物來貢且請臣寘吏
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剌宣慰使賚予有加復
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為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輕非
負剛毅之操奔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夫無剛毅
則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變則必至於膠
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為使也今讓以單車從數十人往返
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䰟獸狘之夷以宣布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慴能使遠夷知
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發卒治道者異矣傳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讓蓋有焉是行也予知自
古剌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
醪牲實篚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
之弗虔不敢懷纖毫觖懟且應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
從事於醫又罕遇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
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
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寅其弟病且
殆凡與惟寅嗣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寅不應方博求為醫

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寔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欲有至乎夭死故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寔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寔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飭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爲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閑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叔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息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來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

違闊久矣今於叔振爲同官其亦爲致區區之意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家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舉養之資無曰不相見也先生長身修髯飄拂可數面微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與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來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瞰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歡各賦詩男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以詿誤黜

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宣州求言爲贈夫經歷之任予爲之有案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在已修無所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　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累累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

備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　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蔵氣和悦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俟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皆舉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李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姪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復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肆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　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溥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　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勑中官道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
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　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歎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

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寧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
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嘉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翕庚如贊和
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
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玆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
俾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
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聞於玆屡矣是以謹
序於卷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
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蓋光
世初爲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求樂中修
高廟實錄愼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
刑部主事光世復 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
太宗
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閒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
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烝然
有聞於上下今去爲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
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爲之顧乃
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莅
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
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 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
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
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
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廈無
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
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既優於是矣
今歸而復加意焉 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
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爲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爲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

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
恩蓋有年矣今
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車循[illegible]章子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閑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寮寀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
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淮

惟我
太宗文皇帝肇祚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己丑 車駕巡狩北京
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 臣淮偕二三輔臣承
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 命兢惕不違夙夜皆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
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
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

遇
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 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服業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爲窮而後工邇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乎昔見聞以鋪張
朝廷盛美或懷 恩戀 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 覽者知予處困之大

畧工拙云乎哉

徐蘇傳序　胡儼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悖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為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棄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棲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所以閒世絕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得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

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況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乎得其事傳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樓君李氏也刊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
寶位明年改元洪熙　諭廷臣若曰惟
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
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予嗣大歷服仰遵成憲夙

陽
皇陵金陵
孝陵　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
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暨宮僚簡俾以從廷臣奉　詔惟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林羣公賦詩祖餞徵予序惟天啓
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
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其人斯克翊於善
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簡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深儒者平居以致君澤民為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正論以副

聖天子簡俾為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騁中原歷覽　兩京仰
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為職尤貴得人乃　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　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　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

以名進士入翰林爲史官爲講 臣歷事
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
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爲職業未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
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今 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
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帥有司憲相頡頏有守令百執
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
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
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
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而其要在
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別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下之人
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黽勉
以副 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已爲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爲別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
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醫皆爲
上御醫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
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 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與蔣
君接迹而益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
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
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
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
括宇宙終始古今濂谿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
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
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
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
不見其撓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聲者
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
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
而學須靜者爲乎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益有
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爲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
君澹然恬漠雖於醫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
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爲靜學齋詩喜而爲之序既
以貺蔣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譏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

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
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
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聲節慕傳之來世思見
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
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
之士會于 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飈悠然
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
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誦其勁正高邁之氣
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
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
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爲之序
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有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獨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蓟門高丘之閭荒臺遺迹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於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廢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天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遂來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輒為其毀辱擯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其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振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興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邛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即圖為世用後罹元季兵興浮沉里閈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

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為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為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殿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曝茅檐席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晩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

臥治況當　盛明之時爲士者孰不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
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
將推其所有以自効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
益成致政以歸指某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
使人稱其生爲鄉文人沒爲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
哉予與景山甫遊且相知故本其心爲言以贈之而并廣或
人之所見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
家子獲執汛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
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歷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
爾父一人而門人中獨希直而已希直即今侍講正學方先

生也紳時騃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爲至論後二年
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
今天子即位首召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
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
學好古爲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瀰漫無
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華表襮而其聲譽
已譪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　京居數月念定省之
職久曠慦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　召命至相與周
旋者信宿將別因爲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
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爲惟
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颷
複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爲學豈異是哉是故極
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躬者極其備養
緒內者極其克於是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
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
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
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
成矣況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以輔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
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
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
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爲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鄭紳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

行部尚書宋公聘之爲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事而
車駕適自北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是予與
曾君子啓實被　命宋公因以員額爲限凡所聘取六人例
咸以親部考試官二人改爲同考官而秉德與上蔡學教諭
程某改爲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丙寅徹棘秉德將辭
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
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以歸庶幾可以藉子之口也予聞
而心惻無以復於秉德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
誠厚矣然而時有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
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
不獨先生爲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爲其鄉推舉對策不合
竟免歸公孫既不以爲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

再推而對策遂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爲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苟無愧於己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進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蓋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爲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于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爲治也欽順天心敦尚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於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嚮善者翕然興起
帝念所以致若是者寔由繼承　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密之地　命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共事繼獨愚陋無以少副
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
皇上嗣位治隆　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林而楊公預執　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例歸新城謁祭先隴而展其誠孝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可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爲　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敷彰於文辭以飾　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送之

晦庵詩抄序　吳訥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逮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閒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闖淵明之閫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閒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沖澹古雅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閒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于感興諸詩得二百首寘于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沉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庵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爲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況于閨門之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

德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稡成編客或誚予曰女子以柔順爲德而以剛暴爲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闘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苟且之間蓋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爲剛惡也予之所用爲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

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爲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言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

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縫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爲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假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爲榮於諸士子則爲可惜闇巷火伍之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太學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柰何猶相與言於

上曰祭酒李柰感

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爲十題命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爲贈

上亦眷愛之不衰　詔兵部爲具舟　陛辭之日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序別大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爲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坊樂工植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爲之廢業莫不嘖嘖稱美以爲榮至有爲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先生獲乎上下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爲先生榮哉他日良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

爲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

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遣貧乘之識而遽舍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爲序而道之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三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民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遊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爲得計趨公門取利爲能事而於閭學則漠然略不加意彼皆沉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充庠校弟子負學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諂縱臾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徒著聲於時擢浙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羨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其謹而不自流蕩爲物所搖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以其行之篤受職爲大縣其往也必持己守正善其政以惠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爲人故爲道之以贈行且以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肆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敘其一也功敘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啓沃其賢簡在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爲刑部侍郎大理丞廖莊爲少卿又以功敘爲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敘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上所以特命功敘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爲詞林之重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敘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爲具瞻而知學士之重如是故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敘侍經幄而予以遲跛不能與時俯仰爲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敘受恩命之榮爲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敘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爲職方多有所建明蔚聲卓然功敘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敘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侍詔鄒循徵能言者賦詩爲贈屬予爲序知功敘莫予若也遂書以爲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

湖湘與　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毅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以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綜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　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嚮服至有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旣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毋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若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涵溫潤鏗鏘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且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編文稾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孫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悽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容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爲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

天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東廓王君千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陝西按察使　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　賜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　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與要言以爲贈蓋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明試於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群士之右及對制策嶷然高第同升之士多以爲莫能及超拜御史沉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以私理民之訟簡赦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求情增詞以成罪黜陟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爲名進士居官爲材御史固宜出入　禁闥侍近　廷陛寒暑講誦揚憲軌徵官邪爲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蓋陝西壤地闊大政務浩煩而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闓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肅一方君其往哉是任乎知風采揚厲聲赫然郡縣邊鄙之吏民暮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懍然以歆羨帖然而慴服相

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　國家任使之得其人斯無負
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因贈
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性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奮然號於眾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眾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祭酒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輙弗聽竟投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

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惻怛能感動
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大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鎔醇懿涵煦粹美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識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　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疏悃愊徹　宸聰　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樓纓紹璠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棫樸菁莪多士攸同競趨錯新穎脫奏功惟初倡議眾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此顧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弗篤懷我聖門師道爰圮廷平植之陶昫醇懿明效在茲左右前後國士眾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伍伲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昔紀傳集賢發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閑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明其氣體益熟其於建勳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永樂間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宣德後又陞戶科左給事中宣德五年被舉出為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最得　命還任工部主

事趣　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計
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矣賜爲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爲
君嘿也方　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
科出納其嚴且密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
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
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候不
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表風又殊未
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表心而後來還於畿
北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
師不遠風土既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
翕然稱治而況君乎況君爲之已有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
易治歉歲則難爲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

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
烝庶艱食者尚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
可庶幾焉何動舉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
而置之衽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滁陽軍兼揚州府太
守入爲同考官予忝厠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揚
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敎國子生文
章德行之大槩體用盡彬彬然比承之詞亘載筆兩京往來
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則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
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眞
儒治效固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　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

適考滿來京登對幣聘相與同寅校文閩棘聯房語次歎洽
則知其純正之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益如
醇醪飲之者宜隨深淺而皆醉況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
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
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失
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諤諤
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
儀鳳師師未嘗爭攫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蓋
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異豈非公有焉方今
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　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
海宇而旌別淑慝玉石已槩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
使如公以採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

積成來徵文予於識公之深而喜其大用也故爲敘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
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
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
鄉鄰部屋之婦人小子心不能毀譽言不知諱感悅而歸
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敎化
用是道也予友王君莘菴求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
示民以敎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
之如父母嘗坐穫飢賑民速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驢牛
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塡道又嘗遣疾
醫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牌禱于神誦醫救療之無不至疾

間則刲羊豕蒸歌酣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摭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 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所日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勤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檇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與於人非惟不出於私受抑呢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 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 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

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冒濫欺紛糾之弊 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僞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董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斷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爲 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愼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

士第博學善爲文章喬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況不學乎爲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爲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其存養也孰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誦書數千百卷摭拾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奉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莫究涯涘

書者得實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爲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毋澹然無仕進心 朝廷下詔求賢當路首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瞿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爲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者不多見君言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徵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四

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爲大言無實之儒牽制事用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盧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於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寶楮以行於戲　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鬱之心曷由紓乎況　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也茲蒙　恩典縉紳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惟彭氏吾盧陵大家唐宋迨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還始終之誼傳學强記爲文章粲然亹亹不竭中歲遭家多難遂不及仕而其愛　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古者士大夫休致恒處閭塾以爲子弟師　聖諭所云得不欲與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爲之幸者令子承方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爲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覓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爲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騁其自謬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麒麟鳳凰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難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之吏部時凡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討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文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　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寵眷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　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　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月供廩餼俾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爲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

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焉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茴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太祖高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瘞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為奉祀京復繼為祀丞率皆厚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雄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子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倚其德簪組相承媲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參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鎡

給事中黄門職也方今　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　國家之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　廷聖天子往往虛心聽納而當時仕于　朝者亦皆知其為公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辟之心其為清且要蓋如此也予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盛其一休寧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有參政之　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予方賓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為非是以謂方今　明天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為重二君皆簡在　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　國家之所急二君既平日切切以為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為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予奚遽戚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為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　皇上膺　天命光復　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

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餘等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瓊臣原性隨其事同考官臣濟臣贇臣恭臣正臣俊臣惆臣世實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爲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性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体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体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倘　朝廷正學教養之思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　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題尾序跋中有跌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曰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其璽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泥濰變姓名竊效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

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縶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閭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

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泯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千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于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盡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為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去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即肆力於古學為士林所推重既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于　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讐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陞守廣信于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況今目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沉酣詩書之府所閱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冢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林泰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脩鹽山王公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首時與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巋然信乎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最久於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下而人弗服事　聞於上而　君弗孚其何以齊銓衡之重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攜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

邈然不相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 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乎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為故特頌公之美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況以一身綱紀乎百司振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程公嘗奉 命提督北京畿內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之耳於是端表儀以帥之推所得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係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備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為稱首一日 朝廷詔大臣議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糾其人皆伏罪權貴為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曰吾之所以敎人率人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迺兩上章始得 請以行時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為過是非正己者不能也至其考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胷凡正己以正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為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揚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足為世重者為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其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大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纂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與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得為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怪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繫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好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闡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與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參政鉞淛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録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乎言以為重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怪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乎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磨盪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乎

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曾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臧公之不朽其在是矣況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 國朝仕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而繫之蒲山云嘗係錄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為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遷至翰林侍講學士侍 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子祭酒與詹公同宋公濂俱乞歸既行復 召還

上親御奉天門賜宴倡和以為榮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法者陷於誣以死既而 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還柩歸葬武昌特賜諭祭諸王亦致祭焉觀 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始而不替則其賢可知已況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繫其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唐而

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 國家之盛其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邪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楊州府通判以廉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弒既而濬弟灝與國人共殺琮以 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使往冊灝嗣為安南國王使 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閒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懷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首伏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況重以
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耶乃者廣寇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遐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 文皇帝代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 皇上光昭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主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

知海濱酋長當 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於是既書此為序復為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維
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暴斯 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為玁狁勿為鬼方爾惟虞芮暨爾越裳使車闐闐思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為我謝焉

大學要略序

洪寬

大學要略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敎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敎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敎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敎蓋已立矣逮吾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敎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獨著矣曾子述之作為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為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荊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胡元聖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為道學之隆絕歷覽聖經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顯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這便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

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藴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

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

勑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互演繹補其闕略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黌宮而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寛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　孟剛京口陶　茂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編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寛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編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屢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闕闇之繁當中折處并書易致損壞命工裝潢作巻軸以傳於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織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恤之宋之儒臣眞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辟植麥禾以覩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墑犬馬之誠云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觀美所以禮

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皆之簡
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㳽油然有感于　宸衷隨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
各撰賦以進臣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指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篤循臣品評於其閒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
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栝酌志不攝氣或矢忘於禮度
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如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丐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頭面變赬頓覺精神逷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章御棒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敧字不成行列甫
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
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勑給事中臣壽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
西布衣粗籍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蹐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
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曠絕前比所宜犬馬之力未効毫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
竊自揣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與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
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
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便若御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獻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傍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
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礱玉爲軸裝潢成卷什襲
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壽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
大夫閲風慕靈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
後濂閲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
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
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
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

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侯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丙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語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宜寧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竄貶之命亦遂下矣不亦重可悲夫覽此帖者當知治亂之幾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眞蹟後

昔年危内翰太樸出示野鳧帖且云別有者邑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禊帖尤爲佳絶嫌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須谿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眞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負然不侔鄱陽劉彥爵最號精鑑法書日閲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眞僞之辯固自有與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後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贅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黄廷堅秦觀李燾眞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采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澤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係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會晤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曾公之孫約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奚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郊歌行下哉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

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鄧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太祖太宗功

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横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殄沴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　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爲衰颯也

范寳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鄉以下輩也余觀元鄉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　朝廷之利祿爲可榮

公卿之爲尊貴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畫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敝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顔摩於世之塵鞅敝於末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備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

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毅立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鞭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蛩走以食日不知其數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

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懲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絶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覺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已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擇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謟相隣訐與直相

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毫釐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竊古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者君彥勤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摹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問其眞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殷浩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慨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褘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齎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觀其廟貌頹壞因以所餘金俾有司繕脩之功畢始識事蓋以遂事為之也廉還白于

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大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須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撃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疑之謂廉善為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皆其讀者檢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之外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書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擕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益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乎嗟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汸

宋禮部尚書贈大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眞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蹟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眞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荅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巳丑秋過倪氏黙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藏本其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于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爲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翶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爲史館修撰跡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爲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己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内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而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汸竊著其爲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爲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暸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卽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爵卿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富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

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詳極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污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邪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敘事嚴簡而況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荅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爲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

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爲歌詠論著甚悉予因讀學士所書孝事有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

華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相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斜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男以變妾為婦者何敢不

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曰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庠世故有誣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乎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蔵猾弱棚中津浮梁以濟艱步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閒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擿劾仲友至六上章　廷議終不决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要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講畫討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冤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

聞參諸記錄別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贊之未純者與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郎荊湖制置司帳前官程君之所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子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金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楷字元齡

湯仲謀握奇衍義䟦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令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爲正游兵爲奇或以天地爲旗風雲爲旛龍虎鳥蛇爲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爲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肯趣故撰爲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爲合風雲龍虎鳥蛇爲分而曰天衝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衝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爲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衡定而不變此所以爲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爲虎天地後衝變則爲龍風變爲蛇雲變爲鳥此所以爲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爲四經曰四爲正四爲奇曰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爲八陣及曰聽音睹麾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爲正動而有變者爲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於實在此特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䟦山谷墨蹟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瀟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所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䟦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僦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帶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即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

心之所存爲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鄭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蓋辞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爲脩武侯傳爲今君汲汲焉以鄭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鄭侯之心者也然鄭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鄭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邪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鄭侯鄭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鄭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脩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孟兼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　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卽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旣稱
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　勑草古詩若干首
上覽之稱譽有加焉
皇太子暨　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徹
天聽玉音之所奬予其爲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爲序其篇端予旣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彦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讌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
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
聖在御日夕但於宴安荒于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爲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爲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爲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覩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盖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内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㬇㬇以爲不若

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畫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伺何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

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豈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殄戮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邪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眞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眾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逄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嶷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覩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

感慕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爲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畊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亦有不道者況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乎使維終始於輞川徒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箠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颻若驚鴻欲翔而衡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瀲乎若思者湘夫人

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衆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黿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者有劍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貿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荊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揉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與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感於荒唐如人人之微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分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聊命酒獨酌輙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

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拜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檇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常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豐隆倏忽周八荒鬼塞大蕃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禍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蕭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跂烏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龕靈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兕磔戰士身盡劍魂魄欲歸道路長吹蕭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栢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衆人之所能變非貞烈凜凜乎不可奪者不能也元之政亂政也婁母內嫂彝倫斁天理滅甚于衛矣而會稽張婦施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其高風貞烈鬱于栢舟多矣

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劉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僇辱不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辠止于貶斥覃恩賜宥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朽故也

皇上德並天地旁招英俊聚于　京師爵之以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甲子召入　禁闥歷中外所官無一不愜
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
皇上　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溯汴驅馳梁雍之郊以達于蜀
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已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以夏變夷漸之摩之養之煦之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草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于　朝廷之上而

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鳳蛟龍珠明玉瑩豈世儒末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
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湔雪然卒未能者去
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繇瀝也若先生者　聖眷日隆中外屬望又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　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日南至王景彰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爲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詩人君得客之福如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女鼓其惑所以陷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陷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倫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　敕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

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禮頓首而退
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今上即位以
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爲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　燕王來朝
京師臣元禮告以故　王爲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綸識其事綸識惟仁義之德至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暌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衆不附身以之而後脩家以之而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離瞬而去也君

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衆人所以迷瞀顛錯者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龕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靖若克肖先生者是也未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貶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爲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李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

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碩聞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攻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爲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録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爲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遞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稟故多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命寓廣西謝川眞僊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爲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爲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登子孫能爲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爲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究如卿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眞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眞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於乎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况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爲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乎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

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爲心實之遵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眞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適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譽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聞出其譜系示予謂爲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

閒久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
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
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捂鄉先生前遼陽儒
學副提舉劉嶽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
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
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最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
既以刻梓後復刋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
鋟板於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
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
主嶽申之説爲多幷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
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竝錄之國史之論捘諸人事而
言嶽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
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
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難者昌黎韓
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
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
奮跡庶民雖當播迫敗衂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
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
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饕富
貴其視丞相厮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
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齠齔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
赫赫諫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

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其
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寖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瞀異同莫適
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
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僭
也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廵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愼者而
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
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賛善梁潛
哉三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
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
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
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賛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
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强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
文好事者知其爲寳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
者錄爲卷以臣士奇　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
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
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爲潛卒後七

年　官軍上嘗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　寵御於三光之
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
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
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眞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
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
在司郎中豐城范瑠弃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
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毋不可以累毋吾以奏之遂有新州
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瑠事云爲戸部撿
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
遂又蘦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
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
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讜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
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
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絣言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
功染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
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
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
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桱子經著刻版今在蘇
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爲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
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
羲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
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
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
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經嘗爲之舉要
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
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
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教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爲難彼固
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
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賴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
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
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
地相爲無窮者歟我
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
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
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撫勞賜予情文兩致

紹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緒骿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
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
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
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況
帝王於先師之儀乎昔漢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
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
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
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
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
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七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脅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薈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襄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襄溢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焉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襄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襄未被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褫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鐸裒集成卷鏞之子與僚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今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爲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爲太子助此四人亦皤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

黨以拒父也愚以留侯被劫畫計之曰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皋陶之削瓜伊尹之無須康周公之斷菑仲尼之蒙倛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敖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

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耶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譔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輙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甚衆然皎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玉言棄欲而從義誠於理適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娕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輙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會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

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悵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鄭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
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縹整齊蓋尤爲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私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陜州時以事逮至　京事不白公即爲　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衆馬當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邊色鮮豔殊常即命按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文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陜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文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予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毅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參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　恩卷　楊溥

令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已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從北京爲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從辭甚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闕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獲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況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傅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　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按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
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宗時龔璛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兼帥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耶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

錄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邪元累朝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亾誼僅比陳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謝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桱于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為正統而分注二國紀年於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界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武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晦菴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辟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檜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願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於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恐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無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遂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繇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須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諭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黨熺塤堪其滅濁淫黷奚足道哉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穎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夷狄之風易中國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為大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況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

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為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況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簡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遠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子於

宸章亦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猶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徒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畬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

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贄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爲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于茲哉

題部封禪頌藁後

右部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作此詩以獻

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識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

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壻尚寶丞宋懷以此藁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傳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胷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愼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經

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援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淸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郞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淸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厲而不萎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恣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其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

之傳維一書劄猶足以師法後學況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叔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爲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爲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翁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以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時其用意之筆豈可槩觀例論哉宜爲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嫺於書敬識其左以

俟識者云

書顔魯公爭座帖

顔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蓋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陜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魏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見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毅然中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往肝之

敵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惟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顔書都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嘗奉　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斂交游錢為治裝且慰安其困事覺下　詔獄御史詰之回自服曰實嘗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凛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晝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上世忠穆公頤浩都督湖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迨今且十世洪武間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升乃裝以緗素表以蜀錦韜以冊櫝名公薦

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今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況先世所得真跡寶之當何如耶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古書名畫輙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儆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曰曰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滿將入覲或以留犢

圖贍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爲之兆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矣待徵諸物而後知耶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髻三人待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爲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彝彝然顧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爲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近其貴也恥坐車張幰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癖何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爲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

焉耳夫弋獵之好有鮑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道學亦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絶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先者見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己者也然其鐘離樹蹟隱然爲國長城尤華賦詩文士爲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爲則已爲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爲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于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文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爲屢省之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敘

右唐蕭翼詐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歷世流傳以爲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爲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

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嗟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爲玩物者之勸

讀活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爲君爲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爲守爲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柰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爲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爲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爲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爲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爲乎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大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言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爲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爲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爲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爲有旨

讀汲冢書

周洪謨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誥誓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辯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雜著

燕書　宋濂

玄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諭以風以陳質往鑑今新
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御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
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
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
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壺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
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
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勇犯守郢先軫保鄖叔肸禦雲

中荀偃祀直轅誰能侮子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
久若綏之以仁馭之以寛紲之以禮則封内之民德君以死
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
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
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
馬戍聘於齊會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
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
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
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畏晉
楚大國爾齊何能爲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

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群雛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
翼諸鶵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鶵同啄雞視之兄弟
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鶵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恢爲其
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
仆車而仆於劇驂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
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蠆且
有毒況上國乎燕文爲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
丘山中若鐘若鉆若魄旋若豫章無疵瑕而泛之河藪流而
下工師翰靡衆徒椽剖劚斵之運繩尺劃之閣閣然橐橐然
將遂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
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

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焉挾爲振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
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桯文碣以爲址畫藻以莫
井堅壁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
欽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葦者在宗廟
承宗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
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
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
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
雍巫焉成内食之姦者有叟鼓初爲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
爲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
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
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

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
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蹻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美而豔殺司鴻氏
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從引錐自剌
左右奪錐免蹻怒欲梟衛人白閭曰衛人孽我若地勿以妾
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久竟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
女弟瑩容顏姱嫭肌膚若琢玉善爲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
龍旋見者欲死君強委禽焉可妻也蹻從之瑩至蹻絶憐愛
瑩終不自懌嬰則日媚蹻作狐狗態蹻或一破顏輒出騎人
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渥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且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
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騎人比

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蹻專瑩白閭甚恚往詬瑩曰而國歲
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嬰繼罵尤力瑩起避之
白閭與嬰妥逐噪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
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讎
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傎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
妾夫子固在也瑩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別時
言乎白閭抱瑩大慟與瑩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
南海中殺人肝爲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蹻正同南海之人無
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
頊國之大夫權閭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劉桐
而緣錮焉畫爲龍文曰習焉其音鬱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

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
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臨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
眞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眞龍之鳴縈縈如靈鼓前後相續
究潭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
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
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
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眞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辛疾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
族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嘆曰
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
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
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

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
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
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
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其岐徙都
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
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
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曹之
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
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絶壑
棘剌胷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
原如泉勇能不能禁剜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攫腎腸以死鄭

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鼻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瞿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化焉子俞彌友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祭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遥答之且咨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以十更湯牧濕不以巾淵風乾之摇坎為匽而軒其上下跳河水隨風隨流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困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統足統若行縢纏三周而覆湯泉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堪即吐子泓獨樂之驕人曰是何鬱金之股也婆律之澤也椒蘭之郁也寘諸袖中飯不其嗅之神庚弗爽嗅之怒不舒遊不釋也又從而嗅之頻死召其子曰吾死矣染盛鄰合不爾不也嘉廣普淖弗汝觀也能時致足統於柩前孝莫大焉祭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

曾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容箴緣之以畫純佩之以長矮璧之以榆火揺形晉侯之趨曾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耕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僭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王體之共謹再拜以獻曾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茲二三老人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華鞶以朱絲襟以華黼有文斕如也又復趨曾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曾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絺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受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污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曾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曾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惪而有依曾君應之若黃鐘大呂弦歌于揚洋洋乎相宜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曾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左趙趙若成常與之出游指河山曰昣昣乎有截也指民物曰棼棼乎夥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指內藏曰玉帛充牣也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乎腹擊曰敝邑索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為君陳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昷者居鼓汭之丘汭不產牛有縋欋來者大如蔡其角繭爾栗爾昭支昷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犆牛易稱童牛之牿是也昭支昷曰吾見鼆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猳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與皂自以無敵也

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高涼之山有牛曰
𤜶其項黄其尾玄其色類乎犢其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
支盎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爲無敵也他日爰子旝過焉謂之
曰是未足爲大也空竇之林有牛曰旄赤鬣垂髀紺鬐蔽膝
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盎復往購以歸
又自以爲無敵也他日偲無滕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
巴峽之中有牛曰犘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角觺然其肉重
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盎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爲無敵也他
日梁都之冉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爲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
犩項肉上癸龍胡下綏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
昭支盎復往購以歸且詫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耶津津焉
悦賁嚚嚚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盎出牛饋之公

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爲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犨鏤盈以爲
頂鵠象以爲跟雕壁以爲背墳脂以爲尻其肉重七千斤子
盍致之昭支盎惑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
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終矜撞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
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沈固爲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
晉比趙固爲大國也較之秦楚則推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
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是國欲治得乎苦成常舌本
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曰愛乎滔靡然懼景公之知
矯情事焉毋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其冠纓殆欲絶也
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使子㩻帶賜爾等錦衣
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身　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
等籍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衣雖弗華
未嘗冽也賴君久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
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康從康則䂓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
公説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
堩也其馬則驕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景公以
其紿已大怒曰吡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
書云作僞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
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餔之未凍而衆之寡人何負於
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縶維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
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
孫非重籟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

餌而羿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臺
出汲命作兕雛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蹡而起夫王孫頑夫人
者猶可也至於魌𩴹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讋掉尾則林
木震啸咆則陰飈四發并推不可近狘敢狎獵人羅而縛之
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踏下無所不
至魌𩴹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
之擾而柔之摶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
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
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
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晁肪誘而致之集於乾臺
玄與黄異貯序而敎之布椽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
則玄黄皆出再則各成列裔首摇鬚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

辨聞鉦聲各退入壘不亂夫王孫雒鯢獸也伯趙禽也然猶
蟲也皆口不能言實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順心志宰嗜
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
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
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
翕焉乃麇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溼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
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
待士縱其去來不閉士若不至當礫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
善鄉國閉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
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
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曰赦邑
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
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
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亡國養民古
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
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
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
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
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摇之國
也今弗闓盍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
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

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盍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穽鼠
鼠好夜竊粟越人實粟於盎伏鼠囓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
饜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覈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
復呼羣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實粟於盎也無乃
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
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
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盍誘我也公仲遠信之何耶老
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霄益務侈靡街馬聲色無不
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契西旅訪
神馬濅淫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大還則吹竹彈絲爲長
夜飲酒酣遏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

馳止卷長衰止飲酒沱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盍藏皆空而
爲樂不厭霄覺召所譽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
給之曰魚鳥淵藪澤竿牛澄郊垌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
單乎霄復悅霄妻幾殲罵曰蟯蛕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
也嗜其血膏日夜不止人因病羸死人死則蟯蛕亦槁矣爾
曹藉吾家舉火旦旦蠱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
婺言以計去之變亂益甚霄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
曰山之陽有桑[illegible]蠹穴之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而悴蠹亦
無生者蠹其欒氏之客歟使戒婺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鬭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爲脩
潔人也一日飲遂於豨家而沈尹壽師祁犂在焉師祁犂與
沈尹壽語語近褻鬭子般怒曰若等陷女蠱若渠略出入穢

壞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飏言俎豆間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
豔姬過門闘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覘則
所追者正闘子般也初闘子般通於姬姬知欲遠啓疆家過
而目招之闘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
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蒍啓彊尤之曰子
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使狙師敎焉狙師脫土肖人貌飾
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舃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
立坐跽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爲狙
歃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盍狙假人貌飭形也其心狙也因
物則還爾子何怪闘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
衣袂相屬也子何怪闘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
也星辰之遠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
知者覩闘子般之事可爲寒心矣

竒西王須竇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易諸貨若
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曰光燁燁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
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險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
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饑餐絕氣僨道傍不爲烏鳶叔术
入猩猩自實中出交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霍芡委婁諸
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實右有小洞樓新叢厚尺餘甚
溫讓西王須猩猩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嗢
咿作聲似慰藉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
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
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渝是獸也
髓剚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

人而獸也不殺何爲叢石加頸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
弗殄鬼斯殛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四王須固可
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
有之柰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王戭生與三烏叢臣朋王戭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
人之門足毋跡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盍誓諸玉
戭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詄有位毋附厥憸
壬而移其行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君亡何共仕于晉王戭生
後甲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
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後恐王戭生知之又不
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
之則王戭生也各赧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

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
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孫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魏與
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
有長猶君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猶君苦之長猶君
之交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猶君泣而訴焉六
人者各遣其妻戴饗饌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
能樂其夫子爾長猶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因惟薄之故以
傷其心可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詔不能奉夫子
致辱玉趾貫于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猶君
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以無恐者長猶君存耳苟一
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路長猶君精神幾何實之

愛之唯妾爾侍姬唯欲是從長淆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幬事乎六人之事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衛人一跡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傳理舍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辯士之舌以爲東西辯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爲無國傳曰眩白爲黑倒上爲下其士之謂歟

嚴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叢箛穰父而牛尾狸亦產焉狸脊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日飫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爲人所忌穴山爲宮衛石爲柵聚掩爲牆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牆而煙其宮狸不

呂和叔文集卷五　十二　一

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叔牟曰狸何罪哉嚴夷子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䏑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爲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戩者善爲鶻擧未三月皆馴擾之搦則搦呼之降則降指鶩鴇鳬鵠使之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利之伊爭能宜戩欲學之求鶻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因之七月有鶻過焉命鸛搏之鶻驚墜鸛亦墜對立樹枝上相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逾年終利之伊甚慚往詰宜戩曰子何術而使鶻馴也宜戩曰吾亦何術哉子初得之也冠之以籠冒束之以絛鏇嚴之以鼓鼙承之以鞴養振之以鑾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療其饜也咽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鶻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搖其筋骸逆亂其血脊紊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飢神既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焉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鶻鸛而得馭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楠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干犯戈待凡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祭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璧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

呂和叔文集卷五　十四　一

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強是視當齊肇霸不賓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無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蓽路藍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懿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倚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親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哉明

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敎致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是公室弱民惟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爲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旣有辭當以公從三厲與君周旋於羈縻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且不及况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

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服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爲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廢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闚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過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爲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爲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盂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叟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屬將爲虜矣請昧死言焉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鵻者雞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喀喀者陸鱗鱗者矛仡仡者夫始可雞與居雞乎雞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薪於山荷戈與殺不可酧於廟其理然也今楚人雞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往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雞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與戎乎壇坫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廁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爲萬世笑者以膠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往會强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妾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涔或設餌笱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卽生之魚新脫罟罟之苦備甚浮白而喁喁踰日鬣尾始搖鄭人捌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㸑鱗而食復捌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爲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臧語不更先生曰鼪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噬山狸欲噬鼪若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鳥鳶啄其轂雞鳩殘其軀伯趙斂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邪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焉

獄曰仁義汝禝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鷸鷸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翫之狩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芽淘土開闢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雲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熒起菅中視之珠也犢以獻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旣沒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愼闢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關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屛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朐假於奔水氏朐盛冠服委蛇而往旣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觴朐朐起執爵啐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朐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從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鰐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熖乃子揖讓時耶急舁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僂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賢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悴白髮玄情弗怡艷色燼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婺之爲人乎子婺愼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耿左目瘀瘢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婺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婺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姸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究爰郗憐之爲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婺遂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賢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姸蚩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旣汚以佞爲賢以正直爲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鉤與公王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鉤學內聖外王之道溜溜而洽於心公王乘迂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猶黃猺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鉤善矣子道亦未爲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予所業則異於是公王乘曰何術也曰捭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矜到之略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搏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鉤公王乘疑之相與說于秦王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窺均圃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遐邇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何也曰公王乘言公王乘進曰揣摩地孰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

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粲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爲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王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爲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焉不知其太多少赤幟曳曳見龕鬐間則其鬣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歕沫腥風盎儵倐然云逢鮰鰫鱷鯨必吞曰以十千計不能厭出游黑水洋海艄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没不見其從雄行海間孰敢何問之者泝潮上羅剎江潮退膠焉蠢若長陵江濆之人以爲直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也肌之乃架梭而臠割之載數百艘鳥鳶厭體羣啄之各飫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爲何如一失其執欲爲小鰌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蠢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闔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

也既槩亢物饘鑪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郯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叢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民人耶衣冠劍舄克斥君之境土何愛雕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怙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師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賓胥無曰能臨豺虎正冢於山蛟鼉蛇蜮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

之僑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
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
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
者以足衣爲巾以冠纓苴屨以食豆而羹罍百物靡不反者
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閭問曰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
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
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下無章號暴者字民磨夫
操弓矢出闕是肇受寔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
屨苴冠纓也鬢鬚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
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
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不覺其形自斂

之患也請爲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
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
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虞其廉與婦競絶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
匿死生不相恤人諍虞其廉盍娶諸鄉謝去一日漁于海獲
甲蟲曰醫雄雄相負雖風濤不解虞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
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
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
世汙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虞其廉之能悔抑又
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諺說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
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迫至楚境上關吏縶

之尊盧沙曰愼毋縶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
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
曰淺未敢數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
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
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
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
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瞚臣近道出晉知闇晉
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王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
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
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
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居
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師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

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王上計莫
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
吾今而後知夸誕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
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
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
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
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宮子旂耕於渠蓀之野得石焉圓而皙內且倍好上
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哉孚
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也獻諸朝
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蓀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
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異璧焉臣不敢私闕王將有事上

帝方明六王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窾受璧薦諸玉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于旂抱石嘆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黼以補冠大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旂其辜矣哉子旂怒曰何辜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衒且猶不可假才能目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輙敗窾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蛣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蛣飽否乃死蟹

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蹷鼠乎與卬卬駏驉比為卬卬駏驉齧甘草即有難卬卬駏驉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蹷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積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噲毒草害之及下嗌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俞斂雖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窾須奮可謂善諷矣

猗于皐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筵召所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謳其能於是治金為緐飾之文羅曰

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韅之豹視鼠君不見猗于皐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猗于皐復縱之豹遇鼠如初猗于皐怒鞭之豹輙嗥猗于皐命鞭之易以縲絏寘之牛竿棧中日餔以糟豹畏欲泣猗于皐之友安棊子他聞之請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顴不如尺布文豹雖鷙禽鼠不如狸狌子何愚也曷不用狸搏鼠而縱豹捕獸哉猗于皐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麋麎麞兎以歸無筭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遺其才何邪

是多鶻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今國中雞鶻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鶻悛之無鈞大夫曰夫鶻海內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

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班文鶻也翁鳞而尾佳鶻也刀啄而戟距鶻也鶻則鶻矣未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屨竟行鞠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鶻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豺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弗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侍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閒步殺步殺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早謳莫酣惟曰不足焉能及我閒士渥濁士屋

獨對曰殺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雖東諸侯則齊與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造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句勾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絶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瞑澤人蕘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戛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二羣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遽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雞號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與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忒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柰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兹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罼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孟子且雞喻之説也

余爲燕書四十篇蓋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毫翰之中氣薾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顔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奉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戒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勿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

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子繇入曰吾見能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款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擠以太行之高起以晉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國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衞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

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蹶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崤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據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鈞而啄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

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鬻荆之長乎爲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辭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illegible]借爲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雖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眞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嗚呼大義不

明久矣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眞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實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

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論禎

陶尚書中立爲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瞽甲歿無人瘞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推屍坎内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瘞土覆之而去新昌黄琛甫有乳犬爲邏卒所食棄骨斃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皺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賊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死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詣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襄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歛寘一窟移瘞於桑間旦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數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奚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厚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書客言二首

天台李某遇盜官爲購捕之有刀鑷工出晉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隣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佯恐爲也爾左乳有瘢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雖長故知女瘢工悉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黃巖少年嘗游於傳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擠虛從與傳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給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扶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須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翁念兒冤也自經死爲說者曰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

雜著

讀喪禮　胡翰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擬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哀也斯

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紊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裳也其裳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髽髽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注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

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家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家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攙牟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封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

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以郊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為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辭同也猶可謂之泛論泛論非言君子猶可說也不若非有恭敬則不齊之陷而不可舉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續志林　王褘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曾鞏氏王安石氏茲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閒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闔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踔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理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廁危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褘序　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徐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為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竝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憑陵為尤甚詩所謂徐方繹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閒而起用其羈縻驕敵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以聾羣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殘敗身以逃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

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為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周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豐鄗豐鄗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耶則東有成皐西有殽澠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耶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維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亟舉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蹙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

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

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爲暴高帝務爲寛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寛大異趣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

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途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橈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爲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嘗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恃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旣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

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卽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濩濩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尨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

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爲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爲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爲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爲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爲與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爲儒禮樂之爲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怵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儗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閒此其俗習之

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
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
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
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
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
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
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
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
與其死以為耻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
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强大覬非望乃至
没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

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
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
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
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
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
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為
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
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
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
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
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

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
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
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
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
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
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
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
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
下之姦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
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
若雖賢而智不足禦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
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

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
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
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
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篡
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
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
廷宿望溫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
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
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
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
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
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

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府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
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
知與魏之司馬懿已儗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
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焉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
命于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
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
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
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
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
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有天下者蓋亦察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

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
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
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
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
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
黎陽擒寶盈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
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
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
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
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
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
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
羡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
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
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
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
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
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
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
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
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
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
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

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
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
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
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
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
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
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
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
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
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
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
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

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愧乎

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能婺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怠荒矣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一

雜著

綱目凡例考異　汪克寛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做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僭立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聯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蓋不啻壤趣矣然魯齋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宋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鋟梓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遂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併識其所從來之顚末於卷首云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稽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諱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臣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語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致使鏐還朝致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改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附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深衣考　朱右

上古巢居穴處聞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

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齊自天王澤一熄吾顧劉決與古制茫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既有未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製深衣爲燕居常服士大夫往往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修入家禮趙公汝梅又著深衣說明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慈溪馮氏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也晚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志焉輒攷禮經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便宜今可服庶幾好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紜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細布爲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爲布無升數

當用細密布潔白者

度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爲寸今人用折尺亦彷彿

衣二幅屈其中爲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強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袼外屬於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衿注交衽爲衿爾雅衣皆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袷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玉藻曰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隨宜而廣狹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音各

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袪與袼平

袪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中及齊與身參而圜之 齊音咨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曰袂圜以應規

要七尺二寸

當裳之上際王氏謂要中三 蓋袪尺有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則要七尺三寸

袷二寸交而方 袷音劫

袷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袷二寸注曲領也經曰曲袷如規以應方

鉤邊續衽

邊謂邊續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　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緣純也領與袂口齊邊皆緣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續

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年老宜緣以皂緣之

切尼負繩及踝以應直踝胡瓦切

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不如繩今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準

齊衣下縫也

帶廣四寸

以白繒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復遶屈四寸爲兩細垂其餘爲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充也辟緣也充辟盡緣之也細兩耳也天子諸侯從要後至紳皆緣之大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其紳兩餘皆不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辟音璧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爲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綬屬以絲爲之帶廣難紹而易解故用組貫其細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　向左爲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純如今人加夾於額者

簪用象横貫之

幅巾加于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中用烏紗方幅似今頭巾但直縫其頂而殺其兩端爾

屨用白

古者屨順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玄端黑屨素積白屨則淺衣屨宜用白約繶純用緇約屨頭飾用條或用繒屈爲之繶牙底相接之縫亦綴以條以爲行戒純屨緣口也或黑屨則飾以青文著綦綦繫也其色同上約劬綦其繶縧切

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敢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爲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泥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爲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知操者有所懼也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資誣去

賢使君哀人失父母若誠大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傳雞
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徤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
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傳雞者直前捽下摽敺之奴驚
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
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
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
傳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
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
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
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蜮污使
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

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傳雞者
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
究未白徒無益也傳雞者曰然卽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
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
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傳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
林天台陶先生言傳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
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盜之
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
知元政柔弛而變與自下之漸矣

志夢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
內府教胄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啓夢與玄懿晨候
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顔國子祭
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煩
傳聞平王爾既寤明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旣望
故事當率諸生入覲方叙立右順門俟梁公傳 旨下曰
勑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 命言既引諸生去啓亦隨
出明旦將朝中使急召啓二人曰有 旨命開平王二子侍
學 東宮俾爾授之經宜趨入玄懿顧余笑其驗其夢之神
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召至
上所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
林院三字焉繼授啓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
越六日
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黃門召啓陞

上顔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
衣遊吾門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卑
出獨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啓與玄懿皆得編脩
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毋夫
人林氏夢中使畀二幅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視
則化爲炭聞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其說稍隱不若
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爲炭何也然亦私相與
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召余二人
上御闕樓俟焉既見獎諭良久面拜啓戶部侍郎玄懿吏部
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
上卽命允各賜內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還於鄉

既出都門與玄懿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為余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費況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其兄之早辭余因話玆夢以解之乃始悟擲為除炭為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噫嚶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知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以相管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歟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況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雖當自盡其所宜為外者一委命順於數而無所吝心焉可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役其智力騖馳於軋敓排狠之

場欣戚勝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之懼有譏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玄懿聊相與自警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三

雜著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伯衡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動敵遠却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

焉秉賢用能賞功所以為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為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為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勳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菑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於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為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為功乎君曰不腆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為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

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賚錫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國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殞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韋乎今徼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僇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僇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敎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焉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

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埸爲問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違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丘丘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爲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虐君斂財毒民虐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足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有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苛慝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蠧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

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蔑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汲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敎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旣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廢舊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

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疏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士李克曰兆民之底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脩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

皇甫持正文集卷三　四

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貴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孤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舍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雉猳若鹿豕若鳴鴈若鵁鶄若鶻鴿若鷫鷞見王無不洶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遁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絢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巳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契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觸乎其飛寞寞大王何

皇甫持正文集卷三　五

見焉彼虞人且爲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咎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爲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爲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巳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於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贄竟除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巳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糾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

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内相猶之爲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爲相日贊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爲哉然觀贊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爲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閒然余是以累歎而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歎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於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覘焉少

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老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茍矣雖然義其貝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舜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從訓以義而不敎之以身其焉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使客釋氏乎其騶儓乎其皁隷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拕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繳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黄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蝕蝙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

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照瞵可悲也夫蒿萊没埋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棋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以秦儀椎如須豨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堆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斯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第敗塜之壘壘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又將闢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

而獻栰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寃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知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焉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女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汶汶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陳羨眈其放驪於乎山林歛琴誦詩進德脩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舡廣彌天奇貨異寶瓌委其間眞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憚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舴艋而浮游溪澗之中低

徊短蓬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鳧倏依淺瀨忽縁長洪漾蕩乎浦漵之裔徘徊乎蒲葦之叢舉罟得蝦投竿取鯔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浦漵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僕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巳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巳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即汚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濵見漁者視其納則稽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喻喁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鬻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鼈之類咸遂其生文何辛也今繒以爲罔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噫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類纂者累曰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乎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皇而備於堯舜其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無爲萬國咸寧山之鎭也聖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溫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虎蜼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疇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粢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內華而外夷黻之辨

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天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已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

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脩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關漢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錡韓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櫳窗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噆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噆人而善點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點而不知人蠅之善點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爲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還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

知是非之莫惑凡人竊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默吾知任吾直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闞翁聞之慶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遂與含聰氏爲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遊乎無闕之鄉處乎無聲之境登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肖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呼俞笑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

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甯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爲空同乎子將求我於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子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

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洶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露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邃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僴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孳聚于庭育以相材是以相扑尾以相戲舌以相咕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捺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鬬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於前欲炎於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鬬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於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詆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於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諫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遇之不

以其道則納窮去不然曰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惽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倏焉而辭驟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已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

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成已也夫庸計其位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爲倨在上位而受教則謂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邪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發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僨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內數百戶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

四戶今也服役于官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賈于市或商于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爲害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於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爲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於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爲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

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僞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於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吾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窅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

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為天之子君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罹其殃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為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為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為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為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

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富貴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為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於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

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交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踈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踈於已得志之曰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交謂之眞小人之交謂之僞僞交者常多有也眞交者常鮮有也鮮眞交是以交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交是以交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交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交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交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踈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交雖簞食豆羹而能親踈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交人亦不苟交於人交人必察其所以交也交於人必愼其所以交也愼交

在始察交在微察交不於始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愼交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交者則爲之也眞交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愼之友焉而出於眞者則友焉而鄙於僞者則絶絶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友眞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稱患將至秋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闢于左右曲沃之興有神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爽之見愛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爲推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倚是以亦斃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云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棫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

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足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請所謂絶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拜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徽不是思

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討所以為事之本聽所以為存亾之機而賁乎哲也詩曰其為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大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為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為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為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為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為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於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為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政刑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楅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制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于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于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韵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

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爲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爲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嗣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

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凌兢戰慄如露立氷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于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祗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已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

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呀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督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欲翼以懼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

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
戈刺之自喁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猶戰
慄僅若牛鳴狠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剝其
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
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擇麋鹿雉兔以自肥
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
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
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卒先冢
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
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賀
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

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
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幕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
欲洽賞典刻可得乎刻可得乎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三

雜著

宗儀九首有序　方希古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
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脩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
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
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
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
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
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

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
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飯而嗽勞而寐逸而嬉
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
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脆豐柔之
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
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
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
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
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
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
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
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

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壟井之氓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瘈狾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欲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爲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瘈狾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

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鄉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者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

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舉哭之舉祭之舉燕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脩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親親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繇其身緣而上

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匿而不言矣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

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辟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榮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躐躐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歛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揮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獻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頹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豈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

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剝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人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椁衣衾以濟不能塟者產子者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賻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貯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厥其主不祠富而不以

教者不祠師之有　遺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牽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醻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爭而醻所以為樂也讀法

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黍與羊各一酒醴羞集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為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鴇羽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舊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敎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

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巽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

飲酒去惡如去毒毋驚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愼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肄歌之其講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絶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窆焉而塟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敎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塟而信塟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諱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略可塟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塟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塟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焉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殲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旣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旣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剉割快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敎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

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塟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誑者則不然闇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冢曰此其形也此其徼也於塟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塟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塟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殷亟河渭無與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覗罔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塟師之爲也塟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塟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纍紲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正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淪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塟卜吉凶而勿泥塟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塟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抜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

始於脩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太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脩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中中而行由由而言勝口頰儲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孺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本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教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暢之以物而導之讓愼施朴楚以養其恥斂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推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脩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辯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爲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察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校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

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愼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纊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爲聖賢得是而後爲賢君子脩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跌笑爲之於閨閫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嚌咨嫗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愼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

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隘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愼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

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衆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唆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亂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愼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見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善學操行異乎恒

人爲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豎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愼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數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墓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緦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

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驗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

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夤發而易長雖伐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彩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賊殺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

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遽至於禍敗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寡恤飢困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僃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君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渾蕩蕩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齊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

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為己設也所以為與不肖之資貨財非富足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乎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死徙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所失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賢能殊絕於衆者雖癈興迭出而未嘗無毋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康三學廩

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庾加息十一不能庾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衣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禱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讎怨焉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國殘虐其民人棄廢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須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邪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

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寔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諮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儗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

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諱而遷乎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瘞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殖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詰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中中爲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有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愁而怨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脩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愁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業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遂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四

雜著

牛李維州事 [redacted]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慶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刼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虚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

自吐蕃寇西川韋皐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悦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犇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惕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冤究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温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

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博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百官

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眞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杜詩者謂黄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吕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吕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吕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蓋事機未决或思慮尚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乎賈順后之旨以王諸吕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吕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眞阿吕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勲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考周之跡絶無一行之可舉其

有後又何也史載湯决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易用儒者議疑法宜於是而有陰德及人者乎其有後者盡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君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實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脩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專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通也班固於其賛略

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邛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爲漢諱乎不然甚不足責耳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簟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虛僞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爲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爲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

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爲私也湯武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爲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爲非聖人則曹操其鬼蜮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爲漢臣爲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爲在已凶爲在人往往不應則歸神

於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爲吉廼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繆當是時使太卜能云所兆在已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恥而卦爲可徵矣噫蓍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河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

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爲賢使果爲悔過實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爲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借此以樹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絕於東征之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啓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illegible]闌之疏乎由此觀之易有悔過之實積弊當念久而不解至于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夷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稱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玄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

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

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按何處危疑之地岌岌乎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爲安易疑爲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蒯通計以斬鍾離昧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韓信爲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爲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爲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爲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爲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鬭乎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己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泜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非不用計此之所以爲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爲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爲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記徐元張旺史璧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弑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璧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傔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璧之徒志本爲宋乃不能救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爲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雀錫

宋杜鎬博學有識爲翰林侍讀學士時都城外有墳莊一日右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咈之僾然不懌子弟啓諸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錫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繼有八喪唐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名此爲上瑞若人家有之矣亦雀錫之類耳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胡儼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寶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二篇援兄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倣坡意爲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度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徙

為之悵然方叔毋嘆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康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即之手帖共為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黃書記

昔潘谷病目謁黃山谷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為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邪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法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燁然照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太書險勁飄逸尤為奇絕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璲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今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虞揭詩記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臨晉帖翰苑百戰健兒翰揚三日新婦翰揭而集為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曰傒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怫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秋闈開四詩寄虞公中有李章分署隔窗秋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遣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薩天錫詩記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鐵柱詩記

豫章鐵柱宫井中鐵柱相傳爲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明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魍魅入城市吁嗟清談胥萬事置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鳧翁倚柱歌鼎石神方寧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彝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爲旌陽之物故詩意皆設疑辭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譙樓畫角三弄記

儼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譔其初弄曰爲

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餘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方面之任而置鼓角皆僭也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諸才子侍虞公宿寫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一云翩翩仙子棄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壓鏡掩窻中遺墨夜燈閑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何當浮雲相契合杳然餘跡謾人間其二曰仙人本自好樓居深下重簾寫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硯中微露九秋餘下方鐙鼓塵初靜絶世文章事不虛最愛夜凉天闕近綺窻留得玉蟾蜍題畢辛好禮諸人問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皆曰見公曰請與諸公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關機開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

若干首及一絶句余幼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絶句耳其一曰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惟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絶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得之吳用中云

上下四方記

洪容齋云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雖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兩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見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曰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諸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容齋以爲二家之說止於如此而已余嘗觀程子邵子問答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又朱子門人有問六合之外當時何物先生

曰人生天地間且只理會天地間事此語最善彼釋氏又有所謂水輪風輪之類亦約語爾

元二辯

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爲證謂元二爲元年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脩欽宗紀贊曰遭靖康元二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爲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言喁喁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也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咸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蕭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主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不考遂定爲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爲證耶又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衞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五

雜著

文章辯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于荀卿成相彙眞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

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

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係漢迄五代兼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尨雜厭人視聽雜浮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辭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制作家

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爲注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于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

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庶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其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窩晉改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

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纎巧鋪叙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師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麄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曰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遣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臚蘇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

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

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美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劒閣則戒殊俗之憯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六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數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君司馬子長君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 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曄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閔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荅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誡者警勑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為法誡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庶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䟽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讀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于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宫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宫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棲頭陁寺碑亦廁其間至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紼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

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名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

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故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歷歷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寘于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叙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爲題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爲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題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

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曾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爲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錄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弜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爲體雖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廢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游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乎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

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諜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謫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已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鐵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璘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

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鐵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巙巙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爾爲帝且詔尊文后曰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求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喩嚕餓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嬰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用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迫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瀛嗣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

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户徐英觀之

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王鼻其氣象清癯若太

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　命未實符首莫對今蒙

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

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雜志十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

馬君實廢罷用臣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荊溫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疎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儋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溫而不貸其客護向荊則昔者之言徒為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壽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闇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英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懍懍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鈐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發而為法原勢原之文觀其辭氣與小人之言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廚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鷲嶺欝岧嶤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隱堂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為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為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為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偽有誰知其意謂己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己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偽為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賺得解飛人識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illegible]鬚而不見己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翺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斂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斂後之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驟步成章彷彿古人豈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猶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求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頹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奧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其憲宗在諸位有更易儲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揜蓋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眞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天腰處度闊如瓜果之瓣其近蒂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爲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爲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爲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内故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内未有日在内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貪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衡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燈炭炎熾之尖所衡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衡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甕蚋椑蟊之聚散緣嚙也

柰何欲以私意仰于之哉孛生於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也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傳

謝翶傳

胡翰

謝翶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毁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翶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翶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翶匿民閒流離久之閒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翶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許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翶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穴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翶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爲塋地作許劍錄及翶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塟我許劍之地鳳聞訃亟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薦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䫉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淅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壅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就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翔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翔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翔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翔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

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

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

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覂軼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　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逮其救水之憂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

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歔欷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彜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實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　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

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

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毋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飯而伯章見毋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毋彌謹然毋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知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踐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孝謹貞婦奉尊章勉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伉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挈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毋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毋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邪橫槊刺其背死勝寶虜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勝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有皆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考定伯夷傳　王禕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illegible]）（[illegible]）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illegible]）（[illegible]）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illegible]）（[illegible]）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illegible]）（[illegible]）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illegible]）（[illegible]）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

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誠（[illegible]）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illegible]）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傑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以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

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竊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纂訂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頗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爲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爲況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

氏輙為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焉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為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轝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為川以通江方尨工役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勑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于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勑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玆土致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存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為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為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繁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群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縣且名之

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為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傳

汪同傳

趙汸

汪同字仲王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躑跟不檢束毋夫人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群牧戲爲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爲將帥則於其處立營於其處置旗鼓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騎射所有貲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浩遇貧遊者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頭騎善馬名傳天下官二品旗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兒爲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毋不累于兄兄叡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毋憂償盈其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稼至正壬辰兵起蘄黃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叡走官軍所陳策以决進取平章三旦八喜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三旦八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撫哈迷軍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嶺渠首開五嶺道路獻馘轅門於是鐵古鐵兒軍由回嶺進元帥劉脫因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趍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賫白金盂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兵千戶率毅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迷軍馬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浇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冠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趍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賫勞同爲餘干州同知叡爲浮梁州同知叡即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叡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冠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破敵往往運餽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勞之三旦八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鎮閶灘八磵橋時饑饉之餘盗出沒掠人以食八磵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陷西營擒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爲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遏苗軍

師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三旦八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𡊮為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賊勦捕參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束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巳至境內諸軍無鬬志十二月同與賊戰千橫槎嚴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埒遇賊與鬬道狹劒戟方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拔劒鬬且御賊疊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求退及恩寧普軍于開化之藹溪身被數創恩寧普躬傳藥襲列脫因解衣衣之舁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

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岬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往中英強之曰岬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齏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齋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岬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㩦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岬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參政恩寧普以休寧縣尹起敵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且觀國兵止等葉宗茂汪周求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為播弄握權之機矣敵心惡其

蔑負邪媢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嚴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梘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賓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矢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敵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敵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為同聲援其父謂敵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兄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敵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朶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敵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

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巳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栦田岩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若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玫來鎮徽貪暴害甚同征浮梁兵觀國以帥府都事擅府不以禮交玫又徇私尊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遏敵嘗言趙汸學高識遠可為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為輔至是汸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為觀國所短毀不聽用玫先以小恚收其

梟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丑
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詰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
俱爲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卽以計殺害
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
識致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遂小九元帥
以私憤與致戰致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
爲朝列大夫鄰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都帥八爾思
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卽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
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
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敵陵害
也八爾思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
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

還駐郡同以所領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
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
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
平章慶同三旦八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子
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
之旬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毋
變家居吳觀國潛逃遂安李克曾本以進士爲師府都事與
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
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籌往克曾果於黄
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
克曾候于黄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黄墩從者曰前途具饌
候元帥數步卽是過黄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曾曰主將

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曾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
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卽馳馬偕至
鄰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
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
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
譙樓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
皆來附僞賢辨歸軍糧食足分兵數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
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繆同
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叡閩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
事有緒則來豈可拜令賚成業乎同得書笑曰穿人負我觀
國再至日言事艱厭成又福建以省參政致同江浙以樞密
同僉徐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齊卑騎潛往浙

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
張大尉又以禮名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識
帖木兒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合與議
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
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爲天子掃清寰宇建萬
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吾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
自姑蘇始君速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
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
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旦
夕當殄滅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爲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
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爲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
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假我謀可待

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宰往姑蘇爲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爲榮禄大

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爲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羽爲曹操刺殺顏良於萬衆中以報德而卒往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爲漢室之胄雄才大略足以有爲羽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立勳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羽蓋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苟乎富貴者爲何如哉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游虎林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玆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絛齊曳地目瞳子烱然風約踈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測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屣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渝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爲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標許欲樹立奇勳名恒自誦曰夫人與性命道德之蘊通天

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爾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説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俗醫傭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眞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

以其術授君故君為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
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泙没故來居焉方是時羣制方面者
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輙避去曰我何可汚我何可汚未幾
今天子華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奭然如
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
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
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祼將于
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
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
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
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
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傳

攖寧生傳

朱右

攖寧生出滑伯倓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
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
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
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
岐伯其言伕不傳世傳者唯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
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
無遺悞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
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
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
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
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子守師說者千識卓理
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
日進益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攄其所
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
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
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繫屬而唯督任二
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
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
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
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祕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

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决生死爲無憾生無間
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
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
行步輕捷飲酒無算人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
治法往往奇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
成編以傳其在儀眞御史中丞入臣亦家焉其内人病艱於
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瞿麥梔苓諸滑利藥而
閟益甚召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濇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
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
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
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
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閟若淋狀小腹脹口吻

渴與壽診其脉沈且濇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
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
形法治之卽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愈三寶廉使仲子之
妻泰不華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
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
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卽正産
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
苦堅之劑病瘉而果孕不動足月乃産童氏婦年三十餘經
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疞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
汁既而水行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脉沉濇欲絶餘部
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
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疞痛寒氣生濁下

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
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
傷食前溥內關閉口乾脣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
藥利之而備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爲丸以伏其
燥利而愈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脉纍
纍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
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
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户妻體肥而氣盛自以
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衂衂必數升餘
面赤脉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虚丹劑鎮墜
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奪
何實實邪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旣濟湯

二十劑而瘉揚子縣吏陳某當臘月昇眴至正月凡十三日
始定其脉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
炙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户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
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脉洪
大而虚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卽下之已而調以苦溫
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瘉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
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
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
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眞時
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
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
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内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屬傳

爭之末央固招伯仁至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癯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卽癒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爰來杭城舍客樓盛

暑中帷幔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术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术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耶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撤幔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爲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懣手足清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畢凡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𤸃瘠若衰耄人步步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爲

肝病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痛愈孝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滴瀝或盈盆盈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傷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卽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效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病彥良從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眞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

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詈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裂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仕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攖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痓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暘過攖寧生曰舍兄病亟唯幾生忍坐視不救乎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遍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攖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暘館于魏氏一日乘

盛暑冒與入邑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攖寧生診視脉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温之爲製眞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効人始服攖寧生之醫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攖寧即與眞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攖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虚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黄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攖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薑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温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効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疼痛其里醫爲温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因邀攖寧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專中下因爲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瘉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攖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毎飲其殫營慮中積痰延外受風邪發即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爲製清肺

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証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咳而多汗攖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虚黴難之且圖温補生曰法當如是爲作麻黄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瘉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攖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壻戴頫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内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脉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内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脉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已去内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虚水竭洋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乃攖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釋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脉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効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林平居苦胃中痞滿憒憒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名攖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攖寧曰積飲滯痰横於

胃腸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釜爇而生濕濕聚而痰涎
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
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探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
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平復矣能君澤
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
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拍攖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
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
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
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者火也以火爍金則愈燥矣血
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歸茸桂
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
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
柴胡飲子為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
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瘠
瘠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治其攖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
兩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
食飲法當下眾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
柴胡白虎等劑決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
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姜附攖寧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瘉無
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
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胃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遶不食情思
惘惘不暫安目睆睆無所睹攖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澀不調
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
胃內傷積為痰涎鬱于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

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
為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効始以為
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
邀攖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
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攖寧生
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
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瘉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
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攖寧生視脈微欲
無即以眞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瘉
夏子韶婁始病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
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
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胯困軟肌肉虛
肥至初冬子韶謁攖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
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
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
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
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
捕之狀攖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
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
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
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
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瘉鄭高鄉毋倪病瘧寒熱嘔
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
中脘不效邀攖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

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餒進參
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
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滞丸藥微得
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
旋以姜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
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昃皆出不消化他醫以脾胃之
藥悉試之罔效敬中詣撄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
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歉然未
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
中焦從於積下焦從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
小便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
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

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
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
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
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撄寧生乃以
理中湯劑加薑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蓽撥良姜吳椒桂椒諸
品大辛熱爲末和姜糊爲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
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
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勞將復補之撄寧
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脈浮以汗解矣補焉以小柴胡湯三進
再汗而瘉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
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姜附益
大熱手足搐搦語譫目攛仲彬因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

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炲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
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
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爲清熱降火治風凉血兩服頗爽
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
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
禮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
爲滞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撄寧生診其脈
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
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
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姜附
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滞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
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眞時聞

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
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名子厚治
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
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嘗近女色犯天眞乎曰當十三四嘗
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
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
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
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
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椀珠只
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
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
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

治翁證矣卽治裝往翁家皆喜至卽為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卽瘉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櫻寧生壽能活人反葦閒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乎閒歷論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會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瘉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

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兩龔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則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以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閒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遂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逓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覩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

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

鄭烈婦傳　宋濂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諱勝字文素敏慧而勤柔順而婉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嘗能敬事夫盡禮處衆以和上下咸悅而安之洪性聰敏受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

國朝開基建業今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陳善効忠甚見禮重久之用薦者入　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官寓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氏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汙其身以玷雉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媼強以糜粥不聽如

是者八月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絕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
列婦事聞
皇上嘉嘆曰此眞義門婦矣濂承乏國史旣登載其事復著為家傳而歸之鄭氏云

史官曰余居金華孰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呂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今蒙
王音之嘉奖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膺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

豐本傳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乂亭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礪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爵醢人醢與昌氏菖氏茆氏共掌俎豆凡祭祀與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中春薦韭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瘞復生完眾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衞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名之先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遁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衞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樓止人望之恒有氣態悠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遊會稽嚴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于周間出于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庾杜衞之流歟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九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顓易台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

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决乎夫其議未决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女眞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纂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爾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遂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

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
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
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
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閲萬世而不
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
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
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
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
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
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
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
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

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
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
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
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
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
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
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
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
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
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
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
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

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
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絶爲得統
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
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
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
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
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
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
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
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
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尋致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

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
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
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
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
一二大臣又有奏言同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
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
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
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
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
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
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
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

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儒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遂之謂其正大光明雖

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既未上卒十二年汝潁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閤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閤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閤下之可與有為也閤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

尚不少也吾惟閤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拔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閤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閤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閤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閤下之親族姻黨者無將養之法有好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閤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跋扈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鎬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閤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閤下左右參議贊容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閤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閤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閤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閤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閤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閤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閤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　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援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擕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稽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龐文抏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嗚呼君子之所貴文豈位也哉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

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傾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特武横其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摺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逡引去不敢突冒訪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交遊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頗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畏疾不能藥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嘗具之終歆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魯君鄉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思求者衆遂自悶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韞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遂遠道德者異矣

天刑生傳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聵拘攣病生傷曰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嗟若吾矒吾薰吾攫吾欽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且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脩乾沒內庫物籍錄其家就逮南京

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即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王柄作威福徇法報復羅獄而漁色漁刑而猶貧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脩理未嘗多行不義事孰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矒之薰之攫之欽之如此則陽爲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徇法以報復者羅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剕可刵可劓可黥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剕是刵是劓是黥顧乃陰矒生目薰生耳攫生手欽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謂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剕可刵可劓可黥者善者可息而慝者可肆邪生俱弗之答

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黙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亾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絶人生口吃然喜面藏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諷刺向令生不疾廢

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爲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爲善人乎而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顔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

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爲溦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

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

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摺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愼勿嫁軍人農人惟夫族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飾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近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産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

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而今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黄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俾天下百官朝覲將歸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

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其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皆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其守不敢少觧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官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

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

上上覽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乎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廬陵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曾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常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嵓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輙絶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 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與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奉勑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冦號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刼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猾李逸去久不獲 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猾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

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猾李耳猾李旦出即汝輩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邪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猾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益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

出誣吉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
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雞同知邪廿七府
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撫州馬知府漢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
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
秩滿詣　京師坐擅用東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
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
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
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
中鄭千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廢幾雜先生之半蓋先生學其
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
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
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陜西之役屢遺書督其學
文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
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
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爲傳手錄一
通以寄其子賓識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
嘗顯於南唐至宋累舉有科第其支裔徙濉江里是脩之所
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
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
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
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
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
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
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
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
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
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綿
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者述吟咏不虛寸
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
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蒭蕘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
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人所
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
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
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
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
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
授其子轅使傳焉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

傳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歷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已衰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罹禍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還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寨又奔雷川寨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覓追及之梧岡被縶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幷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憐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竊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視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嗟夫當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其者若素約然何其可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蓋少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峯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號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已超詣被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　旨

上以其迂也　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教諭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善用薦者陞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為考功員外郎

及

今上即位還郎中預修

高皇帝實錄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文明年 罷爲翰林
修撰以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
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
考功拒請託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其情而尤以請
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
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讋膽公持之益堅及在大學亦如在考
功時然公純謹君子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簡質好惡出乎其
至誠至於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撓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
者也居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憚自修飭而其儇僞之不便
者已譁然議之矣俾之者方側目於下忌之者又背沮之於
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爲公以此竟罷改雲南參議君子莫
不惜之及 陛見
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脩撰俾預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
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
上聞之悼惜勑賜棺以斂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
身坦夷不事表襮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
之而亦以此與之齟齬者衆也其爲學明於義利之辨爲文
約而明喜爲士所爲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最盛而
尤孝於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
朝告歸省其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爲之愈
數日竟卒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司成皆 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
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

天下豪傑萃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罩之才
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多不附也及
其殁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
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
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愛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
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之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饒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
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懋茂從揚之儀真祖夢雷元
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雝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爲吏
官以疾辭出爲闔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
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
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負
不器既而隨父官寓日候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
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殁歸儀真舊業廢於兵燹渡江占籍
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於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
醫家言會同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
其秘於是決死生定緩速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
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
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
吾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殁當洪武中始受薦入
太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禮爲院使極其術人無有當其
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爲醫昌吾道必矣遂言於
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成勞條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承 顧問隨事獻規益甚
見 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
而入又問卿醫效神速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
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 命光祿置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
嘗 命工部爲營第用文入扣顙謝曰臣荷 恩德萬不一
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
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爲啓附 進有曰臣老病死
不足言惟恨不能有報 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愼加保養以
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 命兵部給驛舟
還其喪督治祠墳於中官

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
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
其忠誼愛
君之心惓惓於語言故能受知於
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
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民愈其
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爲報爲爾醫也卒
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獎勸後進汲汲人
過耻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傍者顏曰
緝熙於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群籍暇輒翻閱
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刑乃作
抑詩以自儆卒諡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
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
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
是其爲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卷卒之日
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四人主善主敬主
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竹軒劉先生傳

王英

先生姓劉氏諱亨字嘉會號竹軒其先居安城之密湖宋豫
州刺史斌徙廬陵石塘里斌曾孫江寧司戶濟又自石塘徙
其邑銅溪高祖哲甫知汀州曾祖景春元海南鹽場司丞祖
貴翁父樂山先生端敏勤學恭和陳心吾劉允中特稱名儒
先生從之遊通詩書二經傳究諸史百氏之書洪武壬戌以

賢人君子徵力辭親老後舉經明行脩陳古今政治之要
太祖皇帝嘉之命進講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者出爲壽州
學訓導戊寅冬上疏言六卿秩當與五軍都督相埒國子祭
酒秩不當在太僕卿下又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爲驕侈
他日安可校官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俗陞常
州武進縣丞爲政廉勤脩學校躬課諸生讀書表其民之有
節義者毀淫祠禁絕妖妄作善教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
里之內弦歌相聞三年書最天曹
上褒以璽書壬午縣民李德懋等作亂先生白郡守毋令滋
蔓卒衆擒首惡而論降其黨方是時
太宗皇帝初嗣大統遣使勞以金幣先生之名由是揚於遠
邇稱何以事罷還鄉屬有薦者先生輒辭宣德中監察御史

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爲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
辭
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
益力
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
然自得居則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而動必蹈
於禮於事有合義者必見諸行族弟夢鞏三喪不能舉先生
爲治塋又以近舍山數十畝爲鄉里貧者塟人名之曰義山
歲旱先生禱輒雨所居多種竹學者稱之曰竹軒先生卒年
八十有幾所著有竹軒集寫心集隨寓錄子習之舉懷才抱
德爲廣東按察司照磨孫同履諏經綸綱同登己未進士第
授浙江義烏縣知縣

論曰自昔名人仕而功業顯著者多載史傳而唐之王友貞
孟詵白履忠諸人者以才學入仕未至大顯旣罷去則隱而
終身焉豈有功業可稱哉而史亦傳之蓋以其志恬退不貪
名嗜利祿耳若先生之學行用之固可有爲中乃不偶雖屢
薦再起而仕非所願視友貞輩夫何遠哉君子之論人必有
取於斯故著之爲傳云

尚書王文安公傳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其先大原人祖宗達宋廸功郎仕
于臨川遂家金谿曾祖顯貞元季以書經魁江右入
國朝退隱于家祖子岱父脩本並以儒行稱母曾氏公生十
一歲而失怙母淑人以教以比遊業邑庠刻苦嗜學登永樂
甲申進士第時
太宗文皇帝方銳意育才　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
者與狀元曾棨等通得如二十八宿人之數俾盡讀文淵閣
古今書作爲班馬韓柳歐蘇文字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
油之費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公
在二十八人之中每爲儕輩所推讓後
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王直皆愼密可與任並揀入
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丁亥授翰林脩撰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
翰林侍講戊戌實錄成賜襲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
月
上親征公扈從至闊灤兒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鎭李陵城已
四十里

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
之以行時城中被虜殺掠焼毀一空惟城北門有石出尺餘
掘土拭磨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畧可
讀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白公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旣鎸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見之必以此地爲巳
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煅沉之於河以絶其爭端公如旨
而往旣還奏
上喜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
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
胡寇犯邊罪在不宥但聞
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　陛下幸毋入險窮追也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復

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諂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
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六月
上駐驛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粮者多相聚悲泣
曰吾輩粮盡必死道路矣公以為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
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
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粮幷載衣甲驢一疋甲辰
上復親征胡虜還次榆木川晏駕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
讀王直與公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内閣凡七日
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
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賜鈔二千緡
俾馳傳而還

宣宗皇帝即位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
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
陳道義以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内醞及鈔千緡
命入内閣參預中秘嘗奏乞分俸養母于家
上允其請宣德庚戌脩
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侍講學士復賜金相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聞太淑
人曾氏喪
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公奔喪冬十月奪
哀還 朝寵遇日隆不時 召對正統間開 經筵公為講
官陳說詳明於文義之外多有規諫之語其講章於朝退之
際人爭求去以為珍寶脩

宣宗皇帝實錄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實錄成賜白
金百兩綵段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
正月奉 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浙江台寧等府民遭
疫死甚衆
上遣公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
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
應記刻石于廟而還丙寅公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
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脩激怒
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施恩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
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
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不許至是年七十

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衰
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
上特旨陞公南京禮部尚書明日謝恩畢内傳 旨曰
上以卿久仕 先朝多效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既視事南
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為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
有五訃聞
上悼惜賜謚文安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公在翰林屢為會
試考官海内名士多出門下為文章典贍 朝廷制作經其
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其門公酬應不倦詩
歌字畫人罕能及
論曰撫州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虞
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

豈偶然哉玉笥寶蓋諸名山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相似然自入仕歷官通顯不離
朝廷四十五年而
列聖眷遇之益不衰於此則似過之矣天之生賢私於撫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於青雲之上也

黃氏母子賢孝傳　李賢

黃氏名文父鉉江西新喻人永樂癸巳徙河間之任丘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南陽之鄧州守禦所百戶李興見鉉文雅以女妻之未幾歸任丘李氏與孫氏相距闊遠於與興遺人取其女還鉉亦隨往時孫氏年二十有四文方四歲鉉別後音問不通孫氏與文母子二人零丁孤苦人不能堪而孫氏奮志成家勤力紡績夜以繼日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

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子弟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助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乃愀然泣下曰吾已慮之熟矣顧爽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辭同編之人聞之勃然怒曰吾代爾子力役久矣今幸其長不吾累焉而又脫之可乎雖懇情乞憲拒之益堅孫氏晨饔食不下嚥已而會所親達其情于有司始獲入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業勵子進學而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之訓潛心經史但自幼父去嘗問母曰吾父安在母曰汝父世家江西為商河南吾亦不知其所棲矣於是母子相顧潸然出　以悲正統己巳文以成材貢入太學會天下士子講習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在有同舍生玉綱者鄧州人聞其父名曰吾州百戶李興有婿即此名也非汝父乎文因思母所云大喜曰是也景泰初以謁告歸省至家即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內鄉板橋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見痛絕方蘇親屬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不能同行文復辭父入監天順改元夏吏部掄才以文為兗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視篆後即遣人迎父就祿以養父時年八十有五憚於遠涉再迎不起至三母曰汝之孝心蓋矣彼有所戀不可再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即棄官而往闔府官僚咸跪請其母母亦悲感而許之一時見者無不沾襟乃以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夫黃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

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祿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欒歡慶之堂予親見其事因為作傳以告於來世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一

行狀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黄伯生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栝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碣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數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罪職罷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議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璘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羈管公于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大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勅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宜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

虜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
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
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
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仕誠等所爲今用子計與
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
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
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幾
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
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
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
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
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
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 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

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其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
半出兵云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
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海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
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
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偉伴畧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
殺守將胡大海耿其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
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全處屬縣
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其李
其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
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
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
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其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比成

擒也比三日鴐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
皆如故且聞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
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兵擒之以
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
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銀字頭
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雨時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其年月日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讞滯獄乞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昊
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昊色動知公得其
情也乃使齊畢叛持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昊先事

受誅及司天某以罪發因為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
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罷嚴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罷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昊交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
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
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
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
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

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
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
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
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
請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
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
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
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册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
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　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
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　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
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
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
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
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擇表
詣闕謝　恩其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赴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
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
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
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
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
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
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
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
京奏其事還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
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訹老吏訐
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
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頼　上素知公置不
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勑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
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庬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
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
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
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
京師聲勢連絡者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
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
雖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
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
言毎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輙遜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
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毋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

下蓄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　上天成嚴重惟公抗
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
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
言也其居鄕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
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
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
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與
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
之子廣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就之蹟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
盡評者亦不敢強爲也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王褘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閩之
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球球生
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鄕貢進士應辰
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
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季氏考諱鉦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
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卽成誦員外
府君筮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季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歿
公侍大父撫幼弟籍雖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
爲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
候焉居父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賓生弟海年尚幼公

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匶南還爾
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
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纔頃
大風雨至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
旣歸益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
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嘗曰窮而在下者
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
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假援益賊蔓延閩
浙閩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
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鄕民共爲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
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爲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
成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石抹公喜曰吾事

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卽檄屬縣募
壯士爲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
民因詿誤故爲亂弃仗卽仍爲良民耳賊中偉相謂曰胡君
長者其不欺我盡歸之盡燬器械相率內袒來請罪公一縱
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
隱於湖山三月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
令宣慰使恩寧普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
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溫城叛者止一二人
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
乃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
討大兵四集旦夕卽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爲爲賊
守自取作虀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卽加兵若等能去逆

效順悉從寬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聞語已
感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日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
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海民以漁爲業是
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爲
之更除騷釁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
寧普公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爲知已得效
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爲既而恩寧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
番陽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益至歲
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葉仲賢聚衆爲亂殺害攻龍泉縣長
吏閶風道賊逐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弟子集義
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
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爲師復仇吾徒

頭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於青田而
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
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爲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
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
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
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
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
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
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左右
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敵大敗
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勢直擣大社周
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

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淛東
徽婺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
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
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
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
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
員外郎　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　上未嘗不稱善
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一城以衛京師工不
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

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　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
領兵守吉安會淛東苗軍叛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其
所據　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
淛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
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循
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
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淛東塩而有司十分
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販者乃通軍用以
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
擊卻之公引兵爲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淛東藩障諸暨不
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五十里五指嶺下別築一
城不旬日而成樓櫓壕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議

別為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迺引去
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境人素
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
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
辰秋溫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
之併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溫州明善窘蹙乃與其
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迺入覲
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
上既即王位迺除公王府叅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
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

陽二縣亦俱下　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
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寶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
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銳來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　主上神聖四
海歸心群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撼之有定初
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
二訃聞　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䘏典
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勛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
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
性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
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傷一卒恩
惠及人甚多故其沒也閭巷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

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為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孝繼室楊氏故
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特乃刻木為
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得有
定至京　上命楨臠其肉以祭公禕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
為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
所樹立及既結知　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
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
公嘗定謚於奉常立傳於　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
未克為於是楨來以為請禕不得辭謹為攟摭其平生大凡
而其書之雖於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
者矣

翰林學士承　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
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
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
中徙于義烏隱居積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
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還浦江仁義里之
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
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
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
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
業者日暮能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
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

記誦遨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約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挈入城府受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幷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旦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不足囿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悼極經史學之未幾先得其閫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

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拒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咨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偏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

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

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

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
八月　上召先生及與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
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
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愨朕
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
論及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
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
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雖藏鏹無
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
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

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
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
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養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
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
敬勤敏讀書無怠荒毋驕縱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書答其畧曰曩者
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
之是爲踈過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
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脩書　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
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
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
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

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肇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
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
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
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
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
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
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
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
康即神僊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
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

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
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
用之餘則當降殺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
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
多大臣子弟先生莅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
坐執經敷揚闡奥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慶
推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
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
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
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
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

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
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十二
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
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
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
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敎民則禍
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
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　陛下此
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頃　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
甚　上御齋宮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
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
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
論議俾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
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
奉　詔搜輯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
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諭以大
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締成之意
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　生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

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
尚躬行人君兼治敎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敎化者
乎八月奉　旨纂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
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
以布衣沐非常之遇推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
晝靡夜躬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饗禮樂律曆
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
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
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尙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
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飮酒否坐客爲誰饌爲何
物悉以其人及膳品對　上笑曰卿飮時朕令人視之果
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
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念厚之每宴見必
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
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
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辛
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
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
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留槀署溫樹二字
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飮先
生素不勝杯勺强觴即辭　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
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乃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歆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
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父典制作宜勞為多特拜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
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
先生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家子璲
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輙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
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
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為歌復　詔群臣咸作
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效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仍加
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
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
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
以為　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
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
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聽厭其
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

謗罪當誅　上旨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
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譙曰吾　然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
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
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
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
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
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嚴慎于貢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
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
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

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
表遣慎詣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
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
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廷間
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
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
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
濂方今四裔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
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
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翛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

大議閶闔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曉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鉤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物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

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　勑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者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為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

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覩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婣婭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閔民有困之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回絲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殁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與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塟刻

石表墓者則知事來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二娶賀氏名貞字玉敬賢而有德後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𤪯次璡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曹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偏嗚呼濟自弟子時嘗侍先公肖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與知即命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弟惟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孫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遺逸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輒取翰林待制王公褘先倘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者者小傳及同門友某　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　國史有所採擇焉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褘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同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並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産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黄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愼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氷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卒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若衡偶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城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　皇太子辛丑冬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黄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　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　詔脩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雖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讓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公常制代言凡大 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 詔預教大
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 召對殿廷必賜
坐久則賜飲饍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
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瘳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
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
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亟奉版圖歸職方
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
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
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粮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
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

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
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
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
光耶我將 命遠來豈為汝屈令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為
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
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
孫男五穉穰稌稔積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
又十五年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
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
力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
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共一言之入則情
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

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
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襍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
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公事
上十餘年服勤報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
孝友撫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甚而有法在
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
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
也復以齊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
故為據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
亦有所考焉

皇明文衡卷六十二

碑

大明勑建太學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
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玆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
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宜天協朕心若藝此地俟與一代
學乎羣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楩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
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視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

堂有七彞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
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饋廩
號圜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舘助教正錄居
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
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
來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
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
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兩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
下博士臣龔斆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
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勑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過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
至焉越一日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
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
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
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
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
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
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
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　國家楨幹作

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庸陋敢不對揚
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
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麗非陋武煒京邑隱若天藏
考制定規
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
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
辮辮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
王　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
庠周序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脩俊良股肱
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作　靈長顯佑　皇圖萬世無疆

勑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

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劖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棲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遂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 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合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謟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揖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煌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祀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

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璧饗新宮有侐而閟瞻像既嚴皇靈斯格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

皇明以充永世

追封徐王廟碑　　陶凱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讎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擾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為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收鄉

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
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
皇帝位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即王所居
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
俾有司祗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
既受明命竊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得者
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
融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舒故常
存疾惡之心其憤怒所激即以加諸人蓋亦豪傑之士哉使

遭逢盛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殁
之後以
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里增輝又
豈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
維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啓運蔚為王臣惟王之生質性過
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畝王奮厥怒孔武有力摧強折奸以輔
柔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羣豪避地東南其行英雄陸沉豪
傑未起抱恨重泉吁其已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篤生
聖女正位中宮
皇帝仁聖為天下父
皇后孝慈為天下母太姒嗣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何千萬
年川原膴膴新廟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歙縣孔子廟碑　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
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奥區號多佳山縣川如龍前行偃蹇
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蟲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
金諸峯又騰翥于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絕之不可名者
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
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
士立言者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尤必陶育
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
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
之壬辰紅巾起而歙為鬬爭之場官廬民舍焚毀無遺而學亦
廢矣灣烟荒壘榛荊蔽塗而狐兔或暮出衛人識者為之彷

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
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尚武而
其鄉學可以廢乎遂請于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
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
虧窪高其垣墉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翼坐朱凡嚴
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
城平容鑾欄楯翼翼遊術道直修外為都牆樹以三門上揭靈
星縈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裔
不侈無僭無陋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
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鐏俎維旅法齊苾
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
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

諸曜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與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馘告焉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占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擢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欽之人士尚當竭心一力悖於明禮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適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或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于范阮二堘歲以有秋其吾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恭及江君云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乃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涼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歸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涼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煕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煒奕皆有異徵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凶恒氓至于吾身遭時遇

主上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淮江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録微勞爵爲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爲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

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爲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爲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

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西之間爲漢沛豐維時費侯貔吼虎雄壯馬長矛爲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劃靈壁維滁及和一舉而踏執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魏魏建業挽江而城既入其郛

帝廓作京廣徧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彼偽吳假息于蘇爲弗畧能自于天誅將命以行以窮以剗獲其大醜歸寘質鈇

帝德如日愈久而新孰倚冰雪以詑弗拔何閩何浙何勍何彊如朽之折如籜之摧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

而奔或奔或降追則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
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
封豈惟其身榮追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
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予考及其嫡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
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蘄與
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涖祀陳豆奠斝擊鼓駭
駿焚帶煒煒費侯克孝祖考成喜濠民謂侯男不失身委質
聖君爲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王佩貂冠爲賢孝孫四
海既同爵勳既崇啓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 朝孝以于
家繼德無窮福祿是荷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基仁累善何能自致
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舉
廢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槩也山東行中書
省叅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眞字邦佐世居廣之東
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溁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
都元帥護國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鄭氏母葉
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
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敎少偉然有志當元至
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爲小官郎請而討之已
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
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
大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

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爲
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
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
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
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
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厥
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
慊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爲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
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敎之恐
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
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爲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
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
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
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
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崛
起保民輯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戢斂干戈爲民
請命使嶺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
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爲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
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
載勳著之樂石以爲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舟弗山崩靡人不兵額額粵南在嶺之

外倡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府請行
天誅乃戈乃殳乃糗乃糧大旆修斯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
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爲以褒功蹐于左轄巨紱良弓
左旋右節豈惟其身錫爵祉考岐爵崇勳以顯忠孝祖考榮
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咸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
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衮不君公其我臣公
曰吁哉我志已定行彼有德爲汝請命赫赫
大明洸洸仁聲震于南荒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版籍錦
韜龍函獻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茲彤庭　重瞳屢同大江之西代宗
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無爵無蓋白詔優老臣勿
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爲祖考之惠幸以弗顯豐湖之西

有第奕奕玄楹文牖既躅且恤亦有土田彼隰何原重穋穉
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迪有
嘗角圍有嘉籩以醢以菹丹荔清酤封豕繫羊來丞來嘗維
子咸緌有雝肅行或授以器或奠以斝登降肅然莫敢叱咤
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執爲弟昆執爲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
移擇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罹寧奈何一身會莫
胥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
則戚之或有燕喜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
弘祖之祜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遑恤其他維公克
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
無忘公有訓辭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牐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
二陂匯于湖離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既一十
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溢乾而啟閉之歲恒
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
牐亡賴男子曾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益于海鹵水
或乘潮入毒禍稼穡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
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監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
出守會稽上虞會稽鄰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
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甃石爲隄自
蓮花池至夏蓋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爲隄會侯斬牲饗
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牐無難者會侯召入爲卿奉常
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嬴

其一先築土樹欒櫛比星攢度丈且不墜方敷以石兩翼四
隅咸飲髮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坎陷版以爲啟閉
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爲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槩以
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
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牐廣減
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
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縻
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
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集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
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其爲法甚
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

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療稼以爲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萌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既爲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荊塗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閑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爲陣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翥營度皆親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其余某去宜牽聯得書海堤別曰有記茲可畧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蠡湖百川所豬在彼海吊其一　釃爲通渠行水委蛇旣佈與杭其二　制水有帥因時闔闢其法孔臧其三　農政斯缺惡衷爲堨水失厥防其四　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蠱傷其五　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爲常其六　乃登實勞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　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曰奏功其八　琢石下山樹櫟于灣以楗以梁其九　決塞有關既堅且完若旨有航其十　昔何怨咨今乃順則弗慮我甾其十一　行彼赤日清流滔滔黃茂芃芃其十二　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　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蔥珩其十四　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　古法寖廢河渠與利其效則章其十六　漢吏曰循惠乎承民唯此之稷其十七　矧乎鉅洋比杭海瀕澤被五鄉其十八　侯治之棘行尾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　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四

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于魯昔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曾晳明年卽其故宅爲廟記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支端扈蹕南度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遷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徽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祏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已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卽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贅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若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顧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

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賛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曾者禮也含曾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愼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與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淸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享祀誰其尸之文宜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

皇祖在上臨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纓弁舄裳衣陟降庭戺黍稷鱐脯薦則有禮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于言念伊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人嘗建廟像于郡城之中逮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焉哈謀致祭于祠敘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僃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臣大海一介甲胄之士誤承

眷遇列偏戎行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爲巨鎭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

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權殄勁悍所至郡邑輙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

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剸刃不悔也先臣既沒

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撫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其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畀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驅一世其氣發揚于上宜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身毅如也蓋其志不忘

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爲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專澤被于江左浙東決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

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嗟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殿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震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勁困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渤水洋洋公來制閫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逵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安斯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蜮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饉不饑由公我哺不扎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瘵衛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耋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蹈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
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洽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來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爲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
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其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　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讖言者王謀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聞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合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毛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不意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
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歐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

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覩
至和陽視師值王讐人亦駐其中閶王至移軍異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艱王閶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
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
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 妃生 蜀王 豫王 如意王女
二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
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
臣來儀伏闗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
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
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劒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

難識潛微納于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
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寔由
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
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即是爲銘銘曰
皇受 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于滁陽滁陽先知識
聖於微 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畀之風雲浴日咸
池滌其垢承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
皇奮無旅王命予之
皇室未婉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棄之言終莫我
離隶絨專征付以閫外顚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
于鸞何啓其緒弗享其成
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
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
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醴酒鉶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
曰無後王女
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芬芬若雄孰王之似小
臣受 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徐文清公祠堂碑 宋濂

宋徐文清公祠堂在義烏縣南四十里之赤岸赤岸公里也
公之被譏及奉祠家居里士朱府君良祐尊賢尚德誠意懇
至命三子[redacted]中[redacted]受學於公凡公資田築室之事府君悉心
左右無遺力又度里之勝地作適意亭日與公遊息其間當
是時公之高節大義聞天下賢士大夫皆有企慕不可及之
歎而府君與遊相得驩甚三子在門又皆力學有立朱氏由

是益大其後子姓聯登科第者接踵其經學行誼政績皆有
出於人衣冠之盛久而弗替溯源所自實本於公今年春乃
相率就適意亭故址東偏構堂以祀焉既又合辭謂濂曰公
之殁當有祀於鄉而淑於我朱氏者爲大是以有今尸祝之
守吾懼後世彌遠而弗知也子其著文鑱諸貞石以示將來
麻府君五世孫而私淑於公者爲尤深辭以無文是忘本也
謹用摭取宋史傳文繫銘其下使後之攜與於斯者仰瞻德
義興起於學而毋敢怠忘傳曰公名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
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我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
命以毅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郞兼吳益王府教授直
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萬洪
齋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

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理宗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公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理宗曰朕何爲貧公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公論及之理宗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閒實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

帛甚厚公固辭不受侍講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王子竑爵又請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孔子以趙汝愚配食寧宗皆從其請金使至公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請休致理宗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遷學盡言以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嘗言比年朱文公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剽竊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銘曰

侃侃徐公實踐其知國之正臣士之碩師天與之氣清明剛毅而不與時當宋之季權奸柄國婦寺蠱之崇論宴實抑鬱莫施進必以義亦列禁近凡所對揚直辭凜凜知有國耳焉知貴勢我位可貶言不可避周程從祀趙相侑食濟王復爵皆公裨益學之所宗自我文公啓迪俊髦澍雨春風亦岸之里有婺朱氏數百年來冠紳濟濟或立于朝或任煩劇文爲國華行爲士式端緒所開伊誰之力里有吉士公昔遊焉雙流右會雙峯列前有堂崇崇祀公其間公所授受斯道之脈道在人心精神周陽豈必子孫而後歆格道之無疆公神不亡春秋觴俎牲酒鮮香明明千載妥侑斯堂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　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

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圖報稱爲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
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兵似俾襲封嗚呼覩　國家風數之優渥若是則先王獲
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
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
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赫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

禰之終由王璽之應昌遠若西番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
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動蓋世者哉
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殁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
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碩眥隸太史氏
列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
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
上於滁陽
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自淬礪
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嘗習之
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渠應池州道戰爲
漢梟將余鑾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
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猶殊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

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鬭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
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
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
完僞猶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夜
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懼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
不可犯之計移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
旨卽嚴開省控制
東南猫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
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
以城叛也
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
使我疲於奔捄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
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侍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
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
部馳與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
避之俟大軍至共擊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寡所
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肥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
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唯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
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得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
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鏖衝其中堅遇者應
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委扎遂大潰城中
亦出兵夾攻同聲讙呼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
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
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爲衰大軍未啟
行而捷書至也入見

上慰勞王悉歸功群帥若無一毫已出者
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
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
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再
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厲聲曰二三豎子逆
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
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
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虀粉杭城生靈百萬前矛且至人
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
完保至于鷄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
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
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彝來

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無乃太早對曰兵至城下雖欲
降且無及矣王偽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
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
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將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
之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
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
送　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
命王帥兵殄之王往知閩溪峯砦大率未平於新政柵窮崖
絕谷以保族迸生納其降而建州劒州汀州悉定窮匿而嬰
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全活不
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
猶城守宜齊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通化度鹿兒嶺取
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野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欒
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州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
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禽平章鼎住斬
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于軍中其軍
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度滹沱河出
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
之曰
上委我與若等汛掃胡虜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
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
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也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主將言是乃由
代郡踰鴈門至而至饅頭嶺禽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點虜
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

地平虜設來犯難然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
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鬬天且曙王徐
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
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遁
北至炭窰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
輜畜悉爲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
里伯還脫列伯等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
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
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
八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冊金寶歷代重器致之　闕下追
奔不及還次中興禽江國公罷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險曰
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上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
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
冬大封功臣　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
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爲右丞在嚴十年浙
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
食祿三千石　賜鐵券四年兩川平
上閔其民新脫鋒鏑以宜撫付王肸月之閩民大和次五年
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
走哈剌莽來辭益北走王曰虜魂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
兼程而進乃留輜重盧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剌河
其將蠻子哈剌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
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

以分其勢有健將出眾家突而前王發矢殪之虜舌吐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驕海而虜騎滋多乃塹險植木具食誘爲犄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驕海三日全軍而還矢道之水軍多渴死王以爲憂決歃而禱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跡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驢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刺永昌侯監玉將之一軍出揚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吳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參平章陳安禮木肩飛若宗王朶朶失理真珠驢若鄧國公李維帖木兒若丞青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應北還遣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區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

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及若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軍政益歛威而賢典右王者

上雅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服也王出入　大內

上所嘗假地未嘗敢踰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

上意

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聞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稗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于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庠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

上爲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欷歔痛惜焉於戲天

生

聖人繼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詘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嚮順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嫠女聞王姓字粟慕如父母於是舉華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于混一非體

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爲人寬裕而周容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和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族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憫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户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是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没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

故有名在俘籍隨材收敘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戒士卒不得入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發師當塗潘廷堅後遇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令國子博士致仕吳沉嘗以王之命長劉歷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勾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沉貧不能償逐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纖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溥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客

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攺葬也行距塋域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哀慟而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與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藁能指摘其瑕纇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閒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王葬較墓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懿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

爲詩曰

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村全德錫天實生之爲

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

帝曰朕甥鞠于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勍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親賢孰堪付畀乃申王命矜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級外禦德威惟厥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悖者張爾罔頑忽水陸入寇敷翾而去乙巳之春衆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遶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躁以突騎鼓躁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轄轢彼螗臂其軍廿萬殘無唯類既覆其軍遂擒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矧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

帝謂王來成算䀌受婉妻元君雖云出走尚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遑西孫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擒或誅莫匪我有頷頷應邑逋逃淵藪不寘我師奄至左右俘厥孫王以及妃后曾無寶王亦有璽綬奉款來朝喜動

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銘金爲券以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勳之集

社稷之靈

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是暇逸請揚

天威覃彼有北

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邊彼西番白口所沒王且往撫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恤文軌既同大統以一

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

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瘝癏三旬在告靡茲憫凶

朝則有士野則有農如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閒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繹有王風貴雖陳善秖事 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菲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四

碑

漢三老董公碑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泯喪之後兵戈擾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弒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籍籍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執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遐推公之蘊可與禮樂漢雖遺公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倔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邀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致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諱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

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矣金石也烈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商巫咸祠碑　張孟兼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乂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爲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爲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覺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葬蘼蕪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閻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爲治功在王室殁而爲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

爲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虚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爲作迎享送神詩使歌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
巫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虛瞻兮我土神化兮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雲兮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焉兮我羞我享兮以雩匪鐘鼓兮爲娛吁願我民兮不渝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曰兹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元其在人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

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實有長厚昌大之道故蕃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酇侯之淸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督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虐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爲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

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也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成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既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覺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

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舜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爲夫尊祖之思使閭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能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昔之褒擢於黎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爲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弗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推于今尚有子孫列

室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官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于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敦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荊蜀問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蝢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殺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若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設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崇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於石俾來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呑羶腥上閔帝冑纘大統

天畀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闕虬鬚虎眉面赤璜實刀白馬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挹荊取益略勢振東吳喘恐跼且蹐中原萬里殺氣昏黃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曦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不原羈鬼號呼遭刑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禱獻羅庭門酒芳牲碩肅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飆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我民愼厥虔懋德致福無尤衍德涼媚瀆神不饗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敕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二年夏五月

皇上御　奉天門召翰林學士臣劉三吾謂曰朕昔命工曹

鼎新百神祠于欽天山之陽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敎忠
以死宜全廟是方今本部尚書恭達奏廟已告完碑已鐫就
請文鏤之以壽來久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
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兀氏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旣長
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全知樞密院事當元
至正辛卯潁川兵起事聞時其君方淸暑上京廷議欲馳奏
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比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
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也可
札魯忽赤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
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斷江
面且戰且守坐固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
夫臺治孤危所仗湖廣平章阿魯輝一軍爲蔽援而部下皆
苗兵翻肆暴掠阿魯輝者旋亦見殺退軍于杏花村高郵廬
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爲
兵富者出粟要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
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
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潰公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
右若將有爲或勸之遁去厲聲叱曰吾忝端重臣城存則生
城破則死尚安往遂死其所郡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不忍棄
去亦死焉
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槥斂葬
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
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嗚呼公爲不負臣節矣余嘗慨歎自
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內當將失律其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

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爲之昔厲不可辱之節此
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以死曾無難色非胸中有
定見者其能然乎睎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
風生前無古人至此則皆斂棠背逝忠節無聞其于公賢不
肖何如也欽惟
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死皆俾廟
食以厲臣節
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心惟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
岡市闠闠非官民揭虔所故今徙是方與諸神聯祠廟庭廡
門輪奐一新繚以垣牆樹之杉竹是使公之忠槩與欽天山
全其巍業公爲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
不有所觀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
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
天兵聿臨弔伐是心久旱而霖元有藎臣見道之眞如公罕
倫桀犬而狺各爲其君豈顧堯臣　堯仁如天表以墓所廟
以揭虔惟闠闠中往來憧憧感動　宸衷欽天山陽厥土燥
岡造祠是方聯諸廟庭煥其丹靑公此妥靈享祠山巍與
國緜延億萬斯年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五

碑

皇明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德足以昭三辰勳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秉大化以控摶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歿為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叙功以作元祀也非惟褒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謂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賽典赤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一世祀茲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

聖人出而大命集必生應昴降岳之佐以開其休時維我王幼隆天造受恩

帝室年十有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託肺腑外秉節旄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以材略見知于

上同知大都督府事幾十年所奏無一不當

帝心者西畧崐崘涉流沙轉戰千里皆生擒其渠帥平二十餘萬落封西平侯功在盟府率兵南征深入不毛擬將洞路夜郎徑安定蘇烏蠻大戳曲靖擒元司徒達理麻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死不浹十辰遂開雲南車里八伯平緬皆虎視以雄莫不嗑呷儋俘稽顙效臣順明年諸部覘王師之東也曰予復叛兵二十萬蠭屯蟻附城幾不支王鬭勸步騎至自芒賊愕遂潰自相蹂迮伏尸填道雲南底平乃致其酋帥京師動莫大焉在鎮十年以仁智為理闢庠序以示之禮迪官常以示之制均政役以厚其聚以旋定安集為己任其榮黔黎我王度則差焉扶稽草薙而禽獮之若阿資焰者滿殘矣情墾定邊凡斬首數萬捕虜過當王垂涕而遣之諸部懷仁服義給豫附以和收其馬牛金銀舟楽税稍以充軍實雖遐遡窮閻皆覩天日之明道德之華自王迪之也山川草木桐生播豫與嘉穎之德莫懋焉及薨軍民罷市巷哭至有勞面者　朝廷嘉之追封王爵因至遲也民貞念王不置合辭請于　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侯嶽其任從民望也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于民曰以勞定國王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比其聲歟祠作于薨之後二年九月某甲子成于某月某甲子凡為楹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遲謁遂也既成享咸請紀于石以垂無極不獲辭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娟運天降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檻攙搶助

帝馭伐基隆平氣壓崐崘蕩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海驟長鯨長鯨既剸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嘘陽吹陰就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　虞廷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爽兩楹神光夜夜飛喜靈肸蠁布濩通杳冥森靈颯沓從兩旌倏焉如雲搏紫清入衛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千齡

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群有司毋擅用一夫取一財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

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六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
建北京恢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
後僉曰
陛下愼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
皇帝曰尒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
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
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
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刋除道
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巉然當其衝夜聞
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岩險膚寸不
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讙譁踴躍交慶事聞廷
臣稽首稱賀請

聖德所致
皇帝辭以弗逮推功于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
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
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濯游坋俎豆既陳薌香肸蠁玄雲倏消
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
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爲神木山
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荅神貺命臣廣爲文以紀其事刻
之于石臣廣頓首受　命仰惟
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
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爲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
贊貞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
智巧則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充塞兩間者鬼神

之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斂陰忽
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
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
動而乃潛闢默輸寔由
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
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
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　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
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閟呵
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茲今之顯
應所以兆
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

功於　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爲偉茂載之祀典於法
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爲記幷系之銘以頌歌
聖德且以數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爲而
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
具歆壯哉北京
龍飛之所
帝用詒謀大啓厥宇愼卹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
營
皇帝有詔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楩楠豫樟絜之百
圍神用呵閟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
厥掩良材九九孔昊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壁直趨

巃嵸深谷谽呀飛流怒𣴑有巖厥途其石巀嶪徐步曳武
猶慮僨踣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逾
壑砰磕如雷巨石嶄礦隨擘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
六丁佑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應以兆
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享之醴
清牲腯籩豆淨潔肴羞維旅饋薦有苾春蘿蔚陰秋菊垂芳
祼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
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騎以鳳凰驂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
降只鼓鍾鏗鍧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
沴作穰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册制爨祠以崇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寔

侔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
以示久遠　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
部在唐虞為秩宗在周為春官大宗伯所與天神人鬼地祇
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
國家
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
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尚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于百神
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祭典爾惟舊章是
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
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
上所命濙與虞舜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
大位以來祀享交孚福川嶽無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
作遐荒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
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
日濙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
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堂之側為
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後堂左右為

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
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
制度弘偉方之近代歸乎過焉既成以聞　命京師諸司長
貳咸往落之　命光祿賜宴　恩澤之隆僚講歡溢咸謂
皇上惇典庸禮將自　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
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
為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
禮所以為　國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與之必得
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觀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藏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為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既而出

璽書命諸司賙民瘼施振貸已通資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䘏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却其奏而出
璽書數布德恩存䘏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政蓋 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務而再却有司之請 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勑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敎化制作咸禮之要
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鎬烜烜六卿臺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
帝謂臣漢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祗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
帝謂臣漢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祗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 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閟廊宮崇維
皇明聖以禮為國維明維果有此弈弈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己勤民菲食卑宮矜䘏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忻懌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

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
帝載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主則父母之沒則烝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子蓄為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埭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答詈辱人愚老疾鰥孤平有恩意所過髣勸學校正士習民扶藏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擬檄之督民恐以緩累侯則爭赴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是時天下軍伍耗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諉傳乎民於籍民被枉比比
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奸直枉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敵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柰何數出無禮語詬詈之侯怡然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非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儋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竭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覓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先由翰林庶吉士為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實奉

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耳侯卒之
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奠祭槩日踵行白衣冠送
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善繼善
慶周孟德孟敬因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
侯來請書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
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
義之家詩曰
藹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
玉瑲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
兮樂以笑侯乘兮閒棹倏東皋兮忽南畝溪有鯉兮陸有雉
侯藉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
山之明兮水之麗侯捨紱兮安適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
我佑我兮無遐遺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暵災
沼有魚兮埜有畜公無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承
侯福兮千百世祀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
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　勅建每歲春秋
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脩治不繼日
入於弊懼無以稱
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　制曰可命工部聚材鳩
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州所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
理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
承唯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
殿前殿翼以兩廡前啓三門旁列廚庫凡諸像設靡不畢備
弘麗靚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於
是信來請曰是役也宜有紀願書而刻之麗牲之碑惟天生
大有爲之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
太祖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霆擊雷
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兗豫遂議北征
車駕至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爲之副諭以仁義行師毋
殺戮以逆天心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
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平河東
入秦慶陽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
尤深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還
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

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之
西鄉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軍以
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不廢今王以雄材大
畧佐
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績爲多其功烈在　朝廷利澤
在生民蓋甚大較之飛實過之　國家褒答勳臣恩禮之厚
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爲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
王之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
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　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代
可知矣乃爲述其事而系以詩曰
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敵當其鋒通州
亦在破竹中與安民居遏寇衝播灑義澤揚仁風閭閻歌舞

靡怨恫 旌旗此伐兵馬雄汛掃絶漠烟塵空大星宵墜感
帝褒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恭
聖皇繼述揀愈隆神之仕位儼儀容調和陰陽斡化工癘沴
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七

碑

蒲州廟學重脩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字浙右台之黄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廚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撤增其楹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illegible]之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創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煥然秩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與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鐫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

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
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
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
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
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
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
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宋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
可擬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
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
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孳力之君子庶
幾於學校政有實効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

靡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雕琢業必
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
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歲百致一爰究其歸
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
矣正緒遂絶術裂多岐理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
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
四性理眞儒發揮詳至于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
熙淳猗歟有政政既理治曷哉明誠繫詩永世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
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
元氣在則雖時有虧蝕蕩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
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
而可以掃平滅亾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
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
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
當夫微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
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亾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
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
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
斃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
終以恢復爲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
當是時女眞幾殲中原幾復奈何王斃於奸忘讐忍恥自棄
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鎭兀朮將
棄洛道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
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倡拔窮之虜而殲之盡收故疆措置已
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
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
之破西羌皆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
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
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
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爲又非王之
所肯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
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
傷嗟痛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

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
皇帝初卽大位以統萬師
上皇未復寇方內偪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
遏亂畧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理寔來彰德彰德古相
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聞因行縣
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
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
春理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
既成 勑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
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爲迎送
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
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劒兮南遊刷國耻兮
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就神胡爲兮滯留
駕風騑兮驂雲虬降鄉邑兮少休竽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
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
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
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齧我祀兮燕與嘗江之南兮河之
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勑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于
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昏墊
勞于漕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功轉漕道阻國計是
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
至乃奉揚 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
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
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
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
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
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旣肆
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
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
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然欲
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
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
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
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
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
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堆之崖
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
至于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　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栅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

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以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罷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絚百八釜二十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粮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謝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illegible]山東按察司事臣顧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玆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歷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役璧馬禱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持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

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鞫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矣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訩蚍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頹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適疑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玆國賦在玆民便在玆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　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永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貨不用邦計維重推

天子明孚議弗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兹貞石昭示無極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御秦滅項威振寰海然至此爲冒頓所困拓跋魏據此而起而以得中原之半遼金皆以此爲別京元因之盤根株固窟穴焉雖我
皇明視爲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運城堡十數百以控制朔漠達于無外蓋自
帝都顧視之大同其右翼也　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君華夏攘夷狄者可侔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寧爲名厥有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於戍守饋運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甓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墍繪飾之巧有非素習則雖王公將帥官府廨署有不逮中土者況於觀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古潞王公越來鎮天同今肅法寧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太守綏德郝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遷蕭績用遷紹郡綏有所興華克承憲度公嘉奬之以新觀之事委焉君退與其僚損俸爲率俾觀之羽士張道維集好義者所願輸始事于成化三年丁亥某月訖工於明年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甬道屬乎中殿三間道東西各有亭中殿之南甬道屬乎山門道東有鼓樓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爲廊四周東廊二殿北以祀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關王間架高廣深遂加其數觚稜罘罳欄檻增其規香火灑掃朝夕節朔定其制石山甃弃沙埤植樹期其久既成文武官曹任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者吾人至于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災弭寇殄物阜雖感神惠而愧觀弗稱今兹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郝君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
聖主在上享　天心佩神謨以長轡遐馭也斯觀之盛則賢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人能得其宜于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庸有既乎予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絕塞之表不聞刁斗乃聞道觀鐘鳴鯨吼鼓鍾之聲響乎昏曉烽燧不見乃見華燈夜集于觀燁燁如星我
皇御世武緯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野日之夕矣牛羊來下塞垣是宜湩酪亦諳出而射獵獲虎耽耽歸舉兕觥抵掌醺酣畏金車帛來自塞南家給人足捐財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楩楠維神之尊其居正宇垂衣雲霞窮冠玉麈與天爲徒祐我
聖主勇毅居者哂喜臚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爾胡勿驕神欲勸之都憲節出大將纛摩孰以還城往觀數俘入門而左關雲長居顏如渥赭有虬其須單刀雪瑩胡醜先誅有屹者亭碑峙龜趺守臣所立簪鶴仙書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七

神道碑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英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況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

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撫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寡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關平王徹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捉彼援兵尚未驚移間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還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固援至王發兵從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微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戮死其年惟揚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

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北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屢戰於吳與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

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論歸大梁北下河内出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内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

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疵而還勑命沿邊轄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内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塟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輝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富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

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述偉績朕待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

昊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兮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既出旛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驤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磷矛燦爛兮精鋭含之兮周廬星列屬纍兮比比懸傍刀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安藏彎弧力勁兮躬攙槍幾拔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推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神道碑

大明追封揚王神道碑銘有序　宋濂

皇帝恭膺大寳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
皇大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揚王外王母爲揚王夫人建祠
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
故
上聞之悲甚文集卽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寘麗牲
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
隷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
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
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敎遺糧以療飢已而糧絕計無所
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
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
曰汝愼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
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
胯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
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
藏之艎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
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徬徨不自安忽

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衆祈者不可
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
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遣之登岸王歸維
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鎭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
二女長適季氏次卽
皇大后晩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
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
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畢行其詳雖若不可知擧此而推
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者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

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
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特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
勉雍雍熙熙以致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首
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
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聞師來言今在盱
眙
皇情悽愴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荒墜跳踉以嬉惟
我揚王昔隸戎麾檣風蕩海糧絕阻飢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
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
聖女茂衍

皇支維圖肇開鴻祚我覩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
歸無徂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
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
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
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兼 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上為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涕泣越明日 詔中書定議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樓
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
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實名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番
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
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
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
壬辰群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
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
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殺掠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閏
上駐兵和州領銳卒十人乘隙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饑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
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爾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
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
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
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挽兵
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
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

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
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
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
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
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
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
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
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
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
太平犯龍灣王共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
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備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
動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
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
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
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
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烈熾十里之間

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
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
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避流而上舟蔽江面控
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
兵奔潰退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
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
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
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
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領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
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

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
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
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
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
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
塡塞溇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國王一鼓勝之士誠
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
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
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
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
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
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 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
汴梁守臣李克彝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
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
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
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大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
師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
以能戰莫若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
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
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
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
還拒之遂擒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

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得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
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
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
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
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
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
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
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
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
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
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
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
有蔚遲恭者與劉武周伏劒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
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殁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殊之
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
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飈
馳霆奔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伏劒來從飛渡大江無堅
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
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

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靖秦隴乃徇遼海人
百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督將剗除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
天日煒其有光亘古不泯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
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
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
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　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
雖云殁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
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奉貢
獻琛
上念龍能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
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
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
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
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
徽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萬氏追封
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敵

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
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俗谿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
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
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
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擾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
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鋭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
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
政事兩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
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方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
[illegible]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
之獲其樓船人
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illegible]
刀之樅陽還鎮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
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
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及給
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
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
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其家寨十一月
取江之瑞昌取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
指揮使明年元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
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鬭
上至即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傳聲喊呼湖水爲之起立浮
屍蔽舟動至數千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
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游攻
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援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
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

犯江陰京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
月追至亞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
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
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帥遣鋭卒來迎鬬大戰尹
山橋公持戟督戰盡力鋭卒盡殲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
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
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
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地
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
鎮河中尋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敬遷

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　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俞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値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眞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擐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䘏封賜謚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于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巨艦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跡于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不鈍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其孰不爲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蹶陳僞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九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鎭宇蒲恤其孤弱十敵遁河潼以義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

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

帝念將臣血戰之苦特酬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孰不壽考以樂昇平公胡嬰疾憫臯泉扃其十五

帝情惻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畢茲窀穸其十六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翻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七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來無極其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宋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眞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
弘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
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淩煙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淸
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
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
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
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群稍不肯屈
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爲寇
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掠其玉帛公慮賊迫州境卽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名募强丁淬礪刀劍晝夜爲禦侮計
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徇投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
業構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勳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數州之地肆爲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于舊館陷城于
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爲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
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進夫大
統既集
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
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授券
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
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遷葬於
黃墩先塋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
曰武莊附加特進勳加右柱國寵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

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
葬焉既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爲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
凱卽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
勇爲難而炳於幾先者爲難公當群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
障自效見
帝之頃卽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翕然來歸
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
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煙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旣
歷序公之戰功次第于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于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群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冦攘
皇帝龍興知爲眞主伏劍相從率先多士
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旣殲于湖亦
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
天兵載揚翔飈震霆秣陵甫徐次第而平况此江陰勢如破
竹兵鋒所向無強不刜鄰有勍竪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
蚍蜉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鏈破連營存除寇亾役勑雄師
定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
誠亦云備至天淸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旣定論賞有差黃金
鏤書鑄鐵爲券作誓剖符千齡弗變
皇恩下被將傳寵榮訃來海南聞者涕零 宸衷惻惻爲詔
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

及幽宮傳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輙稔聞其名
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靑溪同出入禁署以備
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惟
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
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
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
識當屬之誰乎因抆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
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
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甫城及生福州軍
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
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
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
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文自浦城
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
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
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
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
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凝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
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
豈爲男子邪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慴
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旣又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閒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東憲使飛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陜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邪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頸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夜紿守者乘閒旣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挻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拊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麗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群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秋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誣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寇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援以方畧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茳山為長蛇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哉誠此海變即降矣海變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叛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叛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寇請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廸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　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倡亂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邑以右戶閭羅士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

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
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愉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　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
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
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
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曰來康強否

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毋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
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
胡君入　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　詔公還守處州餽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
而還其部　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
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荊襄多廢地遂
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討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恃勢作威輕

典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
思顏以浙東廉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
王琦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諭公曰乎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
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没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
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
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彊場之事臣身任之爲死
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寇或已叛公宣
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
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台宛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台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
勢相聯絡別命元帥和與李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
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
道提兵爲遊擊手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
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公俏浙東行省右　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
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向乙匿官課乙既誅死
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
柰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符來納
款人或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

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
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拜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
周遂卿恃山險嘗為寇鄰邑比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
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拜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
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
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充唯
輸硫黃白藤于　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
走還仲欽以無援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
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
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
閩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平
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反浙西諸郡
下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
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
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illegible]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

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
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
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
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
之浙江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
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
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　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
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
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
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擒
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
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老恐感霜露致疾
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
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
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棄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因感奮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玆事
者公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毋夫人已歿公馳還含棜例乞
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
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序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寔臺缺人耳
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上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
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
寧曩移平陽公自喪毋夫人悲戚過度居常怱怱若無以自

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憂
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能整飭歲時粢
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弟苛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
耳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
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弟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
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郎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郎
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
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孫女二人公
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號天
火至柩所而滅事毋夫人備極孝養毋事必得其懽心與二
兄別居已久旣創弟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毋怡怡之情藹
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
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恩其子弟
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恵其死者無所於
瘞則以玉峯西岡為義阡聽其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
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卽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
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資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
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
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
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
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

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
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
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
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
勳名唯大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
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
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烜顯上致　萬乘之知持節諸
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
遺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　朝也古人所謂能
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
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奰乎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爲欣勑生聱聱
千子孫白笏堆床如㮰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顋踈髯目電
焞音吐鴻瓫鍾在軒崖崖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雷嘯
呼不異鬼彪攀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佗立無變塵軟之太
傳功或殺重徽疊煕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
祿爵　恩寵新甫田使者旁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
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栝山桄惚失崢峋狐狸跳舞鴞
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暨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戕以徇　叶尖鎮鄉城如虎踞大兒游
擊左右巡四郊呫呫多柔馴　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

嬰逆鱗萱堂風條游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閽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勒致政亟返眞閈之軌不淚霑巾
公知學術歸一原時鄭濂洛究本根所以不剗枝葉繁文事
武備道乃存黃鵬題奏藏山與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
期無諼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一

神道碑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汪
先生神道碑銘　　宋濂

濂奉　勅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
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以其門
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
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
孫德壆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
不知而所謂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
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按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

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侯道安始自歙遷
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
祿以鄉薦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順大夫宗顏
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慶府鴻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
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昇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孚景定壬戌進士管也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絶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從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蟣虱頤指氣使輙奔走不暇稍忤其意卽縶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卽發其姦并諸四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搒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闔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衆兒赤䟦扈自用㧙有司之擊俾不得詘信其婣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笞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衛夜半馳焉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絶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阨療其病癘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决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輙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服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葺封兗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難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闤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其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

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
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
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
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致事為眾室宛水之濆先生日督
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巾彭黨相構亂
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
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
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
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
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
八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番
陽大將軍逼城殺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況宣民離合視
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實不給加以嚴刑弗之
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
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居奇兒遣兵
來援城內恃援至戊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
陷戊寅偽萬户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
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某
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
生娶戴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
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
舍人不起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
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普盈庫副使德為國子生曲

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
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俞曾孫男五人禧源傳原鳳源
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
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事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
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
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
違其葺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
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葦弊
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
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甚思之至有為生立
祠者皆重構美章亭於兒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
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
利所訹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
下擬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
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
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illegible]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
陵三吏傳之於學者當質與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
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
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舉士大夫見之如余
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九皜傑然者
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
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
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
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覃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用赴犄畋汪公廉舉於
鄉對揚大廷乃第奉常繇仕邇邦不遑將毋上疏廟堂願從
近授孝聲藏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嘻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
隼横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豈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
化而為生曾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登金匱啓封褒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
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懋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
笏看山宛水之涘濤時艱屯四郊多壘抵之蚩蚩非公疇依
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汙秋
鍔執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務四塞殺戮
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詈齒大罵我貫王官咄哉賊奴敢
正之于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暴聞中朝

嘗嗟嘆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海俗嗣
弈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為人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
不食其報若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
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彼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
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
襲爵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
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某大
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盧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
封魯郡夫人公少穎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通
春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
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廟曰錢之半給
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
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調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
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
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
郊公攝太常使盛服儼然登降有容觀者稱其達禮御史大
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
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挈家

人北行次薊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
秘書郎遣使者即薊城起之公至燕都以疾毛貴犯畿甸且
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
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必可平也如公言
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方上時亂多集都
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
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
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
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
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而使噬也丞相不從奧亦
被劾去公怒曰誅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
及張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揚上

御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
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
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廪祿不煩以職
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
疾篤　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
物稱是三月廿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
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
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捭闔計度一
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
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

希說希範希進希麒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
也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曰某曰某曰某
曰某曰某曰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
朝正于京師
上寵錫之甚厚以襄與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
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來世人其謂何濂昔獲識公且
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煇功加堯舜位則不
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
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
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椅為幽明
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

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益遁
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脅嗌彼講不臧以水止濟公
譴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
倘將追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
道土宇日蹙位其可居退偕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
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
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
貽績無聲後嗣是式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彦亦精
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習四經之文畫以

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
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
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
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
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禋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
征役之屬無所不諳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
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
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
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
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
友曾公之墓憤歎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
其氏也孔門弟子鄫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

以世裔之傳與夫轉從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塋茲不重載
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
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
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
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
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發
杳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摘
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
得以翻繙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
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
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也公
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嘗疑辯惑惟日不足遂以博
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
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即有
志聖賢之道子能知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
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
正公澄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
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
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
豪集徒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
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
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
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
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
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
言沸騰之中揚言曰其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
服者再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
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
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
不得已出之外則製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
之曰龍帕固無譏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
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
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
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
蓋日煃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纂其位中心懷惧故託脩貢以
覘 朝廷之意
上批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
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
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擒捕俘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
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
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
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

曰此曾嘗作邪擾擾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擬至哉十
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
命只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　國寵恩
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
立也即趣具紙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政灘果斂衽而逝距
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
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
也公蕭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
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
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
捐館公收斂經紀畢事三年間塟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悼惟

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獨客日登其
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賓諸乙榜
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
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史牘之繁簡
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齊
世之學者非耶公為文不喜剽竊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
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辯誤藏于家他
咸未脫稾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
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
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赧然一笑嚴陵徐尊生
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
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
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為共成
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
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
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
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
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
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
相資兮載籍縝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散為千
金鑿其精鞠兮彌綸大邦文物釆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
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衮褒鉞誅寓於榮書與論

所爭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曰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竟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訦所發之深開陽闔陰
兮正笏垂紳其色闇闇邦之老臣兮媢畢蹕蹕其中愕然何
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
列星奕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二

神道碑

安定侯程忠愍公神道碑　宋善

初
皇帝念癸卯歲南昌暨康郎山前後死節之臣追贈故萬戶
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
廟祀久之又定元功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庭諸外有廟食者亦皆賜謚加勳遣使者致
祭有未備禮以葬者官為給之仍敕史臣勒功於神道之碑
於是安定伯之兄吉輔以公嘗駐兵富陽愛其地而公族人
之在杭者適献兆于縣西長山之原乃自南昌遷匶而窆焉
臣善謹奉　詔上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安定忠愍侯事曰公諱國勝姓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初
名元佐既從軍
上改賜今名其先本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
洗之後忠壯當侯景之亂保捍州里有功其子散騎常侍威
悼公文季死節于周父子廟食于徽號曰世忠威悼之後其
顯于南者唐御史中丞歙州副統帥澐嘗起鄉兵拒黃巢有
忠壯之風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其盛其顯于北者唐六合令
大辯從中山再從河南生明道伊川兩夫子靖康末子孫從
渡江居池州再遷徽州陪郭之程互繼其絕譜牒具存可考
也公曾祖榮秀仕元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妣劉氏追封彭
城縣君祖文貴宣義郎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妣鄭氏
封安人考社至正末用薦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吳氏公生

而英偉身長八尺美鬚髯見者知非常人方元政衰所在兵
起公慨然思以自見于世乃與縣人俞茂婺源人汪同等團
結鄉兵以拒寇亂歲丁酉
天兵下徽州衛國公鄧愈發同與公等詣京師
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而以公等從征伐衛公奏署公為總
管府先鋒分兵與裨將李克賢等徇下方山諸寨是歲十月
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侵徽州衛公擇勇敢士往當之咸推
公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藉而統軍
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完
者僅以身免以功遷管軍總管戊戌正月從擊帖木兒普化
元帥營于婺源正兵方與之戰公率游奇兵擣之遂禽帖木
兒普化俘士卒千餘人三月從攻嚴州道遇兵銜斷元帥軍
戰却之遂拔嚴州五月偽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兵犯嚴州
公敗其舟師于東門追至大浪灘流矢中股引刀出鏃復戰
勇氣彌厲以功進領軍先鋒己亥五月從衛公畧浙西臨安
大破張寇于閑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俞椿擊
走偽漢守將辛甲而據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
州來附饒瀕鄱湖而偽漢主陳友諒方據江州數遣舟師來
爭衛公與光椿建長營拒之令公結陣敵壘之後絕其歸路
賊屢不得志乃引去八月領兵取浮梁偽參政鄧邦佐棄城
走進趨樂平偽總管蕭乙率五千人營于險隘衆莫敢先登
公以死士持梃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生禽萬戶彭壽等
百人遂取樂平進攻江西十月衛公駐兵臨川之平塘時鄧
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降意公贊衛公卷甲夜趨比

巨入其軍克明單騎遁去遂取撫州以功除管軍萬戶壬寅
正月
上親討友諒于江州友諒敗走公從衛公以兵會南昌分定
屬邑癸卯四月有詔
皇姪以大都督總諸將友諒益發境內兵以巨艦來攻
皇姪分兵拒守公守寺步門寇犯之與戰虜其將一人寇兵
奪氣而賊相拒凡八十五日寇兵戴竹盾如蝟進薄撫州門
城壞三十餘丈衛公以火銃擊退之隨立木柵敵奮來爭且
戰且築通夕城完公乃與牛海龍乘夜引兵劫賊營海龍爲
流矢所中以死公泅水得脫見
上於金陵具言危困之狀
上得公奏喜進陞萬戶上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之令公率親

兵宿衛帳下與友諒大戰康郎山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直
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
城水軍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從傍射
中定邊號國俞公疾櫂來援舟進水湧　御舟遂脫而公等
反遭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之時七月戊子也
上聞訃之撫膺大慟親爲文以奠焉公春秋僅三十有一配
汪氏亦死于難追封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讀書慕節義磊
家貧友凡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
石交下意氣自如堅城名寨身至力取一軍無不下之者
上悉其名故有賞賚錦衣名馬必先一軍嗚呼癸卯距今蓋
二十五年矣當草昧之時羣雄角逐雖天眷
眞主畀之爪牙宜力之臣以佐大業而公等委身効命之死

不悔宇之勳載盟府與古英烈之士儕美齊名其高識絕見
則亦有非偶然者矣仰惟
皇上推忠酬勳度越前古恩禮之頒不一而足又將次第討
論舉行世祿之典書之簡牘垂之後昆實足以勸千萬世爲
人臣者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銘曰
巍巍我
皇天錫神武龍興江淮以復平土南征北伐拯世之屯雄虎
之臣蹤附驂奔有偉程公萬夫之勇世忠之孫不震不竦維
時江浙莽爲盜叢大旆東來仗劍以從始佐元戎有聲幕府
遂督偏師孰敢予侮苗軍鴟張旣殲彼長鎗公出戍行其鋒莫
當傲殿底平饒撫亦下艨艟蔽江牙旗戟禡西徇臨安以蹴
僞吳過彼楚蠻以殿鄂湖

皇念公勳顯有大賚玉馬錦衣與爾諸帥維是楚蠻反道不
共殲我豫章如蠆如蜂維公誓言廓清江漢不與賊生背城
以戰維
皇討賊耀兵江干公在扈行左右夾攻擊敵兵來乘勝負未決
死捍御舟勢孤援絕大星晝隕江水夜悲烈烈丈夫介士所昔
于危馬革之中宸衷動　宸極親奠以文賜之廟食載念艱虞
死者如生爰妥其靈官治其塋褒功有典撰忠有謚匪榮一
時以勸百世墉有衣冠公始蓋棺英魂儼然玉帶貂蟬塋有
享堂公在中寢四時烝嘗來食來飲富陽之山鬱鬱松楸成
公之志寘此高丘神道有碑龜趺螭首史臣勒銘永詔厥後

大明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左副將軍
濟寧侯追封滕國公謚襄靖顧公神道碑

劉崧

自昔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以贊立
太功佐成大業爲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人交會之應哉
故征西左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時舉世爲臨淮人曾
祖千四府君以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
雎寧縣子妣王氏封雎寧縣子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將軍
都指揮使護軍追封武陵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
累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濟寧侯妣雷氏繼
潘氏俱封濟寧侯夫人公志氣倜儻勇於有爲元末政隳海
內大亂
皇上龍興淮甸思濟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披堅執銳常
侍左右自歲甲午起兵西援和州東渡大江凡擊叛討逆闢
疆拓境靡不率從始由百夫長轉陞元帥尋同知天策衛親
軍指揮使司事繼調濠梁衛丙午 詔與東平侯韓政取濠
州破四門月城拔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
北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
太子率府事三年庚戌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職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 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授征
西左副將軍由興元取四川入階州擒其梟將王進克文州
綿州擊向家營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
等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川平五年壬子
仍左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李文中等分道入沙漠
與大將軍期失道薄糧且盡士卒不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
人躍馬大呼衝虜部落戰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而還軍
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兵出鎮北平益築堡
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邊陲日靖晝夜從幕府吏深計
遠筭常若寇至明年乙卯 詔還尋有 旨從魏國公仍出
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遽遘奇疾藥弗能愈以是年冬十一月
二十一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己卯公喪歸自北
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塡道觀者感歎 敕賜葬鍾山之陰
上親爲撰與復定誌文以 賜之明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矣配
李氏封濟寧侯夫人今封滕國公夫人子男四人長曰敬金
吾前衛後千戶所鎮撫次曰英曰華曰荀爾女二人既葬其
孤敎泣而請于 朝曰惟先臣事
上二十餘年不幸蚤殁顧神道之石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
請于以見 聖朝眷待之厚且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
曹以爲言 詔可其請 命禮部侍郎臣崧爲之銘臣崧職
在討論不敢以蕪陋辭謹狀次而書之且系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乘時佐運各奮其武矯矯襄靖生于
帝鄉
帝猶龍飛雲從之翔自淮渡江首定建業公時左右執俘獻
捷領兵東向遂奪月城電擊飈馳濠梁以清北收燕薊旋拜
驃騎崇勳豐祿券鐵以誓乃 命西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
山嶢水滾進圍成都作氣一鼓千夫投戈殄厥羣主既從征
虜北度陰山擁槊奮呼出其陰鞲薄衛部落亢朧鶻擊掠其

牛馬還給軍食主　將上功
帝憫爾勞四方既　平汝弓其櫜櫜弓戢戈北守燕薊嚴其扃
鑰式謹邊事滦水　茫茫居庸閉關馬絶南牧城無晝關公歸
未期遽以訃告沿　邊驚呼　當宁嗟悼襄靖有謚勝國有封
茅土新疏沛豐舊　庸閣績著銘奕勒神道榮光自天
天子有詔

大明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侯追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
詔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輿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
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二十有六日薨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
海國公謚襄毅仍　賜葬鐘山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
車駕臨奠加賻賵焉又明年庚申
上追念其勞麦　敕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刻諸神道之
碑以昭不朽臣崧奉　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績紀戰第而書
之謹按公初名國寶後　賜名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
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
上起兵里中卽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
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
向無敵由帳前都　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分院元帥
尋爲天興右翼副　元帥與良同守江陰每寇至輙擊走之首
破僞吳張士誠水　寨擒其梟將朱定甲辰授英武衛指揮使

丙午寇出馬䭾沙
上親督戰追至丞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急擊
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蔡
口取湖州公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以大捷事平遂留戍焉
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葑二門士
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所擾進僉大都督府事時方谷
珍據明州未下
上以公為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公
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堰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廄會降
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海公領兵追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
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珍降有
旨由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

一鼓克之時僞平章陳友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
申進破延平擒友定閩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寇葉陳二姓
眾刼蘭秀山公調兵立勦之三年庚戌　朝廷定功行賞進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相府左相靖海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年壬子
詔大發兵東戍定遼　命公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餉
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
履四達尋　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各衛兵
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
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至是歸自遼東而疾作
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二十一日薨以薨之閏月十
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

府事鎮軍追封潁上縣子妣周氏追封潁上縣子夫人祖十
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延陵伯妣劉氏追
封延陵伯夫人考以龍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柱國追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
侯夫人子男五人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次忠羽
林左衛鎮撫夫人李出也次端次洪五十皆庶出女十人其
第五女許爲 湘王妃尚在室惟公以驍勇之才際興王之
會鍾英挺匈立勳邊海致位公侯而不矜不伐盡瘁所事眞
古之名將哉是宜銘銘曰
赫赫景命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公侯出焉桓桓吳公有仡其勇頷瞻在廷玉立山
聳元政不綱
帝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矜和旋拔采石飛渡大
江曾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于城是力
帝命汝禎言守江陰鄰敵接目邊人歸心南收丹陽東畧無
錫建興策功英武駭賊寇窺海口縱兵擊之風從潮生彼逆
不支從攻吳興機畧周布捷出峭谿扼其歸路進拔葑門東
定姑蘇擒厥大酋獻于京都
帝念爾勞陞扶督府不曰四明亦肆違拒遣爾戈甲往戡征
南挾潮而飛颶旗電帆撾金伐鼓壁其城下寇窮而遁膽落
萬馬躡景追風執訊凱還鯨奔鯢伏海濤雲蹕張方告平閩
海方急千艘南馳殲彼勍敵三山既隳延平遂通麾旌所指
列郡來同公歸自南閩秀連梗缈而闢之海道晒晒
帝曰靖海實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休煌煌鐵券翼翼命
秩恩延子孫功異 王室載授征虜督餉定邊白粲建雲闕
威不搖侯鎮鐵邑出沒大洋爰斆攝之
皇威以張茫茫邊海烈烈英勇式弘將畧茂對
天寵方召元老曾周世臣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天祜賢公
宜永福何疾之嬰遽此不淑儀曾考行昭謚有光鍾山佳城
天設地藏神道之左有石巍巍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二

神道碑

大明勑賜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鄧公神道碑

朱夢炎

洪武十年冬十有一月初九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鄧愈自河州召還至壽春以疾薨訃聞

上哭之哀為輟朝三日詔追封寧河王謚武順其月十九日柩車至三山門 車駕臨奠且親視其塋地而舊塋在鳳臺鄉者俠隘弗稱

上乃遍覽傍近岡阜擇於城南西山之原寬平爽塏敕有司

營建塋兆仍命遷王母夫人及弟愳之喪同葬焉凡喪事所須皆官給之 恩至渥也

上猶念其功不已召臣夢炎等於廷諭之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至甚歷鎮八州有功無過爾其撰文刻之石以昭不朽臣謹按公壙所載賜名愈泗州虹縣人三世弗仕以王貴曾祖父大公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臨淮伯曾祖母孟氏追封臨淮伯夫人祖父大公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南陽侯祖母戚氏追封南陽侯夫人父諱順興贈特進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右柱國追封衛國公母張氏追封衛國公夫人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壬辰天下雲擾王父衛國公起兵于鄉遂戍臨濠與元兵戰死之王兄友隆代領其衆未幾友隆病卒衆推王領軍事年方十六王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歲乙未

上駐師滁陽王自盱眙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其年夏六月從渡大江克采石取太平 繼而元將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陳也先合兵數萬逼城下

上親督兵擊之調王與鄂國公以奇兵出其後大破之生擒陳也先丙申三月定金陵拔溧水破鎮江王皆與有功陞元帥出守廣德冬十有一月長鎗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出城奮擊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一千餘人丁酉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七月領兵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元將敗走十月浙江苗揚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城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王激厲將士明立賞罰與越國公胡

大海等分門並出奮兵力戰大敗其衆生擒部將胡辛等一百五十八人賊衆奔潰婺源元汪同僉領兵來降戊戌正月擊破鐵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五百餘級追至婺源東門擒殺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遂克婺源三月取嚴州四月攻淳安縣賊帥金子珍敗走獲馬一百餘匹降其頭目軍士三千餘人遷同僉樞密院事五月浙江苗揚復率衆屯徽州烏龍嶺拒却之九月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略浙江臨安大敗張寇於閑林寨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右丞余椿擊走偽漢部將率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有旨命王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而偽漢王陳友諒尚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王斂兵東門外與余椿丁光等建營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

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饒之境內弄兵者尚懷疑阻王
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八月領兵襲
浮梁偽參政侯邦佐棄城遁八月取樂平擊敗蕭總管五千
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境悉定進取江西十月駐
兵於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
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翌日遣人
以分省印來獻王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之民室家相慶
爭持牛酒迎勞王悉却而不受是時
上親討偽漢王陳友諒於江州友諒敗走遂下江西命王以
步兵來會　車駕至南昌有　旨授王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留鎮之時壬寅正月四日也癸卯夏四月陳友諒悉國內之
兵圍江西江水暴漲寇舟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協謀固守屢
挫其鋒賊勢大沮相持者凡三月會
上親率援兵至湖口友諒懼而退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
辰三月新淦土豪鄧青叛以卒二萬人據永豐王調兵破之
擒首賊胡理問劉右丞五十一人八月從開平王平臨江之
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合兵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
送欵乙巳正月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
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
之民懷其惠軍忘其勞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拜御史大
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而以王爲征戍將軍征取
江淮未取州郡三月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
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馬一百五十匹七月克
隨州右丞王誠降九月進取洪山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

入擒殺甚衆冬十有一月率兵討蜀河蔣張獲之金商均房
之境悉定三年命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
于定西招諭河州土蕃諸酋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汪來等
皆納印請降於是河州以西朶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
冬十有二月定功行賞特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以鐵券
五年命王爲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
蕃所部州城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有　旨命王爲征
西將軍往討之十月王與副將分所將兵爲三併力齊入覆
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
上嘉其功遣使召還未至薨王以元後至元丁丑二月十五
日生享年四十有一兄弟三人長即友隆男埤仕至羽林衛
指揮僉事先王五年卒夫人曹氏側室王氏徐氏子男五人
長鎮羽林衛鎮撫次銘次鐸次鈴次太平奴皆庶出女四人
長女夫人曹氏出也爲秦宮妃次適河南護衛指揮周嶽餘
尚幼孫女一人王之薨也以是年十有二月二日丙午惟王
器量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慎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
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
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事毋夫人能致其
孝撫弟幼孤能致其愛蓋不獨將略之雄兼有君子之行宜
乎爲國元勳允輔
帝業而膺
上眷之隆者也謹再拜稽首而爲之銘曰
聖皇受命地闢天開掃清六合鼓舞群材惟武順王雲龍風
虎杖策來從誓以身許飛渡大江奮戈前驅斧堅摧鋒何敵

不除一舉姑熟再舉建業飈馳電掣百戰百捷玉節飛雲金
戈凜霜有赫其威往征群方乃輯浙東乃撫江右大闢熚熚
闢我城守孰謂荏堅而敢憑陵自速破辜江漢底平
帝用有嘉平章湖廣駐節荆南秀資開湯化仇而恩循暴而
柔以德輔刑澤及八州武功告成四海一統爵以上公受
天之寵烈烈征西極討窮追蹤彼大戎張我皇威召還有期
中道而逝
九重痛悼三軍隕涕念王之忠闢拓建功念王之德無忝始
終何以報之王封是錫衮衣綉裳光寄泉宅西山之原基門
有石視此刻銘永錫無極

大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江陰侯追封江國公謚襄烈吳公神道

碑銘　吳伯宗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江陰侯吳公以疾薨于青州
十二月計聞
皇上為之憫悼輟朝三日　詔所司定贈謚加贈特進光祿
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追封江國公謚曰襄烈遣使者迎喪
以歸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子　賜葬鍾山之陰
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撰文勒諸豐碑以垂不朽伯宗職居
翰林屬當執筆謹叙而銘之公諱良姓吳氏鳳陽定遠人初
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禎俱以勇力稱
元末群雄竝起海內鼎沸
皇上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公兄弟委身相從服勤
左右
上深器焉甲午秋從
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和陽常為先驅戰皆有功六月從渡
大江與元兵戰於采石拔其營乘勝克姑孰尋下溧水溧陽
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為多又從今大將軍太傅魏國公徐公
達克鎮江下常州屢著功勤歷陞軍職丁酉下江陰命公以
指揮使領兵鎮守時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
大物衆兵食富強實江南一勍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喉
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帛為誘將士公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為邊將慎守封疆約束士
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
公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嚴部伍士卒無敢逃亡

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公之威不敢侵犯數年
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平偽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東
顧之憂者以公之扞蔽也丁未大軍克姑蘇士誠面縛
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略者
鎮其地遂以命公公至奉宣
皇上盛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寧安洪武三
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公有守江陰之功封爵為江陰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　恩至渥也廣西右
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國遠數千里前古號為要荒乍臣乍
叛唐宋以來羈縻而已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
狃於仇殺數侵盜邊境五年春命公將兵討之公率兵深入
跋履崇山蹊歷險阻剪除荆棘衝冒瘴霧勤勞特甚數月盡

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峒夷獠畏威懷德革心向化
輸租賦奉法令同內地焉先是
上稽古制建親王爲盤石藩屏　齊王受封青州命公營建
王府宮殿社稷公經營區畫部署軍卒竝手偕作功成而民
不知勞公留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十有八公自起身
行伍至爲將帥受封爵始終一致有功無過故其薨也
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公存時以公貴推恩三代曾祖三七
府君贈鎭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穎上縣子妣周
氏追封穎上縣子夫人祖千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護軍追封延陵伯妣劉氏追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府君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渤海侯妣裴氏追封
渤海侯夫人配高氏封江陰侯夫人子男二人長曰高神策
衛試指揮使次曰壽安女三人在室公弟禎亦以勳封靖海
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嗚呼古今豪傑之士際風雲之
會攀龍附鳳竭忠勤樹勳烈以名世者多矣未有如公兄弟
同遇　聖朝同立大勳同膺高爵輝映赫奕若斯之盛者也
是宜勒諸貞石以光前古傳後世而垂無窮豈止照耀泉壤
而已哉銘曰
天啓洪運
大明肇興豪傑率從霧擁雲烝桓桓吳公剛毅英烈異才間
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敵莫敢當既定
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陰崇墉東南要衝屹
若砥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令
炎荒僻遠命公徂征歷代羈縻慕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

帛兄弟二人竝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
無窮生榮死哀富貴終始進爵上公錫謚具美鍾山之陰有
碑穹然勒銘紀功何千萬年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
侯追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禔祉東漸西被罔有內
外時則有若貔虎之士翊運之臣汛掃欃槍用能咸和天休
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于有德也至于內訌肺腑
而建丕績者則成于天地函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闔闢
大業關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麾而西略自西徂南
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
皇上之所以始終眷眷大有造于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
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于母氏
母氏復物故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
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鎭鎭江綽有聲
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
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旣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
友定三月復王姓鎭建寧三郡三年陞鎭國將軍僉大都督
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舉治
出聲生疏　上悉旨中宮尤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

河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舊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是行平朶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騎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遇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眾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陽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御陳我師既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從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于陣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席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唯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撒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

復叛夷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聞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
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為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倫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為三營以象乘高撞我右軍右軍少卻王下令曰卻者斬左軍與之塵中軍右軍夾攻之聲震山谷蠻酋刀斯郎斃于象蠻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軍實思倫發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矣倩俘五千餘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錫宴
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緡綵以萬計尋還鎮
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某為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七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于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
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訃
聞
上哭之慟輟　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椿以喪歸塋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于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
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賜塋于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　勑百官郊送比塟
上諭祭者三
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

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　敕太常祀以太牢凡葬贈
皆給所司不煩兵家雲南民夾請立廟守臣以聞　制曰可
初娶馮氏故追封穎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
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
也
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
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
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命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晟曰昂側室
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
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　中宮皇后薨水漿不入口三
日斬衰哀臨終喪三年
皇太子薨哀毀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位督府以大學

有正心之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
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于忠
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
堅城守必飭從征討則效忠獻謀搴旗斬將及為戎首則神
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尚矣其為理
也弘毅寬裕招納賢士長驅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
萬畝而軍實充運歲用師小大戰數十而軍士豫附忠可見
矣嗟乎忠孝昭于身天下仰其先功德著于時天下被其澤
王之事
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
上之撫士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為君臣者並也生榮
死哀可謂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　皆賢將臣天挺神
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珎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
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搤其吭沈沈樞府我
寵居之秩秩
皇猷我依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滇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
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馳茫茫井絡氣文神州
載渴載炎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爝火何
施
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額額其城大纛高
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攉習聚闇昧莫不
惠來
皇帝曰咨子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琫璧鈞天無人陟帝左
右
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兆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
禧推爵王爵上及三世澤逮原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
封爵允忠允孝以承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
勒殊勳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四

神道碑

勑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陸安侯許國襄簡王公神道碑銘有序

劉三吾

許國襄簡公旣瘞有年洪武之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

皇帝御奉天門以工部奏公墓隧之石已具勑翰林學士院

爲文賜其家俾鑱焉臣三吾職在紀述不敢控詞則退而稽

其世次官代行事之實序而銘之臣聞天生

聖上聰明時乂當元政秕僻寓內幅裂群雄角起資以

君主治其爭亂則有能羅之士不二心之臣若徐常兩王佐

命討伐襄簡王公舉秉義效順以會其成功大一統之業者

亦天所畀予者哉公姓王諱志世鳳陽臨淮人性鷙猛有智

謀臨陣對敵果毅無前至正壬辰三月土寇蜂起聚鄉兵取

濠州且守且戰甲午前克滁州勢劇破竹知天命攸歸在

今上蹴附來從乙未濟江得釆石太平破中丞蠻子海牙水

寨進援建康丙申七月調隸總兵同僉樞院徐中山圍常州

屢騰栅先登身犯矢石功鬬授懷遠大將軍右副元帥丁酉

三月常始下公功爲最後恢復宣州江陰宜興高郵等州府

多著戰績中山悉其能公克德其智勇故也辛丑秋九月侍

上親下安慶諸郡邑壬寅夏四月復隸中山身先馳戰江西

諸州縣望風崩角癸卯八月乘海艘從　御舟蹴陳友諒于

彭蠡友諒中流矢死擊走其餘黨于注口之水寨甲辰三月

上親征湖廣武昌公暨諸將一稟　帝算與賊遷戰遂下之

戴從中山復廬州拔安豐逐北姑蘇張士誠軍陞飛熊衛親

軍都指揮使總兵守禦陸安州明年春改授陸安衛指揮使

戰守戢綏敵讐民附戊申春正月

上正宸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夏五月奉　旨將本衛兵

征迤北次汴梁彝調征河南冬十月從馮勝宋國公度黃河

迤還進取懷慶澤潞等府州往往所部直前無堅陣是臘從

鎮平陽居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明年將其全軍深入

察罕腦兒絕塞却胡遠遁還軍平陽冬十一月　勑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陸

安侯五年從中山征朔漠大獲虜而還九月又從傅友德今

潁國公征雲南所向克捷十七年凱還京師十九年八月十

七日以疾薨于第

上爲之震悼罷朝賻賵有加追封許國謚襄簡公生正統乙

亥正月九日春秋五十有二以薨之十月二日勑葬鍾山之

陰曾祖考四一公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羅山

縣子妣董氏追封羅山縣子夫人祖考五一公驃騎將軍親

軍指揮使護軍追封太原伯妣寧氏追封太原伯夫人考六

三公榮祿大夫同侯妣潘氏追封陸安侯夫人室潘氏從封

許國夫人先公薨生至順壬申五月十九日薨洪武庚戌三

月始瘞鳳陽臨淮至是從公祔焉生男四人長威次琙次璣

次琛女一人適黔國公子景祐孫男三女二揆公功行是宜

銘詞曰

先時寓內鬨勤弗靖烝民有主資以戡定效用者將鷹揚其

人徐常兩王開國藎臣各有瓜牙奮其威武惟襄簡公久佐

徐府既定江淮亦拓中原自河徂陝益西其穀絲淮而北極
是朔漠轉征雲南卓著勇略最公在軍沐雨櫛風惟知徇國
遑恤厥躬陸安受國方倚大用天不憖遺齒從淺勞
上為震悼卹典是須許國襄倚爵謚具完鍾山之陰公所藏
寔壽正名垂煒煞竹帛有赫其表有穹其碑千秋萬禩永永
無期

勑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郭公神道
碑

洪武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
皇上御奉天門工部侍郎臣秦逵奏故鞏昌侯郭公墓道之碑已
具宜得文及時鑱之有　旨翰林學士院製文臣三吾職在
詞垣不敢以才學謭淺為辭謹按其世系功勳年爵次第而
銘之臣聞　天與
聖代大有為之君必篤生瓌偉英勇之將與之會遇以輔成
其大業雖人也實天也當元季主政不綱在所裂裳為旗荷
梃為兵草野自雄罔所適主時則
今上皇帝龍興鳳陽天人合應有若中山開平兩公傑出其
間是固功無與儷矣其知所趨向先後蹤附厥有成績若鞏
昌侯臣郭子興若亦豈偶然哉子興世鳳陽人拳勇有膂力
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
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既從　龍濟江若采石若太平
若溧陽溧水所向崩角義勇之聲日以濯矣丙申二月隨大
軍進拔金陵城先登授管軍總管繼陞統軍元帥攻圍常州身
犯矢石晝夜不解衣甲為生蠻縣九閱月城始下被賞優渥
載調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安慶衢州諸郡破竹壬寅分兵
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卯八月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艘
騎進戒嚴所部人百其勇陳友諒討蹙　中流矢死人知天
命有歸矣甲辰春侍
上親征湖廣武昌洒血馳戰多所斬獲用奏功擢鷹揚衛指
揮使簡任
上心俾從中山王拔廬州拔安豐率先陷陣大敗姑蘇張士
誠為之奪氣其平襄陽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而䢴高郵踣
淮安截叛剿西湖州坐困姑蘇往往眾奮力戰中山王以公
之勇功聞陞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僉都督吳二年正月改
洪武元年
上即位有事關陝命領其軍進討中原捴守潼關三年　獻
一迹不敢南移戍鞏昌招摩通殘殿戢部曲西戎羌夷兩境
帖然進封鞏昌侯方倚之來鎮西垂而遽先朝露薨于家矣
上為之震悼輟朝三日賻贈有加追封陝國公謚宣武以洪
武十七年冬十有二月日葬聚寶山之原曾祖考某贈鎮國
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國追封光山縣子妣某氏從封光
山縣子夫人祖考某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追封汾陽伯妣
趙氏從封汾陽伯夫人考某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柱國追封鞏昌侯妣單氏從封鞏昌侯夫人配汪氏封鞏昌
侯夫人皆由公貴貤　恩子男四人長景儀卒于五閭次振
次宗次官僧公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以某年某月某日壽
五十有四惟公自開國以來從龍上下盡瘁所事所至以英

勇閫是故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視轉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鏃鋒矢交饑渴不時咸不避卿必盪殲渠
兇歸報終事乃已其依　日月之光仗雷霆之威以恢拓疆
宇勤勵西垂者亦人傑也哉詞臣揚厲為職是宜有銘詞曰
聖皇受命　龍興鳳陽戡定禍乱經略封疆篤生武臣先後
相望維陝國公實生
帝鄉沈鷙其勇鐵石其剛乘風雲會依日月光旌麾所指敵
摧鋒芒底定東南載戢戎羌萬里之遠如在宗堂生前封侯
式是藩昌身後封公亦此西方聚寶之原不食之岡佳城鬱
鬱公所固藏詞臣載筆德音靡忘子孫善保奕世流芳

大明左柱國信國公贈東甌王謚襄武神道碑銘

方希古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晟頓首言曰先臣和沒
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
述焉　制曰可臣晟至翰林以文為請臣謹以其事聞有
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乱我
大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
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
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勛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
之歸鳳陽新第也
高皇帝有餞賜之勑其褒也有祭誄之文
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
聖情深厚矣今

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辭讓謹按故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
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
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
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
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
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
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
思自奮發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
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
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巖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

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皇帝與滁陽王甥諸王委心推奉率兵從大洪山寨得兵
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
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
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頗望未盡効臣禮惟王
以所領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
乙未六月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
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
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
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

丙申
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
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
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　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
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
俘甲士千餘舟數十艘馬數十匹賊終為之少沮壬寅偕中
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
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
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
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
劇盜姚大壯斬之遂取衢州婺州僞左丞周安降獲士馬歸
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
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大湖哲于禱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
兵二千馬八十四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
不能拒亦降遂圍姑蘇闔之明年丁未吳元年九月中山
開平與王益將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
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
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
懼東大船泛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喩以　國家威德谷珍
即率兄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
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
怙險據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
上晏然是歲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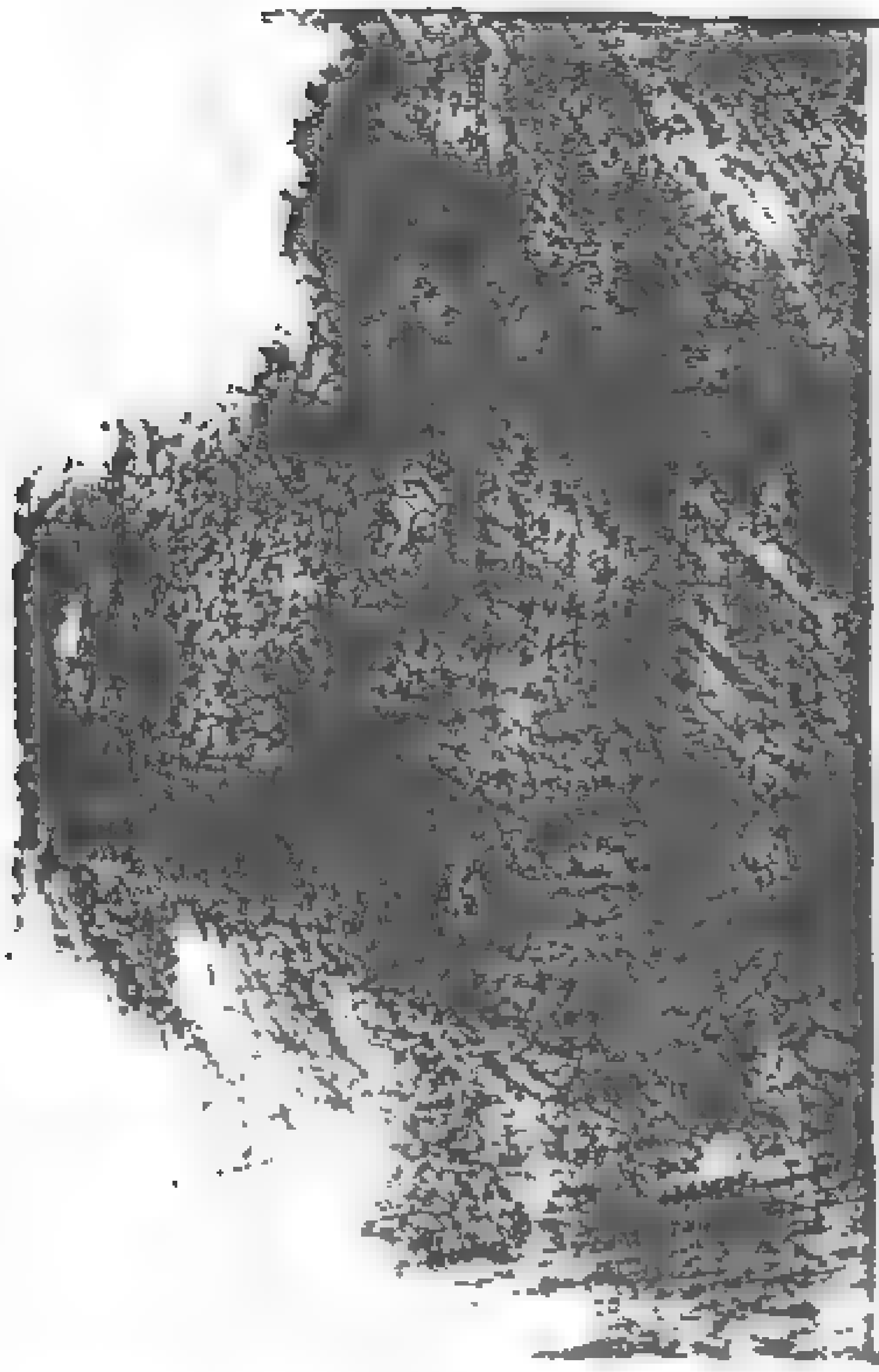
帝幸汴梁王留居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
二年同中山王扳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
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與元將擴廓帖木兒戰西
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
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
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為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
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
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
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發通州外郛
八年移鎮彰德襲其城是冬追元通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
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宣力特進階為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
勳為左柱國爵為公國于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
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嘗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兵于
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
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
使又通又明年　詔至四川永寧治城濠飭士馬十八年五
開山僚為亂王帥師討之搜其巢穴俘獲四萬人及入
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
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
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
新第以成告辭去　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

兩計者三百錠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郎夫人
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敕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
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
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悅久之遣歸故里十月　詔王
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廷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
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
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
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
之正寢壽至是年七十矣訃聞
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
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稽撰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
一月十二日塟于縣曹山之原　詔肖像于功臣祠配饗於

太廟祥禫必賜祭
高皇帝褒遹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
德明詔偁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軏太原
中護衛鎮撫曰鼐曰寶皆早卒曰瓛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
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齊
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廣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濬
次適甕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
昺昇昂昊昦暈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
幼王沉毅有謀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　國論一語不泄
于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
嘗挫衂有語及兵書者輒哂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
以泥古爲家萬安撫百餘稔任皆爲遺寧家得賞賜多惠鄉

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任公卒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
雖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
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
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猶不朽豈獨蓋覆易氏之
子孫蓋以昭揚
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繫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惠我民民之顚隮俾
聖康之後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厭其亂眷生
高皇拯綏大難龍蟠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
東甌王旣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
眞王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我
築千里生于

帝鄉其祉孰似寶劒彤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
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旣成
皇業乃集東渴偏吳坐鎮毗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
帝德曰宜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旣平姑蘇元惡就
誅咸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淸甌閩乃平幽燕萬邦來同獻其
琛貝
帝曰念哉勿我元勳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
國招冠金券綺衮赤舄海宇晏寧樂爲華民休田閭穀粟
衎衎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
天子之賜
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備以百朋內豎夫人亦受寵
錫爾書煥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



聖皇曾其，弗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
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没登王封從祭
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
大明如日覆天載焯滿勛以訓萬年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五

神道碑

湘獻王神道碑文　解縉

自古帝王受命拯溺亨屯必有追崇盛典褒嘉旌異顯微闡
幽昭示來世若成湯之弔龍逢武王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
墓銅盤勒銘獨于千古政有因革異世同符矧惟我
太祖高皇帝功光宇宙道盡君師恩義兼隆子姓多吉弘祜
于我
今上皇帝天道顯助震動僕志會朝清明揖讓底定日月光
華黎庶鼓舞申明彝章民物按堵曾不逾時化危而安易亂
而治山川草木皆有喜氣達彝推恩施由親始惟我
太祖高皇帝第十一子湘王純孝秉彝遇害於苫塊之間窮
苦沉抑
皇帝嗟悼無已詢咨群言褒謚曰獻治其祠墳詔翰林院學
士臣縉曰湘獻王懿德文武嬰茲荼毒朕將昭顯之爾其為
文樹石神道永示無極臣縉仰惟
皇上因心篤慶比於成湯周武弔龍逢封比干之事戚疏等
差忠厚有加不敢以菲薄辭拜手稽首叙次為文謹按謚法
聰明睿智惠而禮曰獻惟王幼而穎異長而通明溫恭粹
德武而右文讀書窮理自爲課程常至夜分不寐雖燈屏枕
皆自勒銘以為警策齋明盛服精思力踐有所獨得於死生
之故天道之微包括宇宙貫一古今人莫能窺其際也嘗欲
著述以開來學手未嘗釋卷開景玄閣延四方賢士編輯閱
富皆有緒而具在可踵而成有益於斯文學者甚厚其平居

被服儒素姿體明秀望之玉山晴霞郎之春風翩日聽其言
溫而不厲和鑾佩玉從容合度自然足以廉頑起懦不自覺
其入人之深也然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槊上馬奮捷如飛論
古兵制前事成敗出人意表達兵反常德進至荊之虎渡王
曰虜兵銳甚必有以挫之令漸沮衂若縱使得入塞遺禍將
大郎自畫計遣將奮前擊之敗其前鋒遂窮追之逆兵由是
竟不得出塞途中數敗至延安職馬賞本王之首挫其銳算
無遺策卒成大功
太祖益嘉之特召至京慰勞遣還伍開蠻作亂
太祖命王率諸軍討之先入據其窟穴遣人四出招諭盡降
其衆不戮一人
太祖大悅勞遣還國其卓卓大者類如此又嘗造棺梓和藥

餌施與軍民之貧者出入以縹囊盛書自隨祁寒暑雨不廢
講誦聘問賢士備極恩禮遇佳山水古跡徘徊終日必為歌
詩文章刻著石上書法深得晉人精思動合矩度
太祖每有制作喜令書之詩歌豐腴清麗飄飄有出塵之想
其文亦粲然理順速次輒成至於近世科舉之作及覆道義
貫通經傳先生文士佔畢一世所不能盡者其天資高邁不
可及有如此也自
太祖賓天哭踊幾絕因忽忽內傷有棄人間意建文君信
讒者誣之以罪遣人圍其宮城逼執之王仰天嘆曰嗟乎吾
觀前世大臣遇昏暴之朝將詔獄下吏使自引決身親
太祖皇帝子南面而王
太祖賓天疾不及視葬不及會抱恨沉痛有何樂於世今又

將辱於奴婢之人乎苟求生活吾不能也因復痛哭灑地沾
濕繼之以血具衣冠赴火死闔宮皆從之時洪武三十二年
四月十三日王諱柏母妃胡氏洪武四年八月初三日生十
一年正月一日受冊封為湘王建國于荊州十八年十二月
之國妃吳氏靖海侯禎之女生二女皆夭無子塋在荊之江
陵縣西太暉山之原銘曰
猗嗟獻王孝乎
高皇高皇篤愛王此大邦襟喉楚蜀粵惟荊湘既文既武有
韡有操蠢彼蠻寇蟠而跳梁
帝命往征深入其疆招之畢來入其豺狼
帝曰良哉于家有光竊胡家突變起倉卒膻埃懸空闍者怵
惕惟王神武詣彼奇偏長驅無前奔北以出將遺大難天下

罔恤惟王至仁得人死力受算窮追虜以就殲聖道曰還孔
綮載籍惟王經緯有刪有述才兼衆長識邁千古開我後人
功非小補遭讒含己從容就義不辱其身不降其志抔土荒
煙無翳不治縉紳過之尚或流涕巍巍
聖皇功高湯武理其祠墳紓哀泉土龍章金冊黼黻袞衣惟
王英爽象服是碑揭昭天地精神在天
帝德王靈垂光萬年

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榮國公加封河南王謚忠武張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王諱玉字世美姓張氏世家河南開封之祥符曾祖某祖某
父天佑皆追封榮國公曾祖妣某祖妣劉妣王皆追封榮國

夫人王初仕元為樞密知院已而灼知天命洪武乙丑自後
來歸我
太祖高皇帝禮遇甚厚王感奮思效戊辰從征卜魚海子哈
喇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户又從勦粉紅帖木兒至延
安延川還陞明威將軍安慶衛指揮僉事庚午從征永順散
毛諸洞辛未逐北虜之侵邊者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
衛癸酉追虜至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都指揮同知戊
寅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慳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
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數語
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
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
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
殺之幷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遣諭北平遂撫輯
軍民是夜急趨遵化諭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
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
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
師永平客雲皆望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
在莫州阨吾南路宜先禽之
上悅遂親發兵命王為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楊
時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二十萬屯眞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
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嚮曰
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眞定彼雖衆然新
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眞定接戰秉文
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
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
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
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
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
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
指揮房寛下令安撫城中須臾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

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搗景隆營大戰三
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
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
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
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
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旣而
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殁十一

月廿五日云春秋五十有八
上哭之慟旣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
至今寢不怗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旣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
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追封其三代考妣
仁宗皇帝在春宮數與侍臣言張玉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
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誠難得也旣嗣位加封河南
王改諡忠武告於廟以配享
太宗親制祭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為國靖難之際發謀
奮勇百戰當前所嚮風靡大功垂成捐身殉陣惟義所在視

死如歸忠精貫于星日功烈揚於竹帛之褒蓋王為人莊重
果毅涉獵書史明其大義而識慮高遠治家禮法秩然奉
命行師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
曰為將當濺血戰袍流芳汗簡蓋其殉國之志素定古名將
何過焉配王氏樞密院判執中之女有令德累封王夫人子
男三長輔起武功累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英國公太師監修　國史知
經筵事功德茂碩為　國元臣次輗神策衛指揮使次軏錦
衣衛指揮同知女一永樂中冊為貴妃孫男六長忠授勳衛
次鑑次瑾次瑄次斌次璂孫女八長洪熙中冊為敬妃次適
清平伯吳英餘在室余陪太師公在史館　經筵久以余求
樂洪熙從臣實聞

二聖所嘗論王者屬銘神道之碑敬叙而銘之銘曰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忠武奮起羽翼帷幄密勿長策深
畫上契　淵衷魚水之得義旗肇舉仗劍先驅彼城九門功
其推連取薊遵化如探穴雛執其抗鋒摧朽折枯
龍馭旣南大旆在前連下雄鄚遂奮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
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宣決志敵愾遑恤厥躬精誠貫日勁氣
吐虹聊城之鏖髮怒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
績在史王嗣象賢益闡以偉帶礪山河廷有明誓
靖廟陟配逾千萬祀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
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王諡武烈朱公神道碑銘

天命仁聖為下民主必生文武材畧恢傑弘偉之士為之輔

翼相與協力一心靖暴亂致治平以建非常之功夫肇創之
維難矣中興尤非易也故前史贊勳臣率以肇創中興並言
若我
太宗文皇帝龍興北藩安　宗社於將危保洪業於永固其
功蓋又有難者以一隅之衆而應四方强盛之敵靡堅不摧
靡剛不馴固自天之所定亦必有材畧恢傑弘偉之佐以效
夫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能是以大功之成勃然莫之能禦
也若時東平武烈王其偉然傑然特出者乎王姓朱氏諱能
字士弘世家鳳陽之懷遠曾祖考某妣某氏父亮從
太祖皇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千戶謹
持行善撫士有譽於時母某氏王生有令質自少喜讀書事
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

太宗皇帝於藩邸小心慎恭未嘗少懈而撫恤下人一如其
父甚爲
上所信任旦夕侍不去側奉天靖難之師初與帷幄密議惟
河間忠武王與王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禍者王與忠
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綏城内外三日人以
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
雲從
上攻樂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於月
漾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鄭州斬獲
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眞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
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
嚮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
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悦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
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殲其拒命
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垻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景隆
兵列營九門者連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
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
攻
上親拒之王爲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
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
克其砦擁敵走保齊南王率衆追之至鐸山敵嚴兵列陣以

皇明文衡卷七十五　八

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闘志然
上得之卽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
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
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
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眞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遂畧彰德
及定州勦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阿東平
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爲敵所
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繫自沮項羽百戰百勝
竟亾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
何足置意但當以　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戰王先
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及
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蔽原野降者數十
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
從
上渡江入京師內難平諸王臣民推戴
上承大統論靖難功王居首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食祿
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三代考皆成國公妣皆
成國夫人永樂二年命兼太子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弒

皇明文衡卷七十五　九

其國主毒虐下人拒逆　詔使數諭弗悛遂發兵討罪
命王總兵佩征夷大將軍印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及神
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瀕行
上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
上顧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其未能平然能足辦斯
事朕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踰旬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　時同王從舉義者永康侯徐忠等十
數人皆入奉慰
上灑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相濟能其者也且其素存心
行事皆慮遠到局遠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流涕莫敢仰
視蓋王至龍州嬰疾薨十月初二日也春秋三十有七
上親為文祭之　從哀悲愴溢於言表讀者皆為泣下賻卹

特厚追封東平郡王　賜謚武烈拜加贈其三代皆王爵
仁宗皇帝臨御特詔王配享
太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王頎然
魁碩勇力過人器宇宏博智識高遠雅容端重辭氣溫裕廣
坐羣議王折衷之詞簡理當無不心服善馭將士教訓撫恤
親若父子紀律明肅無敢踰越毎遇勁敵大呼馳鬭以一當
百敵皆望風辟易懷綏降附恩惠周至出謀制勝靡有遺策
尤善用才人率歸心雖古良將不過是也塋昌平北澤山之
原配王氏累封東平郡王夫人子男若干長勇襲封成國公
太子太保篤實公忠祗勤朝儀歷事
四朝國所倚重次某某官女若干其官某某壻也孫男若干
孫女若干永樂初某侍講禁林凡軍國事預陪

廷議恒與王接知之有素王是太保公屬書神道之碑敬叙
而為銘銘曰
明聖之興天實命之必有名世輔翼攸資
文皇大聖奉藩恭恪天將啓之內難奄作有不得已義旗載
揚彬彬文武風雲奮興于時東平雄才弘畧夜寐夙興寄侍
帷幄刈逵撫順式宣德音環城中外有截一心金戈所嚮漁
陽風靡永平不固大寧傾圮後顧無虞前驅翩翩折朽摧鄭
摧堅中山益都追奔滄州殲逆咸奮先登電掣霆擊青齊既
帖踴躍而南持志決往　宋社為心靈壁疾下長淮飛渡江
滸圻甸有逆無拒大江無險內難廓清翼　龍升御天開日
明國有元良遂兼儲傅端肅之行寬仁之度南交弗靖奉
命徂征師未出疆大星墮營天不慭遺堂柱遽仆

帝聞震傷卹典隆厚忠存　社稷勳載簡編偉哉翩翩與顯
衆寶河山有赫追崇有詔
皇明萬年永配　清廟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五

神道碑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効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

春坊大學士又二年得疾且劇

上數命大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

上悼嘆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賻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　命有司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賻其庀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爲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勑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輙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唯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封禪頌奏之丁丑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厲遂

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禆益故尤爲

儲君所厚而尤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奉勑修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而於利不苟取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上深知之不聽遂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清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菴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徧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黄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用

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　詔為文操筆立就頃刻千百言
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　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
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外
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
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
祖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進士
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
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種次稑次
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解禎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
文章有晃菴集扈從集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
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
索文刻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
恭執勤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時憚公所蓄志寬惠被下物穆泯焉密贊鴻化
春宮輔德平直之行
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發其瞻公眎無
有泊虛之存僴爾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
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賁終猶始始終之全驥
代其幾金鏁在左文川在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表道之碣

為學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
神道碑銘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
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湘陰縣儒學教諭
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歿益知自勵母
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
卒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
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
里人共擊之晉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
附人言禍福聳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
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

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
直郎進承德郎贊務莊能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簿牘之著悉
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
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
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
咸悅服
大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
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　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
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
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
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
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
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勑嘉奬
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　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
戶部尚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修
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文綺表裏

北京宮殿成奉　勑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
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
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
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
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

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　賜銀章一其文曰繩
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
於從善　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
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
定
上旣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惟謹寵賚日盛
修
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修庶人高煦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

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旣
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　賜勑
嘉勞　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
謝暮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
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賜諡忠靖賻鈔萬緡勑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
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
巷氓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

厚原啓假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敎諭史九韶雖非授業
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旣貴九韶陞敎國子月恒分之祿九
韶將老　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
患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顚躓失所者援之德雖
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審耆長而惡惡短
襟宇瀞深閑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污公金織賜衣懼欲逃
者曰污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
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
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辭泯然無迹
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
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

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珫瑄瑾女一嫁虞瑀珫
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余
余與公同　朝三十年晩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余道其平生
余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浙夏厥初以國爲氏衍于會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從
居暨唐中和復徙于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
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
與計偕官任其賢玫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
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游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
嶽巍巍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祗事
列聖旣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趨几几　國有老成堂有柱石
胡不愸遺

當宁興悼旣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
陽武侯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　命城隆慶永寧赤城
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敕諭勞至京猶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旣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
月廿三日也訃聞
上震悼親爲文祭之追封鄞國公賜謚忠武　詔有司治喪
塋凡喪葬之儀皆優等蓋　特恩云公諱祿姓薛氏世家山
東膠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諱大妣金考諱禺
林妣張公兄弟六人而公第六自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戎

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剌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
乃兒不花等處自是屢出西北二邊步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攖
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戰真定公生
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
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
圍北平城公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
村埧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
獲敵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
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
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公復奮戰大敗之獲馬二百餘
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

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
敵敗走公追至夾河斬馘無算獲馬五百餘疋明日戰單家
橋公馬蹶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
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敵都
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淝河
大店小河汴隄靈壁率勇先諸軍遂渡淮渡江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爲臣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將軍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六年陞都督同
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濵河以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
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
選至幼軍數萬悉命隸公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北征十五

年初建北京宮殿　命公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
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征還奉　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征是年八月
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
命巡北邊適虜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事聞
賜勑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既還　賜白金鈔
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佩鎮朔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
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　車駕親征命公爲前鋒先一日圍
其城罪人既得留公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
從　車駕巡邊出會川解后虜寇來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
斬獲其餘衆遂鎮薊州永平冬還　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
護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至奇黄嶺
遇虜拒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　錫鈔幣居三
月董築城之役蓋從公之言以便戍守公平居毋事未嘗忘
危每討邊務言之亹亹或詢其瑁居者終不爲變蓋其志奉
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兼備常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
日故所嚮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裹創起鬬有
進無退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恤士卒人人
歸心若董繕作規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罕及蓋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祗事
三聖涉歷多用志篤鞠躬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
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流而今

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年其配李累封至侯夫人
子男三長勳先卒次某次某孫男三長誠先卒次某次某以
是年十月三日塟公于其鄉某原銘曰
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氣機翕會雲龍風
虎有勳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始奮從義大呼迅馳金戈
鐵騎智明鋭先勇蓋萬夫嚌其膚之析朽摧枯　宗社載安
功書冊府在
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
上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綱撫如
春和令如秋霜歷事
三聖黻衣蟬冠廷有老成
國有屏翰冊書鐵券傳襲來裔公如長城曷不百歲英靈升

遊九原在此太史作銘式昭無已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七

神道碑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迎濟內難平

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劵陳氏家合淝其先世具余所著其先公墓碑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鴈雜鶖群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雙之有鵰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死總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別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者嘉之又命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巖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　特詔父子竝免復職衛卒數輩譟讙狙詐挾制上下爲衆患公次第悉去之番類以安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帥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餘人冐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

下馬與衆且射且斫賊被刱却公亦傷足衆劒進戰自巳至
酉賊敗走公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曹昭剌時寇衆數萬
據嶮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從進由番西洮打中河得間道
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寇境寇憑
嶮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嶮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
入其壘蘭銃卒出暗令望見前軍幟旗卽舉砲俾知巳敗寇
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窮出降械送賈哈剌京師撫輯其
餘衆公及麾下加被陞賚從　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兼理
茶馬之政邊人悅藏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
躬督工作爲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都
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塟者皆給
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威董運百萬
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剏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
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豪無取於下凡漕
輓姦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
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
還值倭寇劫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
以殺溺死者甚衆奉　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
料設隄岍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
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
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
爲表識衆便之稱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
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造淺艓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
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距清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
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二壩湖港之塹鑿呂梁徐
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
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
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牐四十
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濟作常盈倉五
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處
漕舟昧河深淺自淮底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
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
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
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皆
宜擢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
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能
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
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
役擾害不勝致其逃逸乞　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
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
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寧夏城不足兵
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
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日教習如有沃壤令兼務耕守

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凍之阻往復踰年雜費數倍正糧上逋公租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勤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遞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　賜勅獎諭有老成忠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　賜誥追封其曾祖省三祖重一考聞皆平江伯曾祖母孫祖母朱嫡母王生母王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之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姦宄皆歛避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嘉勞賜宴賚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勅勞問時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弗起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嘆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賜祭命工部營塋公爲人閎爽英毅弘度偉量稠人廣會譚論鑿鑿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蓋樂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配其氏封夫人子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勳衛好文事精武略次倫次佩女三李芳江陰衛指揮同知張渙其壻也一未行孫男三裕今襲平江伯祐祿女七公葬以薨之明年三月墓在江寧縣大山之原余與公同　朝三十餘年相知且好於是儀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按狀敘而銘之銘曰

巍公挺出何桓桓武兼勇智追前聞材藝夙試卓寡倫我之三品承考勳繼業撩峒犄揭群員僉弗擾俾且趨公奮掃刮迅拔塵蒲孫腥穢寧邊民有截譽望齊我岷欽徵來東衛宸坦遭承興運效職奔錄勞疏封昭　鴻恩貂蟬肇王衣纓麟報賜志企古遂臣單心畢慮靡夕昕滄溟浮洋溯淮沂歲漕鴻艘奄然臻有便于海威赫震斬鯨戮鯢梵甲鱗崇表海岍

亘長雲雲章龍彩天垂文南賦北貢艱以辛踰桂歷滄底天津疏堙鑿堅劬且勤坦行如砥感者忻猗嗟公篤孝與仁歿施諸時績弗泯受　國亦有嘉謨陳功載冊府被後昆大江之陽歸有墳史銘之昭不刊

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

神道碑銘

黃氏姓顓頊之後以國爲氏勳業文行代有聞者永嘉之黃自宋御史檢法袞以科第起家令緒有傳世篤儒業檢法孫將仕郎諱道生元明正書院山長諱南一山長生松陽縣學教諭諱應發教諭生諱通娶屠氏生公諱性字思恭自幼穎悟不凡蚤喪父祖母劉躬自撫育遣從學明師時已卓然有立志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鄉長老試所業命賦新竹大

見賞與而操行清潔元季兵亂方國珍竊據温台署官屬蟻
附之徒乘勢燄赫赫動閭里或勸公仕正色叱之遂遠去不
出蜀歲大侵家益落躬儉約以率下而養親必豐
國家既定宇内家始復振推其餘以濟親戚鄉黨者率視為
分内事内弟王時中孤貧依公公資遣之學後升太學生公
皆輟已資之時中既授官坐事當沒其家有司以同籍併没
公家公即有司求得先祠神主及先世傳文以付其親戚曰
保藏之如黄氏先德未泯吾當還則此不可失也而求揀法
所受告身或言燬矣大慟幾絶既至京白其情於
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亦復則又大喜曰復此萬金不足
重也公於學自幼至老不倦閒居潛心載籍喜為詩不事雕
琢務以理勝遇名人制作有會意者手自抄録晩亦喜譚道

學嘗書邵子安樂窩吟置齋壁時諷詠以自適永樂十年以
子淮貴封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時淮侍
仁宗皇帝監國屢問公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洪熙初進封
榮禄大夫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淮奏請分少保
禄給於鄉以供養從之天下聞而榮豔焉於是公年已九十
鬚鬢半白而齒落復生雖重聽而目益明步履強健前二十
年嘗預作壽藏是日甘露降其前之松栢識者以為公之壽
徴至是而驗公雖貴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温裕
有容犯未嘗校隣惡少嘗侵公疏地公弗校而侵不止有識
公恨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隣
之老公為疏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量公已進封一品
其友之子有官于 朝而佚平者過家焚黄敘於會而位公

上里人交訥之而公怡然不一毫在意閩陳與祖清尚士也
與公厚善客死永嘉公斂葬之盡禮而繪像時展對焉其交
篤誼類此性簡澹無他嗜好所蓄惟經籍法書名畫及古器
物有就鬻者倒囊不靳不嗜酒而喜賓客有過者必傾寫盡
歡淮謝病歸日侍甘旨公益樂時携賓客載小舟嬉遊山水
之間儵然物表也所作詩文有静菴集八巻藏于家一日得
疾手書數事付淮大要以報
君上為重遺命喪葬循朱氏禮而屏斥浮屠老子法語訖而
逝宣德六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三訃聞
上遣官 賜祭命有司治塋廷臣自師傅六卿以下皆致祭
配王氏里儒家貞淑秉禮既歸黄氏蚤夜躬勤女事佐裕其
家凡所制財用之宜井井有條理尤謹先祀睦族姻而愛其

庶出之子孫踰於已出永樂壬寅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八
十有六初封宜人後贈夫人其卒也 朝廷遣官 賜祭命
有司營塋子二男一女長男濟庶出次即淮及女皆王夫人
出淮洪武中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累陞右春坊大學士通政
使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立 朝有侃侃之節歷事
列聖皆為
上所信任今以疾歸第女適王士昌士昌蚤卒無子誓守節
不更嫁孫男五樂先卒棨渠采槃女三葉璣王宜嘉其壻也
一未行曾孫男四旭暉珣瑜公與夫人合葬邑大羅山之原
於是淮具書以前翰林檢討潘畿所述事狀使來京師求書
墓道之石士奇與淮同官三十年辱公知有素不敢辭敬次
第書之而系以詩曰

滄海之墺清淛之東奕奕柔嘉為文獻邦出者爲庸處者求
志仕止之義代有聞世邦之黃氏其來逾遠當宋紹興臺幕
有袞秉德執義不附權姦卒用裕後而今桓桓公其世嫡爲
曆在下抱貞含和允緒乃祖紛其奮被公獨引恬紛其矜高
公獨履謙五采爛爛駟駟雲漢
帝嘉所生龍光輝煥崇秩重祿玉帶朱衣雍容丘園消搖斯
頤邦有壽俊平世之瑞亦有賢淑德人之配青山鬱鬱雙璧
合藏毓祥垂祉百福其昌

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碑銘

宣德十年加贈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瑜之祖彥達考銘
皆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祖妣黃妣戚皆夫人封其繼母
茹太夫人於是瑜求余文勒碑其考之墓用昭

上恩於永遠按王氏初出太原宋諱源者爲滄州學官因家
焉其子曰福緣自滄徙泗州娶房氏一子即達又徙山陽三
子銘其仲也字銘甫洪武初從征伐以功長五十夫暨老而
瑜代之瑜謂余曰先考天性質實尚德務仁蹈履平正而篤
於教子恒言忠孝人道之大端入而昧此不可以立於天地
之間瑜不敢違情瑜非承藉先公之德不有今日幸執事之
惠畀之也余與瑜同 朝久蓋素知之始瑜既代又選隸
趙簡王護衛時留京師一日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
結逆邪謀纂奪布置已定 簡王實不聞也瑜親戚有與謀
者瑜竊聞之力諫止不聽遂奏發之 詔捕賢等悉獲之得
其僞詔書及邪謀本末賢等皆伏誅陞瑜涖海衛正千戶遂
進錦衣衛指揮同知擢

恩三代贈其祖若考皆懷遠將軍指揮同知祖妣妣皆淑人
封其繼母太淑人後陞瑜都指揮僉事署左軍都督僉事佩
漕運印充左副總兵董江南漕運其莅事勤敏持操廉潔秋
毫無取於下夙夜孜孜志在奉 國遂實授都督僉事瑜之
能子要之本於銘甫之能父也自瑜效忠十餘年致位二品
膺受重寄榮及祖考天之所以報施厚矣凡人之盡忠無諸
己誠有之天道未嘗爽其報也銘甫之顯庸雖不在其躬而
必在其子榮命雖不見諸生前而必徵於身後天之道豈不
信哉銘甫四子長琳次琮次瑜次璁八孫堂受潭賢真曹顯
寶銘甫生元至正辛丑五月十日沒於永樂壬寅十二月八
日春秋六十有二葬海州城北沙村之原銘曰
南山之植根本深厚挺然爲材淩切雲表宜柱宜梁廟堂之
需宜艦宜舟濟海與湖王氏之宗善仁代有有殆襲焉歷祖
暨考篤鍾于嗣秉志桓桓維忠維誠以事

大君發揚光烈奕有家聲
帝錫寵嘉曰諶汝義崇秩峩侯式貴厥躬泝厥祖考申顯褒
封厥考維良允蹈于德教成于家致時赫奕歸焉佳城其藏
在此春秋來拜振振孫子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贈營國公謚
威襄郭公神道碑銘　　楊榮

洪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應天順人芟刈群雄戡定海內一時
智勇材力之臣感會風雲效其忠勤輔成
帝業開千萬載太平之運奇勳偉績鏗鍧振耀勒銘鼎彝

光竹帛與　國家相爲無窮徛歟盛　哉予嘗叨職
國史竊觀開國勲臣其間能身躋壽考世爲貴戚子孫享有
顯爵久而益盛者不數人豈非其存心之仁與積累之厚有
間耶若營國威襄公蓋足徵焉公姓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
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
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采石大
平建康鎮常寧國諸郡屢立戰功
上嘗以郭四呼之
上親征僞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公時金瘡未
瘳力疾屢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
功者
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筭臣何力焉

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於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僉同
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遽呼公曰郭四爲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
呼賊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驍騎
衛管軍千戸從征襄陽克淮安鳳陽安豐陞宣武將軍驍
騎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徐公北定中原
下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
初大將軍遣公取通州公距城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
久計衆請速攻之公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
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公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
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

與戰良久公佯敗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
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李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
平真定定州生擒守將湯同僉復從平章常公取太原守將
王保保軍於城西公憑高望之謂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
大而無備請夜刼之常公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
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公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
兵亦舉火鳴砲常公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保軍大潰
自相屠戮乃棄城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僞將竹平
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庚
戌陞本衛指揮副使從征迤西克定西討西夏察罕惱兒撫
安忽辰平章沙爭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
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辛亥陞

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皇寧妃公之女弟也
上遣至公第餞之且諭公索清儉賜白金二十釁廐馬二十
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
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寛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口以千計未
朞年戸口倍增境内大治丙辰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
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北平初
定群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
左丞何尤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凡九千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牟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
賜誥命逾四年　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前
軍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承　命討平之　賜馬七匹辛酉
從潁川侯傅公征雲南既至　命公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

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公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
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爲
營時久雨河水暴漲公曰賊時水漲不意吾猝下令諸軍斫
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烏撒拜阿容諸
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關索嶺及僞石元
帥山寨皆克之至江川椅子寨寨依山公先遣騎兵五千攻
其前賊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
發烈焰漲天賊乃亂悉鼓扒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僞官段
平章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民縣山寨攻
靖守州纘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攏山寨取仁德府破哨店
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川州破三營復光
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將高生平麗江府平津等州

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
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公功進爵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　賜誥券食祿二千五
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
將軍宋國公馮公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虜將追襲之公
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公佯呼虜傷吾甲我殺益奮連
戰數十合虜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
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公乃令諸軍少憩飲
馬銜枚卷甲倍道而馳直抵虜營虜主覺乃率十餘騎潰圍
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公手刃之獲兩當所積金寶珎
玩圖書降其衆五萬餘人生擒虜將咬咬司徒乃曩家太尉
奕古迭兒古不迭剌玉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

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已巳
上以天下無事且憫諸將老欲保全之厚加　賜賚遣歸其
鄉公亦就遣庚午獨　召還京
上賜坐與語歡甚　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整
上眷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扎失里寇邊
命公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遂北至鴉寒山而還丁丑川陜寇
發勢張甚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汚之後
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公蹤其同謀者請誅之
脅從者乞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
上可之永樂元年癸未二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
訃聞

太宗文皇帝爲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卹有加　贈
營國公謚威襄　賜塋京師聚寶山之原公孝友仁恕恭儉
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禱告天求以身代疾遂
愈人皆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
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
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
公感悟而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
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郡
必禁虜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嘗北征
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公悉罷
遣歸營其愛恤軍士多類此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
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　眷遇雖隆而
自處益謙
上嘗御便殿　賜坐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
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時公卿多
置田產公多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公大小百餘戰金瘡遍體每陰雨痛甚及
開征討之　命即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其事
上嘉忠藎如此曾祖妣何
氏祖妣趙氏母單氏贈營國夫人配馬氏封營國夫人公兄
弟四人長早卒次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贈陜國公謚宣武次
某福建都指揮使次即公也子男十二人鎭銘鏞鑑綸銓錡
鈺鈁鍇錮綸鏜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銘遼王府典寶追封
武定侯鏞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鑑中都留守司副留守綸散
騎舍人鎭早卒鈺贈承德郎尚寶司丞鈁旗手衛指揮使女
九人長適府軍衛指揮僉事顧瑜次適濟寧衛指揮使弋其
次遼王妃次適府軍衛指揮僉事趙斌次郢王妃次適金吾
右衛指揮同知范琮餘早卒孫男二十有八琮玹璧瑭瑄瑾
珹瑀璒瑺玘璋璲璡璨璸琥球餘尚幼琮府軍衛指揮僉事
玹襲武定侯瑾早卒珹尚寶司丞瑀　梁王府典寶璒瑺皆
勳衛孫女十六人長
仁宗昭皇帝貴妃次適留守左衛指揮陳鑑餘在室曾孫男
五人聰耽餘尚幼聰散騎舍人予觀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七子
八壻諸孫數十人俱爲顯仕唐世榮之若公勳業之隆子孫
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由公存心一本於仁故積累之
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玹以神道之石未立無以昭示永
久來請文予閱其家傳考定其大者次第之而系之銘曰
天啓
皇明淮甸龍飛乘時應運風雲一機
太祖受命汛掃餘孽群力桓桓皷勇就列東征西伐北南以
平隣出神聖功協衆能展也郭公有文有武翊輔
其主實天界付鄱陽之戰衆論偉公公仰蔚略不有其功旣
捷通州乘捷太原河南北平黎庶懷恩南詔之征武功尤大
誅叛全生蜀民是賴蠢彼殘胡偷生漠北卷甲擒之妖氛蕩
滌
皇有嘉錫錫爵褒功金書鐵券武定啓封錦袍御馬白金文
綺赫赫高門煌煌戟棨世聯國戚代有顯融匪幸所致惟公
之忠忠在
朝廷載之信史亦有孝思永錫爾類在昔汾陽著勳有唐公
實似之于今益彰我作銘詩勒功墓道百世斯承有赫其耀
太子太師郭公神道碑
天眷　國家誕啓中興之運必有英傑爲之股肱運謀効力
於其間而後勳業克成故榮祿大夫太子太師郭公實其人
也公諱晉字存性姓郭氏河南武安人曾祖諱溫父仲禮皆
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太子太師曾祖妣淨氏贈夫人祖妣馮
氏妣王氏皆加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穎敏志氣超卓兒弱冠

入邑庠從師受春秋有所造就洪武辛酉入太學甲子領應
天府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 大廷賜同進士出身初爲
戶科庶吉士擢戶部總部試主事丁外艱服闋實授本部湖
廣清吏司主事改陜西清吏司吏不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無何尚書郁新以才薦之授前北平布政使
司左叅議莅事之初即以本司弊政爲言
太祖皇帝嘉其忠直陞本司右叅政公悉心殫慮贊佐有方
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精勤詳慎紀綱大振豪猾斂跡良善獲
安時
大宗皇帝在藩邸尤愛重之公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
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粮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
漢蕭何擬之

太宗皇帝即位論功召陞戶部尚書 賜白金文綺楮幣視
諸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來命秉傳掌布政司事未幾
詔建北平設行部拜公行部尚書公以北地軍民初安生業
始遂而官司所費冗濫當撙節以恤下乃惓惓以袪弊舉廢
爲務或有不悅而謗公者
太宗聞之降勑慰諭益以心腹任之滿考賜宴內廷頒勑獎
諭錫以誥命贈公祖若考皆資政大夫北京行部尚書祖母
及母皆夫人歲辛丑
太宗皇帝都北京革行部調 公戶部職務叢脞公勤以率下
事有條序
仁宗皇帝嗣位念公舊德以 尚書兼太子賓客已而復念公
抱疾艱於步履不忍煩以政事特陞太子太師俾致事歸鄉

旣加賜賚又令戶部給公半俸蠲其稅糧差徭 特賜璽書慰
勞甚至公歸杜門教子孫讀書屏絕外累
皇上嗣登大寶眷求老成念公祇事
列聖勞績居多詔起復掌戶部事免其趨朝朝 賜鈔二萬貫
公愈感激効忠雖祁寒盛暑必坐公署視事不暫廢倚屬眷
吏莫不敬憚焉滿考 賜宴于禮部獎以勑書譽公如歲寒
松栢愈老愈勁其優待隆厚至於如此宣德癸丑十一月疾
瘳屢言蒙被 朝廷重任無以效報爲愧切切 訓諸子及孫
當感恩思報不及家事十二月癸丑卒
上深悼惜爲公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勑 工部製棺營
喪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謚忠襄官 其子佑爲戶
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公生元至正辛丑十一月己巳享年七

十有三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卿大夫皆往哭弔 致賻祭配陳
氏賢而勤儉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五長儀先卒次即佑又其
次曰儼曰倫曰俊女二季棠高讓其壻也孫男十七人孫女
十二人惟公秉介勤慎剛果有爲自始仕至老視國事如家
事凡所施爲毅然自任不畏強禦雖怨有弗避害有弗辭與
人辨論嚴厲之氣見於詞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蠹物之
心誠 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佑奉柩歸以其年某月
某甲葬某山之原乃以郎中黃瑨所狀事行來請文勒之墓
道以垂永久余與公交好三十餘年不可以辭旣序其槩而
復系以詩曰
川嶽降靈篤生賢哲秉時奮庸以樹勲烈惟公之生早負俊
才列職郎署超僉憲臺風紀克振綱紀斯秩出 叅大藩政興

彝息凡所設施算無遺策顯命薦臨特拜方伯赫赫
大宗仗義而興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
位尚書厚其賚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　恩禮優
加
仁宗嗣位眷顧尤重兼秩宮僚式隆任用念公抱疾進位師
臣俾休于家疊施以恩
皇上繼統眷公耆舊　詔復任事寵待加厚維公忠貞眾所
共知維公勳業顯著于時筋力雖衰寸心猶赤奄忽長逝
帝用悼惜贈爵賜謚喪葬是營官其後嗣存沒光榮維茲光
榮從古罕致公且有之其誰克似武平有山欝欝其崇勒文
墓道垂耀無窮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

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公神道
碑　楊溥

正統九年三月甲子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卒公在疾時自為墓誌及卒其子稷林
號泣請余為神道碑文神道有碑　制也墓有銘古道也義
不可辭乃序而銘之公西昌儒宦家子諱遇字士奇別號東
里曾祖景行元翰林待制祖公榮考子將累贈以公官曾祖
妣祖妣妣皆夫人公一歲喪父鞠成於母夫人陳氏自幼端
重異群兒受業於鄉儒海桑先生海桑母夫人世父也見其
敦敏甚器重之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
請為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館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公詢之問
其母老無所依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求膳養母姑氏舉

家遘疫門無人跡公夜宿其家決留為之調治全愈始還于
是寢有聞於鄉里母夫人嘗曰吾兒方學篤義足以光先世
及弱冠出游章貢章貢守儒者嘉重之俾攝琴江教事琴江
令亦儒者深賢之公感知己勸令尚平恕嘗為之言脫誣枉
重罪數人或持金謝公若公若不與聞所之出遊江湘所至
人敬慕欲薦之輒辭不就遂有聲江湖會朝臣以名儒薦徵
入翰林編纂一時儒者稱公博洽試於吏部考其文為首遂
有聲於　朝授王府審理副復召入翰林編纂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改授編修屢遷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
學士洪熙初陞禮部左侍郎　華蓋殿大學士踰月陞少保
兵部尚書尋陞少傅階榮祿大夫正統初陞少師階光祿大
夫公歷事

列聖四十餘年信任始終荐臻極品夫豈偶然哉
太宗皇帝初臨御脩復成憲撫綏夷夏　神謀聖斷洞合事
幾時在翰林與密勿以敏捷幾智承　眷顧者亦有其人公
獨持重勤事木訥以賢智先人嘗受　命與廷臣議事公審
察兵以聞
上稱公能服善及　車駕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乃命公輔導時從建北京征勦叛虜臣作軍興
徵於南方者咸啓白
皇太子公言監國之體以尊君順親為心
皇太子嘉納之凡所奏對及裁處庶事鮮有過舉
仁廟即位公以宮僚耆膺重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納曾不踰
年裕民之政舉行無遺嘗　賜勅褒重之賜象牙圖書曰貞

一以表其心賜銀章一曰繩愆糾繆俾匡所失賜畿內田四
千畝固辭請筆貧民　詔三俸俱支公懇辭尚書俸
宣廟臨御益見禮重及東藩構亂公隨　駕東征罪人既得
公請絕浮言以全親親開釋脅從以廣　仁恩
上嘉納之
今上嗣位公以老成弼亮治化啓沃　聖學力所可爲者身
任之恒恐不及常以高年辭弗許
上憫其情命還鄉展墓公以三孤之重還鄉里謙抑自處如
昔在鄉里時甫數旬即來京又六年遘疾
上命明醫療之久不愈賜璽書寵慰及賜寶鈔光祿酒饌以
賚養之竟不起時年八十
上深惜之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公論祭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仍命有司給舟車歸其喪塟鄉邑
白雲原是年某月日也公存心忠厚急於爲善自布衣時篤
念族屬周恤急難審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及爲大臣識
達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
所長不求其備公壽考康寧恩榮始終宜也非幸也娶嚴氏
累贈夫人繼郭氏累封夫人側室李氏子三稷穡秫女四人
梁楫蕭永旭劉鈞蔣重其壻也孫男六昱晟暠暟晏昕女三
人　朝廷脩
三朝實錄公爲總裁筆削有公論平生所著有沙美稿石壇
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總若干卷藏於家公立心制行有
自撰墓誌有東里傳有小傳溥自出仕與公交游在館閣議
事彼此不能無可否退而歡如也存亡之感曷有窮已茲用
撮其槩書之神道爲之銘曰
斯文遺際千載身期以翼書德以福璽黎越稽往古異世同
規
皇明啓運大統重熙純佑有命挺生瓌奇左右密勿四紀于
茲王成書德以臣以師中流砥柱羣疑蓍龜天不慭遺吁其
孔悲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七

神道碑

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尚書鄺公神道碑

王直

兵部尚書鄺公既卒之明年
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埜字孟質別號朴齋郴之宜章人曾祖某祖某皆有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爲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勸選爲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勉爲學學成取進士逮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
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至闕悉擒治抵罪弊爲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污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　闕告變者曰川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貽民患賜之緒幣給驛而遣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幾脫死即具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與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渭憂歸道聞父喪哀毀甚毋號痛欲絕其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　輦轂之下賦多役繁公一以養民爲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爲多且撙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異時蓋省十三四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郴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爲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
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爲知人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貲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都司試之人以爲便時有言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羣議咸依違其間

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矣將誰歸辛不
動肯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
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
上言之多見信從已已邊報虜入寇
上命治軍旅而權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　詔下大臣
皆以爲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虜犬豕
不宜居
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疎之
勑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墮馬幾殆從者請少
留懷安就醫藥公曰
天子在前吾爲大臣豈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
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深
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公詣
行殿中前請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抗
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姦愈怒叱左右
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
饑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爲權姦所沮須臾師
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某月某日年六
十五娶吳氏有賢行子男一卽儀女一妹同里士人歐陽瑄
孫男三琦琳珍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於
士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
大節也權姦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毅鄺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存踐彌厲執法在　朝爲名
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惟少司馬戎
律有嚴金陵夏卿君子所重嗚呼其逝矣云誰不慟人道之大
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天刻文墓碑貽以龜趾永永不
亡庶其在此

禮部右侍郎謚文肅錢公神道碑

公諱幹字習禮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
仕其爲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
吉水諸源爲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赤岸陳氏皆
以德義重鄉里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
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臆藁莫不奇其才從學南昌訓導
顏子明而卒業於翰林修撰張伯穎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
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
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闕繼觀　聖朝政化
之美盛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覲之會同而才益進
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尋陞檢討參史職甲辰
會試命公爲同考八月
仁宗皇帝卽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
賜勑褒贈父母及封其妻　勑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仁宗皇帝升遐
宣宗皇帝正大位勑修
仁宗實錄公亦與焉時有詔許焚黃公承命以往丙午促
召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錄二年春闈
則命公爲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
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

請考官命公爲之十二月朔是日霜寒甚
上命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以禦寒曰
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五年
兩朝實錄成　賜金織襲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翰林侍讀
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己官母與妻皆贈宜人痛寵命之不
主及也哭之過哀七年
駕過史館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
聖心悅豫懷賢覽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詠於此蓋可
見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
宣宗皇帝晏駕
今皇帝即位二月上
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修

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
經筵　詔可其奏公與爲講官三月
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于禮部戊午四月進
宣宗實錄
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
賜宴于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爲考試官四年充廷試
讀卷官六年考北京鄉試七年壬戌爲行婚禮賜紗衣紗帽
金相犀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成
上祇謁　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
進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公上章乞致仕弗允且降敕
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公舉所知而人以
爲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

上復命爲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　欽陞禮部
右侍郎公以老病懇辭弗獲諭使就職　朝廷稽古右文事
多由禮部公夙夜祇慄惟恐有弗稱
上又命兼署吏部公益謹畏不自寧求去益切　詔許之公
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
人莫不以爲榮而喜　聖德之厚也公孝友忠信篤於倫誼
撫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無侍於理者在位三十
餘年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敬樂於教人學者亦樂從之遊
典文衡者八讀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
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及老而歸顧老之堂子孫侍教者十
五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爲大卷有應制集詞垣稿詞垣續稿
歸田稾藏于家後世傳爲天順四年九月嬰疾五年四月益

甚五月二十二日終于正寢春秋八十有九訃聞
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祠墳謚曰文肅配王氏
繼娶曾氏皆有賢行子二長鶯侍先卒次鳳躍習舉子業女
一人孫男某曾孫男某初公之歸即欲爲安樂窩得地于其
里洲背山而營焉至是鳳躍以其親戚高僉憲所述行狀請
於予曰先考文行公知之且交最久神道之碑非公孰宜爲
予老且病不得辭乃勉副其意詩曰
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營式肅令孫惟此令孫克勤帝
載由唐而興日廣且大歸于有宋以德以仁衣冠相傳有上
有民天祚忠孝賢者相繼維時能來繫公是視公之蹟此旌
旆于于山雲來臨風卷雲舒植木有本臨水有源公之本源
人其式旃公每來歸子孫翼翼誦詩讀書有永無斁惟公世

家海内所聞政事文章亦煥 其舉我與爲友式篤于義九十而終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銘詩百世之詒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寧陽侯追封濟國公謚武靖陳公神道碑銘

李賢

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祿位於悠久者鮮矣惟太保寧陽侯陳公歷事
五朝出藩入衛凡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公諱懋字舜卿鳳陽壽州人高祖萬曾祖福三祖大一俱追封涇國公妣皆涇國夫人父亨從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内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母韓氏涇國夫人襄敏公三子長恭嗣爲都督同知次忠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即公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尤負膽氣工騎射年弱冠即從父領兵爲前行凡覇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于單橋藁城西寨東平固鎮小河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壹千石子孫世襲
賜誥券賚予甚厚六年受
詔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
賜寶鏹白粲牛羊以爲戒嚴之費公至鎮號令一新凡胡人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乃已七年選精兵自將大敗虜于境外由是殘孽遠遁邊塵爲之一清捷聞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服錦綺寶鏹八年春
上親征北虜公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併擊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未之信曰是欲懈我邊備也即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衆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
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 賜玉帶金綺龍衣且聞公有女賢淑禮聘入宮册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予駢蕃當世無與爲比二十一年 詔公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虜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土干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
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
上北征師還以公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公勳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爲勳衛
宣宗皇帝臨御待公尤厚樂安州之平公領京營兵衛
上有功還有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兔以進
上賜璽書獎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賚六年還京十年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元
今上皇帝嗣位念公勳戚之舊 召還奉朝請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僞稱閩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 特命公率師往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絕其主路則爲死寇矣不

從明年春師次建寧有欲屠沙尤二縣者公曰如此則益堅
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賞與王師同
於是降者日衆公曰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路進兵一鼓
而收之凱還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兼領宗人府
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固辭宮師許之六年春忽得疾踰秋不
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恨惟
陛下以生民為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曰眷卿所奏足見忠誠宜尚加調治以副朕懷
久之醫藥弗効遂薨時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
己未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濬國公謚曰武靖遣官諭祭加賻

及營葬事
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公偉觀脩髯語音洪亮胷懷磊落敬
禮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妄自尊大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
當為中興名將稱首配嚴氏封寧陽侯夫人早卒子男六人
長郎昭次曰福寧俱早卒次曰晟為勛衛次曰潤次曰瑛次
曰昇女五人長適應城伯孫傑次即
恭順榮禄體妃次適東勝右衛指揮使張昭次適府軍左衛
指揮使張輪次適都督同知馬良潤等卜以是歲某月某日
與嚴夫人合葬于都城西香山之原銘曰
壽有陳宗父子傑特涇公濬公後先開國
文皇靖難孰多勛勞涇公輔之首秉節旄奮武桓桓所向披
靡大事垂成星殞于豐濬公承之以篤世忠鼓勇南馳涇公

是同躍馬揮戈到處蹀血乃伯乃侯成此茂烈金符虎節屢
鎮邊陲于征于狩無遠不隨閫寄勛勤東南震恐濬公征之
遂輯其衆巍巍勛戚歷事
五朝龍衣玉帶惟
帝之賚壽緣既純允嗣六紀寵與承平宿將無幾煌煌恩册
賁此令終生死哀榮孰如濬公西山嵯峨佳城在側史臣勒
銘千載輝赫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吳公神道碑銘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為
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約
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
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勤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
軀矣嗚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逆
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皇上聞公之殁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凡秘器諭祭賻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為營塚壙以安
窆之葢篤念勛戚之臣為
社稷而死故報功之典倍徙尋常也既而琮請予泣且告曰
先兄不幸殁於鋒鏑茲欲立石墓前以白於世非先生之文
不可辭弗獲按通政司參議趙君昻之狀公諱瑾字廷璋其
先西涼人祖諱允誠永樂中累以戰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
嗣伯爵洪熙初以戚里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
加太子太保己巳秋禦寇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邠國公謚壯
勇母楊氏封邠國夫人叔父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亦同兄殁于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公生而英銳襟度爽闓
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搢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
與議論古今講説道義而公頗能識其旨趣尤閑武藝精騎
射方其父叔禦虜之際公亦在陣中發矢射虜洎父叔矢盡
而亡公始就執其酋長念公忠義之後釋之乃還京遂嗣父
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公以勛戚隨侍應對稱 旨自是日備顧問賚予
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公益感激夙夜效勤一旦遘疾
委身則其允蹈忠義視乃父乃叔爲無愧矣公生於永樂癸
巳十二月一日享年四十有九配李氏故會寧伯之女有淑
行封侯夫人生子男二長曰鑑次曰鏞次曰錫女一適指揮
使劉王琮嗣廣義伯遵化公之子卜以是年八月某日葬公
於順天府房山縣之新莊從先兆也銘曰

世祿之家忠義無幾有若吳門展也無比彼吳忠壯虎視眈
眈遵化之姪亦公之男忠以捐軀壯以禦侮相繼如歸先烈
中土飭終追榮惟
帝之恩匪
帝之私惟以報勛閥矣泉宮西山之麓秘器旅陳穹碑載陵
仁者有後公則成仁銘以貞之何千萬春

禮部尚書致仕贈大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我 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隆長
惟武進胡公一人嗚呼休哉公諱濙字源潔别號潔菴其先
淮安宿遷人有諱藩者仕劉宋爲太子左衛將軍遷豫章數
傳至諱驥者仕唐爲侍御史子常州刺史璮生持因家于常

遂爲武進人持四世孫曰宿仕宋爲樞密副使宿十一世孫
曰中立爲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仕元爲
江浙儒學提舉祖禎爲常州路醫學録考宗仁隱居不仕皆
以公貴贈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
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髪白彌月方黑
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
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
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
洪武中領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
中公勤識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稱
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
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
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靴跡無不到在
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 朝丁内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
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
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 行在所
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
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
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説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是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祭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　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有
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
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乃議重用之而　龍馭上賓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乙巳冬公自
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
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給閽者
二人戊申

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靜蓋
嘉美褒美之也肆以公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八月公扈從
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五月復扈從北巡
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辛亥命兼行在
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
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襄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
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勵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為盛事
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于公
署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
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甲子以年至

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已巳
上親征北虜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階榮祿大
夫景泰初賜誥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放免以回天意
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兼支公固辭一俸癸
酉復　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自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
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黜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
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　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乞
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鏹金織襲
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

故無改厥常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
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遣家子長寧詣　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　累朝遂官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
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
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綵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
輩圖報　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天順七年八月八日
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錫夢公來辭已而聞
終大以為異訃聞
上為之震悼贈太保諡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
葬事恩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為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
淡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列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為一代名臣立　朝幾六十年薦拔

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藹出其門平居未嘗疾
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爲詩
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
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
規鑑俱行于世公配范氏早卒累贈夫人繼張氏累封夫人
子男四人長曰錤卽長寧居母喪毀瘠有司聞于
朝旌其門曰孝子次曰鍒以武舉得官歿於王事次曰鑑錦
衣衛指揮僉事次曰鋼女三人長聲林玘次適成國公朱儀
次適陽武侯薛琮孫男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從容其間以篤其忠始爲夕郎乃教胄
子輿論攸歸多士成暮作賓春宮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乂安國之老成進位師傅溫恭維人翊我

皇度公在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公身雖亡
中有不死歛行崇功昭彼信史
皇恤著英贈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
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
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
以道祖子與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
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
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
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
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
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
林脩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
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
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脩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愼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

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勑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
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卽位與脩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
學士有白金彩幣襲衣寶鈔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脩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
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
胡公大喜閫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
書郭璡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
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擬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
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夫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
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

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公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 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于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脩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與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

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積翰林檢討居毋憂以卒次曰穎次曰穆次曰稠女三人長適吳相次適蕭禎次適袁傑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積等卜以天順七年正月六日葬于邑之信實鄉高坪之原乃以公所為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知未有過於公者謹次第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明昌繫彼才賢有一挺生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煒然大江之右鑾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昌惟譽之芳逕秉鈞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我烝民

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岡藉耆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軫我

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哀榮無然憾作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九
神道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
保諡忠肅王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翺字九臯姓王氏其先世家滄州自公之父避元季兵
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爲鹽山人公生有異徵氣清貌秀
甫十歲能讀書父郎勉以仕進克自勤勵學遂有成永樂乙
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授太理寺
左寺正因詿誤左遷行人宣德丙午用廬陵楊文貞薦陞行
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持重
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
勑鎮守江西政不苛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

法能聲大著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
軍務公欲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卽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
犒之番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
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
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參
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得其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
感服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候仍簡閱
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其治訴訟
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
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濫關撻戍卒至死
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
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
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丁卯率師出境
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史是年秋虜酋也先
分兵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公在遼東
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强爲諸邊最其拔用將校如
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畧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東夷女
直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揚威而感德景泰壬申
召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擾兩鎮將
官互相觀望不卽捕
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
撫諭蠻夷向化者多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
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舉
職者公度勞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公

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
朝廷思得剛明果斷者以
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夫以得人相
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仕不允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
有司爲公起第于賜郭西蓋以慰安其心也公掌銓衡于于
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選法
爲之一淸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於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
篤已而文達被譖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
任焉當是時
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竑爲錦衣衛副千户而賞
賚以金玉束帶錦綉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

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　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權用廷
臣惟公言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每召見便
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太
子少保甲申
今上嗣位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雪免朝參乙
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如少壯人然無歲不引
年致仕皆蒙　優詔褒答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
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白粲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其
請益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　賜勅諭并金織衣一襲
銀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于京
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賻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肅遣官諭祭營壙
給驛送還其櫬以卒之明年五月初二日葬于帽架園之原
曾祖進昌祖大老父得林俱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曾祖妣徐祖妣劉妣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
累贈夫人次張氏亦先卒于男一即圩也女一適河南參政
費傑孫男二長田次疇國子生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仁
厚操履端方居官涖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且其待人
外若毅而中實寬利好惡所加審若悅而惡者不怨論事語
簡而質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持己廉潔無私而自奉甚
儉薄自初仕勤勞于外與晚歲　廟堂皆然未嘗以壯年異
其心蓋年愈高而志愈勤守愈約忠　君愛國之誠愈篤而
不懈眞厚德君子也跡其所以享盛福榮名無愧於古之大

臣者其在此歟大宗伯姚公狀公行詳且實矣公子圩欲刻
石置于神道請予文之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信後義奚
容辭惜乎文不足以既其實也銘曰
有美王氏世居于槀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盤山遂定厥
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光
兆異乃勵儒業乃築升名游歷顯位駿望鏗鍧公出四方寓
慶流爾弊革利興兵民攸服其在　中朝恪秉銓衡賢才彙
進治道乃成公何能然惟德之進惟公惟廉惟勤惟慎公以
接物絕直準平廉以律己玉潔水清勤以涖事夜寐夙興慎
以存心恭惕夕兢祇事
五朝始終若一爲　國元老爲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
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不嗟悼匪私于公惟德是
好勃海故郡高墳峩峩於乎　忠肅千載不磨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傳詩禮
多知名士而未甚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夔字大章損菴其
別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于學十三游邑庠博通
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以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
會試乙榜入太學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器重
之少保楊公溥聞名且遺子璿從學而公不自滿復游鎦忠
愍公之門請益士大夫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一與從
弟龍俱登進士人榮耀焉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以脩德舉
賢選風憲立論法等八事爲言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期至丙寅持節冊封　晉府徐溝等王未還

而毋夫人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爲恨號慟幾絶葬祭一以禮
已已服闋復舊任是秋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大臣勸進郕王議未决詢諸六科公曰
社稷大計爲大臣者當任之而詢諸小官何邪事乃定十月
虜騎犯京城禁兵出戰未大捷公請還　勑名邊將楊洪等
領勁騎入援虜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廷臣薦公才堪大任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振舉廢墜刑獄以清壬申改南京禮部
奉使雲南考察官吏癸酉還[redacted]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
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强之出率文武群臣問安且
請復立[redacted]皇太子正位東宮疏成未上而
英廟已從石亨等請出復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而
進退之調公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公才者

英廟悟驛召至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戊寅調吏部時
王公翺爲冢宰選用人才資公爲多癸未遷禮部尚書先是
興禮者未愜人望公任之奏對從容儀度閒雅
英廟喜曰禮官眞得人矣甲申
今上嗣位公贊襄大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　命公侍列有
白金文綺寶楮之賜乙酉成化紀元
上耕籍田幸大學悉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輔
政當謹諸始丙戌秋率群臣上封事有恩賑難崇節儉謹名
爵戒逸欲之言
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復
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言
動宜遵
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
慈懿皇太后崩卜與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群臣懇奏詞嚴而
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知貢舉僥倖止
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輒蒙慰留復乃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　朝廷倚重
公者至矣尋轉吏部尚書實己丑六月也公釐正銓法務愜
輿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轉遷亦必以序有欲撓
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秩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
年酒寶楮以示獎勞是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謂有
感悟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
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

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疏乞歸因
不允憂形于色疾遂作
上命太醫朝夕診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蔬臨問比卒
上震悼賜賻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諭祭贈榮祿大夫少保
謚文敏　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賁終之典孚
矣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涖政精敏
論人拔擢人才無問新故有以嫌疑騰謗者公不與辯亦不
爲之變節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
恤民恒存念慮事有可爲必勇爲之惟恐己後人先毋
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
成務如姚崇世以爲知言公所爲文章宏富贍似其爲人所

存齋西垣稿一十卷共四書本經義學者式之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七日卒成化癸巳二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公貴始贈父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後累贈父及祖俱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夫人配王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兵部郎中璽國子生瑩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春先卒一適國子生陸垓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俱側室金出孫男三歛敬敔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明年閏六月二十五日塟于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來徵予文予以疾固辭而請益堅顧予與公同朝又相知為最深自公之逝予悼惜尤至豈可終無一言以副孝子之心哉乃為采掇誌狀序次如右繫之銘曰

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讀書下筆文湧泉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 御筵羽儀燦爛孤鳳騫時乎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看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閣接台躔仰輔

天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溜深負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疾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六十甲子纔周天四海蒼生嗟棄捐百身莫贖有涙漣我

皇聞訃誠哀憐贈官錫諡恩禮全英靈歸藏桐江堧金牛山色開雲煙隧碑巍峩澤且堅神龜屭贔蟠盤旋焯德有辭可細鐫芳名耿耿百世傳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惇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劫為鄉里害秀實詣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游邑庠遂騷騷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redacted]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

鑾駕之旋斡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 監國即位領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廟壇壝

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風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
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害賑饑
寒咸患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
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
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　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
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　旨令尚
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
蠻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禦侮之策
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閣
禁中頻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
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其有
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糧餉
奉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棄
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
死亡設驛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
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專
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
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
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
天順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布盡厥心舊
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
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
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
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胡
頭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
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難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
兵
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
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
賊也天順八年

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
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
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
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
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爲方來勸
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
節封　瀋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眞定保定二
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
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
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
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
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

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費 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
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
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御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
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
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播謚為文莊遣官諭祭營塟以
明年二月十七日塟于邑之積善鄉嵩瀆之原公為人溫雅
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惇孝友在官清慎
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徼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
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寛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
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
范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
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
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
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
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
行畀晨晨來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
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撫狀言著其槩系之銘
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叵
傳文或工矣政鮮弗宣達觀于世百罹一全而公兼之寧不
為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
視無前檢身約己猶恐或愆歷中外逾三十年忠
君愛民心實勤奉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于民威行于邊
緬懷鄉衮我其隨有謨謀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
遽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塋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
不諼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九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宋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王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俱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爲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于舟檣叢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沒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　國史余嘗序羅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莫知遷徙世次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郡寇擁繆家寨公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　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鬭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　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　命守太平後四年遂遇害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囑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膕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餌舟度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

詔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覩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宇區分驚生
眞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翕若雲誰其最雄
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蹀躞蹙盗猶麋麐大刀長戟鬭鋈
韃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
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霆遇者膽
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
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討艨艟蔽江躍鈎援
搥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
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衝氣如烟叱汝賊兇
頑犬與豚顙顱臨汝肉一口吞賊懟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抗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兇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建侯貫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
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宋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
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 於遂深懼公之功行
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
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
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
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毫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
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其生而手中有文
曰函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
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
擒巢黨據彦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
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某某年進士通直郎知臨
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
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
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
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
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
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
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
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
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
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
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
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
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

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李羅
帖木兒入相出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
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
制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亾進入
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俄
有 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
書大父本黄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
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爲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
黄君哻葛君元哲更相策礪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臨川吳文
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
之爲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
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

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
巖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伏公曰危君爲狀元
房魁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俱行達官貴人
襄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
筵也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
言以進與領臣慮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
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罪在操觚者業當之卒以進
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華甕金織
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
求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
遼金三史秉傳行宋兩都訪攜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
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教君臣政要公悉心爲之不數

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
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
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辯難公公
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勒開國
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賜泉書院
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
士子順帝以公善筆札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
化民彛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還他官乃可耳遂止其
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
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太
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
杜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爲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

人稱爲雙璧其爲國子監丞也請東脩錢小學書及夏小正
經傳疏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
相地授畧薙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附
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偕見皇太子受玉冊故事
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儀
有遺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撤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提
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
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
戴明宗撒帖禾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爲雪其冤容城氏魏
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鄰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
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
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

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訴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媿後妻迯去人搖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固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

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誤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也先帖木兒嘗為禮部尚書領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冗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疏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刷新宰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使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任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唐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緩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中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斡欒平章與公不與

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朵列圖兼與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擅發官囷糧廷議狀論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秀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覈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嘗擄其妻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丞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恩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案

已具要官庇徐為之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嫉擴廓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嫌端公請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鬬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擴廓帖木兒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搠思監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贄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費

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僞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爲奏官其
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
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
燬火順帝勑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
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
爲言遂罷其役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
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
上疏言郯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官使時楚達達兒爲
省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
禍且及即上章辭荅里麻巴紆浙獻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
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失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
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總兵以衞畿甸

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爲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
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亾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附
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
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
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言於鎭撫吳
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亾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
顱骨爲楊輦眞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
公言于
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稚志亦不復仕矣公厚
重深中有容寡言笑闔人詆毁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

恒君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
制黃君昇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
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
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淸愼節儉遇凶歲輙蔬食不御酒
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
書徽政院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爲公
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
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數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
敢私爾乎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
作皆出自公手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
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爲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
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

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至正二十
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
學教授蔭登仕郎大都儒學提舉亦前十年卒女六人一適
同邑曾佐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次德童嗚呼
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
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
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
位海内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亾
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乃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
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

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駿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
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辭
執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升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靖
鐵黎首告病公蹶而言民爲國命同列畏閩吐舌斂容當宁
發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膝晉有相化其嚚荒趨厥禮讓員
藁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爲宗伯
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究弗雲孰蓄弗發孰蠹孰姦弗除弗
殄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
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論亾屹如立山以
鎮四方驕士曰變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姦肆威
盗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
吁吾何可祥微服宵趍房山是居厥士惶惶如涉失楫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聆燕社已傾公曰國亾吾曷不
死公恐不死以存國史
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
行道時之可爲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
之斯文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爲山
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宋濂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　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
十三年雖亳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
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　命翰林學士宋濂爲
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
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真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
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
人之私理宜詳懇縡有石願先生爲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
士諱哻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
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
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三公
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
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
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君聽之間歸而喜曰哻
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爲惟心是監遵然若上
帝之臨女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遊羽陽山中既而嘆
曰學者將用世爾李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
事朵尔直班公及丞相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

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
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
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
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爲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
日辟朝空宮以淹國邮吾之不能爲公存猶公之不能爲我
亾也盍亦各論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爲士子義不可辱國
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
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獻欲言曰
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富貴君何爲自苦
如是耶縱曰爲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太
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殷使家人

歌舞爲雛環守至日吳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紿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弟吾懶見問朝人必乘僻可往耳何所可致酹酌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闤闠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眞不紊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歛同知潮州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鍊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没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媵榮進殷士曰鄉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爲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萩弄爲榮金華黃文獻公溍於人愼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爲忠爲義其人雖没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爲先務

皇上即位之初殺自　淵衷即　勑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

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　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爲殷士也蓋承

上意以勸世之爲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爲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爲最貴孰能舍之自絶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爲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怩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溺者泉其深無底喬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爲白龍上朝帝宮尒死得死百世宜祀藍綬金章誰非臣子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

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
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　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館　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
妾誕被
聖化思覲清光靡知忌畏輙敢歷險濵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
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
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覃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蹈而履惟
天子遼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
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唶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藴珍寶者霽然而呈草木
之不華者蘙然而實異禽踏鳴而走獸舉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
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
天子氓故捻奮而來覲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　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內館能宴　勅大官厚具饌

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貴人專掖伴盛其班張豐其廪餼
入朝班次上公寵遇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
差劇閔心悼甚見顔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殆
天子眷念既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
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受
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見入拜
謝
天子誓世世毋忘
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
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　勅有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謚曰恭順遣
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
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幸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已是
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　勅為文誌其壙王父
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那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　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
器皿及金銀錦綺綵幣甚厚　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綵
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
那那萬喏邪三人俾輔遐旺　詔有司立祠于王墓命守墳者三
戶　勅建碑祠下　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
皇上紹承宇內茂揚天德尊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

歸惟恐或後奉琛來貢之國鱗集于庭歲以萬數浡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爲其下以不忘

天子恩聖德斯貢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鏤爲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歟浡泥邈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甡甡跽曰

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祜戴天履地蓋此帡幪稽首

大明適來獻誠

天子曰吁予統守內綏爾子寧惟德同遵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而出往犇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蕡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麕麚亦蹌以舞國蕃者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遐臣心仰瞻

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朞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優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遺瘞死有弗忘

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逈西南諸蕃孰堪王匹生者誠歡沒有謚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安王靈其來無斁王雖不歸王闡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北吟翁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卓有絕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絕人族長老器之爲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公益自砥礪日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桑爲場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蔚然行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爲用時江西諸郡多陷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强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爲也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遂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　朝改中書省左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命總制直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民隱爲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皆舉爲條格革兼幷之俗嚴姦隱之籍　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岸卑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公親爲規畫築堤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秤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於是典司者皆忸怩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耳非始造

奸也毆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廪蓄俾得稽計及期邑
廪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刦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
其辭曰此爲民困舟漂抵岸而擬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
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
臧論公風采稜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
其爲治務寛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
百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去之意代者山東鞠勝耆素負才不
謙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
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
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
族子弟居無何被 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
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鄰賴之有急並

赴濟助周遇朋舊匱乏狼狽倒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
歟子男三鄺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
没將六十年坦介 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
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爲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
之而系以詩曰
猗嗟陳侯瓌瑋踔絶才邁羣倫識亦閎達越在童冠鉅志嶷嶷有
書有劒萬衆奚敵羅時孔棘衆懷覬覦奮厖其鄉屹如堅城孱弱
遜名撰辯去之天之所與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數臣之忠惟
聖聰明日照涵容簡其才猷以贊政府匪直裨文亦既輔武宣城
名邦寔
帝之畿嘉其偉第以寄輿牧殖之黍稷辦其粮莠民曰陳侯汝孚
父毋仁以爲育義以爲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愛在民永思無

斁遺澤在嗣世率于德猗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
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
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飭詐爲間
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
陳千戸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
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戸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
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戸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
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
悼惜又相與出資收瘞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
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其鄉
其源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從荊南又七世曰勝用仕
南唐爲徵事郎從令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
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

官同知黃州府入為翰林院編修官君寗五世孫番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入則讀書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駸駸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舉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陞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寛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獞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　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　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衆事殷特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當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吕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畢寀進每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與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詆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催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梴榆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宋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准孫男幾其其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雲之煌煌瑞世之章矧其舉之又中毀之夫豈于瑑曷合于璞理有升當爲壽罔詁頗短詔長從古則有

從古則有善者徒傷而有傳者其求不亡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居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㑹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滋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illegible]

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黄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　諭公曰爾試舉令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

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條定興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盡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

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惟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

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

御覽之書宜採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大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輕重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去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　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廣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嘗褻皂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淹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

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　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　朕大用爾遂侍父
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謫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
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　左右深信任之時
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
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
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
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
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輒
上遠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家所交游出
貲歛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　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

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
席未暖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
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
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
其泛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
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
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箠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
叱興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遂
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為己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人
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
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
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

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綰狂士綰非狂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
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毋為有瑕玉
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
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
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
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逾都或一躓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蠹孚見摘
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奉日煥明望以祈快何泯沒之遄疾于將
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廣之渼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
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謁吾廬拜而乞銘將刻
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敘而銘諸節婦之
父曰德輔世為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
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閫有闕遺相其
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
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為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
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悍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
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
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
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
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
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
有五郡邑以其事　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
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
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
大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
塟歙北新州之憐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
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
長郎順次堅次佚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
曰忠曰希曰政曰稚曰信曰抗曰阶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

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爲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况婦人之行脩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楊榮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爲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爲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

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顯與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己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煒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羡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黃巖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眞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妣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

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

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　朝且敎其世子服三年喪弁今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朝廷嘉之賜以敎書比之陸賈馬援幷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

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爲挽詩意豁然也訃聞敕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致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賻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大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燁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燁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熙塤壇埏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屛藁淮南藁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廬陵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瓌傑逈出流輩而非從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遺德哉因不敢辭而爲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爲名族固始從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燬鍾文
儒蔚如喬松温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敭歷中外英聲
欽起除我
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阯夷
俗丕變
龍顔以喜　寵命方降訃音遠來　天語興嗟失兹良材旻
歸其柩復卹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
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胡先生墓碑

楊溥

正統八年八月廿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
仕胡公顧菴先生卒訃聞　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制得

立碑其子暕昭奉江西參政張君居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
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
江之新淦元末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
父廣部員外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
琴若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
卜皆通其説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
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
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　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
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　旨特授翰林檢
討尋陞侍讀直　內閣　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
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　太子賓客致仕此其歷
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
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
暑不廢華亭長老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
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宰桐城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
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
乃齋沐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
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
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
以粟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

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
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
去　詔奪情道過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
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
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先生爲言其情有可矜
者乃得免先生雖掌國學　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
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爲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有公論在國
學遇
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搢紳榮之

此其宦績也乞致仕　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賓楮爲道
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先生閒居廿餘年日與學者講求
性理之學親藹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而先生未嘗
一言及私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適章丹廟請
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建於報
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閒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
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此
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顧菴
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
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
命婦冠服之賜子男三曰杞早卒曰睞曰昭女六人曰淑柔
適劉頊曰淑熙先卒曰淑美適王恒曰淑哲適毛宣曰陽貞

適李起宗曰慶貞適孫景晳哲士人孫男四人鏜詢訥詵務
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先生臨終命斂以時服嘗卜城南𫓧楊
里爲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塟之門生楊溥爲之銘曰
繄古有君子觀光于　朝爲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師
道事尊是爲鄉先生殁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故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羅公墓碑銘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典章
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申廷策進
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爲感而選入翰林續學以俟
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爲遴選之至與其選者吉水羅
公允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歲

賦詩輒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兄汝弘窮探悔究旁及百氏
之書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于鄉第進士與選入詞
垣是時嘉祥叠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
然超出同輩擢翰林修撰扈從
車駕巡劇北京所經山川
風俗多有歌咏九載陞侍講修
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
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
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寃獄多平反者
宣考嗣位交阯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
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
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

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責其過遣使獻金又奏表詣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
死乃張延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
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
貢方物表謝還　朝晋兩浙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
地腴田爲權豪占奪致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往理之公
劾守將之貪暴者取田爲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與細民
糧賦倍加邊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省民勞力又奏
置河渠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得爲姦利者輙加誣謗
公還　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往今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西虜有寇邊者遣將追捕公督糧餉至

紅子城之地忽遇虜飛矢如雨中公左脾墜馬虜環聚以鋒鏑加其身欲害之一老酋與衆疑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卒皆被害方公之遇虜也運餉者遥處草澤中見衣緋者數人在公左右若衛護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爲神助云公在陝久有言其多疾者　召還賜致仕及賜鈔給驛舟還鄉時正統三年五月也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終享年六十有八訃

聞

上遣官賜祭葬里之竹園陂山考養蒙先生墓之左也公資脩偉多髯剛果善裁制繁劇與人論議或異已輙叱咤而其中坦夷不畱宿憾事親孝謹處兄弟和教子姪嚴交朋友以義爲詩歌文章下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止遺稿悉藏于家羅之先居錢塘中葉諱輯者爲吉州刺史因家郡城之印岡再世徙吉水之桃林宋賢祐間諱某與其子某同登進士所著有鶴林玉露傳於世至公之曾祖諱某祖諱時中俱有學行時中贈工部侍郎父諱養家號耕樂翁工於詩詞累贈通議大夫工部侍郎妣李氏與祖妣蕭氏俱贈淑人公娶李氏蕭氏子四人敎先卒次驗敏致孫男八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二人公致政而歸也杜門不出以吟咏爲樂而鄉人以公仕久多蓄積富於散金及没棺斂之外囊篋枵然皆歎其操守不可及也公之諸孤能奉狀以墓碑爲請而從子孝感縣令勉學來京師泣而言曰先叔敎養諸姪其恩不敢忘刻碑當竭力其請益至予與公同年同選入翰林同官于　朝相知最深誼不敢辭銘曰

於皇

太宗聖德隆崇儒用賢昭治功詞苑濟濟來羣龍公志卓越先登膺擢職太史文最工播厥歌頌聲渢渢一封諫疏達九重要藩易角馳青驄臺端凜凜生威風司空貳卿品秩崇持節遠歷銅柱東蠻酋猺獠俱服從經理西陝勞厥躬田疇均一兵餉充中遭醜虜如聚蜂神庇公不罹其鋒歸休林壑巢雲松安榮佚樂以令終竹園山高馬鬣封嵯峨千仞石可礱刻銘昭德垂無窮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　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求樂癸未　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稱是科得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曾修永樂大典禮部奉　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精力倍人展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爲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賞賚擢爲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各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急剸治其劇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少與爲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

主知很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僶易傳佐少
忤其意者輙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持異有所承稟色詞
俱温始終不少衰　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　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補應貢
闕
大宗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擧公等若干人應　詔宴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即陞為
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猺獠時出剽
掠遠民苦之公至而威望稟然狙伏深阻不復出為民患境
內晏安政務修擧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艮不易得在列諫聽退而相與
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

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
以撫安其民改公往蒞河南被　命即就道既至宣布
主恩疏爲擧發抹災卹患憫下窮繩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
所當擧者悉盡心焉質明起眡事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
行聲績茂著後丁內艱歸服闋河南存饑本司累奏起公治
之
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爲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往往
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　詔報可之既歸而先廬僅庇
風雨服食儉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邇郡城
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無隱因其言
民險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咏自娛遠近有求
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脩身為言餘

無他語儼然而逝時蓋景泰壬申二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
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公諱禎昌祺字也僑菴白
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
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某
者自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今之螺川巷因爲廬陵人
曾大父道華大父充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變力學
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
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爲文章思溢出蔚有老氣不惟一時材
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棨輩相與頡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
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世平生所著詩文有藁若
干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
元配艾氏繼配劉氏皆有淑德艾氏早世女一人以妻郭孚

後劉氏子二人長曰宣次曰定篤志力學克傳儒業今補郡
學生將決科取士矣女二人以妻陳雍量宋貞符孫男五人
女六人葬在縣之背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先兆也定奉孝狀
來請銘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乎昔之所謂大臣者委身徇國
夙夜孜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恤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
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
僅給衣食至其歿也家無以爲斂公任牧伯身寵家溫固其
宜也而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揆之二
公夫何媿哉眡彼顧利冒恥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肖
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閥歷履之詳爲銘以刻
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圖治　天心純佑俊乂雲蒸齊庸予

朝布列有位効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立躋顯仕兩殿大藩所至稱治去其煩苛涖以簡易招徠罷坂實安田里震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覃敷威憚健吏威惠並施本仁輔義夙夜畢瘁𢖍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利器庸下告終得正而逝蝸蟠豐碑表厥墓隧昭其民庸垂示來世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三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音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佳語推案大呼諠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齪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廷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敷列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爲華陽府即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鷙狼噪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爲虀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

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諸官司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被其服報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毋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勸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荅逡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賀君降君紿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貽患遇夜以榼為斗酒餉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援佩刀割脯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嗔自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　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瘞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慽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薛敞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蠭戈矛相劉河瀆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群雄雄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斂鋒陛前論事聲震耀　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羅功括蒼告降內猾訌詔君持節總兵戎延民三矢服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愠且恭大開城門咸遂降口宣檄告悛頑兇敢有弗悛屠其宗鋤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罾援諸水火哺飧饔莫往內餉挺崇墉乘其不備發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螻仰天叱日月為東義不負國狗以弱存寇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來若雷舂折骸解項戮屍縱死事　上聞　帝哀悯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凜然凜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嗇名譽豐朕令耆艾登俟公死而無聞鬼猶慴取彼棄此孰繼厥史臣悼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徵仕郎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　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彛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汙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欽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敎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㓗躬畏謹正己以涖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豈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㓗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殆所不及

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儔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曰眼望之闇人有輕已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煢煢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欽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將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溍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款時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

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闖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嘗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嫠者跛者彥貞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塡門彥貞稍餘飯親攜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撫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憮然曰業已如此爲之柰何彥

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頑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嘖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令世罕見之躬爲扃鐍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鄕宜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卿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

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蕭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吾哭貌為之哉彦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彦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吳禮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入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與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郎沭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彦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是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渶江浙行省宣使次淙庶出也女孫一人歸東陽蔣嘉孚孫男十人植棫餘櫃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嘉孚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焱燿炎燋熉光炅鎔濂也不敏與彦貞有連而彦貞之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彦貞之歿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群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短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姑狥漢孚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厖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瓌德淪喪紛紛借耰秦法之涼肝腸充窒形骸閉藏慨我靡嘆溯泗雰泉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爨內教云飭外政俶裝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昌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歙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成跡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不冒奚有畛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昔奚襲其芳馥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陽能使昭枯椹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翺翔宜竟鍛翮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囂然感傷仙華卬卬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葬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繫青絲縧立於江渚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譏誚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爱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款揖為讙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廙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廙以舊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勦尤善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惝然悔曰此豈君子遺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輙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鉥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清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辟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韜閟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搖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周剛厓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卒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葬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之原君子稱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忍世次曰昂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庶謂君子出處固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蓋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赬玉盤雙瞳烱烱照人頭髮蒼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識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

爲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兇黠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絶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屛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士嬰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卽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虀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　公問所以來之故
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　居割據之中只尺
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
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
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
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
吾事濟矣閽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
民爭聯帛爲帳賦詩詞餞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風舞鸞翔人
以爲不可及初君贅安氏沈福家沈贅而無子君衣其夫婦
終身而尤篤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弟問君有志
事功當路忌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
元中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貲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
會夜歸居仁道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
斫頭賊既貴爾主矣尚敢爾邪反足蹴碎紗燈寵官恚甚執
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欽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
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瀟洒
家庭爲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爲諸子
誦之援毫爲辭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槀生二子
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攻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
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
輔孫二訥與就也君諱翌飛卿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
十七日壽六十九以其月日葬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
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爲時用
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彰宜其嗣人
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貤封所及澤
漏九泉不至於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爲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
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貴降者叱之
如鼠干戈繽紛孰不褫魂死生聽之謂有命存十萬雄師自
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羆猶欲跳踉大言讋之
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爲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
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爲春融昔焉磬磬懼爲白骨今也
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
道可徵君有賢嗣朱衣金魚出入禁衛于惠山之陽張山之原
有蔚者阡英風肅然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禕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
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實而臣不天
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頃臣無似獲事　陛下比者推恩
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賜之告
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
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勑儀曹具祭物
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禕不敢
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
里石港王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
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
揮使漢實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婣里黨莫不稱

其賢至正壬辰干戈俶擾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
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遂相失繼而公起兵
衛鄉里會
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
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
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
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
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
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
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
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
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地禮葬之

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
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
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貽
恩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
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
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
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
天子有命禮賁飾終寵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
降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
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節婦謝氏諱嚴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
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為婿節婦性剛而質柔巽平居
不妄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履為儒
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歲
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為走
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
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
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携
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
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
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

如生遂祔葬向嶺先塋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
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既葬德
基屬其友王褘為之銘王褘曰嗚呼墳廞以來天下大亂彝
倫之斁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況於女婦乎
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
曰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為安乎豈躬之弗
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永傳乎
勒銘昭之玆墍觀乎

黃葯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
公之說及文絜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
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

周程而接孔孟實文絜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頖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搆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含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別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厖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傅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頮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窗而飛蚊之咂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尔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頖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

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為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剗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辨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邪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璦瑤玠庶母說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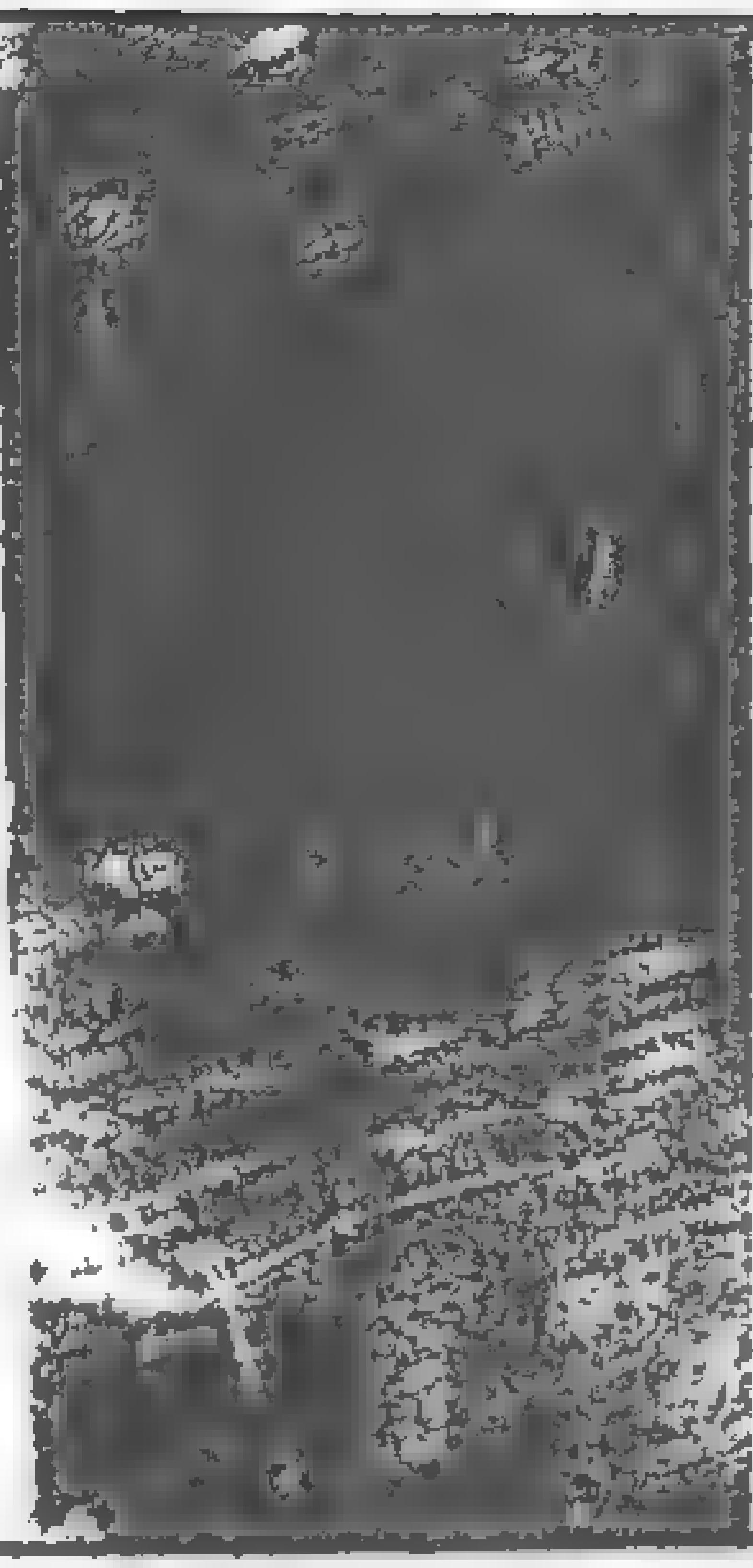
欲據他事訟兄賺致其罪先生過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兄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篤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慼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慥慥猶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彝石陳郡謝肅數為文字飲以逍遙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

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嶴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生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學理大抵由頖菴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觀儔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蓄靡施自求所志斯遡

而享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媿於古矣亦旣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爲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爲進退人

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賚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宗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爲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持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　東宮拜　英陵有襲衣之賜

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爲文十卷藏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駑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皁隸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内胥而爲盜者十六七

浙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温求可爲任者命爲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命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能江書院擅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蠶戶新之桂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項德兄弟積爲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爲曹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

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粮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粮賑饑民曰寧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爲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且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賊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麾俄大鬨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徇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遲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

騎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鬬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遲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揮而進之遍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殲不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擾之獲酋吳天雷等逐命弟誠德分兵擊

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黄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
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適之福寧
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意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
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
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
下負以走因其亂雜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併三恢
酋鄭子敬送于閫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
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
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
治之備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葺蠧弊平訟獄布寬政行
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
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與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

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敎條外而脩職貢使
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閩京
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粮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
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
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
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珎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
不爲之下而明善忮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卻之然自念彼不
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
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
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
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
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

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年舟人在直沽者欲
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
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汝人斷其矴纜
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章持詔來勞公乃遣
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珎侵軼乞
注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珎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
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
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珎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
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
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
慢罵明善遂遇害剄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
而沉諸海送公國珎國珎甚禮公好語公曰省甚責臣皆聽

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祭政我
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珎終不
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珎例遣赴南京後公以
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還赴南
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壻顧克敏
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
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
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脂之曾孫元
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翼
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
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諡康惠應奎
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

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壻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晉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爲辭乃爲敘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憝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痡頭箕會斂擢筋鹽髓脊茲平陽于方咫尺虐燄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冦攙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廩樗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侵疆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爲民之病以畚以鍤河渠攸濬虞彼潮汐爲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 國初胡仲淵以 王府叅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足爲天下重雖強顏從叅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叅軍奈何欲使之背爲不忠孝人邪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 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敢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術聖公思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叅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畧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爲異民汪明之兄

弟爭家財吏嚴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産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邪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賈公行部按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爲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脩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

爲閭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侵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愬之訴公以爲強刦公惻然曰彼艱食貸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恐乎富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忽於仕者率縛平民徼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輙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栽以法雖族姻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辭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父于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炎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齋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犨奥子男五人諒詵詳訓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寅遂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俞餘未行平生所爲詩文總十二卷曰潔菴集藏于家諒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犨奥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爲狀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興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惆惆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適旅俟遭適元國賓適縉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爲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來質有 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斧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犨奥之原歸然立墳勒銘于石千載弗諼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大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而葬子爲我志而銘之公昔掌 國史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敏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

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昔先生嘗遊蘄州安遇疾卒於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晃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諭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旋渡風浪怗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于地下足矣即惟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瘠幾不能為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殁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爭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憾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殁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人曰吾老

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夢紫衣人種粟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粟名嘗得眩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憾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縫之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室上親戚為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為我謝某謝某翌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吾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

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負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臨言之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彙以光賁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子嬪貞以提身能教其孤為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長山先生胡公墓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皆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脩之緒為

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濂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為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即與群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錢若干緡不敢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游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浦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傾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賞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最少所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矜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

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　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　上可其奏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
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等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晩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初三日卒於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姪暉爲後衛氏先卒先生葬之靈源市阜後二年合葬焉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先生既没其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孫子睿之與其孤之請俾余誌其墓先生稟高明卓絶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得於心而證於人稽于今而質于古爲文章簡潔清峻不作則已作則必高出於人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晩年詩文者踵門不苟隨也曹國李公在大臣中號尊賢下士於先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　上前知先生老病不強也聞先生卒嗟嘆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年先生不鄙而友之比年來數奉談笑相知爲深叙先生之行而銘之宜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有請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羅古今至和含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聽先生之學豈止於斯命之不達竟老而哀學傳於人言垂於世生宇宙中何作何媿金華蒼蒼靈源泱泱先生之名與之俱長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説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海教諭鄭具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槩槩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陛琪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
國子助教貝瓊仍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絰中不得躬詣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度始家于鄞曾祖撝吏部郎中崇政殿説書祖應麟中寶祐傅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若文憲公爲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妣戴氏皆贈碩人毋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介判叔録趙太杜孟何載教授表元聞而異之曰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傳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

及臺閣典故世胄譜諜鄉里多咨問之袁文清公桷自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音行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爲繁脩詞有要不爲簡彼諛聞寡見雜出衆手件說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問其

文作而嘆曰先師之道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嘗二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裨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年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爲己之學也遹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盛考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

時

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

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卲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王海最爲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閫帥鋟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譏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特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爲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爲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

否不以勢位高下爲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爲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感慨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爲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桱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二十卷藏子家戒其子陛隣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儒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陛次隣隣爲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塋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塋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

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履傳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衰揚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撮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從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式為與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家山遠近是洛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饕鴟張盈必易覆烟消雨歇惟吾逐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袠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五

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公墓誌

劉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亦在苦次不得跣以請茲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與鎦長吾為昆弟耶不然何面貌之相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令法以同時為昆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走于先生忍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孫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卿

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趙郡公謚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敭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建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壽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

皇明受祚徵詣公車　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鄙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敕文界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

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僉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
信有所補拾曾見大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
者往往巽愞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爲祭酒陞
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之感惟　眷遇所以提
挈維藥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
選恒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猷施巳之
幽德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
天章下賁光輝儒紳恒謂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其像肖爲壽溢
天表煞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
勑召之還俾便侍養其彼遇優渥類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
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
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曠典之舉昉自先生
斯皆異數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是疾革
麟等託諸監官覲請其還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凡在丁社兩祭齋戒中即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
事及家氣絕爲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袠之
年當易簀之際而風雲爲氣不少衰丁社兩祀始終齋戒是
持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此哉可謂眞大丈
夫矣最其平生所著集先世碑銘傳紀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
述曰西隱集文十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
茅屋自佚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
過輒能記憶不衰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
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
長衍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
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愁女孫四所適其
人長郭謹次陳惟新次李均一在室曾孫男女各二皆幼臨
殁招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
既舜接夔龍代言文淵掌辭廱感惟

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
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綉胷蔚爲海內諸儒宗與擧多士振文
風棟梁我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遽告終
至尊爲之惻　淵衷　命醫與祭　恩禮豐年登八袠數始
窮歸窆祖塋得幽宮銘附者誰青蘂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王紹汶墓誌銘　劉夏

洪武二年七月余受　命尚書來河南陝西兩省訪求前元
庚申皇帝天下州縣三十六年入史事跡其在河南置局武
成廟之側浙東士大夫王庭璧見訪爲言其先祖紹汶字思
齊生當宋末元初之際貌奇古美髭髯聲音琅然聞于堂室
家小嶼溪水環其屋壁門前松枝壓逕梅竹緣坡又雜蒔蘭
蕙風至則左右紛披有名帖千卷書萬卷峩冠太袖口課倍

誦五經又旁通百氏之書下筆千餘言立就及閭里中有大役則奮袂而興或造公府不避是非利害必俟衆議歸於公正乃已臨終力疾書曰利人之事可周旋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詭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又書曰曉夜讀書開眼治家皆令刻板以垂示子孫娶陳氏子師古與恭女三皆嫁士人孫三公培應璧公恕享年八十有六余聞應璧之言矍然而嘆曰斯人也是乃蓄德君子宜有後者也富貴功名既不在其人之身則在其子與孫矣徐考之應璧其子名師古者有猷為有執守文學議論殺冠儒林然亦不肯仕其孫名應璧者十八歲游幽京歷仕至廣州總管推恩封贈紹文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上騎都尉追封天台郡伯嗚呼為善無不報要於久而後信觀王氏祖子孫三代

豈不同然與銘曰

炎炎者勢翕翕者利闔闢崛起朝躋夕替所以古之公族大夫必尚論其世也

許士脩墓銘　方希古

天台方孝孺有雋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踰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歉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烏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沐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為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為寧海人高祖文正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明自為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脩飭自勉喜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為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弗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亦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託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其銘莫宜焉寔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塟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

學失其統鶩于空言飭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厲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廣闡微以勗髦士

皇明故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傅桂公墓誌銘并序　王景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某甲子晉相府右傅桂公卒享年六十又七明年正月某甲子塟于皇粵之原循先志也又明年其子愼奉其友韓宜可狀來請銘不獲辭公諱德偁字彥良以

字行從幼不群聞長老道經訓則嗜若醇酎既冠通經史百
家言嘗秋闈中之不得志于南宮歸長包山再長高節皆有
文名除平江路文學掾不就威孤不弦操俚荒蠶公以六籍
橫騖大肆伸儒遏暴方氏連甌越來辟立謝之聚徒山中儒
齊道直薦求聖涯曰吾以待天下之定也
皇明天造反元刻偽一歸于正洪武紀元觀風者以名上省
憲交辟不起六年大徵天下士行省復以名聞持詔公車厕
于數千之列唯公得以白衣錫宴除
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六年顯仁闡義出周入孔與褒
治忽數落剴切
東宮深器之會文華堂給事不飭勑公啓迪曰昔許嘗識諸
生多為宰輔御其勉之及侍宴以

御製勑訂正以閒諳以治道公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
欲是務去明年日南至有事于圜丘以祝文譴主者公曰予
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準今未足深譴
上咲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舊久之嘗有以墨敗官者
賜死公力諫如律不聽公但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
上領之遊欲試以事以三府疑獄命之獄以情原者若干人
翰林以失議見呵公奏當取長略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援其短以造其全時方以法繩下訪
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勞以靖民
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于德矣他日與林溫同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所者師也其為
上所屬類如此十一年除晉相府右傳授通奉大夫內出勑
文以孔孟期之在官責重望尊治出聲生府告無事
王益重之政多決焉公謂王者一正心而國定因進心圖以
明之十三年華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　詔許之
十五年朝　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奏報十八年　勑歸鄉里
五世祖雋榮宋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高祖某宋宣議郎曾
祖庚老宋富陽知縣祖俊卿贈嘉議大夫浙江鹽運使父典
紹贈中奉大夫浙江參政初公元中書右丞葉文簡公之孫
判慶元府同之子也生而室有火光煒如流星以為不祥出
之參政公子之娶岑氏早世三男子曰抗曰智曰大再娶于
陳封夫人至孝持身治家內外井井不以貧戚不以貴驕先

公卒享壽五十又七與公同墳異藏生值及全値仕為中書
舍人公平生純一見道起官若家尤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
退不亟不紓坦坦施施及與人交命觴詠詩辟厲風出窮日
夕不厭人以春風和氣目之其著作有和陶集春和集清溪
集知足集凡若干卷嗚呼甚矣儒道之有裨于世也身用之
則榮家國用則寧天下用以平公自結髮戰藝以功名終將
何脩而致是哉亦唯道而已矣嗟乎道之為用閎矣銘曰
不詘而伸其道允藏不樸而文其德不爽天球在序金奏在
宮聿諧其施以祿匪躬既煒其英亦碩其聲有閟其竁緊後
之成

戶部尚書郁公墓誌銘　解縉

永樂三年八月五日戶部尚書郁公薨于位

上遣官祭以文命工曹具　槻斂朝一日顧翰林學士臣縉等
歎息稱其才嗚呼公之哀　榮始終固可美　國家所以待臣
庶　恩禮之厚尤足以激　勸於當世公之子孫豈不求有庇
賴歟於是其子彬衰麻踵　門泣而致公之治命請予銘其墓
噫公與予交二十年未嘗　爾汝褻狎亦未嘗挾長殺敬禮予
二人者亦自信爲誠實洪　武二十二年予侍講　華蓋殿中
公始受命爲戶部度支主　事賜名新明年改戶部司屬二十
三年陞北平部郎中二十　四年六月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
侍郎考滿
上於庭中稱譽擢尚書授　資善大夫十三年于玆矣非才而
能之乎抑公之盛福其祖　考以來積累之慶非偶然而致也
公家素饒財慷慨豪舉不　爲齷齪喜賓客樂於賙窮之不爲

德色洪武中奏事庭中被　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里險易計
數旰日應機酬答無遺謬　自謂劉晏以下不論也晚歲多疾
乃時在告
上甚憐之公亦時自語予　吾覺衰老恐旦夕先朝露不能報
國恩吾平生無卓異惟君　知也幸與之銘其墓紀其榮遇而
已嗚呼公非可謂達歟公　蘇人也曾祖仲和祖瑜父德宇銘
本公以至正丙戌正月十　四生於吳縣洪武元年祖父遷居
鳳陽臨淮縣公隨而家焉　公娶嚴氏綜理家政嚴而有緒彬
守孟父亦克孝敬公嘗屬　之予曰他日視之曰余故人之子
即此予之榮也公墓在臨　淮古城之原銘曰
古天司徒職掌典禮馴擾　兆民豈惟會計惟公奮身亦以豈
弟恂恂怵怵爵祿之器歷　官十年先榮後充豈曰其才有德

于天豈無人謀不如盛福崇崇其阡臨淮之麓

故元同知邵武路蕭公墓誌銘

元之季世天下四分五裂其間盜名字者無慮千百計獨聞
之陳友定起徒步至列將相百戰守死爲元東南烈士未能
或之先也當是時吾鄉豪傑之士多從之崎嶇嶺海乎死不
怨而朝廷音問實藉以通先祖太史公貞烈死節事聞贈官
先君子亦官授資德大夫三知政事詔使來自海上友定遣
江君伯昂與俱來且說熊天瑞于贛伯昂與先公少相善也
爲其言友定意先公感激因邀里中士蕭君克欽輩數人俱
至贛說天瑞猶豫先公以太夫人老病不得行伯昂云報命
克欽南逾嶺表間入閩徼觀之崎嶇兩淛出金陵轉入巴蜀
還寓長沙歷湘潭以歸與先公謀曰吾觀群豪智略下獨友

定忠義殆可倚也乃復之閩友定承制授克欽奉議大夫同
知邵武路參其軍事友定用法嚴往往致濫戮爲營解全活
甚衆當行兵擊賊入建陽山谷間卒遇千餘人圍之數重執
長刀躍馬奮擊賊首兩人直前來刺將及忽大呼辟易其衆
曰且止且止此吾父蕭公也使語之二人跪曰我嘗見擄於
君賴公救之得生今雖衆寡不敵我終不敢背德布陣稍卻
羅拜雲集行建寧光澤道中有七人者執兵而前跪曰生我
者公也每思無以爲報今幸遭經我里敢以白金百兩爲從
者獻蕭君不識也其人各言姓名及所以營解其生之狀君
慰喻却其獻而去洪武元年戊申隨友定至　京友定死君
以親老辭不仕歸田里年財四十二事親以孝閒讀書教子
自娛祈寒盛暑手不釋卷親戚子弟從學多所造就洪武戊

寅六月二日終于家享年七十二於戲可謂全名福矣君生
元泰定丁卯歲餘親母王氏卒繼母王氏鞠之愛之逾已出
岐嶷不凡幾冠從受書於安成羅先生學成教授其鄉卓然
以不墜其家爲念而所以去就卒如此可謂難也矣余聞之
先公常欲爲之傳其事今子翰林檢討引高與余同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見友定之事而歎羨君之不可作也引高
亦感風奉狀請銘余不敢辭也按狀君諱寅克欽其字所爲
文章曰舫中集晚自謂舫中叟學者稱秋舫先生系出豫
鄱陽慶居山東濟寧有諱忠國者事宋高宗爲吉州出防禦
使子文婿吉水城西章氏子孫遂爲吉水人高祖典簿公文
布曾祖信可祖德永父雲心世積忠厚連姻士族娶文氏先
卒繼王氏徐氏子男五人長仲高其季金高皆先卒次郎引

高次遞高次持高皆能世其家女子三人適士族孫男子十
四人慶榮曰戈明會弘卒儀益本遵侯全曾經曾孝蒙觀以
壽終之歲葬君于邑之仁壽鄉荷塘山之原銘曰
有偉蕭君世之通儒縱觀四方議其賢愚得所宜歸之死不
回從容進退鍾鼎若遺蔬食之甘韋布之溫天錫壽祉有賢
子孫得譽之眞身後乃定盍視厥銘惟善無競

故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公墓誌銘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公卒
於浦江故第其孫紹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七日卜其鄉獨秀
山之岡奉襄事焉持前春官大宗伯鄭公沂狀不遠千里來
京師謁余請曰近故以來大夫之沒咸得乞銘於文章君子
述其潛德善行鑴之貞石或揭諸墓阡或瘞諸幽宅以貽永
久先祖考不幸大故而封塋之石未有其辭不肖之惡何以
自追願先生哀而銘之余辭不容乃按狀敘次爲銘公諱思
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
後至公歷廿有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諱垚皆隱居不仕
素以詩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
奧義爲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
風鑑之術靡不旁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傷之丹溪朱彥
修氏得許文懿公道學正傳學醫于武林羅太無盡得其秘
公先府君亦從之游繼遣公往執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
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故以醫道
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　召公治療刻日奏功

晉府親王遘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訃聞
高皇帝遷怒王國臣僚悉逮赴　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
昔者臣皆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慮其膏粱之毒復
作也今乃果然
上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
迪功郎職御醫循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
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愼毋恐近臣聞于■遂府親王爲書二
大字賜公■肅■廣二府咸爲賛詠朝野名卿鉅儒播之篇
翰充物卷帙也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既就職後以耄不任事爲請弗從至
徵四乃許之仍賜 誥命金帛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
命使者乘軺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
病免行拜禮優臥官舍惟 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
骸骨 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諭公曰
朕復召汝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脩祀事遍召親故宴
飲爲樂置敬蓙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敘平生歡用
昭 恩寵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簀召諸子姓
訓之積善守法具告以不能補報
聖恩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
勅命行人翁綬諭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且載 國史公歷事

兩朝渠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繒楮幣上尊珍饌駢沓之
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慎寅畏未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
眷知終始一致自古迨今士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
於丹溪丹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余
嘗得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載
泝而上焉極於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交合之理辯陰陽偏
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用能起死回
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之急務
也公以所得於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
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爲射徒袖
手操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
公有以倡啓之也公娶諸暨楊氏生子男二曰儒曰凝皆先

公卒孫男四孫女四其請銘者長孫也銘曰
二氣流斡天淸地寧人於其間稟玆粹精苟或滯焉災疢以
成學襲千載彼昏孰醒匪有先覺疇探其情金元之際群賢
迭興貫道三才窮玄洞實後丹溪氏遺緒是承載闡微言大
宏厥聲公遊其門擷華搴英
皇皇聖世以醫自鳴際遇
兩朝丕膺寵榮公雖已矣不死猶生垂範後學識是彝行濟
危扶殆有則有程獨山之原閟是泉扃過者必式視此刻銘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五

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誌銘　胡儼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烱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遒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賞賚。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從逸功成循遺歷聞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精歲治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嘆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爲讒所銜傳致其死時洪武六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九公諱宣正季遒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瀧溪曾祖諱其兩領宋漕舉授新淦縣丞祖諱其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東湖讀書聲琅聞于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始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之時郡守開黌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綵綺二既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遒賓辟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五曰元季天下經擾其友梁某

爲福建招討訖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其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公親爲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斂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無子以次子爲其後公娶邑曾氏賢而有婦行自公沒惟以教子爲事子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幼曰鼎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名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讓女一人適某孫男九人女二人距公沒三十餘年將卜葬于其山之原子欽始以狀來請銘謹按狀而銘之銘曰

嗚呼劉公挺然之英政事文章焯有時稱發奸之言揚于大廷巨蠹一開膽落魄驚諷辭戒逸治定功成至誠有動

錫賚寵榮載歷風紀激濁揚清事有失顛公執其平伸抑理枉獄無數聲奸臣銜公頃不忘情傳致公死惡害公生生有不沒死則公寧公天既定彼奸曷勝以碌以裂
天子聖明公憾既擇列日薄冰彼奸鬼蜮公猶列星有煒其芒南極長庚伊彼鬼蜮孰其職醒有北對虎以莫不懀公有令子式克繼承以昌家學甲科聿登庶或在茲報公寔寔有封如堂以安公靈爰伐貞石鑱不朽銘百世之下斯文是徵

羅公畯叟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秉運龍興文武智謀之士四方雲集各獻其能豆雍基備肇建洪業倣漢退兇殲于鄱陽其于理潛歸武昌
上不欲窮兵乃遣儒生掉三寸舌以說之廬陵羅復仁承

命往說說下完城不費一矢雖其口舌之功而實本於
太祖不殺之仁有以致之也復仁質直遇事敢言以是功授
弘文館學士後賜休致于家其從子養蒙好言語持辯論侃
侃無所避人謂有其從父風而文學或過之羅氏代有其人
養蒙諱以明養蒙其字自號曰瞭叟幼知慕學家貧母勞苦
珥以教之七歲善辭對十二三能為辭賦及冠為童子師常
得肉味歸先以奉親所得一毫不自私元末兵亂值太父母
及父三喪竭力盡喪葬不以貧窶廢禮一日假館漸塗忽心
動亟回家時母遘疾甚危即禱天請以身代母竟死更二日
復甦謂曰適有神人告我云更與汝壽五齡人皆謂公孝誠
所感母後果五年而沒母沒哀痛幾絕終喪如一日自是遇
歲時祭奠必泣下沾襟鄉人見者莫不稱歎故公之行有以

服人雖寇盜聞公言皆感愧不復為擾竊　國初有舉公往
者公曰我逢　聖朝為太平之民謳歌由對以樂治化教子
課孫以報覆育之仁吾老矣無能為矣今
天子即位改元永樂其中子汝敬領鄉薦明年上春官登進
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陞修撰皆公之教也汝敬嘗迎公來
就養公時猶康强朝
上于奉天門見
皇太子于文華殿皆加問勞　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已而
辭歸詞林士大夫多為詩歌餞送于都門外觀者咸嘖嘖加
羡公歸鄉惟日賦詩歌頌太平間以書勉其子惟盡忠孝年
已八十六耳目聰明飲食無異平時一旦倏然而逝永樂壬
辰十一月廿三日也生故元泰定丁卯月日曾祖德茂元瑞

州學正祖仲哲父時中俱傳學有文章母蕭氏配蕭氏再娶
李氏俱先歿子男七人曰忍曰德曰盈曰恭曰肅即汝敬曰
仁臨江郡學訓導忍德先卒盈為復仁後孫男若干人孫女
若干人曾孫男某曾孫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葬于鄉某山
之原汝敬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所述行
狀泣請予銘予生也後嘗忝與公有文字之交且辱相知詎
可以辭況公平生學問操履出處大槩表表可傳至其事親
誠孝感動神明此猶可書謹按其實而銘之銘曰
羅氏之先始出錢塘有衍其支乃遷豫章奕世廬陵復衍吉
水桃林之墟蔚蔚蔓蔓科第相望賢而迄今有聯高曾襲其
簪纓猗歟瞭叟式承家學以孝事親質神無怍士服儒紳八
十六年鶴髮童顏飄然若仙逍遙林壑肯復旋乎歲他人天爵

公獨良貴公今逝矣以反其眞九原不作永閟斯文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楊士奇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　詔數下或進
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康飭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
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
節來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啓先生首舉明經為監察
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　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
運副使以老得歸子啓先生後附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
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啓先
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
儼乎端恪髯鬢衣襂襂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
敬畏者至其接人色溫氣和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

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　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辯
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揚升雲彭復初治周易
造其室奧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
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
故當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覆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
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
參政全普菴撒里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
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
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
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
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
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貞識高明内貞外和氣度弘偉規範自

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寥乎大阿
之未出匣嚌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
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
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至歲時塋祭循
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永奇宋
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
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
由金陵來從至宋戶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
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
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李韓公復嘗薦
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
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　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畿孫男

二信直貞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于
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主新山之
原使直爲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
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
之學者有志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
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
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滔滔江津洋洋衎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
士君子之道有畜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
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衎歟先生曷究予思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蹇
公墓誌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于位先四
日以疾聞
上遣大監范弘以醫來視　賜鈔萬緡明日范大監以醫
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同憂戚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
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
絕訃聞
上深悼歎屬時　國有大事悉停諸祀　特賜鈔萬緡
敕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
賜祭而官其長子英英等奉親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公
同　朝三十有五年而尊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倚公公　國家老成人所

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
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祖繼祖妣牟氏祖均壽
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
大夫少師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
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
丞殷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
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
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
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瑢一日
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　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
名時丁羅夫人憂　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葬　特恩云服

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　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
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甚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
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資善
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頼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
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
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十年　車駕巡狩北
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　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
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
辭色而事頼以濟　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敕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稗益　國家之褒數奉命兼
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隷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

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
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
弊當興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
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　賜冠服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
及進少師　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
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
直也繼　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所以望
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勤勞特製褒忠貞印賜之
而　賜敕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

時修
太宗皇帝實録命公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纉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録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虜人高映還
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
賜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
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
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
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
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
德云 賜新第於文明門內寵録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
載降 敕褒諭仍 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
匹
命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越五日
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爲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
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
至於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
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
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傷人害物張忠
定之不嗜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宣之不設城府公

咨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
次英次荃英荃皆尚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
成孫男四霖霙霈露女一公之葬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
縣某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温中穆外優夷蹈
義
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
帝左右秉恭與誠掌 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
宰簡用俊良性興至理
帝命游隆俾輔 聖儲陳厥謀謨 聖罔弗俞四紀在廷三
登升御爾爾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
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覺惟
帝昭明褒詔有敷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慭遺翼我
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吉爾後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
安楊公奉 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曷俟
少間公曰 君命不敢稽也扶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
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斂既馳奏
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
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往祭遣中使護喪還葬其鄉 命有
司治墳公先世見余譔其大父墓碑曾大父伯遜大父達卿
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

太毋黃大毋謝繼阬毋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
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
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
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
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
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　朝廷初有聞即遣
行人許子謨齎　敕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
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敕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
之日觀尙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

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
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勤
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
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　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
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
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
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　命中官以御醫來視
賜藥物五年奉　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
稱　旨六年夏丧父給傳歸旣塟遂　命起復是年冬喪毋
公奏歸守制時已下　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
及公金公奉　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

花等率部來歸　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
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春
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臚朐河　命公先齎
敕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奔毋喪遣中使
護送旣還
皇太子命公侍諸　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
怠重修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爲總裁十年二月賜
誥命并追贈父毋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
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鎭陜西遂
敕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

阻今沍寒人疲馬瘏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
敕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
從征尾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卽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
尙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旣還　敕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
全公三人皆爲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
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
高廟實錄賜宴賚胡公沒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
臣狎恩多縱恣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
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
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

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
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
令復徵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
見施行重賢愛民戒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
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貴直
者皆救
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辯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萬
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來歸
命公往議定降歸恭稱　旨廿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
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虜釋其

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
山寇劫掠請　敕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
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　敕使撫諭之不足
煩兵
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
以天下事吾惟優游莫年二公共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木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斂含棺歛一切之禮悉出二公
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即位

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
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殷
大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
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　敕褒諭三俸俱
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　賜誥贈二代考妣無幾
上命範白金爲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傅公
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
文皇帝實錄公領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
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修
仁廟實錄仍領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
勸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
激變交阯黎利聚衆抗王師總帥孱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爲
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邊至遵
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隘師難並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祿
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
兩朝實錄賜宴賚又範白金爲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

賜公數月
上念　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竝　賜敕褒諭命
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　賜玉帶加有　御製詩
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　敕有忠言讜論裨益為多
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
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効裨益賜賚特厚修
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
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　敕褒諭
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朝

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九為人闓踈果毅
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茍同議辟
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方裔邊徼
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預中內篤孝
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
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沒
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雲山小藁靜軒
藁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
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男六恭讓錫賜貴芳貴通女七兵
部主事雷潛詹鑛陳順德蘇潤其壻也餘在室孫男十二秦
儼倫俊儉佶儆佐倧偉伷儀女七曾孫女一皆在室士奇與
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

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遠先余逝公之塋
其子儁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凡今能文士
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
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翺以翔舒華振英北
裔西陲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羌虜腦膽帥坦弱強
東陲屢頓敷奏惟明貺陟三孤貳公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違
暇
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邑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
斷彝訓讜議獲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佇而計
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
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七

墓誌銘

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劉季箎卒於官其孤坤寅奉事狀介吏部郎中陳叔剛請為幽堂之銘將歸葬焉君為刑部侍郎時嘗監修永樂大典于文淵閣與予常相聚有知契故不得辭按狀劉氏其先汴人宋建炎初其官某扈從南渡遂官餘姚其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為丹陽書院山長嘗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為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私謚中簡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箎以字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為父母所愛既承其家訓長而進學鄉先生宋玄僖王孟暘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咸器重之登洪武

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方嶽大臣率出此君為之一以所學不肯苟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上德達民隱饋贐一毫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為之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寮謀分行郡縣解其繁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諭焉民皆感激思奮曰是赤子矜念我我可不竭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硇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償其家者君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躬行視之為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心焉華有郭子儀祠已壞過之嘆曰此崇德報民之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關風化而壞者必風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類此在陝四年可書之績尚多被　召為刑部左侍郎克懇懇重民命平反具獄數事陝平民王某為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伏法不能自白君察其冤召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欠者既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辨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行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訊考掠朱不勝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素有讎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密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揚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隣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蘇曰家失此刀久

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察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生為務永樂乙酉

朝廷嘗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書成受厚賜庚寅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以崇卑為意壬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自持居家敦孝友之行接人有謙讓之節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中遵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坤寅辰優辰中永樂庚

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
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其鄉先
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作乎内勤銘其藏
垂休永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
少保謚文靖金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六年十
二月十六日卒訃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　命禮部尚書胡濙
賜祭又　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　敕有司治喪葬百需
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其先世見余
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自幼嗜學問内承家訓之
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
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簡翰林
之臣七人處之内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
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
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為侍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公專
說春秋敷析簡明　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
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授奉訓
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

南京陞奉直大夫十年　賜誥命　贈其考守正為右春坊右
諭德母陳為宜人封母羅為太宜人贈妻孔為宜人十一年
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兼
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總裁官授奉議大夫十四年
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
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既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斂皆勉仁與公據禮行之既而勉仁先馳
歸報道中之儀皆咨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
月陞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内制賜大臣五人
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正直勉之公其一也奉
命持節冊封　趙王妃及封　梁王洪熙改元
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勉仁與公兩人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
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
繼室屠皆夫人以法司論死罪多冤抑　命自今臨決必會
大學士三人同審而公預焉　詔百官有親遠離三年以上
者聽給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母蓋前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
言私至是公首奏　詔賜賚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詔修
兩朝實錄起公為總裁官明年奉　命持節之寧夏冊封安
化真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弔晉周秦漢唐以來遺
墟故址悉見賦詠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四牡歲扈從巡邊至宣
府而還歲餘得疾
上遣大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爲人簡
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逃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逐班師凡
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人汎愛無忤其學該博文
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
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兼工眞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
者四不伐善不驁名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
其燕處之居曰退菴疾革士奇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
國重恩上無所益　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啓之請

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恥詎終清明未嘗片語涉亂
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弔賻祭士無賢愚皆有
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
公之所存蓋無忝矣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
堅伯文伯壽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薨以卒之明年
某月日葬在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玉笥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穌挺英賁與賢能濟濟皆
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清邃崇嚴恭典
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
上承簡知屢坦平平鷗游滄溟鵬翔九天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絿有譽無毀方簡大用　天府所藏
崇碑厚碣數在四方謙退之存易簀不貳嗚呼文靖可式有
位

國子司業張公墓誌銘　楊榮

永樂丙戌秋七月三日國子司業張先生以疾卒于太學之
官舍京師士大夫與夫六館諸生皆相與哭之盡哀既歛匶
南還卜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山之原國子學正順昌
黃立爲述先生之行徵予銘之予生也晚忝以科目入京師
濫官翰林辱先生折輩行相契厚今先生殁矣烏可無銘文
以告後世遂弗獲辭按狀先生諱智字玄器姓張氏其先爲
延平之順昌人曾祖某隱德弗耀祖元贈滄州路平陽州判
官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轉而爲江西儒學
提舉母范氏周氏生母陸氏先生以元統乙亥某月某日生
自幼有大志聰明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爲嬉戲之事必

正色端謹如老成人稍長即能勵志於問學嘗慨然曰采玉
必於崑山採珠必於滄海士之爲學豈不出戶庭管窺蠡測
所能至哉即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之名士用薦補入國學
元之季四方兵興先生以才出參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先
生同知新喻州事已而知之不可爲浩然退歸
國朝初定天下先生即建陽之崇化里闢精一室置古今書
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於心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
以明經應薦上吏部授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既服
除入覲
太祖高皇帝方任賢圖治知先生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
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
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慚未幾實

拔右侍郎其在職能秉禮不遷綱紀秩然人莫不敬服之居
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録陞博士後遂擢司業先生能
誘掖獎勸以誨諸生故鮮弗底于造就其教人一本於道德
仁義之説孜孜焉開導後進老而弗衰一時學者莫不師宗
之永樂初
今上幸學衆推先生講易特蒙 寵異賜予甚厚至是卒享
年七十有二初娶魏氏繼室某氏子男二人長時早夭次敗
孫男若干人曰某曰某榮於先生同里少時已聞先生名心
竊仰慕暨官京師得朝夕從先生杖履之末以聆緒論私以
爲幸孰謂先生奄然永逝而竟弗得以終惠教嗚呼可勝惜
哉然先生之文章事業不可以無述也謹撰爲銘文一通以
納諸墓庶後之人有攷焉銘曰

猗嗟先生早馳駿聲搜羅百家學需以盈元政不綱才弗大
顯
聖朝肇化爾志斯奮盍仕夷陵允爲範模諸生雲從濟濟文
儒爰貳春官
帝心簡在講論嘉猷 國史具載晚教成均爲學者師大館
化之時雨是資書林之原卜此宅兮過者式之先生之德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禮
部左侍郎曾公墓誌銘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
公卒于北京之官舍予與少傅楊公往哭之士大夫皆往會
哭翊日予二人以聞
皇上悼歎卽命禮部 賜祭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
命工部治墳塋兵部給舟歸 其喪將行其季子种謁予拜且
泣曰种父未卒前二日屬春 坊庶子周公狀其事行命种請
墓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以慰先人於地下予聞而益悲念
與公交好三十年而今已矣奚可辭銘公諱棨字子啓吉之
永豐人其先世出自武城而漢末鄫國十四代孫諱據者避
王莽之亂率族人南遷散居南豐廬陵諸郡至宋兵部侍郎
江西湖廣安撫使贈武成伯諱晞顔者公之高祖也元翰林
直學士諱德裕者公之伯祖也翰林編修知制誥諱巽申者
公之祖也考諱叔本妣張氏公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
嶷嶷象慶字七歲從學伯父兩臯十五以其所學訓族人子
弟十七出教新淦胡氏塾已有名時儒者鄒仲熙鄒幼亨輩
皆忘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文學老成尤重

公既作詩勵之後爲龍說期其大用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
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公在第八廷試遂中第
一 賜進士及第
太宗皇帝奇其才 親批所對策寵美之 賜冠帶朝服授
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 詔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
閣公爲之首
上嘗召問典故公奏對如響每應 制詩文皆立就由是深
眷 寵眷纂修永樂大典 命爲副總裁授儒林郎五年陞
侍講授承直郎丁内艱
大駕巡狩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逮公者人以爲
危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公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

戒火延及禁垣
上亦以公故置不問嘗與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於
上前公獨先成詞氣豪宕
太宗深加歎賞陞承德郎滿陞侍讀學士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重沐 賜賚丁父憂復起就職
仁宗皇帝嗣位
皇上正位儲宮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授奉議大
夫 賜誥命贈其父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母為宜人洪熙初元侍
皇上監國南京宣德改元與修
兩朝實錄書成 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
賜賚帶曰直文淵閣歲時屢拜 御酒珍饌白金鈔幣之賜

恩意隆洽一日趨 朝以欬嗽遽引退
上遥見之詔免朝參公益敬慎弗懈踰年疾復作
上亟命醫往治公知不可起自為贊遺相知者訣別遂卒公
生洪武壬子八月戊戌享年六十有一既卒公侯六卿以下
皆往哭奠而士林君子咸共悼惜以為斯人不可復得矣其
配鍾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三長矩先卒次稷次种女五劉
敦會鍾公鉉周秀夫胡顓勉高欽夫其壻也公姿貌魁偉襟
度夷曠孝友忠實出乎天性而才氣志行尤超卓不羣兩京
鄉試禮部會試屢典文衡去取率公平素奬勵後進以為已
務宗姻鄉鄙有急難靡不用情耆飲酒與賓朋觴詠談笑傾
倒意豁如也為文章才思湧沛頃刻千百言不待思索工書
而草書尤精得晉人風致四方慕而求之者足相躡其門至

於商確古今講論政治無不切當其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其
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偉哉曾公卓犖瓌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未樂切科首
賜及第王賢全聲為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之懿
遠近著聞歷事
三朝竭心贊翊 寵眷殊深屢進清職弗究厥施遽止於斯
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山盤水遶銘諸其藏于古有
耀

故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 詔廣言路以來天下之善而漢中府學訓
導李君蕃上端本十六策
朝廷嘉納之擢 召至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

最將陞秩而君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弟蔚請翰林編修
江淵狀君家世歷履行義卒塋請予銘予嘗識君不可辭乃
敘而銘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翹之後其世祖自洮州謫
徙于利五世祖細元季徙蜀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李
賓以鄉貢進士任訓導陞教諭歷七邑所至能教人君生長
宦所自幼警敏異常兒既長力究羣經中鄉試會試中副榜
遂領教職以上疏論事陞 行在兵科給事中授徵事郎其
為教官以師道自勉為給事中克舉其職 命視關外城壘
還陳備邊策清理軍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
餘事所至采軍民利病以聞每念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
朝廷宴 賜或有嘉味異饌絲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
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 賜楮幣為道里資其處內外親姻

皆有思意姑二人早　迎養于家撫其孥咸底成立朋友鄉鄰以善相與䘏困窮化橫逆皆可称道家食時買與僕一人蓋嘗溢其直長焉者及事覺論長求僕殺之以三人易僕君竟不與素其濟薄言不及產業撰家範一編教戒子孫所著詩文有鳴佩集藏于家壽止三十七卒以宣德甲寅春二月二十四日季宥封如其官母陳氏封太孺人配黃氏封孺人子男四人曰吉安曰某女一人在室正統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其邑青岡原銘曰

駟馬高車萬里長途中道而仆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八

墓誌銘

北京行太僕寺卿兼苑馬寺卿楊公墓誌銘　胡[illegible]

公諱砥字大用姓楊氏世居澤州之南村曾大父誥大父禎父伯新皆居鄉里為善士公自幼秀穎與羣兒處必習禮讓進退容止若成人長老見多異之年十歲入州學為生徒即知務學既長學益懋遂充貢為太學生洪武甲戌登進士第擢授大行人副嘗上疏言孔廟從祀宜退揚雄進董仲舒有功名教謫三載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舉賢能恤鰥寡去貪暴吏民懷服歲庚辰以言事謫居遼陽及

上龍飛特起授鴻臚寺卿時父已喪乞終制歸廬墓側日夕哀慟人不忍聞永樂二年起復為禮部左侍郎後以巡視河道坐失職降工部營繕主事又調禮部主客主事八年春扈從北征典功賞有勞勤十年二月受　命詣北京簡閱馬騎還遂授行太僕寺卿明年又兼苑馬寺卿而公於馬政竭心盡職往來畿甸之間監牧攻駒馬大蕃息至於有司政令之得失民情休戚之所關知無不言由是　寵任益隆十五年十一月丁母夫人司氏憂護喪歸塟特蒙　恩賜鈔千錠道塗給力役行次澤州之黃華里去家近一舍以悲哀觸冒得疾寓于勝因寺明年正月巳巳竟卒享年五十有四訃聞

上悼惜之遣官諭祭三月庚申塟于州城之東南村之原祔先塋也配焦氏子男二人長璞次璜女一人適李貴銘曰

惟楊氏出自晉始伯僑衍厥胤歷秦漢微復盛炳公卿襲華

慶逮予今世晉城胄雖遙系乃明公挺生揚休聲著政績流
德聲澤之東南村岡浮山對龍門蒼珏峯秀丹水長宅玆幽
公之藏百千祀永不忘

嘉議大夫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墓誌銘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乃爲書奉
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人後徙鄞
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
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王氏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
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于
世初
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珍谷珍令
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李文忠
開省于嚴辟公置幕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郡
寘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為變文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
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即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既而授監
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
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昊姑喪不舉遺金璧之
未幾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粥
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八懷金入城遇二卒圖其金
與飲醉之挾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不抱
德起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
皆坐死公為辯之得減死論居二年以謇諤聞擢知鎮江府
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
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命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

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困日暮行劫行旅患之公
嚴為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
民公請于　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
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
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
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
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
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
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
國史知故實　賜白金文綺襲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至
則以久雨江水泛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澇饑民爲盜富
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

富其息官爲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
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
堪公以聞悉蠲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
命下復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出　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
日被　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　賜敕書文綺鈔錠致仕歸
踰年復驛召至京　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遣官
督醫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毗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七月二
十二日春秋七十有八孫祚奉柩歸塟文星門下閶塘先塋
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氏元中書參政
嘉訥女前四年卒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蚤世女二
人長適東陽施信學東川軍民府經歷次適徐叔紹皆陸氏
出也孫三人祚祺禧女二在室予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爲人

直諒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已銘曰
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　恩榮始終而善
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碣

王希範墓誌銘

永樂十八年三月辛未禮部儀制主事王希範卒予旣弔哭退其孤錫持狀來乞銘將歸葬納墓中以詒諸後予與希範永樂初同被選擢入翰林又同日拜
恩命爲檢討時希範年甚少氣甚銳學通而才斂於人少許可獨以余齒少長頗推讓相與幾二十年始終如一日今已矣銘不可辭按狀希範諱洪曾祖德甫祖善父耀世居錢唐希範生八歲卽知務學及冠入郡庠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爲文辭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年十八舉進士任行人將命關陝得使職人賢之未幾陞吏科給事中遂爲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滿考陞修撰又陞侍講三以大比典文衡取士甚公職侍講踰二年遷今官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委希範數奏論事詳明同列敬服
朝廷方屬意希範而希範竟遘末疾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疾也得　賜藥物其卒也又得　賜棺且給舟載歸
恩意隆至人莫及也初娶俞氏生子二人長卽錫次欽繼室劉氏前浙江按察僉事必榮之女生女一人寧奴希範之學月聞日益淳蓄深博其爲文章務湔滌刮劘以期至於古人而遽止於斯悲夫將以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昏晢強弱才也窮達壽夭天也脩身俟命人也君子脩其在己俟命於天而已希範勤一世以脩諸己而卒不施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潛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爲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頗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餽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剷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誨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爲患其時梓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
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後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　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遣戍閩得疾飲水病結胃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慨道其

平生有白髮歸朝之嘆聞者悲之子存誠殯于都南門外三
里店侯諱某生元某年某月某日歿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娶某氏子四人長即存誠次存仁爲河南偃師縣令以歿次
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于廣遂留家焉侯
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宇室無長物惟敝氈數畦食取充
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
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
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
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
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廣境翁詩數卷題曰廣境
吟稾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識知天命攀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

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
間得侯二十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爲序其事
以屬潛爲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美
侯安慶人爲殿中侍御史以殁其後無聞焉銘曰
民歷草竊竊奸偷及玆弭寧誇相讎大吞小嗟病曷瘳正躬
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紐舒伸暴帖柔回邇海涯
嗟相羞嗟哉我侯古罕儔不被　寵光壯謀猷澤流盈溢齎
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襄城伯李公墓誌銘　王直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薨于位年五十五
上聞震悼爲罷朝一日　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塋供葬
事公侯卿大夫士皆奔走弔哭凡諸將士嘗隸麾下者皆相
與會哭盡哀蓋公喜讀書明道理文謨武畧雖不究知其事
君也忠其待下也仁其制事也義其存心也恕是以上下痛
惜之如此公諱隆字惠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
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
千戶父濬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
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
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
之材
上深器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　命公領兵從
其應機決策出奇取勝雖老於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爲可大用丙申　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

擇可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焉甲辰
仁宗皇帝即位重北邊守備輟公南京　命總兵鎭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節制蓋隱若一長城虜爲之震懾未幾復還
公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即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祗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嘗有間
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　嗣大位又　賜公白
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
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雖有大
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　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　命豐城侯
代公還爲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　寵待之意具見所

賜敕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
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
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
皆敬愛公如父母　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皆曰公去
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得人如此
是豈以僞爲哉公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巳下賢務循大
體不苟爲異同嘗有　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
使必當其用有司點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側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何如教練
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者丙寅
命率師巡邊　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貴嚴寶刀之
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著及臨邊申飭守備
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上閱武近郊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作進
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公受　賜惕然不自寧盍
思所以脩其職
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　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在其中侃
侃正言毅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
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之外不妄
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
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競
競惕勵悔往脩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宜益勉諸公取貴氏崇信伯獻之女封

夫人無子女一嫁武安侯鄭宏側室子五人珍璉琍瑞瑾珍
田氏出也女四人長未行次適興武衛指揮同知張鑑府軍
衛指揮僉事胡全珍兄弟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
之原太師英國公知公爲最深爲述其行珍奉來謁予求爲
銘予亦荷公之知而慕公之德且悲公之不可復見也奚可
辭嘗觀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
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公庶乎是矣公
自號湛然道人人亦以是稱之於乎茲其所以爲湛然者歟
公庸行之美見諸事者尚多不可以徧書姑序次其大者而
系以銘銘曰
天佑
聖明賢俊挺生偉茲襄城邦家之禎維公頎頎厥有世澤既

世其功亦世其德珪璋之望熊虎之姿有武有文施無不宜
出則征行入則居守
天子曰來汝予左右公之在朝維一其忠不矯而異不翕而
同正直之言廉厚之行衆人所思君子所敬天不憖遺隕星
其堂壽不百年人奚不傷高墳峩峩公安于此刻銘垂休煜
耀無已

知府葉公墓誌銘

公葉氏諱砥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名臣沈諸梁之後以所
食采爲氏居南陽至晉有諱儉者爲括蒼太守因家焉其後
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不仕公天性明粹
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
嘗受學於鄞陳文昭樵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老博學有

文章嘉公篤志爲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
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襄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
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京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於
心足矣月杜門爲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
更號坦齋又號舜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避者皆宗之
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子師已卯求賢陝西按察
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中皆薦其學宜任
史事遂起爲翰林編修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
察僉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綰三道印
出按孫至遷江會峒猺數出沒爲寇害吏民洶洶欲逋去且
以無備誣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遁民何恃以安即
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死耶頃之報孟

忘公下令如故不爲動寇亦卒不敢至永樂初以史事被逮
籍其家惟溥田數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
書成陞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小大各適其用尚
書蹇公謂其年邁一以藻鑑任之他不問以事會修永樂大
典　徵天下名儒　命公爲副總裁督經考史無不愜當
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於
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
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
上親灑翰授之至今寶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
吏部曰老矣過蒙優禮僭叨恐在朝人將謂何
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小民庶效報萬一吏部以聞即拜
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姦植柔民無愚良

皆愛之如子水旱爲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以獲有年人
以爲德之應郡故有磁窯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爲力言
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
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給之公謂非戶部意
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
倉者皆反之民使遠輸勞費彌甚衆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
政司亦自愧其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
汙吏爲急所謂饒之風俗厚其民易化有訟者必以理諭不
付曹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子訟蓋欲
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毋子不忍爲詞公曰爾不
忍於子何忍悖其父而從人邪婦赧裂狀遁去由是無理者
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萬三千士之取

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
爲者嘗賦詩以自適辛丑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
和戚姻重義輕利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
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卒於郡廨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
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郡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諸孫
奉柩還以壬寅正月初六日禮葬上虞廿一都駱家嶺薛氏
墓山西麓配周氏賢而克家先公廿一年卒今合葬焉子男
二信可用可有士行皆早世孫男五綸早卒緩應州學正緯
以子貴封南京刑部主事綺先卒續湖廣東湖馬驛驛丞曾
孫男六豐充縣學生未仕晃取進士今爲松江知府嗣生蕃
佐佑曾孫女六皆嫁爲士人妻公平生爲文甚多號坦齋集
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筵藁及經筵講義弟晉

道拙於治生無厚業婚家欲離婚公郎以巳產益之終身不復言其自處儉薄雖位望之重比封君而蕭然不異布衣時人有過失婉詞誨諭使知改而止未嘗疾言遽色然内貞外和雖詞氣寛平而所守有不可奪者博極羣書手不釋卷其所著述必根於義理之正而有益於世教叢於漢魏唐宋諸大家無不學故其所立蔚然有盛名當世而可示法於後來於乎公有德行文學之美而又兼政事之長誠一代之鉅人君子矣塟三十五年而墓未有銘至是晃來京師以綏所爲狀求予銘予從祖思忠與公同取洪武初科進士第及公來翰林予亦忝從公後蓋於公舊矣則今銘墓奚可辭銘曰

葉氏之先實燮名臣源遠流長子孫振振曁公承之乃舉進士奮迹文章揚歷政事經幄詞林　寵命自天堯舜是陳維

公則賢公既老矣

皇用殊錫加乃常祿仍乃顯秩公有誠言願守一州惠此羣黎庶幾寡尤湖山之間厥壤千里人之愛公不異其子公逝不留民心則悲豈弟之化百世之思峩峩新阡公安于此昭德有銘垂耀無巳

教諭聶大年墓誌銘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曾祖某祖伯善皆不仕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暍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絶人比長喜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文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趙松雪皆臻其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潘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迎其母來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孝母之心歡焉逾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

詔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用有成登第者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

朝廷有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凡

與吾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危殆大年知不能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

朝廷之恩下負平生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矣予初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眞可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傳後及被

召來京師心切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絶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跡則踈矣大年病甚遣門生李昂持簡來言身後事蓋欲予銘其墓予閲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予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及其卒也享年五十又五配陳氏前平樂太守用

戚之女有賢行四子女四孫男四大年有詩文四十卷多可
傳者斯足以不朽矣章奉柩歸臨川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某山之原予乃爲述其行而系其銘銘曰
學足以爲人師才足以適事宜出既達時亦將有爲何天不
勑遺而未究厥施嗚呼噫戲其誰不悲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九

墓誌銘

漫士高先生墓銘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熟還櫬以葬于長樂縣崇丘里之牛古山使致韓府長史楊暀宗狀來北京俾某爲銘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於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追及蕭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世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閩先生與晢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落落于校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晢山並以詩遇今

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十生賦咏流傳海內有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特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脩餼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閒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賢愚新故藹然如一素彊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懽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駉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踰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没娶陳氏先卒葬

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四年乃合塟三子曰熊曰熊曰然五
孫曰箕曰唐曰默曰堅曰莆城先生諱棟字彥恢仕名廷禮
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後高氏祀復
無子取循子降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系曰
吳航山川蜿蟺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鸞風龍雲山含川
嚅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鏗鳴琚珩拱翹他人憂憂已獨
予予上追杜李高岑為徒畫船烟塢石經玄圃精聚神交眇
無今古三絕何負一官而旅春夢芸臺曉心棋墅龍門其居
樓曰嘯宇落月綺寒清風玉麈鴻儀冥冥遊羽楚楚其神天
游而蛻茲土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周叙

國子博士雪菴羅先生致事家居之十有三年年八十二卒

卒後十有四年其從子脩齡以義民謝　恩至京師乃持刑
部郎中致事朱君邦紳之狀屬文誌諸幽且曰昔少師東里
楊公歸葬故鄉時先生嗣子世文嘗造謁乞銘公諾之未暇
也茲來公方在病前諾恐不敢凂願以為請叙惟先生文學
足以叔後進德行足以表當世出處進退之節足以追配古
人高年宿望巍焉冥儔宜得如少師者執筆願叙敢當斯寄
辭焉而脩齡之屬益堅憶永樂初元侍學家君大學時先生
官學錄家君官學正同官同舍相處幾五年家君恒前輩事
之叙亦獲承教焉六館中求如先生者不二三人也蓋知之
深莫叙若矣於是忘其鄙陋序次之曰先生諱楨字師程姓
羅氏世為吉之永豐人以族望於鄉郡曰湖西宋末武岡教
授開禮勸王死難丞相文公制服為文祭哭之事載史傳其
六世祖也曾祖廷植祖建德父伯禹俱業儒世其家先生自
幼穎敏五歲失恃既卯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唯謹事
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領撫之崇仁儒學司
訓聘嚴師弟子禮勤於化導凡經造就者悉得為聞人嘗上
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
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
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
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
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正
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與纂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
道德益高前後相繼受業者千餘人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幸太學受襲衣之賜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
七十陳乞致事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致事者率未得請為遣使上聞得
旨俞允時論高之司業吳公嘗游先生門率六館寮屬諸生
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填道時人莫不為先生榮既歸謝絕城
府迹日與宗戚故人優游山水觴詠之適而詩書之訓考索
之勤未嘗少廢閒與族弟某掇拾先世遺文暨族譜考訂脩
輯梓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先生德性忠厚儀矩端莊
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祀輒感愴泣下誠於接物於
人無疏戚長幼言行表裏如一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今
日覺神不守舍吾其將逝乎時天初曙令啓戸視之有頃而
終平生遺稾有居田錄寫心稿歸田錄藏于家其養氣之功

蓋如此其生以元至正庚寅二月一日没今宣德辛亥十一月廿三日以没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撫之樂安四十二都大塘坳祔先兆也母王氏繼母劉氏知溧水縣劉鈍菴之女俱有賢德配蘇氏内行克備先十年卒子一人世文孫男三人轅輗軏孫女一人曾孫男九人時曉暇曠昕昇暟昪昱玄孫一人瓘銘曰

顯允羅氏代有聞人粤宋季世武岡益振興師勤王復其鄉縣烈烈忠精之死不變猗歟先生武岡裔孫再振厥華有德有言起教黌宫登薦舘閣羣材彙興直筆煇焯亦有奏疏聖門示評言雖弗試大義孔明遷秩成均十年乃調赫赫文名翼翼師表仕豈論達道高者稀年至乙身超然其歸豈無歸者壽考能幾先生家居黄髮兒齒優游泉石八十二年令德考終清風穆然嗟予小子敢當銘誌庶幾後來有考其世

故資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誌銘

陳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輙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娱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搆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擁鄉邑者多刻剥殘忍公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粮縱之家雖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顔子中　羊城孫仲行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忠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斷事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中爲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

卽拜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爲己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然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爲靖江相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勑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

上可其請　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臣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餞漓江之滸人莫不以爲榮後　王坐事去國公隨移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素沖

淡暮年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於元延祐丙辰三月
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
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布山之原祖廣孫累贈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父熙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氏
次石氏俱贈夫人汪氏封夫人弟文昭學識優長隱德弗耀
子四人曰恒曰震曰復曰頤皆知學好禮惟震有詩名孫男
四人公瑾公瑜公璥公玫女三人梁仕貞梁明理嚴公敏其
壻也孫女二人次第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即震也於戲自元
綱解紐海宇兵爭乘時奮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肆毒少知
推一毫為利人事公能仁其族黨以及於衆視彼之暴豈直
相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終惟公踐歷中外

官至卿相忠義著　朝廷聲名滿天下勲垂竹帛德在人心
五福備膺子孫蕃衍非先世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
於是耶銘曰
巍巍李公世為粤人積善既久鬱而未伸族大而蕃實自公
始值元鼎沸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好賢誠出
肺腑
聖明御曆威讋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歸
帝嘉厥誠錫以祿秩尋陞秋官克殫忠赤後參大政于浙之
中厥德交孚聲聞
上聰致仕于朝出于寵渥時有敷陳多所裨益逮居相國有
謨其言直雖不容此志則完之身云亡之德弗替慶流綿綿
式延後裔清秀之里布山之阡勒銘貞石垂美萬年

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簡黃公墓誌銘　陳敬宗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既致政壽
八十有三以正統十四年六月三日終于正寢其仲子中書
舍人采奉翰林修撰周公旋所述事狀致書於予而以墓銘
相屬敬宗門生也安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淮字宗豫別號
介菴溫之永嘉人其先世諱家者仕宋御史檢法歷世皆有
文學之官至諱通者公之祖也通生性字思恭公之父也元
季方國珍據于溫思恭懼玷偽官遂遁跡不出退號靜菴妣
王氏公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二鄉學師命賦荷花十四
充邑庠弟子員臬司官命賦挑燈杖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
經史性理之學靡不能及者遂中洪武丁丑進士二甲除
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
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于　御榻之左以備顧
問
上以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　召公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機密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
居內閣專掌制勑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金公幼孜
胡公儼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脩繼陞侍讀永樂改元之
明年甲申二月會試天下士
上命解公與公為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徹棘入覲
上以得才之多為之甚喜
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王法

上意遂决三月册立
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丁
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　東宮啓沃良多復
勑兼輔導
皇太孫戊子
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
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
卿等其識朕意己丑春　車駕啓行明年庚寅　車駕親征
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
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復遣院判蔣用文視醫手書畧曰卿其
勉進藥食早獲康安以慰予懷是年秋
聖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　駕下滁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壬辰誥封公父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母
妻皆封宜人癸巳　車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
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
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
責躬之言名曰省衍集又卽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
自省錄甲辰
仁宗皇帝嗣位遷公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
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洪熙改元

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階榮祿大夫復辭不允
命三俸兼支力辭尚書俸許之　賜勑褒嘉
上手增誥文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
怠蓋切於求助也曾祖祖贈皆如其官妣贈皆夫人父封如
其官母封太夫人妻夫人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召還既而　宮車晏駕哀情洶洶公及少傅二楊
公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鄭襄二王監國公夙夜在公至
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　命太醫院使徐叔拱盼視病少瘥

卽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
陛辭加賜萬貫于時公之尊府靜菴先生壽八十有九公年
餘六旬恰供子職弥謹弗懈先生沒
上遣禮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既襄事公拜
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
燕仍　召公之子采從行公乘肩輿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
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于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
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
入覲
上寵眷宴錫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朔
今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
上嘉念舊臣寵賚優厚留月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
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勑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
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劾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
有勑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勑旨相
背
上即罷之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妝女眞吐番諸部聽其約
束請　朝廷刻誓詞于金錠俾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
胡人狠于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
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公曰　朝廷賜諸番制勑所用
不過勑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
朝廷也
上甚嘉之至於命讞疑獄而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
弊其識見尤為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
上前同列有不直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曰
公為太認眞者公亦不少變也及謝病歸田里杜門却物不
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于家配夫
人楊氏淑德懿行儀于閨閫側室李氏子男三長棐次采即
中書舍人次榮女一在室孫男五珣瑜瑀珪璨孫女五曾孫

男一訃聞賜謚文簡　命禮官祭者九有司賻塟如制以年
月日窆于邑之德政鄉大羅山之原從先兆也爲之銘
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三孤以貳爰副燮調益弘化
理維寅維亮公寔職此
皇躬是保百辟攸式　寵顧雖隆小心翼翼視草玉堂高文
大册六經黃麻有典有則獻替密勿日于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蓍龜維驪維梅鼐
鼐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　社稷福及蒼生掛冠廿年秉化
奄忽生榮死哀無間存没大羅之山鬱乎佳城勒銘閟幽百
世其寧

故沐夫人方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姓方氏世家台之黃巖叔祖國珍仕元金紫
光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太尉衢國公父復初
由忠翊校尉知黃巖州事歷陞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推恩贈其高祖宙曾祖霖亨皆越國公高祖妣浦
氏曾祖妣周氏皆越國夫人祖國馨蔡國公祖妣陳氏與榮
祿之室鮑氏並蔡國夫人鮑生夫人聰慧孝順甚為父母所
鍾愛年十九為　國朝黔寧昭靖王側室夫人生長名族又
獲承接大家心益弘明事王與主壹耿夫人恪謹柔順終始
不失上下禮節處一家尊卑閒雅恭温和靡不順適生子昂
有文武才能為右軍都督府右都督翊贊其兄黔國公潘鎮
雲南積有勞勳故　朝廷賢其子之才　特賜誥命封為夫
人夫人愈益恭謹無纖毫自矜之色凡在閨閫莫不益重夫

人之賢享年八十有二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以壽終于
男一郎昂孫男五僖俊佐仲怡孫女三長適成國公朱勇次
適右府右都督陳玟曾孫二瑞璘曾孫女一夫人既終昂卜在
雲南昂之異母弟駙馬都尉昕夫人期服子也率僖等奉襄
太事惟謹十以是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祔葬于江寧縣長泰
北鄉觀音山元王墓側銘曰
婉婉淑姿穆穆令儀衛慶頴宗勲閥攸歸爰副主壼左贊右
翊敬嗣徽音克協懿德督府有子出鎮南邦恩及本源
封誥煌煌副笄六珈寶鈿珠璧服茲命服　寵光赫奕既壽
且貴五福具臻勒銘闕幽於昭千春

道會林君剛伯墓誌銘　吳訥

嗚呼自周衰道廢民散之後異端雜說紛焉競起迨漢晋而

降則唯老佛之徒為盛老氏本周柱下史未嘗毁形滅姓世
之儒生因或寄迹其中如唐魏文貞公玄成鄴侯李公長源
率能不遠而復建功當世後之君子所以稱焉振古人豪也
獨其或抱負材器拘其法而弗能出若吾鄉林君剛伯者可
不為之深惜也哉剛伯林姓名復剛伯其字也上世居福之
長樂高祖松洲宋末官游常熟遂家焉曾祖諱近思祖諱僑
德皆任元州學學職父諱大同號範軒
國朝任開封府儒學訓導生三男子而剛伯居長甫成童五
經四子皆成誦弗忘年十七出教陸氏龔氏家塾篝燈自課
夜分始就枕時範軒患耳聵母氏亦衰病適邑中始建僧道
官清溪道士尚守謙領道會職謂其徒曰吾教際時休明然
匪資於儒則何自而興哉遂延剛伯以儒書訓其徒孫張仁

靜等剛伯樂其閒靜可以棲身養親乃請父母欲託身其教
父母許焉清溪聞而喜曰吾教得是人必興吾當身任之遂
錄為弟子改名復真給祠部牒為道士時剛伯年已二十有
四矣永樂中舉至京脩勸善書永樂大典繼往龍虎山校正
道書嗣四十三代張眞人宇初暨其弟四十四代宇清推其
學為教中第一號曰弘文輔教高士永樂九年選任道會復
取赴北京脩道藏經以老疾辭歸宣德壬子秋得肺氣疾瀕
卒呼其弟長子宗授以所作詩文十卷屬付後事且命求儁
文誌嗣先生作行狀請予乞銘既卒宗遣价奉狀來謁嗚呼
予少與剛伯生同里兼範軒致政家居予恒挾所業求正退
即與剛伯講求古今述作之懿去年以書求較正乃翁範軒
文集豈意今年遽聞其死乎嗚呼剛伯所學多有過人者使

其弗汨于彼教其能充厥宗以增輝此道也必矣惜乎此之
失而為彼之得予寧不為之深惜也哉昔者昌黎韓子序贈
衡山廖道士稱其魁奇多藝因致惓惓惜之情廬陵歐陽
少師亦嘗為故人明因太師記其始終言行于塔是則予於
剛伯之葬寧忍弗銘也耶剛伯生元至正乙巳沒于宣德七
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窆虞山陰銘曰
此其失乎而彼其得乎而吁嗟其可惜乎而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夢
宋淩遺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
北郭父求年性好善稱揚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
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

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　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聲菴完公輩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誦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慶瓛等與其姪吳昇奉柩歸葬于舊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

十年而溥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于民空言無補于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于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示喜色遂入白于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爲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之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況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瓛等刻石于墓而且系以銘曰

廣有師錫曰喜文辭末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行以彰勤猶蘇公得附歐陽頌今東白有學有德秀遂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眘

閣之北寂焉冥焉于此埋玉吾走幾年始遂予謁有言莫酬厥末其碣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九

墓誌銘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
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濟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
尹於予君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　駕出征
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
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脩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
曰何為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
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
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袋
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
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予讀之覺
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
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弃義而逃者有雖知
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者定於死其於所謂從容
就義者幾矣及是
朝廷雅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予此
如墉之志也言猶在耳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別號竹峰世
家廬陵之印崗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
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毋
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
學究兩經鄉大家　父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

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
公奇之以爲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
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
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
聖賢祠墓遺跡輒或祭以文或歌以詩亹亹不厭且論所至
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
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
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
不避其文章舒博暢達慕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
贍故來無不應若卒之日年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
人長即鑑次某俱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孤以某年月日立
木主葬公于某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
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爲人臣矣銘曰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奚必首丘亦有歸時茲爲幽
宅人感其義過爲必式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墓誌銘　彭時

公諱驥字尚德姓王氏其先本太原人自秦漢以來爲將相
者踵接蟬聯族遠而分世次莫可考後有官游雲中者因家
宣寧郎公所自出也曾祖守道先世儒業祖思宗仕元保定
高陽尹父成以官家子留居于東鹿呂村里入
國朝遂占籍焉成以讀書力農爲務里鉅族程子晉見而賢
之妻以愛女是爲公之母夫人也公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

游邑庠刻志間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
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嘗奉 命出鎮山西
奏黜徐瀟鹽也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
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入為順天府尹弛張得宜畿內
稱治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
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虜酋阿台朶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
州驚擾尤甚
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
法弛而令不嚴歎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翊日集衆轅
門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曰自
今畏縮者視此一軍震慄失色因簡閱戍兵以甘州戍兵冗
濫乃定為去留使相更代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
嘗入莊浪公遣兵援以方略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公還虜
復窺邊公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
而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追敗虜衆於石城兒泉公計
虜勢倡獗不一大擧刈無以示威既諜知虜巢穴所在復以
貴為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分道而出刻期夾
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男女二千餘口虜酋走死西陲以寧捷
聞
上遣中貴勞以金幣命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明年還京辛酉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 命公總督諸軍征之
陛辭賜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
盛暑衆謂進兵非宜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
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

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公命縱火焚柵因督衆
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益麾兵深入
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死者十
萬餘賊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韋郎羅僭稱唐
新王命公還師勦之至是公還雲南計曰此不足血吾刃當
以謀破之乃遣偏師抵其境聲言王尚書大軍至矣賊黨聞
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俾檄追之安南懼斬其首并妻子來
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禍福兩雠
乃釋凱還
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 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
賜誥券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竄于緬甸復
以督軍往取之既至緬人懷詐匿慝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
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
巡寧夏甘涼申飭邊備訓練士卒其於守戰攻擊俱有方法
虜聞風畏避不敢近塞戊辰春賊孽思機發復據孟養跳梁
公復督兵往征兵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公作浮梁渡兵
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三柵拔賊
孽殲焉西南自是悉平有苗韋富者偽稱刻平王剽掠廣征
失利命公掛平蠻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檻送韋富京師餘黨
悉降公還 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
地委公守備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撼以流言乃解
機務就閑天順元年春
上復臨朝召公便殿慰諭以勳舊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軍

政脩明　賜金織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解部事從之特
免常朝　賜誥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　寵遇益加隆焉天順四年五月十
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
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諡忠毅公初娶張氏子二
人曰王曰琦俱早卒繼娶劉氏子二人長曰瑺襲次曰珩
勳衛義子曰祥以征南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孫男三人女
四人諸子扶櫬歸東鹿以是年八月初八日葬于邑之平原
祖塋禮也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剸
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老於
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輙能成功及其晩節保身全名守以
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之偉人也然所禀尤異

年雖高邁精力踰於少壯疾且亟神尤不亂遺言托冢宰王
公狀行而以墓銘屬時時謝材穪筆曷足以公不朽公既有
命庸可固辭銘曰
天佑
皇明輔以忠良偹文立武咸尾厥長於惟王公挺生冀土河
嶽孕靈才兼文武早游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瑣闥
流譽英英踐歷中外筊陟司馬式儀有位雍容　殿陛正笏
垂紳手提樞軸潛斡化鈞視師三邊程勇飭怯兵將力齊
閩震疊其有很噬輙獮以兵殲強俘弱西北用寧蠻爾遠夷
敢爲民毒
帝命師征惟公總督建牙秉鉞令一而嚴兵威遠震如火斯
炎挫銳摧堅勢同拉朽止弗窮追懷以仁厚彼昏不知伺間
竊發公而再往根株悉拔和風甘雨妖曀廓清西南萬里同
我太平惟
帝念功官賞是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匙乎無倫
名昭宇宙允爲元臣天不慭遺而遽不起山頹梁傾　朝野
哀止爰稽德烈著于幽堂於千百世赫其有光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葉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　親擢其第六人則吾友
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
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荅竭
盡忠藎多稱　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法進云姦臣未盡
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況序術疎

淺宜不足信
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
上前且退而向儞導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喏好辭中實
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且止出爲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遠繫責戍甘肅之
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　召還將復有所用而
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君
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　旨其勿調命充
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遷兵部清黃官閱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
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

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逝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
仕家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
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吾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
號蒙泉畿內鄚縣人曾祖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
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
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置落卷
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義公以爲此吾輩中人遂
占首選 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
善兼編脩天順初元改脩撰是年六月被 命入內閣參預
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鬚言論灑灑動循矩
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絕
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亨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

為言直廳之曰何得以諫官擬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
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人不
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
孺人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
嫁者婿朱昱生員李經翰林編脩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
博旁熟莊騷旁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
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藁若干卷
書法晉唐可名家於乎才美如君即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曰
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
先皇帝
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

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葬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
千戶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培均坪坦墉長號擗予乞銘予
為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繫乎
此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
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珝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
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
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
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 朝廷于其生加以寵秩于其休

褒以 贈書于其沒優以卹典且有襲賢之子昌大其業是
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衡謂予曰先
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
銘敢以爲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闡
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爲承
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杜壽
國朝洪武中論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
理卿祖妣江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
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已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逼南
侵京師戒嚴 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
賞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

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
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
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虜引去景泰紀元 命公充副
使持節冊封 華陽王妃凡 王府有饋遺悉却之歸陞左
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
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嘗
璿天象屢變請
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
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李盜糧石
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
彼眞盜死不足䘏今故如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遂卒

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
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爲
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賜勑以
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婭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
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
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
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
其謀 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
初不肎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孛來
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
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奉璽與相結納僉事胡鼎

按其罪四十公以狀 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鞫
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
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大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
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
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于兵部文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
貫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
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
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砲
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
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
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
賊者還師撲之未及截都掌悉平文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

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
月遲雨不時瘴癘并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
辛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
者五 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
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爲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
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絀猾傷典可書者尚
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勑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語明
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
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葬昔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

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爲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千凌雲漢孫男三壎圻埴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純篤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爲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産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内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去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生視以爲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　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戮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若令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邪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

於惟襄毅藎臣之系宋儒之裔崇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禄位驟致兵刑重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棼棼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戚寇宣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

聖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宋濂

濂嘗奉　詔總修元史凢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𠕋雜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濂今史官商搉擇次成編而親爲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俗者而虞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婺與虞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群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殁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爲祝侯子孫爲齊所并故以祝爲姓歷代多有顯人且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爲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殁葬宣慈杉坑之原寔生中奉大夫續續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奕生公晃公晃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漳州司户參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湯藥以進衣久不脱蟣蝨蕃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禱於群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之揮涕及母殁擗踊無筭哀至頽絶其於復襚櫬綴歛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

而不墜流俗之陋煬人不戒火起竈突閻煙燄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爲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已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爲政請于公死建家範數千則令子姪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

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𣪠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敎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況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彘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毫毛褻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贍惠宗族親姻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臣多鈎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爲

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幽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冐王達其壻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行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覩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駟蹄千乘也歿之日曾不得

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風敎所關爲甚重也康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爲世道之勸執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庸氏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閭閻視君受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弗戒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誠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雲倒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條條各授以事一門雝雝罔有乖戾辟書交飛君笑而棄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爲優劣埃風渺瀰德化攙鋤況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擧門用爲世勸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通益衍而彰傳
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
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
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微
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
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
睦州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
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
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
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
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原委尤涉

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
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戰場屋言國
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
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
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変江浙
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
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
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絏而水兵果於中道殺
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
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鄞事
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郡事雖其言而
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

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
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
歛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　詔立郡縣學以
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　命弟子從者至百餘人
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
冀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
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
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秀州郡丞使
者風旨雖遠然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
奇先生才命就銓曹試考最入格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
為書一通懇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訶閽
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前進
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
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
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縈絓者二千人其後號為最盛始有　詔民間廢田者闢
三載乃稅吏徵迫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民益惰
田不會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
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
案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

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航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爲病道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潛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檄閫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而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行變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財決大者笞辱小者論遣之不留繫犢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違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郡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
朝罷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識之綫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

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竟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税萬餘石三年之後税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庳陋污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爲牐而時啓閉之曾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于紐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囷庤糧火屢爲災敬民爲陶瓦易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衆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勝轇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會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曰值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縣極闇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　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備職類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御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貫嘗以不職被習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搒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耕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埴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逐就逮民號呼塞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某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論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先生沒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子孝某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歸道為一族

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某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去丘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冑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直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就養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貸布帛給其用旦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

再肉不治官事輒卻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董進二木瓜笞董十召州吏遝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燭厲倩書力卻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盡所為之事夜則白之於天俯仰皆無愧怍祿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浸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鬭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卒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家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巳有如先生

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其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某從濂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莫經有過足跡無幽不明疇不敢箴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黯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咸景嚮聲不有人豪闡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乎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果勿朱衣於赫其儀　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
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赬乃

半更餘俾遂其生熙寄將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厄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揣以耘我行其原萬彛決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滿多壁蛙剝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其知之效小試則斁譁曰漢吏尊美其術太鮮董燕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太命止斯傷如之何覩天方而淚如懸河我又奚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奪人幾卒斯道之衰顛踣無依胡寧不哀僅僅者岡湫湫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丞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虞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戊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翁溪之寇殷氏杜氏嘯群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士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掠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顧念雖元祚如單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援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徵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鼎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爲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捍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鬬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傳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悉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臨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　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
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亦嘗不壯其爲人嘗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携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祊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

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富貴乎就命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禩次祏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温侯墓表　王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魯花赤諱迭理彌實字子初合魯温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　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温侯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既以所部軍先適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己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

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惟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刀剚喉中絕咽以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藁城東門年蓋四十有六矣侯番裔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毋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毋歿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同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為兵急圍城盜勢既蹙乃闢城東園使出奔因勒兵殲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魯花赤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剝侯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卹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興除之斂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滿速兒大都路治中父曰默里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為速古兒赤次普顏帖木爾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為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之悉因嘆八州之吏大小奚翅數千百而大節烈烈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為書而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為人臣之勸云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道俗銷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人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弔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宋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任其國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爰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讓又徙金

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晉轉晉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
晉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
晉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
性生忞益忞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
晉自程晉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
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擦訂較辯疑昧多所附
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
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
之文章以自見乆而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
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
于賢孫至曾孫則已踈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
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

善者寡矣韡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
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祜祉乃棄諸子而卒
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于就日鄉義和里之揚家園
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
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爲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二

墓表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
處士諱涍字仲宗其言愨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
潛溪公劬躬勵志痛自繩斷籠鷄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
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
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稱譽之其
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壹以
誠篤恭順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　詔天下度田
繪圖畛爲畫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𠅘連大
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于牒當就逮　京師處

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
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
服死金陵其喪歸不難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
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
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嗣父諱鉅
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楙柏女二人孫男五
人焯烝耿粘㛹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
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
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
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
乃爲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

理而牴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遣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黄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黄灣馬公之既殁也其孤葬于其鄉善提山長生道之原後十有二年值

大朝更化從郡縣戸姓居于中州馬氏亦徙居潁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潁奉其母以還殁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荼舉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事匍匐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于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爲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歳避地黄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余授經余以亂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黄灣譜牒散失莫能考其遠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爲西路擅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籍群鹵丁以事淋熬厯歳大侵群鹵丁散去其母及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

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毋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寛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出已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刲羊釃酒曰以禳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絶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廻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饒餘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敎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敎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爲設敎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賞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敎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殁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爲婦爲毋皆盡其道其殁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

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綱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綱蚤亡秩今爲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敎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當而不知敎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爲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

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譏譏然以殺爲事如焉公者蓋亦鮮見余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朱處士墓表　　朱廉

士有不恃一命而功被乎鄉里力可以報怨而反施德于仇人若朱處士文高者可謂長者矣文高一名壵世居金華之永康其地曰金成宋之初亡元兵之入括蒼者道出金華而永康正當兵衝暴民乘間嘯聚剽掠處士與從兄平高糾率鄉民利兵嚴警以自捍衛閭井賴以安全大姓陳氏以武斷鄉曲莫敢與抗平高獨與抗立不相下由是有隙平高既殁陳氏挾舊怨以危禍中處士幾至不測有德處士者知其冤狀以告縉雲陶公翁翔力救之事以故得釋元既混一海內陳之弟有先於兄詣官發其陰事陳敗其親戚僕從皆當從坐

有司檄處士捕之處士不念舊事止械陳于官而爲之言俾用自首例盡釋其從坐者所活百餘人時民方新附軍師吏新署處士防禦鎮撫令搜捕反者利賞與者多縛獻平民處士憫其無辜悉縱遣之全活甚衆人益稱爲長者嗚呼世有遺睚眦之辱輙深蓄不忘及其可報報之不遺餘力此其人視處士何如哉處士之先出於漢槐里今雲槐里七世孫況嘗爲東陽太守後移守臨海其孫墳復守東陽始自平陵來居東陽東陽今爲金華金華之朱氏皆其後也始居金成者曰昌昌孫元吉是爲處士之曾祖祖賀父彥實皆不仕處士自幼孝謹宗姻鄉里咸稱其有敦睦之行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娶劉氏子男二人如璲如登孫男三人捨巳耜錢法曾孫男五人源祐究寔宗寔好讀書有名一林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義和鄉松坡之原浦江義門鄭彬朱氏婿也以何之權所作處士行狀爲之求文以表其墓嗟夫人有一行之善不及登載簡冊其事寖久遂致湮滅無傳者多矣是故君子恐一善之不聞苟有聞焉必爲稱述以顯著其事不沒人之善也余故序次處士之行而表之以辭曰

身居其位民社所繫遭時之艱所宜捍衛有若處士沉斷眂䁆乃能奮身以保其鄉被冤加陷幾至不測在冤而生豈伊人力及彼敗亡孰不擠之乃憫其黨活之險厄功施鄉里德以償怨兼茲二美古亦罕見自古爲善福祿之根天之所報不以其身松石之原表辭在石後有顧者無昧先德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蘇伯衡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濵

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鼎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勵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恬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略不以攘除事置思慮焉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率御史吾材抗疏彈數不少顧忌冀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圖彌縫闕失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救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復用顧謂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屬寓將害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迺北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

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讜爲狂者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墟公之言不用僅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絶相侶也豈非不幸與然身顯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制掣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内百歳之間風烈相繼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

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温之永嘉人家𡘋之蘭溪自司馬始高祖彦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郎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

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靖祖自中郎司馬元贈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温國公謚康順考諱淳元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温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温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歳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巎巎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君天雨馬敎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在朝慕汲黯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魯帖木兒寔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避海南歸永嘉即除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歌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才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温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循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遷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擬之于

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醒女三一適永嘉施行一適黄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二震彭今翰林吳君沉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爲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爲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敢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

云系以辭曰
火之初爇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
天雖竭江河烏能朴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
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辭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
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
庶其在是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皆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
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
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
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
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

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
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
士居雖近市然恬沖坦靜不樂紛華長衣危幘徐言雅步揖
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　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
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訥若恐傷其意由是
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堂寢非疾
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裒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
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
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代所歷
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
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
流俗而亦求不絕異于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
惜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
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
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
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
諸生登　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　殿廷
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榮處士之
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
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　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
年正月九日葬于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
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
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
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
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
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
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
士也安得不恭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國子博士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祖人初遷祖彥超爲周鳳翔節
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爲義烏人十三
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恩陽
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膴仕諱若王氏家乘考諱字子充以
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
大明初擢儒學教授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

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
死時仲縉甫十三年聰敏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禦謝于
伯氏終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終亦沒仲
縉獨綜理生產作業氣業嗇中而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
細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趣會其旨歸
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橫旁礴出入上下務探擿其精奧乃
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
傑多自恥不逮　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
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骼未返乃能白其情事
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設祭
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雲南禁戍須陽慟哭記以者志
既還　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君無何有以仲

縉名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
縉不幸卒焉實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明
年三月壬申子徐奉柩歸葬家舜岡之原娶丁氏曹氏生四
子長穆次即徐次絟次推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昔爲文章
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龍戰氣
分不完學者所習肆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
矯弊習追古道而及之倡爲雄偉閎大之辭際
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
霧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明也及持節使絕域慷慨徇義視
死如歸遂使屈強蠻夷凜然知中國威風氣概之可畏迨
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
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強
學篤而行脩其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
以黼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焉葬之
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縉之不遂其志而表
其墓曰
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邪
抑亦抱瑰瑋之才者能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爲人
所忌嫉鬼神亦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
耶若仲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英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靳嗇其報竟何爲哉竟
何爲哉然徐也績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二

墓表

陳靜誠先生墓表　楊士奇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忘爵祿所慕從容自得不枉其道必其智識明正審內外之辨察事幾之微確乎中而不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哉

國家龍興之初有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諱遇中行其字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教授遠近從者紛集講下元綱不振紅亂四作遂棄官歸隱闢居一室安澹守約名其室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號之先生憫世亂益甚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創殘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

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置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特鼓務

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為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

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聞遘疾　賜璽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徵寒特　賜錦被及

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閒命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譴者率為解釋

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益靜澹恬退始終一志前後所得賜問寵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勳戚蓋春秋七十有二而卒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葬鍾山長林之原右春坊大學士董倫為誌其葬陳之先家于曹宋龍圖閣待制義甫從高宗南渡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沒謚文忠始家建康至理宗朝武功大夫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執中先生曾祖也祖文德元舉進士授溧陽州判考年之淮南鹽課提舉妣湯氏娶金華王氏繼維揚周氏皆世族子男四長欽王出次敬次誠季恭及三女皆周出欽誠俱蚤卒女皆有歸孫男六綱紀絕綬紹綜女四恭舉鄉貢進士

累官今為通政司左通政有才名于時

朝廷以恭貴累贈先生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周氏贈恭人於是恭奉事狀拜求表墓余聞先生志尚清遠興韻蕭散味道之餘游心繪事嘗寫

高皇帝御容妙絕當時然未嘗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遇入侍永樂初授翰林待詔余數得晤語其為人端重清雅不為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道亦妙繪事為

文皇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顒以善書從余翰林簡靜脩潔絕口不道繪事余問與中復語及之曰此兒頗有志操不屑意爲事走也少年在先兄側戲學一筆墨先兄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今雖老每思前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

嗟夫先生履素操潔識明義正華運之際躬荷知遇卒完所
守以没雖一藝所眈昔人不免春蚓之屈先生浩然之存
不爲時屈非一世之豪哉逮其後來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
忝又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遺際對越之間必有裨
國及民之實既不自言其當時耆舊知先生者又物故已盡
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
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寃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
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
五倫詩以敎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
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

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
南跋步萬里觸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
達官重師爭欲迎致公館下　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
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
旦暮躬講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爲
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敕填委既視草學士以
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草胡光
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
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
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
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　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
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
子兄弟並榮於　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
一藝耳爲文章尚典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
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
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子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
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

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
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
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間暇閉戶焚香鳴
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楙字澹庵風韻蕭散所好惟
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襍別花卉奇
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
滇南蔞隨筆錄西淸餘暇自樂藁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
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
月廿二日也訃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　命有司營壟元配
碩贈宜人繼陳子二片先十五年卒藁中書舍人陞大理右
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

在室曾孫男一十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
得其没也蓋哭之慟於是梨及葆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
忘情老友哉敬爲之表

興化知府李公墓表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于越後之台之寧
海家焉見黄文献公集中霽峰先生墓誌霽峰先生當宋末
元興之際以高文邃學重於時文献甞與其考試浙省時門生
云霽峰於興化爲高祖曾祖諱粟祖諱炳考諱塾明書詩春
秋洪武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後爲鄭州同知卒於官歸
葬華亭娶華亭沈氏興化其子也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字
行少穎敏不群甞從學楊廉夫爲詩文有淸思洪武戊辰舉
明經奉 命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
爲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
懼公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
政司左叅議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
遂以爲通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實錄公與焉旦莫在
上左右道説洪武中事甚親密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
務叢脞公長於剸繁條理井然益見 寵遇實錄成有白金
文幣金織衣之賜永樂二年春册立
皇太子命公以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東宮開經筵公與右
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
仍以公董之無幾爲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

然遇劇務必以屬公解縉素厚公既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
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
仁廟嗣位念公舊臣復以爲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
叅改知興化府時
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公仰祗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
再歳歿于官宣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娶孫克配君
子子男二長瀛次源永樂甲辰進士歷通明敏自驗封主事
陞員外郎方嚮用於時甞得推 恩追賜父誥命及贈母恭
人女四長嫁盛衍次嫁太常少卿鄭雍言次嫁王瑄次嫁考
功主事宋琰雍言琰皆進士發身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嗚
呼公歷事
四聖凡四十年入典邦禮輔

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榮光大矣雖間歷夷嶮然回翔同
儕輩覆敗消亡何可勝計雖或存什一於千百而求如公之
巋然享高爵都重祿從容考終何其少哉況又有後嗣之卓
然奮起而繼承之謂非所有之良所施之厚有以致之乎余
與公同朝久源既請少保楊公銘公之墓又請余表於是乎
言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
叅贊軍事且 勑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
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
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

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兵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愼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卽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知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志等皆守節死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卹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僻遠不明知不

及鬬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

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竊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爲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屢垂獎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唐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二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靜之子取其父衣冠瘞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死時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瘞於此其曾祖德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有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陳雅言先生墓表　鄒緝

永豐陳雅言先生通經博古之儒也其德行道義足以爲師乎後進其著書立言足以垂示乎久遠啓迪乎將來蓋所謂篤學力行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八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卒後三十年其孫中書舍人彛訓始以先生行狀旣請翰林學士胡公光大爲追銘其墓而翰林侍讀鄒緝復爲之表曰先生自幼讀書聰敏善記爲其祖山長君所愛長受詩於翠微傅志行受書於東江徐復與其

兄至言善言兄弟五人始習舉子業然累試有司不得意卽舍去曰此蓋有命也遂大肆力於古學閉戶不出窮研六經史傳百家之書久之脫然有所得其文辭由是大進若雲蒸霧湧不可禦淵鄉先達皆器重之值元季盜起先生避亂潛遁山谷中作閔已寒松二賦楷夫擬以見志

大明肇興削平諸寇盜永豐縣治新復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先生乃請建學舍收召子弟俾就學且經理租賦以爲其養由是人才復興郡守鐵公某莫公已知相繼至皆以學行薦先生時年五十餘慨然欲就徵以母病不果行先生事母孝侍湯藥不避寒暑母年九十四而終哀毀幾喪明服闋乃愈嘗草便宜十五事欲詣京師上之又以疾作而止自是遂不起矣先生長身玉立鬚髯過腹而襟度灑然不爲崖岸慨慷

尚義急人之困如恐不及嘗有貧學田租三年不償者官徵
之急將售其女以償涕泣不忍舍先生聞為代輸而還其女
有從內弟之子貧不能自資先生收而教之卒以有成立既
又葬里之不能葬者凡九喪平居以禮讓教人多見化服其
為學篤實純正有以得夫聖賢之要領故其著述多所發明
教門人登第者甚衆後進士名取則焉所著有四書一覽大
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經卓躍今行于世嘗擬作駉遺音二千
餘言及天對六篇記序碑銘讚誄賦頌凡若干卷藏于家先
生之考元與元路學正諱立本祖陽豐書院山長諱可權曾
祖宋信州司戶參軍諱應沐自參軍以上二世皆舉進士有
官閥先生之配曰鄧氏甚孝恭儉甚有婦德先生卒之明年
正月十日亦以疾終遂以其月十九日與先生合葬于縣之

龍雲鄉長源坑之原子二人子威子儀女四人長適曾濟次
適曾仲禮郵縣學訓導次適曾用臧今為
蜀王府教授即狀先生之行者次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彝訓
今為中書舍人次資訓太訓其訓是訓曾孫男幾人惟先生
之學究碩宏富深於道德性命之要微言奧旨探索精至為
文章豐行有法其為人明粹剛直言必有則而卓然有用世
之志惜其不得以大見於時而其善之所及僅止于一鄉然
其有以施於人傳諸天下後世而不遂泯沒則其所得固已
多矣乃列世次行實刻之墓隧以昭示于將來之君子

長史金君用誠墓表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己未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官
子純懼其才行聲實之懿久或湮泯無以昭示後人謁予文
表諸墓辭不復為之敘曰君諱寔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
曾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俱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
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戶科給事中玉衍學即知屏去浮靡
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為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期之歲壬
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詣　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為之綱躬行
仁義虛己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為君德之目
厚風化尚廉恥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為民政之目
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
上旨命入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賜以金帛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
樂大典未幾特選為　東宮講官時

仁宗皇帝在儲位恩眷累加丁亥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
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致有良佐之褒辛卯丁母憂
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
仁宗登極妙簡宮僚之賢者輔導　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
階奉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厥官妣為宜人是歲復　召入西
掖纂述先王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午歸謁先塋　恩賜優
厚拜貺既畢日召鄉黨宗戚相與燕樂以榮
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為己任
上深敬禮之
今上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　王左右之力居多戊
午冬　王薨哀感成疾己未春為禮部會試同考官事竣上
跪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孝少遊學官

以不得奉旦夕歡娛爲歸謁必奉觴上壽以悅親心父沒奉
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而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
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弟好學者激勵而誘進之至於周貧
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于京親爲殯斂歸其遺骸太
學生江表死無所托君既爲治喪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
封識以歸其家其以義從事類如此居家敦行節儉而甚孝
友賓客過從輒命酒爲歡談論竟日暇益忘倦閱經史日有
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
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蘊而究其非嘗曰人不
能無非覺而改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賦詩以自警有靜
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爲文章春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

平沖淡無雕琢之病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汪氏封宜人
子男三人長曰繹次即統己酉鄉貢士季曰紘女二人曰綺
適方潛曰纓奴庶出也孫男十二人從義泰蒙俊童近思克
己弘訓象賢鵬摶熙載允濟汝森某孫女二人其塟以某年
某月某日其墓在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君之學行自足以昭
當時傳後世豈待表而見哉然孝子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
也故爲之述其槩俾勒石于墓上

故國子司業吳君墓表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士類學有以兼通乎古今
脩諸己者有餘而見於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沒而哀傷追
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亡友國子司業吳君是也君諱溥
字德溥別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曾大父景南號南總
博學工文章廬吳文正公嘗序其南總吟藁大父某號楚江
隱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氏後遂爲崇仁人君生元至正
癸卯四月四日少遊於鄉先生前渭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
而奇之謂思清曰是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
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邑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弟子員
從前進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爲原成稱賞家雖貧窘而
志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議侮者恒
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會試尋
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授以自給業
亦易視之獨求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庠折節與交乙亥
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
南御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閱士伍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

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遇古跡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
篇比選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
中罕與可獨以君爲賢而爲延譽於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
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脩永樂初與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大沐 恩賚陞脩撰既又纂脩永樂
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
以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皷升堂講授終日
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
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
國子監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
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

身後事但囑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稿若干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𢿱與疇與年與性女二人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譲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三女七諸子奉匶歸塟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既塟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古稀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於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俾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以請嗚呼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修苦節至老弗替其為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以不媚當道官大學幾二十年而不復敘遷卒之日身無以為殮家無以為喪子孫無以為衣食資而搢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為之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於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彼之得志一時而泯沒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況君之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以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望歟姑立表以俟云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四

墓表

靜菴徐先生墓表　黃淮

先生諱垢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為黃巖令其子祟祖遂占籍為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巳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為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為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移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恒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于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教條為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奮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　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灼中時宜
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　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
上旨謫輸役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為賓師多所造就會　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為擇師而難其人爰　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

明如在鄉塾時覲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輙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為書貽之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覲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屏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存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巡而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當春暴水齧堤為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為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募貧人出力而饑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者為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為盛典 朝議韙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為侍郎也首陳十事拍切時要凡會廷臣决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服婦既能哭夫於笙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劓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 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為尚寶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闢耕稼逍遙林泉之下莫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執因獄詞牽連逮至 京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為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二冢子鑄扶襯歸瘞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鑄銑鑛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金沓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論建肝膽相照酬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謗終至於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補去之遼絕耶蓋其得也由乎巳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准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深弗克負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表撮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先妣吳孺人墓版文　陳繼

先妣孺人姓吳氏諱靜貞家為廬江名門世以易經為家學主試外藩科選者累世官貴金紫前後幾十人居同爨食外內幾百人孝弟雍睦 若漢萬石君家家素封庄田連絡數州顯集四千餘賑窮乏卹鰥寡給賻流亡義聲為當時稱最

元貞間詔旌表之大父某蘄黃二州教授世父元舉交州同
知再遷禮部侍郎父元正早卒兄進學
國初監察御史母張氏孺人生法從家耳目濡染皆洽軌範
孝友仁恕若出天性也好經史探閫達奥義雅善琴能賦詩
尤精巧文繡幼而及笄庖廚之所未嘗有其跡侍婢數十人
未嘗見慢嬉情容歲大疫家死者過半乃徙姑蘇止松陵故
家名門交致行媒請為婚其姑之夫之父潘純子素曰泉奥
如陳氏故相國之後風儀翕聲子秀拔而賢也遂歸我先君
我先君早孤立已蹇虔受於祖妣碩人碩人宋相江文忠公
之孫執禮嚴密事為必求整肆誦我祖考懋於學則道明妥
於欲則心晦之言孺人聞之三復致深意其事碩人無毫髮
不悅其志碩人稱之曰吾婦真名門女也有姑三人將歸孺
人栩先君治其事鉅細咸集不使勤碩人心禮行送之及門
曰教有名言毋忽是徒先君少負重名四方賢俊求納交者
過之座無虛席日為酒張筵欽之孺人執其勞怡怡如也先
君勇為義窮急困悴者歸之倒囊不足志孺人出裝資副之
歲不知其幾也先君志行高潔其期待已必欲倫於古之魁
偉之人仕為經歷濟南無一不義之物奉口體及卒惟有所
閱之書二萬餘卷蓋筍無所實也遺孤纔才生十月三女長
者歲九碩人年老孺人在少艾姻族嗟無為謀孺人曰吾命
衰薄袁天寒逆集已然觀古傳史載列貞婦保孤嗣宗其道
烈烈者正吾今日之志吾幸有姑庇依忍安孱弱而隆先緒
也即謝膏沐絕容飾衣粗食糲宵晝紡績不知有寒暑操鉛
荷鋤與奴共力畦圃孺人曰吾姑素享華整食飲不苟易一

旦失子變味其將不堪每具食羞列柔嘉碩人甘之孺人意
始慊也孺人形勞日甚或勸曰女大贅壻扶家孺人曰未就
木畏禮勿祀家固不恤也繼稍長孺人教讀孝經教讀小學
論孟教讀詩傳日講發其義教為詩教操縵治音年十二遣
從故老碩德道遠以麥秫作餌俾攜之侯饑暮歸課所業幾
執孤燈母子相依僕不知夜之過半也教三女立行長適莞
文正公宗孫昭次有歸殁次適貢元劉政政與昭皆早逝二
女秉志光振風節碩人年九十四而終初孺人喪我先君哭
之有時若敬姜哭碩人哀慟踰節目遂成疾孺人端凝慧達
臨事有明斷始先君在濟南孺人與俱
國令初新民俗未變郡長迂懦大將出師臨境需用百出先
君晝夜應事孺人裨助籌畫不失機宜先君處之裕如攸令
章著也孺人持已待人忠敬醇一每祭祀必潔粢供俎實齊
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老終歲未嘗近外庭姻戚若不與
交存若然吉凶賵遺而禮厚獨先也禮部舊纓故家金氏女
孺人臨教甚恩採摭紀傳為女範若數十條授之俾習為規
撫教諸孫尤篤曰痛若翁不及見汝輩成也孺人之德宗姻
法之鄉黨化之郡縣以聞敕御史旌之永樂二十一年孺人
享年八十有一十月十一日卒明年十月二十日葬吳縣蕭
福山之茶塢孫男五人宗配陸氏寬配施氏宏配王氏宣配
郭氏完少女一人歸謝璜曾孫男傳儀仁女二人其與婿者
皆名族嗚呼我先妣孺人之殁也繼冕隕心喪不能自生痛
念大德昭播當世無文示後以告子孫不孝之罪深酷也忍
死以述聞見者勸諸堅珉而翰林侍讀沈公題曰

皇明節婦吳孺人之墓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王氏二良墓表　　梁潛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既返葬其弟琳以予嘗與其父愽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為狀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然有子皆幼弱今其墓壘壘並延一原上過者無不流涕為王氏悲哀此二人幸先生辱賜一言非直以爲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攄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按其狀叔盛諱某自少讀書穎悟絕人既長穎敏好講畫慨然有遠志然與人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謂之非禮弗敎也應門禦侮公私百端酬接謹密鮮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於鄉閭卒年三十八叔雍諱某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過勝已者必思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敦身接物皆同至於事母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於乎二人同出於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蓋永樂二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況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於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於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為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參畧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耀

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禕者則其從祖也夫

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為無忝矣則於壽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椎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雩溪世為仕族于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參政全普庵撒里開分省于贛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巡檢參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毀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饑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弟大遠馳騎請兵于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擊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州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邀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日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我

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剷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並詩書禮義之澤未文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

塋或無以嗣其後皆無歎傷之疑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
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長而有慨於其心乃即嶺溪大塘
口之原開兆域營冢壙倣禮各爲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
日招其䰟而瘞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
曰死者有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
究縱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
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與哀於旣
久之後而爲之歸使祭與有所如嶷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
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嶷來京師因其姊壻暫府經歷
項斐求予言欲爲之書使歸而刻諸石凡瘞者之名諱次第
則備載于碑陰

劉子欽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戌十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欽以疾卒于家明年
乙亥正月八日其孤本祔公于金牛臺先塋之次旣求郡守
張侯瑄爲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請予文以表于墓
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于袁州刺史樂
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州之永豐嶺上又自嶺上徙吉
水之常海故今爲吉水人公諱敬字以行曾祖考學翁仕元
爲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
國朝以薦起爲起居注遷浙江按察僉事贈介軒府君母曾氏
昆弟三人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
覃經傳領頗不少休落筆爲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
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羣士第
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奬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
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二
廷試登曾棨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
庶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
給膏燭實燕閒之頃
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勵而期待之者甚至
朝野之人竦然謂
上作新人材以大興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歆豔不置
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
堂無恙迎至就養于京鄉人榮之毋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
盡禮服除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
上慎刑辟以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
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冤亡何累坐謫戍廣西南丹困
阸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穫之態人用高之
仁宗昭皇帝嗣位
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教官際時爲翰林學
士以公應

詔起爲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攷
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
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容庵人因以爲
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欵門而問業者屢至公之教人因其材
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授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
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叙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
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

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事干政體及表賢屬俗即入言之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故舊及門會酒相歡意豁如也卒前一日出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元配曾氏繼配羅氏王氏張氏皆踐婦職以順承公志子男一人本也女二人以妻曾希益周啓孫男三人女三人皆幼於呼予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慨念江鄉耆舊凋落殆盡思欲追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與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於青原白鷺間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棄我而逝哀豈能忘於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於用世以達其

志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歿而無傳於後其何以爲爲善者之勸用列述公之材志學行俾刻諸窣上之石非惟悯公於地下永昭示於後之人焉

祝先生墓表　　周叙

括蒼祝先生旣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鎭江儒學訓導滿君華具行實造叙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爲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爲言蓋皆以其仲子濠之請也叙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方府君厚善其謝事而歸也叙嘗率諸門生交游祖送之今不復作矣追感疇昔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里世有衣纓曾祖某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淳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太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春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俱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挈資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旣歿先生爲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稽顙籲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建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絶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覽恤　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旣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名醫乃調膳饈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逾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

日強之食乃啜粥治喪不用浮屠瘞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苫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再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與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畧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構者先生正言反覆導喻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孝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被徵仲氏應　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強先生分教麗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爲構樓一區處之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矩度勤誨訓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出盛於昔

時□江浦敎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漏不可居先
生倘葺廢隆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樂辛丑滿考乞致仕
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每賓興之歲藩方爭聘爲考
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
教學者以持敬爲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
廟爾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戚相過者未嘗
以毫疾辭所著詩文有聆癡等集若干卷皆溫淳雅正類其
爲人其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卒於永樂癸卯二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歲十二月庚辰葬鄉之良
山祔祖塋也配包氏元封上黨郡侯岐山之女有婦德先君
十年卒子男三人漢濠淵孫男六東楠柴芬棉桐曾孫男六
端淡璧傑二幼未名於乎孝百行之本敬德之聚也先生學

行卓卓皆足爲世儀範孰非事親之孝持身之敬之所推乎
其學信有源委哉且浦君之屬予言也惓惓至十數往返不
厭其篤於師若此亦足以知先生之教矣是皆在所當書者
遂次第之如右俾歸遺其子刻之以識永久焉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世
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
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
若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
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
家於鄞六世祖芳爲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爲宋死
節曾祖澤民養遺不仕祖士元爲元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父
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
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强記童丱時已能詩文凡名
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精於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
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忠
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渥公入謝
曰
陛下當畏天脩德復武宗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用

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並賜嘉納尋
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錮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
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庚
申改中書舍人己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
中使　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　禁庭尋容遣公乘傳
省　楚王于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賚
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
遠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呂震
李慶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賜塋加厚公奔
喪葬畢　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

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
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
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　召公至
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卽日　召吏部
贈其父官賜　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
少卿　恩典稠疊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
路
上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捷至
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　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位　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　詔以從

子代還襄事一日見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漢王反狀者
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獨厚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卯春
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
餞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終
大孝之情而愼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氏
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
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
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信誠忠厚可以立身汝宜
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于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于天
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娶邊氏累封宜人先公二年
卒子男二長應麟早殁次應驥鴻臚寺序班女七長適秦舉
傑子陳鑛次適都轉運使金逵次適光祿寺卿子井禮次
適寧波衛指揮萬全次適行人司副金亮次適昌國衛指揮
武鋯次適王迴孫男女各二應驥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
人合塟于前縣山之側前期奉狀以洎命來請表其墓公爲
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
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不
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闕
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
形於色此其爲人自持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
并蓍外集若干卷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四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奇儁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覧元好問所録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儁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儢儢不振者所可儗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怨駡不恤也性踈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雖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顛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晁放笑歎曰平主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曾有一日辛老子偃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孤貍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驕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鳥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精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蓋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駡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曰以馬價佐歡適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抗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湟恤無人全置石室藏我册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甌有涙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絶人或戲取市家日

曆餳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横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過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試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敘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瞏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降必備何有幽遐或矚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闚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戚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

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擒掠賊吏風采凜凜轉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政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擊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彌心之勁彌氣之剛嫉惡如仇不開暴彊將指出迴西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萬卽折才豈止斯兵籌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胎武常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幷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

之信陵攜酒所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辭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僅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炊草敵米兼以關輔大饑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之作燕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決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決決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

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友謂我狂介去如箭商頌有之雖睥狌狌可以祼神可以樂饑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炳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晁灝又哀之以辭嗚嗚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婦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為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衂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姽嫿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復之妻死於自溺晉卿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董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烈哉吳之妻謝晉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董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則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哉余雅再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真張氏與淵皆樂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瑤者瑞兮烈火其焚之雖則焚之彼則遂之匪天也畀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若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題因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為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誘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等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瞻群峯遺址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

慨抽辭哀些敬酹一觴其辭曰

遡綵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蔚兮矣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緊先生之剛直兮儼師道之尊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霆驚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遘疾兮返乎吾故鄉竟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況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與千古而彌馨徘徊兹山兮採草木之群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憫林鳥之悲鳴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蘇伯衡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頗皆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强君如江廣君辭不得 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易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間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父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存更喪亂宗壞毋又死無誰為教恆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在俘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其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老矣歸訪故老於山椒水涯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睠焉若夫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齒猗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轗軻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廣敝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欲退而自放兮又縶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洋之川兮湯湯衰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非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殞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嶔嶔兮涉湞水之脉砰薨與奔其翁翳兮羅蜮穴而腥腥神惝怳以內傷兮氣飲艴以外嬰曾日用之幾何兮竟冤鬱而蜺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芝為蓋兮權為輔仍子陽兮羅浮層城恍惚兮阻以脩不死之藥兮猶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颶飇轟轟兮為霾為雰蔽蒲野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冤歸來兮

無離郵暆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蒼松　楸覓不來歸兮使
我心憂

弔唐應舉文　　進雨

先丹崖而死棄兮余不知其萬一後衆人而弔丹崖兮慨予懐其孔嘉咸脅亂以自底于亡兮瞬斯人之靡忒心正直而守經兮寄粗糲於窮墨既論佃于瞿焆兮敢外耕以為食擣長𥟖而短服兮雜野處之恒裝寒雨泣濡肌微兮炎風扇毒而乾中悲天命之困窮兮草多毛於瘢躬肯柔不能以鵔免兮胡剛僈之可容彼貪婪而獲戾兮不自醜其憧憧餘躑躅於肚箧兮儒彊于而徧豐顚吾室若縣磬兮瀕百死抑何懲祿固不充於區釜兮旣乃深於九淵發祥變而就瘦兮肆跂篚之蹣跚思古人若或有之兮豈今兹之惟然幸不汚於掩

〈皇明文衡卷九十五〉　九　一

骸兮子函骨而南還痛情事之既衰兮又將萃其遺編抑丹崖其不死兮大戕絶而復傳孰幽明之道阻兮諒斯言之不可宣

哀唐衡辭有序　　王逵

唐衡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衡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卒不中人咸笑之衡則不以為意也衡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激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衡往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旣別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以衡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衡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衡矣舊史附衡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如賈誼當世旣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旣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衡之不偶作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酹衡於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衡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衡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崑崗兮以碔砆為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孰不能敵衆嫭之聯勢衆勢之聯兮固

〈皇明文衡卷九十五〉　十　一

已窮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衡乎衡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衡之弘闊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嫉媢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爲知其不領泚而心懔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群雄砉定光嶽混合乃聰西南獨阻漸被
詔翰林待制臣禕為正使往諭之時雲南元之孽梁王與漠北通王聲勢相倚旣聞命依違不決越明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辛酉
大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閩至則詢公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沒後楢徼言與喻的斤合且知梁

王柄臣達理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遣公於舂登楊氏屯之盡力比北使劫以危言始不克救及盡俘時土人用浮圖法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曰小南門外視之以火舊謂座大佛寺後者非是今再閱十有五年為歲之丙子第二子紳仲縉來訪公殯邑欲見之發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無以致其情懷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歛其諱字位望以歸紞弟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已去家後有書自晉定來以續大事記為囑乃此行総筆悁悁在心竟不得接其影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於此極也紞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卽遠而至於哀送終之事盡矣故致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於義庶得況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

時而昭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者有以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頑娌于語不能休者與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為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臧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於臨難之時而其平日固已判然於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幸不幸焉若遽以成敗為優劣則蘇屬國有媿於陸賈賴賈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可哉紞卽予祭遂申之以文曰

勍前脩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湯湯其脩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荇與桂醑兮集眾芙以為儀藉芳聲以比德兮虜英爽之在茲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為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淀乎塵土製雲霧以為錦兮又重之以緞鵷鸞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頤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哉使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猖猖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兮於穢朽於荊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翁赫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鶩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正愛傅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

箕尾望故鄉而搶涕兮予宜能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兮寧幽宇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自述誄　王偁

王偁字孟揚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沒于元昊者王氏遂為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賜姓唐兀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鎮廣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沒俱葬大蜀山下先府君某當官懷以材用薦者調民職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蘄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治政績卓異字惠小民擯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

祠元運改旺度時不可為浮海去之道閩閩父老遮留退居永福山中為黄冠服者十年　朝廷聘之恥為二姓臣遂自引决嗚呼是時佛生方六齡家縠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畧教之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為秘書丞没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鼎彝之妙絶當世佛不及見之聞先正閩過齋吳公學行醇備為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没時劉佛夫子教之第未𦂳冠夫子没倀倀罔依歸賴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濡少多病負笈者三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蚤入閩過夫子室獲其指授覩遺沐其環際示以瑜瑾一旦知發許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

濱觀光　上國會試禮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曾士與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情乞終養

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能佃吳會聞不敢留趣侍湯藥睽下始蒐收其實而從範已物故閩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睎眺落無可與語既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龍抗顏為多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嗚呼居喪不敢踰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推毂者至京師待命黄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勑修大典萃内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濫竽總裁之列大將軍英公覆征交阯辟居幕下於是泛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既而觧裝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勵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先娶鄭氏新安人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族孝養于姑貞淑内得其晃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男拱女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鋭志於有為毅乎思準古以駁今而用弗以施學雖服群聖體百家窮幽明亟於聞道而質弇彝抗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而辭愧士苴其為人則似簡而容以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太過遇權貴不能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戢以徇人成功此其見短於世也見人善不啻若己有之雖匹夫閒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内

外莫敢擬此則自以為長焉若夫佛以為終身之憾者觀夫所怙哭吾父幾不能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幾哭吾友如哭吾之師比得禄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未立術

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況兹身縶纍絏西山東陵淆而未分孤臣之號孽女之慟南音之戚梁岼之草㷀為發之日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迪于丙歲在閼逢罹于鶉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耶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之以呼天之辭用自誄俾後之為烏鳶為螻蟻在陽侯在回祿或送其遺骸或招其魂魄或藏其衣冠屨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曰

予嘗觀夫古之人抱材者恒困於弗施志大者唯顛頓之歷踦嗚呼孟揚猶爾之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於時而談於房爾貧而　君爾貴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六

哀誄

彭百鍊哀辭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

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敚無厭也用　憲臣言遣使巡視除究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

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蘇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踸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旬浹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侍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越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恐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擶拾其嘗貰妾及田四事而其最要者謂挾制縣官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櫂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為據蓋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

泄言適百錬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捕執之百錬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邮不變以是滋名怨其居鄉時

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辦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溫孫琮者百錬姻家素讐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錬百錬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責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錬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錬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

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

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錬適遇寬恤之令得內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錬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婾媚覬倖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錬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搢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錬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錬累世姻婭雖百錬為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有耋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遊者何職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為下斧斨貍以牧鵝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墜穽直者鮮忿邪者衆說衆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錬命也奈何胥人之怡君子之嗟

蔣隱溪輓辭 三首

闢雎兮堂前卷帷幕兮籍蘭荃陳清醑兮載肥鮮顧悲管兮切哀絃淒風激兮搖軒雲黯黮兮靈來旋恍如睹於形色兮儼若聆夫笑與言言可聆兮意不傳悵思公兮臨几筵

北風凜凜兮天雨霜木葉脫落兮百草黃翩銘旌兮辭高堂登靈車兮秀冲罔萬里歌兮哀以傷玄室一閟兮夜甚長嵬彤彤兮何方螺山崔崔兮螺川湯湯青原與白鷺兮鬱相望悵思公兮遊故鄉

玉珮兮璚琚霓衣兮霞裾秉元化兮握靈樞列缺從兮豐隆趍倏陰而陽兮忽卷而舒睨視濁世兮如子渠飄然乘風兮凌太虛叅王喬與韓終兮列仙為徒遊紫微兮帝之都悵思公兮遨天衢

楚林王先生哀辭 有序

楊溥

予存鄉校時湖湘間有若三吾劉先生南賓陳先生以碩學

雅德顯名當時及予出仕皆物故矣每以不及見爲憾今觀楚林王先生行跡乃知其與二先生爲同輩重有感焉先生子愷僉廣西憲司事憲僉之館甥工部虞衡郎中程鑑皆以廉能名詩書之澤尚存而先輩不可作矣爲辭以哀之辭曰

楚山高兮湘水長仰浮嵐兮俯流光可櫟兮可航懷高人兮長往獨惆悵而悲傷繄佔畢於鉛槧兮將求志於所獨也出膺民社兮亦非大賢之路也緬惟前脩孰不欲爲伊兮爲周抑有命兮何求嗟彼昧者由顯而河兮較其所獲孰爲優兮望瀟湘兮延佇挹馨香兮蘭滸諒天道之可徵兮尚有觀於先生兮

揚處士哀辭有序

胡儼

處士諱美字子將姓揚氏元太和州文學諱淳之子翰林待

制諱景行之孫贈當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曾孫其先系出華陰漢太尉震後爲廬陵人處士幼穎敏讀書爲文超於行輩習事重閑以孝稱處昆弟克盡友愛其最難能者蹈危履險以塟其叔父雖盜賊兇暴亦咸其誠意求之古人不槩見處士之德善如此然卒遭喪亂遯世不克竟其所施誠可哀也既卒之四十有四年其遺孤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懼其德弗耀乃以劉禮所譔行述來徵言余惟有德者必有後而後嗣之賢亦必本其　先觀於諭德可以知處士矣故爲之辭曰

若有人兮好修承華冑兮西州抱德美兮襲浮休王縕櫝兮不售華紼衣兮紅紱覩余愛兮樂孔休鹿之鳴兮崇丘嗟子矜兮我求輙摩兮息游繄我心兮悠悠迎安輿兮山之陬攀桂枝兮聊淹留何彼童兮黠偷是不軌兮競戈矛倏豕突兮怒猱肆毒螫兮仲叟有吳兮莫投淚浪浪兮曷能收既不余兮閔憂及繫余兮見譽譍忽縱兮爲祝鳩幸余鑒兮懷慺斂遺骸兮褰裳閱重泉兮林之蔽櫝芳兮採菽奉朝夕兮綢繆晩同氣兮拘浮捐余珮兮是疇念復路兮回軸野闃寂兮將誰儔對農人兮事鋤耰徒悵望兮西疇歲犇犇兮不我優悲鵜鴂兮鳴鳩鶚哀人生兮迫遒脩短數兮抑又何尤獨令德兮詒謀鏟厥亂兮遺庥發澤衍兮聲光流天之報施兮孰云其幽

吳先生哀辭有序

梁潛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城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及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古今事終日不

倦時方纂集

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若引瓢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高明非徒能記憶也其於英豪偉傑之士心志謀畧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於千使先生用於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求阿色於時由是遂與世抹摋終身負此自困不改也其爲文章簡質而溫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者既成讀之雖苦思力搆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

恩賚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

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返邪方去時翰林群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謂先生

復來固將動色以相候曾幾何時而盍簪聳袂之歡成爲拖
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
者豈非命邪先生長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
公已爲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蘼蕪綠兮桃始花悵獨望兮
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惆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
伊誰弗諒彼連卿兮充達獨方輪兮焉之彼插羽兮鸞鶩獨
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弗施兮於已焉汨古
則然兮今奚戚汴之濱兮河之阻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羌
獨滯此兮不還雲橫天兮地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醑
兮盈罇陳嘉殽兮藉以蓀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吉之水兮孔
幽上有叢木兮枝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野曠茫茫

兮宿莽君骨寧兮故宇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　太子少保謚文肅徐公

誄辭有序　金寔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爲太學博
士與從父傅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先生引接良厚
永樂二年
仁宗立爲皇太子妙簡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爲春坊司
直寔時忝以翰林官屬進講　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
而又獲同僚寔嘗視先生爲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
後寔以母憂去官己亥歲復來京師値先生病已篤聞寔至
強起衣冠二子掖之坐出酒饌享寔聲聲談別後事爽然若
無疾者且曰老夫卻粒已期月日唯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
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命二子爲寔引滿數行既酣寔
去將趨行在先生送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
能北上幸爲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
下寔亦不能仰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日
也
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遣官諭祭且將哀其遺
文梓以傳甲辰秋即
皇帝位首詔贈先生太子少保謚文肅建祠墓下　勑有司
春秋有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
學勁正脩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
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　儲君毓德之日能以聖
賢治心脩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

生之仲子衍受辟爲邑校官奉少傅東里先生所譔墓誌示
寔俾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爲辭以誄之曰
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抗青冥扶輿孕秀夫子是
承猗歟卓爾弗詭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爲秀士貢詔
賓興賓筆彪炳六館蜚英繁曜麗空忽見夜明萬目聳勁
松獨貞司成嚴厲衆莫敢攖學徒千數畏若雷霆惴惴揖拜
慄慄矩繩夫子來臨煥若釋冰開顏霽威如酲解醒賓由德
孚孰曰意迎錫拜分教士有軌程乾緒來秀若冶割鋤太學
三年孜孜味經濟濟多士于于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醇清
儲皇毓德簡畀至精瑤琚五珮莪冠彩纓引翼惟正啓沃惟
誠旁搴多岐示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明良値遇宜作
股肱胡不憖遺遽厲遐征哀訃上聞痛悼奚勝諱復賻遺終

莫罄情追千祀旂旐贈首膺秩崇師保謚錫嘉名爵軼三者榮重五更享祠聿建封域載營罷牲有碑玄堂有銘樹之松檟維以楸檟歲時有事

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醆斝豆登薦祼興頫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子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遊遊九京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辭有不知者庶幾可徵

裴侍郎哀辭　王直

公裴氏諱璉字汝器監利人初游學郡庠年甚少已嶷然如巨人長者又之升太學擢知歙州三年陞浙江按察僉事改江西坐累謫興州

太宗在位召爲北京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復被薦爲廣東道御史

仁宗在東宮雅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事又改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洪熙初圖任舊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去知涪州子綸爲翰林編修得推　恩及其親公遂棄知州就封以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二公天資俊爽負奇氣眉目明秀議論英發率嘗傾一座其才敏過人當義而行無所忌初在歙州州產茶民衣食之而爲有勢者所擾公奏請禁止至今民賴其利爲僉事在江西鉏惡佑善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其於賢者維持成就如所親及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河南皂軍山寇發公受　命往察之還上討捕方略寇遂平階州賊王金剛奴等僭名號聚衆八千餘人勢悍甚又命公往公得其巢穴以計擒之而請釋其餘

上初遣公謂還當大用而用事者嫉公紬其謀間疏之不召見而罷其爲侍郎尤侃侃自信敢恭朝夕有大臣之體在歙易時興學養士至親爲講說賞勸而勸惰諸生多賴以成流風餘澤今尚有存者蓋公之志負然出儕輩故所至有立予之知者如此予所未知者計亦偉特猶是也平生清約自持不苟取妄求仕四十餘年如一日雖累遭譴謫皆非以私過得之故每斥輒復晚節優游以榮名終享有盛福此好德之驗也予爲諸生時已獲瞻風采其後同朝又克深知公嗚呼今不復見矣則安能已於情哉作哀辭

緊公之生兮秀所鍾儼玉立兮偉儀容才既美兮學則通氣浩然兮縮以充懷奇寶兮慶遭逢有民社兮奮厥庸興惠利兮蘇困窮建學校兮師文翁持憲紀兮揚清風矯一鶚兮橫太空植善柔兮除姦兇獨巉巖兮窺崆巄珍冠難兮銷兵戎陟鵷鷺兮熙事功搖玉珮兮鏘玲瓏副六卿兮位愈隆勤夙夜兮甚綏棼治之詒兮安饗裹婠白叟兮歌黃童詞林清秩兮　恩所封煥　勑命兮廻鸞龍優游以老兮當時雍頌詩作兮聲颯颯奄一去兮白雲中渺希夷兮超鴻濛望不及兮心忡忡惟嚌昔兮抗高蹤事

聖主兮暨

三宗柔清德兮將無同善其始兮慎其終宜壽考兮齊喬松胡不慭遺兮天夢夢彼悾侗兮愚且蒙乃悠久兮昌而丰欲往問兮安所從蹇徘徊兮發哀恫思公不見兮奈何乎公

弔陳先生文　王英

予嘗至番易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潾
德政爲阜曾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後之爲縣者皆貪刻詐
猛予聞而悲之是時公殁久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
官于　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貽番人俾
永其思其辭曰
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迎而告余兮嗟後時
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骨耿耿而不寐顧惟此而徬徨兮
嗟若先生剗隱幽鬱兮虬蹐壹澒勵困而亨兮藏晦以明志
㷀恬愉兮其藴則宏望之興周兮說逢于殷勵此下邑兮不
驟以進綰章與綬兮佩仁履信彼狡之張兮欺則弗恐澆者
既敦兮鶩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鴟梟翱翔兮鷹
鸇利吻張呀互赫兮爭饑肆忿鬻嘵而群勵兮既飫且吐啓

狼莠以爲饋兮毀棄黍稌衆離散嗷兮夜餒待哺夫豈不懷
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
悼兮曰年未中壽材宜棟梁兮胡乃棄朽車可任遠兮輪折
而覆道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能
彼或幸其從兮何疾昊而奪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噫人吾
弗靚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已矣乎先生不可
見諒達人其大觀兮勵順而知變視有形而終化兮理同宜
然彼崆峒與玄圃兮杳而莫攀彭聃之嬌嬌兮今安在焉惟
死有所不泯兮斯乃爲貴黔婁終窶兮柳下惠之薄仕宓子
賤之有譽兮仲卿之有嘉惠既在古以爲然兮豈今世之能
違故余袪衆惑之悽戚兮以申先生之思睇列星於冥漠兮
雲霧翳而神馳亟馭爲余致虔兮招遺靈而來歸奠桂酒與
椒漿兮重慨想於昔時中鬱抑而坎坎兮乃斐然而陳辭庶
百世之下兮惟先生之是思

哀劉兩溪辭有序　周叙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而志以殁用效其人之辭
各爲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
溪欲絜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沾灑者久之兩
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
王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
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先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
下之獄羣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
自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
荼毒於乎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於朋友急信義教人盡

誠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先生
後絕而大之者兩溪也其在經筵每遇講進講章非堯舜三
王之道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之辨尤深致意
頗得講臣體使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乎哉於乎悲夫兩溪
余平生同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能已用寫哀些三章向風
焚以祁之且錄藁秘而藏諸篋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覩讀
之庶知兩溪之忠與余之悲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根兩
溪者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茨溪後徙家之葛溪余則
周姓叙其名功叙其字石溪其號也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鴟梟夜
啼陰風悲慘兮霾霧冥迷欲往格之兮睇艱險而無蹊天茫
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欷兮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闢兮虎衛陒
塞虵虺縱橫兮夔龍斂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邅迴而屏息
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塡膺懷哉兩溪兮寃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我
何尤攄忠藏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沈淸流慘莫慘兮魄
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

大傅安國孫恭憲公誄　劉定之

維昔太公生周邑姜婦文嬪武孕成啓康受封于齊令幾千
禩維安國公復起齊地爲生
聖后配我
宣宗以毋
皇上適登三公維公之德以敬爲主曾紐丹書厥名適取維
公之爵自伯而侯進號大邦　寵祿優優維公之壽踰八望
九玉輝金貂輝映白首壽爵及德與太公同亦葬于京靈旐
不東內相期顧後昆繩蟄五子十孫殆過呂伋
皇家萬年誰與齊休曰伯叔舅異姓元侯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六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七

祭文

禡牙文　胡翰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制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淸酌潔牲
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
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
於皇漢祖奮起沛豐中嚴秩禮丕顯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
風伊予不武衛綱委寄授越端閫德千東蕃列城効順群醜
暴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遄揚神威天日淸照風
雷厲飛睽睽萬目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內外
日所出入愴其於鑠罔不震讋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
事不越咫尺春酒旣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
監之尚永我掛宜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
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
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
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楚逮景
迫於桑榆乃
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　明詔還淸光於　九重體右文之
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条公論
以褒貶深上契於　宸衷然而實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
言顧問
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譽

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謂貴而不在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傚屋以甦貧田以耘非樵牧以爲伍則猿鶴之同群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塞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歷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惟炎塵網庭暗催蒸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墻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爲之呵撝又況一純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爻袂而歔欷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驅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噓唏又奚以爲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褰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爲廖千章祭常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眞主奔走禦侮目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濟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于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懦怯而相與掎角者實恩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麗掃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眞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欷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遜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浙江潮神文　謝肅

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吞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雲涌雷轟濤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倏陰而陽與濤上下赫赫武穆稱吳越王射潮使伏鐵倚若春二王依止妖遁鬼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借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入閩群祭是致百司是糾頑廉懦立風俗再造顉鑄一方實在此行道出浙江駕以艤艘惟神祐我濤波不驚蛟龍竄匿滅跡潛形太虛空闊山川清美長風送颿一日千里我義閩關不遠伊邇省風問俗使節戾止賴神之休去險即夷一觴是奠神其安之尚享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鋤耰犁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滃滃兮而昧目兮餤炎炎而張天討罪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驟寧奮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撥仁義爲甲胄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嘯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之陋或往兮謂伊呂之可作

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覩王氣之攸鍾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于衷之耿
耿兮含
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秘計
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
横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狂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
循豫章而東之斬黄與鄂獄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暨茲兩
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闢西
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
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
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効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

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搆患兮動
宸衷之惻惻
帝曰卿其遄歸兮昇優游於祿食 賜絲綸以褒美兮示■
眷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纍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
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
頹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憖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
遠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
況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竝載兮流芳譽於青史永鴻名於
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
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數載之嘉言承 恩例以聯歸兮敢忘
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瓣香之是爇登犧牲于凡俎
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薦采來
而歆華兮露泠泠而淒其靈儻怳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
尚饗

告山川壇文 葉砥

維洪武年歲月朔日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南雄侯趙
某今遣其官謹以潔牲醴幣昭告于 山西國境山川之神
曰惟靈秀氣所鍾流峙成質長養萬物潤澤群生為利甚溥
其功不細於赫厥靈實奠茲土風雨以時民物以阜災癘以
消盜賊以弭山寧川謐是曰神職 國之盛典報祀維時乃
崇壇壝乃潔牲幣其或不然曷庸神為蠢茲殘酋烏合其衆
嘯聚巖崖如魑魅然屢勤王師迄無所獲急則獸奔緩則蜂
聚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為時害者獨在于斯堂堂
天朝萬邦職貢東漸西被聲教旁敷云胡茲境猥莠弗除

天子曰咨爾往視師載揚我武必殲厥魁我臨我衆飭戒以
誓用祭明神祈爾陰佑敢告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希古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
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
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是其所有者皆
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
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棄
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
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
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文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
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

乎流俗之埃壒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毁譽爲浮雲六合之内孰非其第宅爲紳之士皆若其會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軼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隔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巓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黍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王原采文　楊士奇

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挏川之藏既固且深遂致觴奠神乎其歆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黃淮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　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昭晰固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於我也道義交情終始無違苟不託之於翰墨以致夫感仰之私淮自筮仕以來五十年于茲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承乏職衆而制僚友之中公尤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漆事之可否信若耆龜
建夫　鑾輿北狩
青宮監國愼簡宮僚以勵翼惟我與公而相依異體同心合轍協趍猷可替否一出于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劬吾錫便蕃光照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迕豈料災禍之薦罹公方入對
明廷旋復釋還故職我則拘幽圜土一滯十稔有奇常承惻惻之念屢愧饜食之資詞我青耗撫我癡兒綢繆懇惻久而不衰忽沾
湛恩之汪濊聿起涸轍之枯魚復聯裾而接佩
同振迅於亨衢何予辈之未殄遽攖患而遄歸莫致寸忱之報空馳尺素之書伏聞乙問欻然遠至使予拊膺躑躅北望而呼號沾衣被面洒涕泆之漣洏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必耄期然而淮獨爲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眾嗣悖騃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懷憤悒而莫追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簣之有虧幸遇

聖上恢宏天地之大德眷念　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　賜璽書以慰釋其蓋棺也隆贈卹以加　恩公之哀榮始終斯亦可謂全矣復何言焉關河迢悠緘辭致奠矯首文江豈勝瞻戀嗚呼哀哉尚享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金幼孜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薦首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寔稱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績閱歷二紀撫鎭從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役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爲衂寇勢披猖惟公秉義奮氣彌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爲國有死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于遐荒公死如歸　國有褒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

稽行錫謚恩卹有加命子以官豐誥寵華予忝交游夙敦
情好公既永逝益增悲悼有殺載俎有酒盈樽一觴致奠靈
爽如存

祭吳司業文　　楊溥

嗚呼吾友其亡矣夫知吾友者重為古道惜也古之學者守
道不貳世或雜以異端吾友非周孔之道未嘗形諸語言古
人慎於交際世或以辭色取合於須臾吾友非道同德合然
然自如人惟驕矜恥於服善去道為益遠吾友人告之過則
引咎自責不假乎強勉古人以直道為心世或務智術矯致
物情吾友之待人則惟其誠人皆知古人為可師惟其溺於
利欲或不免於支離吾友視之雲霄羽毛江漢流澌故其發跡翰
苑師表成均而四海交游六館之士皆擬於古人也使人皆
吾友則無懷葛天唐虞三代推人不吾友而後彼此町畦始
終芥蔕乎與吾友託交三十年道義之篤曾不以夷險而變
遷乎昔南歸謁公於父別之餘篝燈夜語曾不足以盡區區
及乎北往承途之便知吾友之遽亡雖萬千艱難亦當一見
嗚呼吾友亡矣予何能淑言不盡情望風而哭

祭柱國平江恭襄侯陳公文　　周忱

嗚呼公之器量超出乎衆人之表公之忠義深結乎
主上之知愛
三朝之眷倚提十萬之雄師涉川航海智勇竝施內則足倉
儲於天府外則耀聲威於邊夷晚居東楚兼任保釐冀兵民
之緝睦務鎮靜而撫綏況乎笑談尊俎淹貫書詩當吐辭而
發論咸卓絕而瓌奇此又縉紳君子之所同仰豈獨介冑之
士愛戴而歸依忱末學無似德菲位卑辱忘年而託契常與
進而不遺每聯轡於議論必更僕而移時謂之知己胸臆匪
凡人之可窺轉般有法公欲與我規畫而同為海運有弊公
欲屬我編次而序之事未及就言猶在耳別僅兩月而公奄
及於大期嗚呼是可哀也已會通之河曹運攸資曰垻曰閘
曰堽曰堤後千百世覩公之蹟者雖庸人孺子亦將感慨而
懷思矧我同事得失相規一旦永訣安得不灑涕而歔欷公
之為國臨絕不裒遺表所奏公爾忘私進爵錫謚
天恩疊推公有令子克紹前達去歲此月陪公北馳
天子有詔同趨丹墀今我復往公不可追艤舟淮浦瞻望靈
帷爰賦今而念昔致薄奠而陳辭公兮不昧鑒我傷悲

祭岐男文　　錢溥

嗚呼自吾之使交南也汝與弟嶧皆力疾迎至于揚州比歸
自交南也而嶧已死矣吾既哭之而來京汝復送至于揚州
見汝體羸氣弱不宜以即遠遂留汝就醫于東吳豈期別踰
半載而汝亦死矣嗚呼痛哉何吾同使事者四人或鍾瘴癘
之疾或冠使命之宜皆悒悒不自安而吾獨少此二患豈天
欲奪吾二子而俾之以苟全邪抑吾寔不德而致天之殃吾
後邪不然何間關萬里之險勞苦一載之餘而吾二子之禍
不一免也嗚呼痛哉初汝以兄治家有弟尚幼故獨從侍於
我者久每歲時稱壽坐我夫婦于堂上具觴豆挈妻女升勸
盥饋而退衣冠楚楚然眉目皎皎然為可愛嗚呼今復得有
是乎吾每朝退汝必升堂致問暮則祇候于門或稟命而出
趨時以歸氣象雍雍然言論欸欸然為可喜嗚呼今尚得見

是乎汝年十四五即能詩綴文往往出諸長者右鄉士大夫見之愈有少年高科之不幸豈十載四舉皆阻于病病日深學日篤尤冀脫晦而嚮明成大器于晚就去年哭汝弟猶曰汝在也而今又哭汝矣嗚呼尚復誰可望乎言念及此腐裂于心則天下之痛尚孰有甚于我哉汝於丙子冬生一子啓定而天繼而生二女以兄之子啓賓爲之後二女則取赴京來教養之以待成不知汝稟此明秀之質懷此抑鬱之志而精靈所在復命爾父毋兄弟乎念爾妻女乎化爲祥雲列星而上燭乎殯之於地者爲金玉乎爲仙芝靈草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吾今寢不成寐言莫能文遣家人告汝兄以葬期復書此以祭汝汝能假之于夢寐以告我乎嗚呼痛乎哀哉尚饗

翰林院祭李文達公文　　劉定之

公生中土河嶽降英魁鄉對　廷際于　聖明
宣廟擢材
英皇授職遂由宰屬存陛華級諸部乃佐黃閣乃居天順迺
正日贊訏謨公之事
主有始有卒
裕陵復土甫終過宮公亦往矣　龍髯追攀乘彼白雲仙馭
乃祭公之事親封以孫保父子横玉以至于老既送考終處
從九原忠孝克終其曷如焉
天子念公贈謚葬陰朝行惜公弔賻哭臨　刻僚與屬求訣顯
幽陳辭靈几以侑醪羞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爲累考公歷官諸續殆權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爲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邪是宜
朝廷倚之爲輔弼薦紳視以爲矜式也而謚小子雖夙慶山斗之仰且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摳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邪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謚膚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瀨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失詞以告跽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尚饗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七

字說

李都尉字辭　宋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保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荒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　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酇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婚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于祺獨能好學愼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字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維元老運籌建畧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

天子以鎭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學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被日月佩佩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蹻蹻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康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令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稱遠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迹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鄖國馮公其一也鄖公定遠人初從

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即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鄖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愼職爲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獨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間

眞王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佩佩鄖公熊虎之姿大劍良

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驅驊萬里偉乎中道奇雖
不延有弟克賡有子克承以弘厥聲烈烈宋公爲鄆公弟惟
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　國承家厥惟難
能上則
大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克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
感弗應何變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沴
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成功斯癈況我伊人不誠其
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僞
爲謏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惟擇其善惟忠與孝則
允蹈之維悖維惡絶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什川增
山立海受旣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
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鄆公

有子
聖主有臣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
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旣上南宮
未試
皇上名見便殿親　命題詩賦詩成稱　旨擢史館編修
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
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
劣日命光祿寺給饍羞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　賜衣各
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
史兼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
上詭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
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余因序璉
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體之必上不
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
符其貴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
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
諸聖經今生旣長局度純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
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　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
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
夜孜孜惟道求矣旁征蒐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
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害辟諸行金足不留
跬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閑爲鏞豆難
充籩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
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毋欲其蚤知而
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旣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
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雍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
內其失也偏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
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
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

言曁爾父之志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彭士隼冠字祝辭　梁寅

彭聲之先生之令子曰準於其冠也賔友字之曰士隼余謂先生以名賢之裔負大雅之望有子既冠家學克傳士之志願無大於是無先於是余託好有執友之義乃爲之祝辭以勗之曰

維月之令維日之吉頎然首服宜莊宜一棄乃幼志服厥嚴戒爲賢爲能稽古毋怠惟前修是追惟舊業是繼隼之性稱猛厲進於善在勇決隼之姿誇精悍邑闇怯貴明斷隼之搏務捷速審翔止慎搏逐嗟乎善爲人子服勞無弛善爲人弟敬長匪懈善爲人臣惟忠惟勤善爲人少徐行而後敬遵爾過庭之聞夫是之謂成人之道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千鈞爲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遊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奄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爲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趙彦殊字序　方希古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辭諾飲食衆爲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

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邪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質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協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太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同年劉君易字序　曾鶴齡

父名友字古之道也字弗當於義弗諧於韻友之過也知其過而不與之正則吾徒之過與鄉者之友均矣一日公退之暇偕撰尹君鳳岐陳君叔剛孫君曰恭主事洪君宗器坐予家閱文字中有謂禮部主事劉球求樂者尹君笑曰求樂之樂當讀爲音樂之樂乎抑益者三樂之樂乎樂而不淫之樂乎將安所適從予曰吾樂之樂耳孫君又奮袂蹙曰名既謂球則球何求於樂樂當求球是於義弗當矣且三聲皆可讀是於韻弗諧矣不爲易之何待陳洪二君相顧曰試商之易之當何以以咨孫君孫君退遜久之乃曰球音屬石石之精華者爲玉故或以玉代石鄒孟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是也今九成之樂奏於天廷而以玉振之其有顯徵宜易以廷振庶與其名相成焉尹君曰然坐客皆曰然明日以言於館閣遠有應聲者曰劉君年幾知命矣亦丈人行矣惡用易爲已而衆共壽之皆曰人生上壽百歲計劉君未及其半誠易之則後進起敬於稱謂之際爲日甚長何可因循哉易有之不遠復無祇悔易之爲宜以告劉君君曰竊懼未稱耳誠以見呼敢不唯唯乎退復思之劉君策上第列職春官又舉入經筵兼太史所歷皆禮樂之地非球之廷振而何夫豈吾徒得願望之而然邪從而易焉則天下之士不謂吾徒爲諛因序而請劉君易之謂凡相稱謂者悉之

蹇義宜之名字說　周宗傳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

上宴侍臣于　奉天門臣宗傳與焉宴罷侍右時臣瑢適以內艱來　闕且言曰臣蜀人祖蹇氏曾大父繼祖幼失怙恃鞠于外舅李逢姓焉臣幼蒙　恩補郡學生時已復蹇姓今忝登科第仕列侍從而籍猶蒙其姓非所以崇本枝而重所自出之意敢昧死以請

上惻然憫之顧臣宗傳曰斯豈蹇叔之後乎惟蜀自昔多豪傑士朕當名之因　御丹書義字賜之以易瑢名幷錫楮幣五十緡復念瞿塘四瀼猝未易達俾乘傳而歸臣義頓首叩頭無任感激於是臣宗傳退與翰林臣顯臣福南及中書臣允恭字之曰宜之而臣宗傳復語之曰

皇上懸爵賞以待天下士士之受賞者有矣而

複翰之寵者無幾人今義躬承厚賞又重以
御書錫名而期待之至若此義雖憂歸可不日事策勵以圖
報於他日乎　天章爛然雲漢昭回義尚寶藏之思光紹前
哲而有以遺後之人哉

楊導叔簡字序　　　王直

少傅西昌楊公冠其仲子導而字之曰叔簡予忝為賓則既以命之矣叔簡又請其義於予乃告之曰導者擇也簡者分別之謂學莫大於擇善顏子之所以為賢亦曰擇善而已謂之擇則固有所分別矣予之尊公以是命子豈欲假借以悔道也哉其望子至矣夫人之生莫不有是善然不能純是善者氣稟拘之也是故君子必審其所以發善者由之不善者啟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然不能純乎理者物欲害之

也是故君子必謹其所趨是者從之不是者違焉內擇諸心外擇諸事分別嚴而取舍正人倫日用之間必皆盡善斯可謂之君子而朋友者君子進善之資也善擇之或未精行之或未當非朋友匡正之益而欲不悖於道難矣然而有損友焉逢迎阿附以陷於邪僻不可不擇也子讀書以明擇善以飭身又求益友自輔而不怠以止焉則子之為君子也誠無愧矣傳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子必勉之叔簡拜曰先生之教是也導敢不勉乎嘉其志而願其成因書以為贈

李璋士欽冠記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予為賓予辭遣价以書至乎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　賜第翰林王修撰大韶相予為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為儐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靴悉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
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爾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時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維
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成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祿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于　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為瓚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於敬
天子謂之欽期璋他日用其敬於　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為先　生之才子　昭代之良臣哉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八

補缺

抱琴聽泉圖　劉崧

吁嗟乎空山抱余琴以來歸兮吾將以彈山之崖兮石之湍我其聽之兮以寫猗蘭按金徽兮作復止風泠泠兮觸宮徵泉之流兮雲中漱鳴至兮聲淙淙忽幽咽以下愴兮匪絲匪桐啼秋猿之嫋嫋兮下南飛之雙鴻山中之人兮不可遇余徘徊兮中路九疑蔚兮隔烟霧我思南風兮噫其遲暮

代祀海瀆祀成樂章　岳正

迎神

金節晃兮繽繙翡翠華搖兮葳蕤舉驂流蟄兮擺甸始屏翳驅兮豐隆馭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喜香芬茀兮

景悽靡羌洋洋兮如許語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鍾奏兮鎗鎗簫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璠羌熉熉兮爛盈籍黍稷芬兮有苾其芳簠簋飾兮厥文孔章肅玄端兮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莪鼻絕噫兮志不忤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越兮凝命膺答元功兮靡自媚聆明鑒兮衛乎意時雨暘兮盈和氣藹穰穰兮育萬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實白兮靈府澄震雷迅兮神靡驚七鬯安兮端不傾犧尊圭瓚兮所盛大羹玄酒逝且明民與嘉貺

國與禎千古萬古恒不櫻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安娛兮光耀燭宵哭青兮降旋祿柄予奪兮揭禍福失恒道兮殃品物陵爲陂兮川爲陸秩不登兮人不育吉墊溺兮憎怨讟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膳膋芬兮酎酒醞嘉幣豔羅纈紛明禮儀制全本文既醉既飽神載忻嘉貺蕃釐乃爾分賜惠受命如有閫錫爾民人錫爾君八方維時百穀賁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嬌吹笙兮龍擊鼓長鯨清歌老蛟舞河伯行酒御龍膚百神效順恩湛浮噓爲清風噀爲雨風雨維時

澤下土神兮神兮樂何許綏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颯輪轅兮雲爲衛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蹕道屏雨師電母奉燎驅封夷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爲裂兮川爲移去矣直與玄冥期神不厭斁民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齋詩

降神

大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巖崇岫兮實神所宮發爲沇兮注爲滎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灌濟功千秋萬歲兮報祀

同

迎神

陰風颼颼來毋流神之來兮驂雨虬蠙珠結佩琅玕繳相璧

作儺屛脅傳先驅欲至妖氛收變魑魅斂迹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在堂旛蓋盈兮醴酒盈觴神兮神兮爾惟昔玉帛煌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官縞衣玄裳蟠兩龍元精耿兮貫白虹休徵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肅百工爵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綵雲容𢡟流蘇數錦裀重氊騎鶉鏘明璫妥兮惟且娛覺我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再獻兮誠已孚

終獻

鴻鳩鼓舞忻且抃蜿蜒婥遊隱復見群靈百姓欽變幻神藏

歆兮示昭鑒福我君兮壽無算爵終獻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降祥祉兮詖九州導神和氣迎神麻虎拜稽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神羞兮予爾說

樂神

吹管兮鳴簫鼓鐘兮伐蘇都盧漫衍騰神鰲玄冥起舞黙雷跳神載懽兮何所昭休嘉研隱妖祥消

送神

脅鳳輦兮秣龍馬蜿旌羽蓋紛布野赭鞭𩊚山山為赭金戈指天天亦擔九垓八埏恣上下雲飛飛兮神去也

李忠定公祠記　柯潛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元德建脩菴朱夫子為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
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為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同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惟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為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以稱
德意既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郡憲鄰人陳公洵郡學師生請以學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為之提學僉憲游公亦從恿其成方謀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途不果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植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即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

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祼奠安侑如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為宜馮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走書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下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為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爍一時雖庸人孺子猶能誦其勲名欲跡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王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蠭起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之虞信任忠賢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公所為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以欲見

於言也況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為可紀而廢佛舍不惑於異端因舊貫不費乎民力皆世之為政者所不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且以寓其景慕先哲之心云

叅不當與虜講和奏議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開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達賊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路地方又係緊關衝要賊行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圍臣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邊城軍民趂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営

之事即目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達賊聚集人馬衆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営各衛倉廒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粮料草束為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賊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患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況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借勸監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二三比與原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二月內臣差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境領墩設伏有賊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有達賊三人通曉漢話叫稱我一箇是女直同知一箇是浮不泰謙一箇是哈密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頭目奏將去達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搶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今賊聚衆復入境內搶擄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賊勢衆大就於腹內駐劄趂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興師戰鬭必須量已料賊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
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

皇上憐憫在边軍民乞
勅在廷內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賚
勅與賊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暗借修飭墩臺廣積边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賊仍復逆天背理侵犯边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边將官運謀出奇統率銳士奮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逃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
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虜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令都督僉事許貴
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
計一節切詳賊首也先違天悖
德負義忘
恩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仇恨詎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
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賫執金繒往使虜

庭賄賂綵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口繼遣少卿王榮
通政王復又往虜營不見
上皇鑾輿而還虜衆知我戰守有備皆望風遁去
朝廷方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
勑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
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
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況虜貪而多詐萬一
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
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
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
之衆累敗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
萬兩疋迨及李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
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
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爲含
垢忍耻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
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
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賊若來侵則相機
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
兇啓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
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
列聖有靈黠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
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絶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
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
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鋭意滅賊却乃
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
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脩邊
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
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
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
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
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人馬固
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
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

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
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告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而未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以其無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

僕承楊文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於余儆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亭道址也廣僅容亭甃礎猶存四面而觀皆山環款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傍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筆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必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者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頫對歡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陰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楹高卑曲折一因崖壁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多為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紀讀其地蓋山之僧智僊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諠呼摩曳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

酒更酌而樂客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直太常博士豐城丁鉉行人永豐袁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遂記之

贈汪翁仲魯得告還鄉序

洪武十有九年二月朔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春坊贊善臣鎦三吾司直郎臣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臣仲魯謂曰若知所以見召意乎對曰未之知也上曰日昨仲魯不嘗以老病故請告還鄉瀕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過思之若等先陛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

讀書何理不窮躬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
惡之斯爲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　朕今許若還鄉毋膺
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執須來見當戒門以
絕不則之于東俾僮輩示之曰仲曾毋来
聖恩于告還鄉里宜殿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常例矣其敢
以是自逸歟庶如是可考終命矣臣三吾臣仲曾同叩首
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節者
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　上心仲曾得請後謂其實契三
吾曰吾與若親聆　聖訓請乎筆之于簡歸寘座右三吾
承命唯謹蓋聞古之臣子棠乎病告有矣未聞因告病遂
許之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欲全其晚節者

也惟
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子以病告孟若俾之遂歸
而永享安榮與其許乞骸骨孟若俾全名節而不爲困之
主是皆臣子所欲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爲貴而
不知規以全其名節之尤爲貴者幸哉仲曾一請告而兩
得誠千載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閑零陵杜門謝客邑丞
楊誠齋以弟子禮謁公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
朝臣退閑其待時官若此今吾仲曾以近侍言歸
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曾不必遠師魏公唯恪遵
聖訓毋忘焉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賴有利哉璵累辭賢
謂僕所書
聖謨也宜識之首柬能言者各繼聲其後云

益陽重新州治記

益陽爲潭屬州西南接溪洞之境壬辰海內兵𤼵洞獠狭
掠州邑人民散亡盜劫恒往來人且相食治所爲丘墟瘡
痍于遺依山谷結聚以自保者十餘年迄歸于陳氏始有
州官之設然民皆隷軍籍惟將帥命有司但徵其田賦之
入而已甲辰陳氏戰敗以亡環荆湘之地悉歸于吳王洞
獠皆順服市不易肆民不易業官復舊制山壘寨而軍民
分畝相安於無事之域矣明年二月故侯以徵召起金華
來知州事下車之日邑井皆草萊緣郭外數千里行無人
煙侯召父老宣布　國家威德撫綏旋集旦夕不倦情惻
可信乎撻楚弗加民從其令携扶襁褓以還邑里于茅乘
屋廬宇相接顧瞻官署不可以不治也乃身倡其民茸完

政事堂題曰承宣因舊名也又爲後堂五間名曰端本服
驗戒也前爲門屋三間戒石有亭軍需有庫賓幕吏廡以
次完具務崇儉素不華飾也凡爲屋皆取舊廢宅材爲
之故功易就不過煩也墉築四周鼓鐘晨夕更漏時刻
無爽踰年或曰州爲五品官署出號令以作新人民非高
龐不聳瞻如何侯曰然吾州民寡力竭如是亦足矣事省
則民力寬況當耕耨之時其可久役乎然而民亦知侯矜
恤乎已咸奔趨而忘其勞侯字宗元昔在盛年講習經史
爲文章應進士舉旣而辟爲浙東憲府掾在職三年辭歸
以著又遂退處山林讀書談道義感懷作詩怡然康樂君
無意於利達者一旦起爲益陽乘積年兵𤼵之餘散亡廢
遺幾不可振未三月而政舉事集如此况乎休養生息漸

漸以歲月靡靡忽乎近功之來細利之規治化行而邦本固則
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然則侯之才識足以有爲可知矣州判許
君質直和遜篤力輔成不爲矯異侯方興圖新廟學奉聖
皇宣聖王之教訓育其民事皆可書州治再新歲月不
可以無述故要余爲之記余不得辭

仁山書院記

文水北流十五里故情吉州治山水迴合洲渚碁布江中舟
行東上五里東山吉陽峰拱立如植圭璧又如神仙帽冕
劍而冠切雲也峰下有山方廣左斜銳側立右橫平如兩几望玉
之布置相橫縱書畫宛然仁字也故名曰仁山其宗劉氏世居其劉
君惠庭本太史文節公族來蘇劉氏每有建書院於來峯
之志延至時和曾先生成己子貞二監先生伯兄經綸先生

相繼爲學者師曾先生以老病見退處杜門不復接人事
成己去經學官子貞爲都御史其著述翰墨猶有存者讀
之可爲一記嘗往視伯兄遇夏日方來列廣座長林中引
澗水汩汩道几席下秋月丹桂香十餘里冬時梅花盛開松
晴雪吹墮簷間或橫經論道煎茶賦詩取酒共酌不知日之夕
也暇則出左右臨眺仁山下三峰突起當山頂大石林立五色
錯雜每日初出霞相映或雨霽濕光相射燦然芙蓉也又多
石侖龍向東南下半嶺寺樓殿基址相綿構泉水流出池清徹
可愛竹子紫荊異花卉循山趾而北爲官道道還種樹退處
山池上枝幹偃蹇葉茂如大羽蓋東庭爲土石爲座其下賓客
來樹下風四面來宗甚廣樹不與易也不幸惠庭捐館子兄
弟皆出仕子齡亦爲家事所累各慨嘆於風塵歲月之荏

苒而仁山之勝固在也子齡來京師欣然請於予曰吾於先
人書舍之前構屋數楹以爲賓客之館左右爲軒窓聚古
今圖書以待來學者其前泉爲池雜植花卉錯間竹石以爲
燕休之適而吾子亦知有年矣幸茲太平之暇君與胡君皆早
得謝事以休于家時復追思舊遊與後進之士講道著書往
來於此以淑其人亦庶負於盛山先人之志可以成於地下子齡或
亦得聞其緒餘亦少償君不孝之罪亦吾子之所不棄也盍
爲記之且請扁揭於其楣與胡君合辭而復之子齡曰吾志
也扁之曰仁山書舍以俟來子復歸鄉與胡君光大數人者
來遊復對床語達旦不寐繼又從僻空寺步深林中東山絶
頂由仁山以歸時時與子齡約未嘗不欣然起之也未幾而余去
胡君又皆出而仕又數年於此矣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歐陽文忠公晩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
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恩禮頗不及唐然天下國
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
猶以爲宗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其官則思
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曆主上尊禮不如公孫
丞相者其旨一朝居乎且公在政和間爲職事言可也治
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紀錄閱視眷眷不忘欲廣其
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
王荊公方得政識者謂都俞之間有樂予無知之意蓋與
文忠用心正相反則尺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翁事亦
可悼哉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唐仲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憒亂勇者逞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其有成筭初非臨事擬議取驗於頃刻間也龍鳳二年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在行陣中矯矯以智力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從贊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與安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簽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之賜織金紋綺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諏日趣裝予偕厖眉父老升山澤之夫提携後偏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別酒予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勛勤揚於暴積公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由當其罪由是軍中吐舌相戒不敢犯令公知晨門西南鄰盜歷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祓禱虔用祈響應民有不平侃侃控愬必假顏色盡攄底裏如夏稅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解修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彬掄才授職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來內而不治可乎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來外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之克膺是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援登龍門有一日之雅於其去也故不得叙其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一百

補缺

送程官僉序　唐仲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乎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胥失之矣合淝程公以儒起家初
聖上龍興潛淵渡河以宅
帝位公用言者薦遂為中書省都事謇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貸以自助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撓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僉事明年行郡與安值干戈動勳之秋與民更始不隸不阿不忍樋之以寧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祠吏告老從容語曰學校之設書聲不聞虛文耳嗚呼劉項交戰魯猶絃歌不絕故曰曲阜聖人之教也況今紫陽即魯之曲阜也學校廢子衿作豈無倚席不講之羞世之俗吏世之俗吏但欲華髯宮以規俎豆之地殆未知為教者可勝慨哉公字嘉貞瑰文傑句嘽嘽儒者也予序論古今遣使之道以為公讀亦欲上下之情通詩凡若干首於是唐仲推其意序之

送楊尚書序　徐有貞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以禮部尚書楊公彥謐為南京刑部尚書行有日主事孫曰讓以其行為請予與公交為忘形甚久又幸為同寅誼不可辭公明敏有才識時務多幹局始以進士為主事為郎中為侍郎皆在刑部所歷皆未久皆以軍功遷秩其進取固銳然於公之勞勛實足以當之也比一

二載閩福建寇作而江西爲鄰境迷 命公往保釐之卒用底寧用是 召還陞禮部尚書居歲餘有大臣言南京固根本地而六部都察院多缺正員不足以鎮之
上可其奏事下廷臣論薦而廷議謂公在刑部久練習法比大司寇之缺非公不可遂聞于
上是以有今日之命也或曰 朝廷方資公以典邦禮和神人洽上下顧乃今輟此而置彼可乎予曰民協于中者司寇之職也而保障南京者 朝廷付託之深意也苟徒以明刑爲公之職業而遺付託之重是不知 命公之意也公之是往其寄不既重矣乎其可不思所以副
皇上之任使乎是爲贈

故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墓誌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初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卒于家訃至 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日其子中書舍人忠徹奏聞
上爲之哀悼賜鈔六百錠營葬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二十四日忠徹傳奉
敕旨命臣廣孝撰先生墓誌臣謹奉 命按賜進士出身吏部員外郎臣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昌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諱子誠者知臨安府隸大宗正司丞扈蹕至鄞遂家焉其孫鏞以進士死忠於德祐間曾祖諱景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元文林郎翰林國史檢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故鄉閭以中直稱初衍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謂弟與細兄之義白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爲衍子俾得倫序不紊自號柳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子四人曰珙曰珪曰玦曰璟珙即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方不泛交於人少有壯志粹乎有道之士也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罔不涉究然時與願違遂游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於補怛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訣期先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語言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之以吉凶規之以忠義雖達官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豈以勢利能動其心哉
聖朝啟運天下和平先生乃歸鄞城之西聿新其先業所居

前後皆樹以柳扁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爲柳莊先生 洪武間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凝神佇思面對
聖容俯仰左右一日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
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交四十鬚髯長過於臍即登寶位時
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 錫賚殊厚
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
上誕膺 天錄嗣登 大寶發政施仁萬幾之暇因感先生昔言之驗若左右券無毫髮遺失於是 故遣內侍驛召至

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　賜冠服鞍馬文綺鈔
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
上巡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有　旨召至行在先生即日就
道
東殿特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車而敕遣歸
既入覲奬諭有加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復敕驛置歸其鄉
恩至渥也及先生卒
上賜鈔以營塟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復　敕臣撰墓誌先
生感荷
聖恩始終榮顯自古所無有先生卒時年七十有六先生平
日篤于孝友天性然也親疾革則焚香籲天減己之年以益
親壽疾果差人以爲孝感所致暨失怙恃哀毁過禮先生時

厄於貧窶衣衾棺槨爲之必竭其力由是禮無不備宗族之
貧乏者恒嘗已用以賑之弟妹之孤嫠者咸推恩以撫之有
嫁娶之不能者出財力以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群
處妻子也嚴而有禮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卹患難也拯
之惟恐不及人有以役當從而委之金百鎰不相關者餘十
年及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逮于役者莫之能
贖先生收瘞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略無顧忌趨
避其忠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爲歌詩與客燕飲酒酣擊缶仰
天豪吟人以爲康節先生也先生知命之終屬纊之日怡然
如常奄爾而去故鄉閭父老及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
夫士走哭奠祭者踵相接于道先生娶倪氏有婦德子男五
人長忠敉先卒次忠敏淳而勤於家事次忠敎遊藝校庠晉

志而殁次忠徹性資穎悟善承家學由鴻臚寺序班陞上寶
司丞今調中書舍人嘗　扈從北巡
上尤寵厚也次忠救又勤于學女一適慈溪士人潘惟聰孫
男七人應驪應騄應驍應駒應騊應驥應駿孫女三人皆幼
忠徹奔喪歸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扶柩至桃源楊山人塞
塟于先隴之左嗚呼先生爲人剛方中正學純行端綽有古
君子之遺風於是
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妙而致然爾昔袁天
綱父子事唐太宗名著方策以爲希世之有今觀先生與其
子忠徹際遇
聖天子始終　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綱父子可能跂及者
哉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備詳茲不復贅

銘曰
袁氏之系出于南昌世多聞人積德其滂臨安來鄞乃爲故
鄉鏞死于節德祐忠良文林學古器量恢弘挺生先生資性
剛方不泛其交克紹厥芳步究經史吟詠詩章縱逸弗群雄
豪是長不事其家遊歷海邦數逢異僧奇其目明因以授彼
相人之方術日以精名日以張課子畊讀號曰柳莊暨于吕
朝際遇
聖皇優寵異等官拜太常子職中書橋梓揚揚既貴且富日
覲淸光高年　賜歸以壽以康豈期無疾終于蘭室遣官置
奠　錫賚多籍子嗣孫承尚有餘慶塟于桃源先隴之傍勒
文貞珉終古不忘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埊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illegible]
中巳祠先生于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縣尹彭
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
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
致堂茆堂五峰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且以廊
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
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瀆
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
謁焉撫然有感乃捐巳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
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患以
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十
月始事明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余以
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
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為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
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
家成其子從俱為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
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觀名教而發明
春秋之功為尤大盖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
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
家文舛辭倖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
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厲非聖
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redacted]服
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
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
微辭發明奥義其於扶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
王賤霸内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
於戲周衰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
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
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
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
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
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我
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
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為盡心於書
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
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早有成效然後無負於
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
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釪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
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
知所自云

叙重刻文衡後

歲乙酉予總學政按徽郡取視篁墩先生文衡板刻半脫落膚質平漫不可讀携至京屬應天府學教授范震校正重入梓越五月震去代今教授李文會來校督又三月餘梓人工完序曰

文豈易哉蓄渟釀富本乎氣濟潛浤逸存乎人肆之英精組圭倫訓係之治矣洽音德卓執軌物弗之敢渝成乎教故積以流者氣也弗久弗昌乘以發者人也弗際弗盛弗昌厥盛文弗闗之化理以成世教文奚尚乎是故先後天之象設混茫之首開也謨典誥訓虞夏商周之元良也詩書禮樂畜垂至今不廢化理之自文教之樞也左之浮公穀之誣春秋戰國之陰賊激烈後世不弃經訓又可推也嗚呼文豈易哉夫昔宋南鼎偏中原

割裂胡元虜運天日廢湮三光五岳之氣孕和蓧秀昌發固特

我

明也

聖祖首出洗刷振飭

列聖紹休豐培厚衍是宜諸公肆之乎文即今讀之我有憲天之

制禮無奸神人分無瀆我有範
世之典以剸以裁以匡以表倡
叙民則戎夏各正其方經國有
規而我明之蕃宣岳牧朝享報
聘言動書史以承大小以列卑
貴綱維弗之紊度齊民有具而
我率之一道德同風俗惠茲中
土光復舊物文至此而豈徒哉
駿迅以充氣雋旨以同味規則
沉以毅體裁典且蔚渢渢乎洋
洋乎涵理而妙得也諸公履開
國之運當作育之初後一代之
制鳴其盛以肇文規信休矣哉
先生篁墩輯惠後學意不淵乎

邇來百六十年文莫盛今日弊
亦極矣修詞者叛常失也詭注
意者荒馳失也宕取徵者弗稽
失也謠誣叙譬者罔類失也強
愎餙易淺者失之澁其文怪以
怒事深刻者失之和其文拘以
削六失生文日病矣甚者奇愁
孤憤沈幽悲慨識世者有隱憂
焉漓大雅之醇疵至和之美嗚
呼弊亦極矣夫豐水有培久之
弗渝樸棫正盛出也無窮右文
翊治膺奏中興新茲成刻諸公
俱可讀也豈無學古而得乎是
故殷盤周鼎古可掩今太羹玄

酒識者自別

嘉靖丁亥首秋之吉淮康盧煥

識